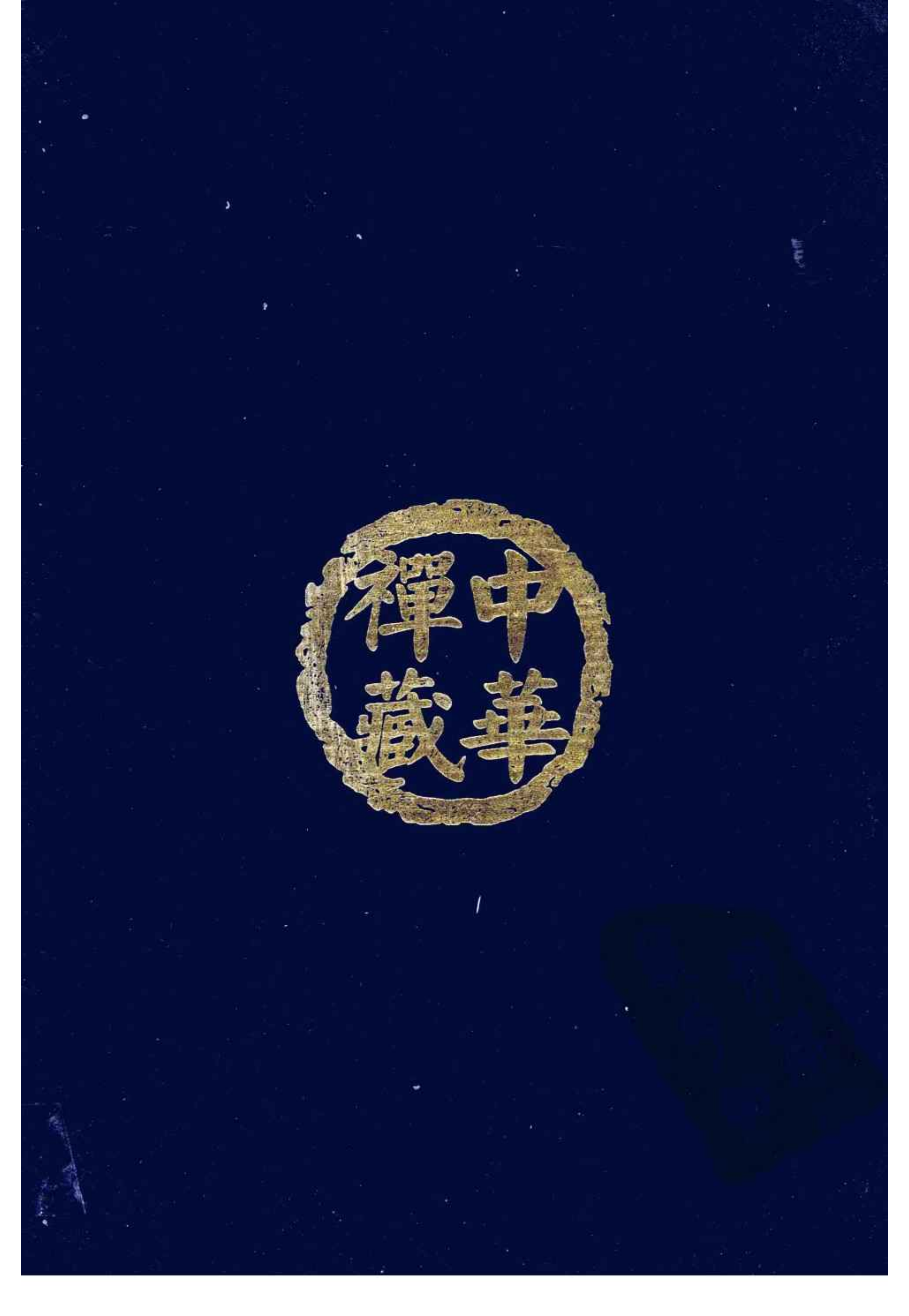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總目索引補遺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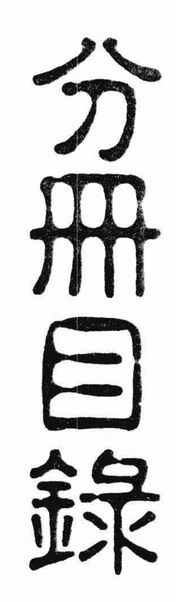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目次


分冊目錄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冊

第八冊

第九冊

第十冊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第十七册

第十八册

第十九册

第二十册

第二十一册

第二十二册

第二十三册

第二十四册

第二十五册

第二十六册

第二十七册

第二十八册

第二十九册

第三十冊

第三十一冊

第三十二册

第三十三冊

第三十四冊

第三十五册

第三十六册

第三十七册

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上）

第三十八冊

第三十九冊

第四十册

第四十一册

第四十二册

第四十三册

第四十四册

第四十五册

第四十六册

第四十七冊

第四十八册

第四十九册

第五十冊

第五十一冊

第五十二冊

第五十三册

第五十四册

第五十五册

第五十六册

第五十七册

第五十八册

第五十九册

第六十册

第六十一册

第六十二册

第六十三冊

第六十四冊

第六十五冊

第六十六册

第六十七册

第六十八册

第六十九册

第七十冊

第七十一冊

第七十二册

第七十三册

第七十四冊

第七十五冊

第七十六册

第七十七册

第七十八册

第七十九册

第八十册

第八十一册

第八十二册

第八十三册

第八十四册

第八十五册

第八十六册

第八十七册

第八十八册

第八十九册

第九十册

第九十一册

第九十二册

第九十三册

第九十四冊

第九十五冊

第九十六册

第九十七册

第九十八册

第九十九册

第一○○册

第一〇〇册

第一〇一册

一、總目

二、索引

三、補遺：

(1)達磨血脈論

(2)達磨悟性論

(3)達磨破相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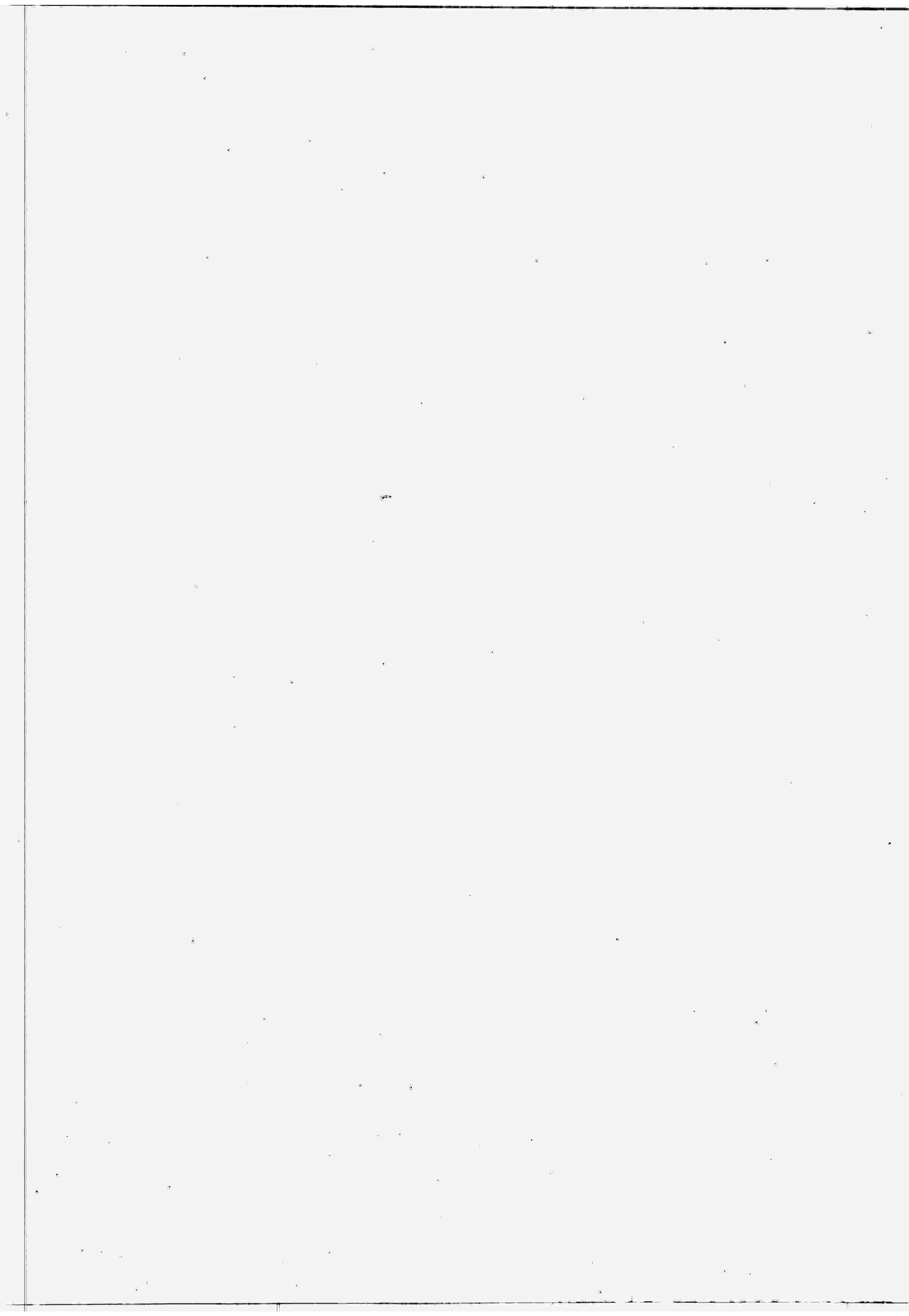
(4)最上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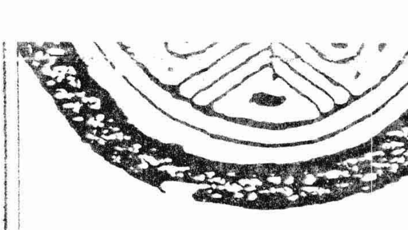
(5)明道正覺森禪師語錄

(6)高旻寺丈室規約

四、新收

敦煌寫本《壇經》原本





書名筆畫索引



一畫

二畫

三畫

四畫

五畫

六畫

七畫

八畫

九畫

十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四畫

二十五畫

二十六畫





補遺

※自《達磨血脈論》至《最上乘論》之四書，原已收在《禪宗全書》第三十六册，由於印刷不佳，版面模糊，故再補以此處之新版本。





達磨血脈論



達磨大師血脈論序

右朝奉郎通判建昌軍事賜緋魚袋任哲作

原人之心，皆具佛性。泛觀諸家禪說一切經文，原其至當之理，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來眞佛。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蓋謂自己眞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委信，所以向外馳求。將謂自性眞佛外更有別佛，故諸佛諸祖師說法要人省悟自己本來眞佛，不假外求。又緣種種法語泛濫不一，轉使學人惑亂本性，無悟入處。惟有達磨血脈論，並黃檗傳心法要二說，最爲至論。可以即證自己佛性，使人易曉。比之求師訪道，鑽尋故紙，坐禪行腳，狂費工

夫，相去萬倍，此非小補。紹興癸酉見獨老人任哲序。

達磨大師血脈論

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三界混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問曰：若不立文字，以何爲心？答曰：汝問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問吾即是汝心，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爲運動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復如是。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離此心外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自性眞實非因非果。法即是心義，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佛及菩提皆在何處？譬

如有人以手提虛空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貌，取不得、捨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見佛終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既無佛，何起佛見？遞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它無情物攝，無自由。若也不信，自誑無益。佛無過患，衆生顛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不識佛。但是外覓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若欲覓佛，須是見性，見性

即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須參善知識，了卻生死根本。若不見性，即不名善知識。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苦，無出期時。昔有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猶自不免輪迴，緣爲不見性。善星既如此，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識得自心，誦得閑文書，都無用處。若要覓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切須苦求，令

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饈如山，眷屬如恆河沙開眼即見，合眼還見麼？故知有爲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　，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希有。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即不用參善知識。此即是生而知之，勝學也。若未悟解，須勤苦參學，因教方得悟。若未悟了，不學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別皂白，妄言宣佛勑，謗佛忌法。如斯等類，說法如雨，盡是魔說，即非佛說。師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它指揮，不覺墮生死海。但是不見性人，妄稱是佛。此等衆生，是大罪人，誑它一切衆生，令入魔界。若不見性，說得十二

部經教，盡是魔說。魔家眷屬，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憑何免生死。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衆生。若離衆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即衆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又問：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爲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謗佛，憑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佛無持

犯,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作如是見解。

問曰:既若施爲運動,一切時中皆是本心;色身無常之時,

云何不見本心？答曰：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問曰：心旣見在，何故不見？師曰：汝曾作夢否？答：曾作夢。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答：是本身。又問：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答曰：不別。師曰：旣若不別，卽此身是汝本法身；卽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衆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爲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

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恆河沙，及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佛言一切衆生，盡是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爲不見性。衆生若不迷，因何問著其中事，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難明，惟佛一人能會此法；餘人天及衆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號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死，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即是一。聖人種

種分別，皆不離自心。心量廣大，應用無窮，應眼見色，應耳聞聲，應鼻嗅香，應舌知味，乃至施爲運動，皆是自心。一切時中但有語言道斷，即是自心。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色無盡是自心，心識善能分別一切，乃至施爲運用，皆是智慧。心無形相，智慧亦無盡。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四大色身，即是煩惱，色身即有生滅，法身常住無所住，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經云：衆生應知，佛性本自有之。迦葉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此同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顛倒衆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終日忙忙；念佛禮佛，佛在何

處？不應作如是等見，但知自心，心外更無別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見前，切不用禮敬。我心空寂，本無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盡落邪道。若是幻從心起，即不用禮。禮者不知，知者不禮，禮被魔攝。恐學人不知，故作是辨。諸佛如來本性體上，都無如是相貌，切須在意。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來清淨，何處有如許相貌。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懼；我心本來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見，但莫取相。若起佛見法見，及佛菩薩

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墮衆生位中。若欲直會，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無別語。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都無定實，幻無定相。是無常法，但不取相，合它聖意。故經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

問曰：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皆作得菩薩相貌。種種變化，是外道，總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錯禮拜。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禪。禪之一字，非凡聖所測。又云：見本性爲禪。若不見本性，即非禪也。假使說得千經萬

論，若不見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話會，典教憑何所及。但見本性，一字不識亦得。見性即是佛，聖體本來清淨，無有雜穢。所有言說，皆是聖人從心起用。用體本來空，名言猶不及，十二部經憑何得及。道本圓成，不用修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餘人天等類，都不覺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執相。不了自心本來空寂，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若知諸法從心生，不應有執，執即不知。若見本性，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絶言；教是語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

妄。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樂著，盡是托生之處，切須在意。臨終之時，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魔攝。法身本來清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茲故妄受報。所以有樂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見種種雜類，自爲衆生，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它不得。聖成久有大威德，一切品類業，被它聖人轉，天堂地獄無奈何它。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若了是心，遞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

初發心人，神識總不定；若夢中頻見異境，輒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從外來。夢若見光明出現，過於日輪，即餘習頓盡，法界性見。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說。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或大或小，莫與人說，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眼睹光明，與晝無異，不得怪，並是自心欲明顯。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亦自心諸緣欲息，亦不得向人說。夢若昏昏，猶如陰暗中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亦自知。若見本性，不用讀經念佛，廣學多知無益，神識轉昏。設教只爲標心；若識心，何用看教？若從凡入聖，即須息業養神，隨分過日。若多嗔

恚，令性轉與道相違，自賺無益。聖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沒，隱顯不定，一切業拘它不得。聖人破邪魔，一切衆生但見本性，餘習頓滅。神識不昧，須是直下便會，只在如今。欲眞會道，莫執一切法，息業養神，餘習亦盡。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會佛意，用功最多；違背聖意，終日驅驅念佛轉經，昏於神性，不免輪迴，佛是閑人，何用驅驅廣求名利，後時何用？但不見性人，讀經念佛，長學精進；六時行道，長坐不臥；廣學多聞，以爲佛法。此等衆生，盡是謗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諸行無常，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十大弟子阿難多聞中得第一，於佛無識只

學多聞，二乘外道皆無識佛，識數修證，墮在因果中。是衆生業報，不免生死，遠背佛意，即是謗佛衆生，殺卻無罪過。經云：闡提人不生信心，殺欲無罪過。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見性，即不用取次謗它良善，自賺無益。善惡歷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獄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現墮黑暗地獄中；亦不覺不知，只緣業重故，所以不信。譬如無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縱向伊說亦不信，只緣盲故，憑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復如是。現今墮畜生雜類，誕在貧窮下賤，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雖受是苦，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不異天堂。故知一切衆生，生處爲樂，亦不覺不知。如斯惡人，只緣業

障重故，所以不能發信心者，不自由它也。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婬欲不除，憑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婬欲。只爲不見性，但得見性，婬欲本來空寂，自爾斷除，亦不樂著，縱有餘習，不能爲害。何以故？性本清淨故。雖處在五蘊色身中，其性本來清淨，染汚不得。法身本來無受，無飢無渴，無寒熱，無病，無恩愛，無眷屬，無苦樂，無好惡，無短長，無強弱，本來無有一物可得；只緣執有此色身，因即有飢渴寒熱瘴病等相，若不執，即一任作。若於生死中

得自在，轉一切法，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無處不安。若心有疑，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輪迴生死。若見性，旃陀羅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羅殺生作業，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作業。縱作業不同，一切業拘不得。從無始曠大劫來，只爲不見性，墮地獄中，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悟得本性，終不作業。若不見性，念佛免報不得，非論殺生命。若見性疑心頓除，殺生命亦不奈它何。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遞傳心印。吾今來此土，唯傳頓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進苦行。乃至入水火，登於劍輪，一食長坐不臥，盡是外道有

爲法。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汝即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法，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塵，覓佛終不得也。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無形相，無因果，無筋骨，猶如虛空，取不得。不同質礙，不同外道。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其餘衆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若離是心，即無能運動。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性，因何運動。若自心動，乃至語言施爲運動，見聞覺知，皆是動心動用。動是心動，動即其用。動用外無心，心外無動。動不是心，心不是動。動本無心，心本無動。動不離心，心不離動。動無心

離，心無動離，動是心用，用是心動。動即心用，用即心動。不動不用，用體本空。空本無動，動用同心，心本無動。故經云：動而無所動，終日去來而未曾去，終日見而未曾見，終日嘆而未曾嘆，終日聞而未曾聞，終日知而未曾知，終日喜而未曾喜，終日行而未曾行，終日住而未曾住。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見聞覺知，本自圓寂。乃至嗔喜痛癢何異木人，只緣推尋痛癢不可得。故經云：惡業即得苦報，善業即有善報，不但嗔墮地獄，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但不執即業脫。若不見性，講經決無憑，說亦無盡。略標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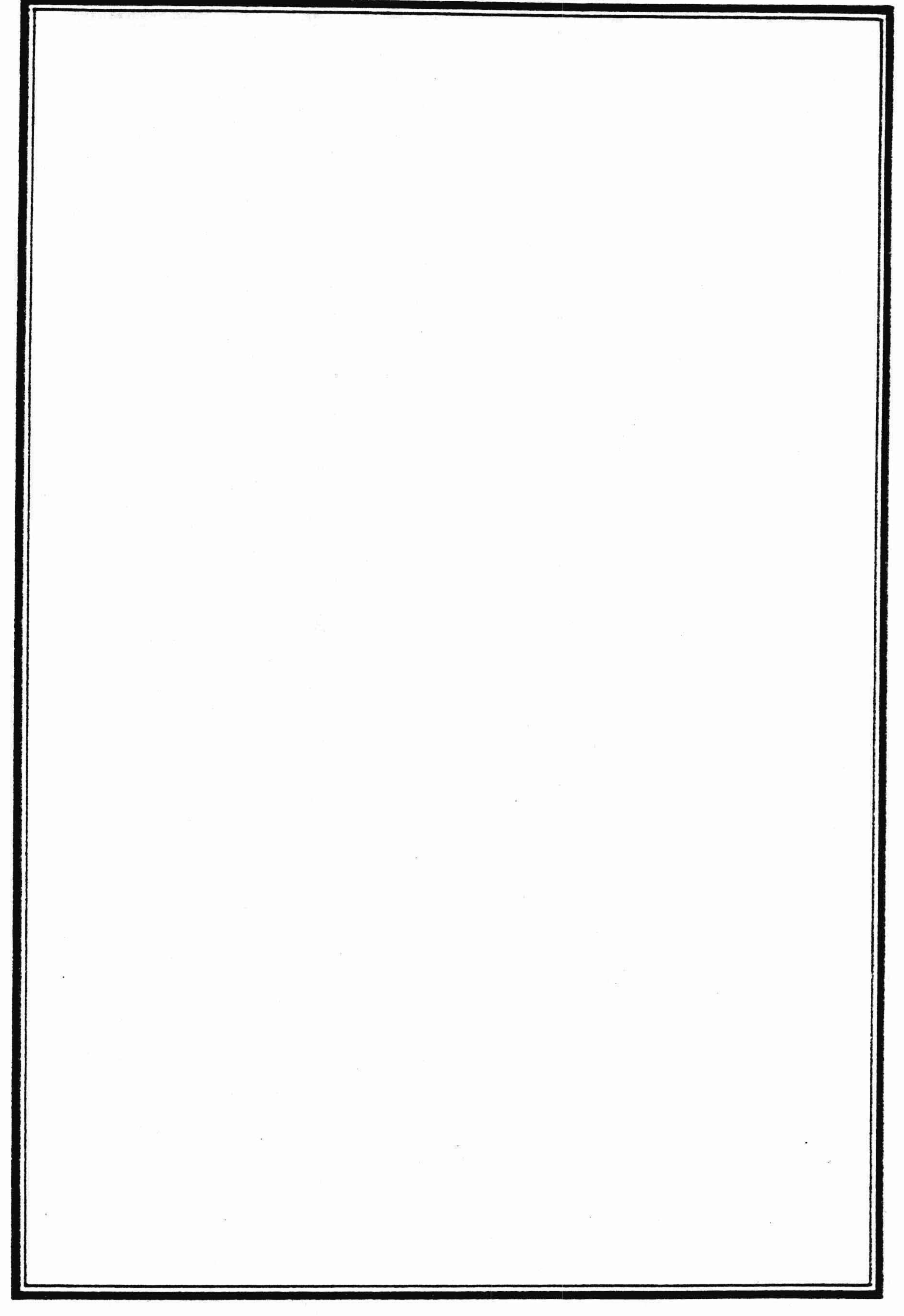
頌曰

心心心難可尋，寬時徧法界，窄也不容針。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這心是佛。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時。

偈曰

吾本來此土。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達磨大師血脈論終





達磨悟性論

達磨大師悟性論

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夫道者，以寂滅爲體。修者，以離相爲宗。故經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佛者覺也；人有覺心，得菩提道，故名爲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是知有相，是無相之相。不可以眼見，唯可以智知。若聞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發大乘超三界。三界者：貪嗔癡是。返貪嗔癡爲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貪嗔癡亦無實性，但據衆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見貪嗔癡性即是佛性，貪嗔癡外更無別有佛性。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處於三毒，長養於白法，而成於世尊。三毒

者：貪嗔癡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薩所行之處，無所不乘，亦無所乘，終日乘未嘗乘，此爲佛乘。經云：無乘爲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實，五蘊假名，遍體求之，必無定處，當知此人解佛語。經云：五蘊窟宅名禪院。內照開解即大乘門，可不明哉。不憶一切法，乃名爲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禪定。知心是空，名爲見佛。何以故？十方諸佛皆以無心，不見於心，名爲見佛。捨身不悋，名大布施。離諸動定，名大坐禪。何以故？凡夫一向動，小乘一向定，謂出過凡夫小乘之坐禪，名大坐禪。若作此會者，一切諸相不求自解，一切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禪定力。凡將心求法者爲迷，

不將心求法者爲悟。不著文字名解脫；不染六塵名護法；出離生死名出家；不受後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處無明爲大智慧；無煩惱處名般涅槃；無心相處名爲彼岸。迷時有此岸，若悟時無此岸。何以故？爲凡夫一向住此。若覺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離於此彼岸也。若見彼岸異於此岸，此人之心，已得無禪定。煩惱名衆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異，只隔具迷悟耳。迷時有世間可出，悟時無世間可出。平等法中，不見凡夫異於聖人。經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聖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薩與諸佛如來行也。若見生異於死，動異於靜，皆名不平

等。不見煩惱異於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煩惱與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斷煩惱，妄入涅槃爲涅槃所滯。菩薩知煩惱性空，即不離空，故常在涅槃。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出離生死，出般涅槃。心無去來，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諸佛入涅槃者，爲在無妄想處。菩薩入道場者，即是無煩惱處。空閑處者，即是無貪嗔癡也。貪爲欲界、嗔爲色界、癡爲無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滅，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滅，萬法有無，皆由一心。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無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無有實體．即知自家之心亦是非有，亦是非無。何以故？凡夫一

向生心，名爲有；小乘一向滅心，名爲無；菩薩與佛未曾生心，未曾滅心，名爲非有非無心，非有非無心，此名爲中道。是知持心學法，則心法俱迷；不持心學法，則心法俱悟。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見之人，知心空無，即超迷悟。無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見。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兩相俱生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是名眞見。夫眞見者，無所不見，亦無所見，見滿十方，未曾有見。何以故？無所見故，見無見故，見非見故。凡夫所見，皆名妄想。若寂滅無見，始名眞見。心境相對，見生於中，若內不起心，則外不生境，境心俱淨，乃名爲眞見。作此解時，

乃名正見。不見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見與不見，俱不見故；解與不解，俱不解故。無見之見，乃名眞見；無解之解，乃名大解。夫正見者：非直見於見，亦乃見於不見。眞解者：非直解於解，亦乃解於無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無所解者，始名正解；解與不解，俱非解也。經云：不捨智慧名愚癡。以心爲空，解與不解俱是眞；以心爲有，解與不解俱是妄。若解時法逐人，若不解時人逐法。若法逐於人，則非法成法；若人逐於法，則法成非法。若人逐於法，則法皆妄；若法逐於人，則法皆眞。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亦不將法求心，亦不將心求心，亦不將法求法。

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兩寂，故常爲在定。衆生心生，則佛法滅；衆生心滅，則佛法生。心生則眞法滅，心滅則眞法生。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屬，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屬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場。迷時有罪，解時無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若迷時無罪見罪，若解時即罪非罪。何以故？罪無處所故。經云：諸法無性，眞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業即爲消滅。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修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時，無心可得；若得道時，無道可得。若言將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見。迷時有

佛有法，悟無佛無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夫修道者：身滅道成。亦如甲折樹。生此業報身，念念無常，無一定法，但隨念修之；亦不得厭生死，亦不得愛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則生證有餘涅槃，死入無生法忍。眼見色時，不染於色；耳聞聲時，不染於聲；皆解脫也。眼不著色，眼爲禪門；耳不著聲，耳爲禪門。總而言，見色有見色性，不著常解脫；見色相者常繫縛。不爲煩惱所繫縛者，即名解脫，更無別解脫。善觀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即色與心俱清淨。無妄想時，一心是一佛國，有妄想時，一心是一地獄。衆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獄。菩薩觀察妄想，不以心生心，

常在佛國。若不以心生心，則心心入空，念念歸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若以心生心，則心心不靜，念念歸動，從一地獄歷一地獄。若一念心起，則有善惡二業，有天堂地獄；若一念心不起，即無善惡二業，亦無天堂地獄。爲體非有非無，在凡即有，在聖即無。聖人無其心，故胸臆空洞，與天同量。此已下並是大道中證，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心得涅槃時，即不見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見涅槃，此名著邪見也。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心，爲因煩惱而得智慧。只可道煩惱生如來，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故身心爲田疇，煩惱爲種子，智慧爲萌芽，如來喻於穀也。佛在心中，

如香在樹中;煩惱若盡,佛從心出;朽腐若盡,香從樹出。即知樹外無香,心外無佛。若樹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國土穢惡;心中無三毒者,是名國土清淨。經云:若使國土不淨,穢惡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此事。不淨穢惡者,即無明三毒是;諸佛世尊者,即清淨覺悟心是。一切言語無非佛法;若能無其所言,而盡日言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即終日默而非道。是故如來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離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時而言,言亦解脱;若不知時而默,默亦繫縛。是故言若離相,言亦名解脱;默若著相,默即是繫縛。夫文字者:

本性解脱。文字不能就繫縛，繫縛自本來未就文字。法無高下，若見高下非法也。非法爲筏，是法爲人筏者。人乘其筏者，即得渡於非法，則是法也。若世俗言，即有男女貴賤；以道言之，即無男女貴賤。以是天女悟道，不變女形；車匿解眞，寧移賤稱乎。此蓋非男女貴賤，皆由一相也。天女於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於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亦如離水無冰，亦如離冰無水。凡言離心者，非是遠離於心，但使不著心相。經云：不見相，名爲見佛。即是離心相也。離佛無心者；言佛從心出，心能生佛。然佛從心生，而心未嘗

生於佛。亦如魚生於水，水不生於魚。欲觀於魚，未見魚，而先見水。欲觀佛者，未見佛，而先見心。即知已見魚者，忘於水；已見佛者，忘於心。若不忘於心，尚爲心所惑；若不忘於水，尚被水所迷。衆生與菩提，亦如冰之與水；爲三毒所燒，即名衆生；爲三解脫所淨，即名菩提。爲三冬所凍，即名爲冰；爲三夏所消，即名爲水。若捨卻冰，即無別水；若棄卻衆生，則無別菩提。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衆生性者，即菩提性也。衆生與菩提同一性，亦如烏頭與附子共根耳；但時節不同，迷異境故，有衆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爲龍，不改其鱗；凡變爲聖，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內，

照身者戒外。眞衆生度佛，佛度衆生，是名平等。衆生度佛者，煩惱生悟解。佛度衆生者，悟解滅煩惱。是知非無煩惱，非無悟解；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非悟解無以滅煩惱。若迷時佛度衆生，若悟時衆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衆生度故。諸佛以無明爲父，貪愛爲母，無明貪愛皆是衆生別名也。衆生與無明，亦如左掌與右掌，更無別也。迷時在此岸，悟時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見相，則離迷悟；既離迷悟，亦無彼岸。如來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菩提也。佛有三身者；化身報身法身；化身亦云應身。若衆生常作善時即化身，

現修智慧時即報身，現覺無爲即法身。常現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化身佛也。若斷惑即是雪山成道，報身佛也。無言無說，無作無得，湛然常住，法身佛也。若論至理一佛尚無，何得有三？此謂三身者，但據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說，下智之人妄興福力也，妄見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之人妄證菩提，妄見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內照圓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此即解脫心，成於大道。經云：佛不說法，不度衆生，不證菩提。此之謂矣！衆生造業，業不造衆生。今世造業，後世受報，無有脫時。唯有至人，於此身中，不造諸

業，故不受報。經云：諸業不造，自然得道。豈虛言哉！人能造業，業不能造人；人若造業，業與人俱生；人若不造業，業與人俱滅。是知業由人造，人由業生。人若不造業，即業無由生人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業，妄說無報，豈至少不苦哉。若以至少而理前心，造後心報，何有脫時？若前心不造，即後心無報，復安妄見業報？經云：雖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見。雖信有佛，言佛有金鏘馬麥之報，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闡提。解聖法名爲聖人，解凡法者名爲凡夫。但能捨凡法就聖法，即凡夫成聖人矣。世間愚人，但欲遠求聖人，不信慧解之心爲聖人也。經云：

無智人中，莫說此經。經云：心也法也，無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於聖人，但欲遠外求學，愛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墮邪見，失心狂亂。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八萬四千法門，盡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內淨，猶如虛空，即出離身心內，八萬四千煩惱爲病本也。凡夫當生憂死，飽臨愁飢，皆名大惑。所以聖人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念念歸道。若未悟此大理者，即須早求人天之善，無令兩失。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結跏趺。　怡神寂照泯同虛。

曠劫由來不生滅。何須生滅滅無餘。
一切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識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動自眞如。
二更凝神轉明淨。不起憶想同眞性。
森羅萬像併歸空。更執有空還是病。
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論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懷。誰道即凡非是聖。
三更心淨等虛空。遍滿十方無不通。
山河石壁無能障。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眞如性。亦無無性即含融。

非但諸佛能如此。有情之類並皆同。
四更無滅亦無生。量與虛空法界平。
無去無來無起滅。非有非無非暗明。
不起諸見如來見。無名可名眞佛名。
唯有悟者應能識。未會衆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無邊。不起一念歷三千。
欲見眞如平等性。愼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奧非心測。不用尋逐令疲極。
若能無念即眞求。更若有求還不識。

達磨大師悟性論終


達磨破相論

達磨大師破相論

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問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者，當修何法最爲省要？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爲省要。問曰：何一法能攝諸法？答曰：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則萬法俱備；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皆悉依根。栽樹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樹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費功而無益。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問曰：云何觀心稱之爲了？答：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爲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此二種心法，亦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合，互相因待。淨心恒樂善因，染體常思惡業。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爲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墮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爲凡，沈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眞如體故。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重雲所覆，如缾內燈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即覺性也。但自覺覺他，覺知明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爲根；因其覺根，遂

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果德，因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爲了。

問：上説眞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以何爲根？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恆河沙衆惡，皆因三毒以爲根本。其三毒者，貪嗔癡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喻。如是三毒心，於本體中，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即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眞如體，故名六賊。一切衆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沈没

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小泉源，洎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即衆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賊爲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諸苦。

問：六趣三界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何由免無窮之苦？答：三界業報，唯心所生；本若無心，於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貪爲欲界，嗔爲色界，癡爲無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六處，故名六趣。

問：云何輕重分之爲六？答：衆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云何三輕趣？所謂迷修十善，妄求快樂，未

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瞋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阿修羅趣。如是三類，名三輕趣。云何三重？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瞋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離苦，即得解脫。

問：如佛所說，我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只觀心，制三毒，即名解脫？答：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漢名不可數。此

三毒心，於中有恆沙惡念，於一一念中，皆爲一劫；如是恆沙不可數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眞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蓋，若不超彼三大恆沙毒惡之心，云何名爲解脫？今若能轉貪嗔癡等三毒心，爲三解脫，是則名爲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說，遂言成佛塵劫未期，豈不疑誤行人退菩提道。

問：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道；今令學者唯只觀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答：三聚淨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無量善聚。聚者會也，無量善法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即淨六根也。胡名波

羅蜜，漢名達彼岸，以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即是度煩惱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羅蜜。

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也？答：佛所說是眞實語。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中修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持一切淨戒。對於貪毒，誓斷一切惡常修一切善；對於瞋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常修慧；對於癡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諸惡消滅，名爲斷。以能持三聚淨戒，則諸善具足，名之爲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它俱利，普濟羣生，故名解脫。則

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清淨，則一切佛土皆悉清淨。故經云：心垢則衆生垢，心淨則衆生淨；欲得佛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三聚淨戒自然成就。問曰：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波羅蜜者，若爲通會。又六度者，其義如何？答：欲修六度，當淨六根，先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名爲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縱逸，名爲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爲忍辱；能制口賊，不貪諸味，讚詠講說，名爲精進；能降身賊，於諸觸慾，湛然不動，名爲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名

爲智慧。六度者運也，六波羅蜜喻若船筏，能運衆生，達於彼岸，故名六度。

問：經云：釋迦如來，爲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飲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脱也？答：成佛如此，言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種，佛所食者，非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清淨法乳；三斗者，三聚淨戒，六升者，六波羅蜜；成佛道時，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牛羶腥乳，豈不謗誤之甚。眞如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一切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飢渴。經所說，其牛不在高原

不在下溼，不食穀麥糠麩，不與㹀牛同羣；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牛者，毗盧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養育一切求解脫者。如是眞淨之牛，淸淨之乳，非但如來飲之成道，一切衆生若能飲者，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經中所說，佛令衆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燃燈，晝夜六時遶塔行道，持齋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總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空也。答：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衆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爲，喻無爲；若復不修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

言伽藍者：西國梵語，此土翻爲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名修伽藍。鑄寫形像者：即是一切衆生求佛道也；所爲修諸覺行，彷像如來眞容妙相，豈遣鑄寫金銅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爲爐，以法爲火，以智慧爲巧匠，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爲模樣；鎔鍊身中眞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無漏缺，自然成就眞容之像。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爲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鑄寫眞容，憑何輒言功德？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乃是無爲正法之香也；薰諸臭穢無明惡業，悉令消滅。其正法香者，有其五種：一者

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自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觀照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種香，名爲最上之香，世間無比。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珍香，供養十方諸佛。今時衆生不解如來眞實之義，唯將外火燒世間沈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得？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常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沾一切；於眞如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讚歎，究竟常住，無彫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衆生，剪截繒彩，傷損

草木，以爲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像，不令觸犯；誤犯者，猶獲大罪，況復今者故毀淨戒，傷萬物求於福報，欲益返損，豈有是乎？又長明燈者：即正覺心也，以覺明了，喻之爲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以身爲燈臺，心爲燈炷，增諸戒行，以爲添油；智慧明達，喻如燈火。當燃如是眞正覺燈，照破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轉相開示，即是一燈燃百千燈，以燈續然，然燈無盡，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然燈，義亦如是。愚癡衆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著有爲，遂燃世間蘇油之燈，以照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相光，上

能照萬八千世界，豈假如是蘇油之燈，以爲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修諸覺行，調伏六根，長時不捨，名爲六時。遶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當令覺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爲遶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時世人，不會此理，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眞性，一無利益。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斯理，徒爾虛切。齋者齊也，所謂齋正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外禁六情，內制三毒，勤覺察、淨身心。了如是義，名爲持齋。又持齋者，食有五種：一者法

喜食，所謂依持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悦食，所謂內外澄寂，身心悦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求善願。五者解脱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俗塵。此五種食，名爲齋食。若復有人，不食如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唯斷於無明之食。若輒觸者，名爲破齋。若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諸惡皆爲；貪慾恣情，不生慚愧，唯斷外食，自爲持齋，必無是事。又禮拜者：當如是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隨權變，理有行藏，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眞性，屈伏無明，名爲禮拜。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恆存，

雖不現相，名爲禮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亦爲禮拜；故須屈伏外身，示内恭敬。舉外明内，性相相應。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求，内則放縱瞋癡，常爲惡業，外即空勞身相，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豈成功德。問：如溫室經說，洗浴衆僧，獲福無量。此則憑於事法，功德始成，若爲觀心可相應否？答：洗浴衆僧者，非洗世間有爲事也。世尊當爾爲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喩眞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淨水．二者燒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蘇膏．七者内衣。以此七法喩於七事，一切衆生由

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毒心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謂淨戒洗蕩僭非，猶如淨水濯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猶如然火能溫淨水。三者分別簡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眞實斷諸妄想，如嚼楊枝能淨口氣。五者正信決定無疑，猶如淨灰摩身能辟諸風。六者謂柔和忍辱，猶如蘇膈通潤皮膚。七者謂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醜形體。如上七法，是經中秘密之義。如來當爾爲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爲小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無能解悟。其溫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眞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爾比丘，聰明上智，皆悟聖意，如

說修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衆生，莫測其事，將世間水洗質礙身，自謂依經，豈非誤也。且眞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質礙水，洗無爲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欲身得淨者，當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内外充滿。若也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塹塹盡方淨，以此驗之，明知洗外非佛說也。

問：經說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一門即應成佛，何假觀心？求於解脫。答：夫念佛者，當須正念，了義爲正，不了義爲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達彼？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

精進勤了。如是義，名爲念。故知念在於心，不在於言。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稱念佛之名，須知念佛之道。若心無實，口誦空名，三毒内臻，人我塡臆，將無明心不見佛，徒爾費功。且如誦之與念，義理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故知念從心起，名爲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即是音聲之相。執相求理，終無是處。故知過去諸聖所修，皆非外說，唯只推心。即心是衆善之源，即心爲萬德之主。涅槃常樂，由息心生。三界輪迴，亦從心起。心是一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者，豈慮難成？知關津者，何憂不達？竊見今時淺識，唯知事相爲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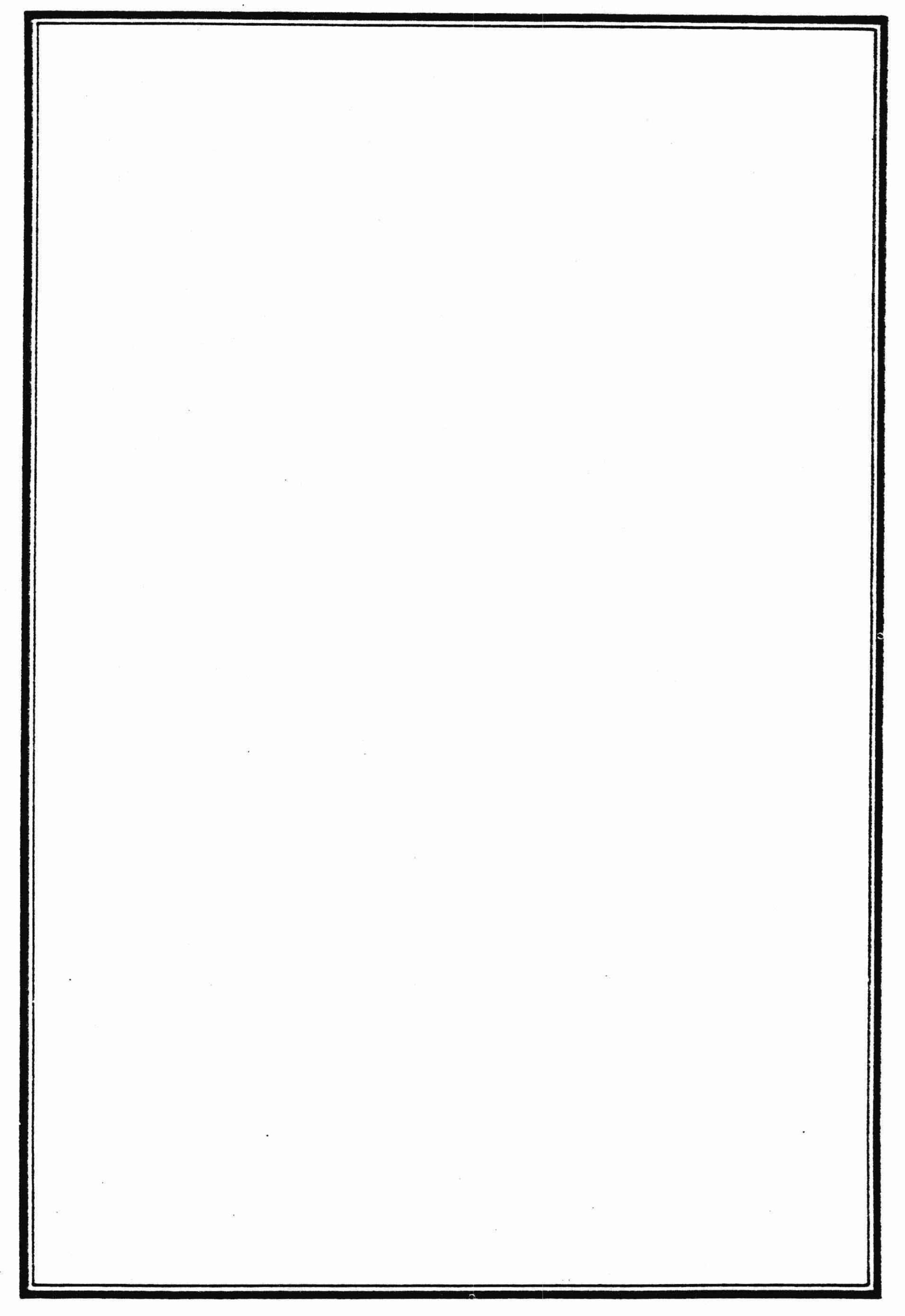
營像塔，虛促人夫，積木疊泥，圖青畫綠，傾心盡力，損已迷它；未解慚愧，何曾覺知。見有爲則勤勤愛著，説無相則兀兀如迷。且貪現世之小慈，豈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外明，絶三毒永使銷亡，閉六賊不令侵擾；自然恆沙功德，種種莊嚴，無數法門，一一成就。超凡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眞門幽秘，寧可具陳？略述觀心，詳其少分，而説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　求心不知待心知。
佛性不從心外得。　心生便是罪生時。

我本求心不求佛。
若欲求佛但求心。

了知三界空無物。
只這心心心是佛。

達磨大師破相論終



最上乘論

弘忍禪師著

最上乘論

第五祖弘忍禪師 述

凡趣聖道悟解眞宗,修心要論,若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脱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答曰: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内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爲雲霧所覆;一切衆

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爲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眞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眞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衆生，皆如也，衆賢聖亦如也。一切衆生者，卽我等是也。衆賢聖者，卽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眞如法性，並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爲本師？答曰：此眞心者，自然而有，不從外

來不屬於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棄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爲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眞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問曰：衆生與佛眞體既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礙。我等衆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答曰：十方諸佛，悟達

法性，皆自然照燎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滅。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即畢竟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眞性，不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即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眞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會是守本眞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眞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衆生昏迷，因何故然？答曰：自此己上，入不思議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即合，說不可定；但信眞諦，

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即無滅。此悟即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涅槃之根本？答曰：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爲安樂；我心既是眞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眞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入道之要門？答曰：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恆沙功德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

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眞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眞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眞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十二部經之宗？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喩；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既體知衆生佛性，本來清淨，如雲底日，但了然守本眞心，妄念雲盡，慧日即現：何

須更多學知見，所生死苦。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無爲心中學得者，此是眞學。雖言眞學，竟無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眞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守本眞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三世諸佛之祖？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眞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眞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

佛，是故慇懃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眞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誑誑他，不脱生死。努力努力！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虛度，枉喪功夫。經云：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己舍宅。我等衆生，今現如此，不覺不知，驚怖煞人，了無出心。奇哉苦哉！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平視，隨意近遠；作一「日」想，守眞心念念莫住，即善調氣息。莫使乍麤乍

細則令人成病苦。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或入青黃赤白等諸三昧，或見身出大光明，或見如來身相，或見種種變化；但知攝心莫著，並皆是空妄想而見也。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恠。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眞心，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所以諸佛廣說，如許多言教譬喻者，只爲衆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門差別。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三乘八道位體，七十二賢行宗，莫過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識本心，念念磨鍊；莫住者，即自見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恆沙諸佛。十二部經，

念念常轉。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後有。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努力莫造作，如此眞實不妄語，難可得聞，聞而能行者，恒沙衆中，莫過有一。行而能到者，億萬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靜，善調諸根，就視心源。恒令照燎清淨，勿令無記心生。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心人爲緣外境麤心小息，内鍊眞心；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恒懲意看心，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況復總不守眞心者；是人沈没生死苦海，何日得

出。可憐努力努力！經云：衆生若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恒沙諸佛無所能爲。經云：衆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衆生。若佛能度衆生者，過去諸佛恒沙無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誠不自內發，是故沉没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過去不知，已過亦不及今身現在，有遇得聞妙法，分明相勸，決解此語，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發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乃始轟轟隨俗貪求名利，當來墮大地獄中，受種種苦惱，將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飡麤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癡不解語，最省氣力，而能有功，是大精進人也。世間迷人不解此

理，於無明心中，多涉艱辛，廣修相善，望得解脱，乃歸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衆生者，是有力菩薩。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癡人也。不肯現在一生忍苦，欲得當來萬劫受殃，聽汝更不知何囑？八風吹不動者，眞是珍寶山也。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恆沙作用，巧辯若流，應病與藥，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者，眞是出世丈夫。如來在日，歎何可盡。吾説此言者，至心勸汝，不生妄念，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滅？答曰：爲有小許勝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經曰：譬如虛空，能

容萬物，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滅。趣金剛三昧。

問曰：諸行人求眞常寂者，只樂世間無常麤善，不樂第一義諦眞常妙善；其理未見，只欲發心緣義，遂思覺心起，則是漏心；只欲亡心，則是無明昏住。又不當理，只欲不止心不緣義，即惡取空，雖受人身，行畜生行；爾時無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只是行人沉没之處，若爲超得到無餘涅槃，願示眞心。答曰：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更重教汝；好自閑靜身心，一切無所攀緣，端坐正念，善調氣息；懲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好好如如，

穩看看熟，則了見此心識流動，猶如水流，陽焰曄曄不住。既見此識時唯是不內不外，緩緩如如，穩看看熟，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住。其此流動之識，颯然自滅。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衆中障惑。此識滅已，其心即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吾更不能說其形狀。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經第三卷中，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閦佛品，緩緩尋思，細心搜撿熟看，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聲香味觸。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甚莫恠，今身不得自在。經曰：世間

無佛住處，菩薩不得現用。要脱此報身，衆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上者一念間，下者無量劫。若有力時，隨衆生性，起菩薩善根，自利利他，莊嚴佛土。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若依文執，則失眞宗。諸比丘！汝等學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節，臨命終時，不失正念，即得成佛。弟子上來集此論者，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説，實非了了證知。若乘聖理者，願懺悔除滅；若當聖道者，迴施衆生，願皆識本心，一時成佛。聞者努力，當來成佛，願在前度我門徒。問曰：此論從首至末，皆顯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答曰：此論

顯一乘爲宗。然其至意，導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說利他，約行門攝。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指天地爲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最上乘論一卷終

明道正覺森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超德等編

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目錄　發八

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超德等編

上堂

結制陞座問答畢師云放下布袋快活無匹間看猢猻偷喫生鐵呵呵的的的問甚生前面目誰論拈花笑日齋堂有粥有飯禪和要喫便喫喫即不無飽後作麼生夜行莫踏白下座

解制陞座問正法眼藏即不問今朝解制句如何師云穿山鼻孔破僧禮拜師大笑云雖然和盤托出却是大段不同瑯琊禪師道本來無一物厭殺天下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衆兄弟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近世雙箇從羌侊飯不及壺食下座

報恩元旦秉拂僧問古德道清光照眼尚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且止請問報恩意作麼生師云數點梅花報曉春進云恁麼則月明簾外家風古寶鏡堂前瑞氣新師云且站過問靈山記莂則不問今朝分座事如何師云孤鴻嚦嚦進云龍象雲臻乞慈再示師云野鶴穿雲進云點開碧眼水到渠成畢竟恩歸何地師云不許物外安身進云恁麼則水接長天遠春光偏界新師云巡照去問物有新舊柱杖子還有新舊也無師云老鴉亂叫進云今古頓超圓智體何山松柏不青青師云截斷葛藤進云謝師答話師云今日且放過問幾點梅花送春來那裏來師云人笑你進云數莖

爆竹催臘去那裏去師云差也不識進云去來且止卉木咸新又作麽生師云轉見轉見進云一天佳氣萬象騰輝師云望烟尋食地一僧出呈數珠云這箇依舊一百八請師點出新鮮句師云光寒星斗少進云不會師云切忌五更初又進云不會師便打進云從今更不疑師云錯認烱皮家問舉足動步則不問新年接新令句作麽生師云貴貨易土僧禮拜師云今日行森承老人命爲衆敷揚適纔一問一答秖恐錯會數點梅花報曉春一聲爆竹催殘臘不許物外安身誰論老鴉亂叫嗟嗟多少人望烟尋食地錯認烱皮家呵呵光寒星斗少切忌五更初咄孤鴻嚦嚦野鶴穿雲新年新令貴貨易土衆兄弟六橋近日水仙花十字街頭鐵拐李卓柱杖云珍重

上堂問答畢師乃云行脚須具眼參禪要識句大衆識得句也未適纔答僧云是柱不見柱喚非柱亦不見柱既然是非都去了因甚又說是非裏薦取汝等諸人作麽生薦莫是雲日能催曉風光不惜年麽莫錯會好幸逢征客盡歸在落花前切忌顚頇儱侗去所以古德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諸禪德瞥不瞥一夜東風吹散枝頭殘雪會麽老祖殿前梵王宮闕雙峰燈放九天風月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棙子空認山河作眼睛咄冷的冷熱的熱粥鍋西邊底莓苔裏石碢良久喝一喝云歇如今是什麽時節師大笑曳杖下

座
兩序請陞座師竪拂云一羣子上來一羣
子下去殘夢五更鐘落花三月雨合掌低
頭換步時進前退後翻身處有利有害人
無遠慮歸到故鄉還似客布穀催耕鳴別
樹叉手句可惜許一切數句非數句打一
拂云去下座問學人道眼不明未審什麼
碍師云幾時立春僧云昨日二十三師云
怪我作麼
小年上堂師曰諸禪德適纔問短草含金
臘請師法雨施又問今晚小年盡鐘中無
鼓響還知答第三要金吳溪上樹麼寂歷
歷煒煌煌一入荒郊便夕陽私通車馬時
句前句後切須防浪跡莫言難問訊詐論
殿角露堂堂咄語路處滅遊人多在客僧

房流通千古者不是五通光第一要第二
要大開寶藏火裡氷霜打一拂曰樓閣門
開也善財童子在何方好笑開路神挺身
丈八長切忌破錢買破紙過後始思量喝
一喝
結制上堂乃曰大雄新開爐藕鎔盡金銀
銅鐵那管你寒風起白露垂天邊客子濕
征衣諸禪契知不知蝦蟇練橋人下棋昌
化縣人織絲大雄山結制長老上堂說的
是甚麼東西五七三十五三九二十七呵
呵富陽縣人責木窗卓柱杖下座
老祖開爐上堂僧問雙峰插漢截斷衆流
不落古今請師別唱師曰又是新聞曰祇
如未出方丈法雨已降神通妙用耶法爾
如然耶師曰天不高地不遠曰一杖撅開

千澗月三玉收盡五湖烟師曰近火先焦問老祖孤危關山險阻實可悲哀乞慈方便師曰這場大富貴憑人心所願問千年鑪鞴今始開人天共聽無生曲如何是無生曲師曰當官莫近前問輕風拂月寶華開如何是寶華中事師曰白馬紫金鞍曰考皷擊鐘師登寶座意旨如何師曰且莫顛倒亂僧禮拜師乃曰適纔新聞普告衆賢誰道關山險峻截斷衆流天不高地不遠這場大富貴憑人心所願卓杖云切忌未生前你又如何看好笑顛倒者闖破餕粥礶且莫悶且莫亂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咄現成公案下座

老祖開池上堂乃曰萬仞雙峰存古寺祖風千歲復重新春日好趂良辰開池待月蒼金鱗風暖竹隨松影舞紫雲端裏黑龍吟須着〻莫因循同心振起舊家聲咦莫錯聽下座

開中山上堂師竪拂曰諸上士到這裏莫懈怠萬物因人成勝槩竹開三徑候賢行中山深邃無塵礙屐齒脫心暢快怪石松關如有待四顧山光接水光別是壺中閒世界箇中無處不清凉老祖心傳千古外溪一帶雲鑀鑀大好家風在拂一拂下座

臘八上堂師拈柱杖曰前山纔解松根雪石臺又挂梅梢月說向諸禪人醒醒開眼聽明星現時世尊悟道明星幾時不現一僧出師便打僧茫然師笑曰世尊不覆藏達磨不慎初洞庭湖鄱陽湖說甚麼梅放鴈聲孤誰論錦上又花鋪呆禪客九江人

愛學姑蘇姑蘇城外閶門市家家年到貼
神符老祖山頭真好笑兩堂賢聖嚮鑾粗
下座
起華嚴期上堂師卓杖曰華嚴法界相一
切若空花噴也難話南無觀世音菩薩嶺
樹江雲別路賒大衆未到故鄉都是客文
殊師利法王子忽聞鄉語似還家普賢老
大士虧了你過辛苦鏡裏明朝鬢有華善
財童子落日流紅浪龍女哥哥因甚長江
徙白沙請問毘盧遮那佛昔日趙州懸足
井中叫曰相救相救南泉呼曰一二三四
五是甚麼道理良久云圓照今朝總說破
日近長安遠日遠長安近下座
開龍溪上堂師竪拂子曰蕩蕩乎表表地
梁橫棟直法法全彰喝一喝有天有地來

幾個眼睛活一僧擬出復縮退師笑曰一
任襟懷倒峽越樣生機到這裏只得退身
三步是則是茆溪也不擔板今日八字打
開拂一拂復大笑曰南面北風涼下座
欽賜歸圓照結制上堂拈香祝
聖畢師曰今日開爐用報
皇恩竪拂子曰大衆三五一十五把定繩頭
數翻來覆去看鄉談因甚吐兩歇鐘聲催
日暮天溪汎影隔平渡露露崑崙奴着鐵
褌空裏走亂飛舞生叫喊老師父放出臨
濟大龍抽出雲門一顧妙妙拿倒猢猻鎚
作醋良久曰住了且看甚麼主顧拋拂子
下座
元宵解制上堂問答畢師大笑云禪和子
知不知燈影裏馬如飛處處人搥牛皷皮

普天樂笑話兒遍地孩兒眼搭癡咄咄老頭子自己家風不說起喜喜雨打風吹破窓無紙好似人間措大詩下座

香林禪師誕衆耆舊請上堂問答畢乃云九日雨微晴香風出桂林鐵樹開花時碧雲天黃花地金將火裏試還曾透出一字也無天寒日短一不得向二不得開白露收殘月霜風散曉霞一枚一搭時登高風落帽老祖能識人林坳多敗葉卓杖云千里何明又卓云清機歷掌去不到去來不到來誰不錯會黃鶴斷磯頭人多悲客路擲杖下座

小叅上

衆入室師拈杖云摩訶般若波羅蜜明如日黑如漆具解多途商量非一卓柱杖云急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叅學事畢昔日殃崛摩羅尊者持鉢至一長者家其家婦人正值産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産難尊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速往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師云從古至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龍溪今晚索性與你點出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見牛羊禪和子會也未不會再說一遍水溢天開堤花落滿龍溪邑隨潮落去日上綺霞低衆作禮師擲柱杖便起

小叅師拂一拂曰歌以盡言舞以盡意至簡至易九月初一咄逢人不得錯舉便下

座
小參僧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爛柯
山上半盤棋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
東隣人殺牛曰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
蝦蟇水上真書出曰還許學人進步也無
師曰蚯蚓泥中草寫之曰謝和尚指示師
曰西隣人淪祭僧禮拜師良久曰抱景者
咸和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
以討源咄胡家車裏老倉官世尊不說說
爛柯山上半盤棋關棙子是甚的蝦蟇水
上真書出蚯蚓泥中草寫之東隣人殺牛
西隣人淪祭
佛誕靈山法華會衆居士請小參師召大
衆蝴蝶夢中蝴蝶舞杜鵑花裡杜鵑啼今
朝四月初八老僧親到靈山錢塘山水交
呈道趣鳥語花香互露真機直下逍遙超
然自在古人云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
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
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
胸次胸次不安觸途成滯祖不云乎執之
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菩薩
子老作家濯足西湖水水底清見沙遊人
欣日晴笑指雙峰霞此話且置試問諸人
還見法華會上諸佛菩薩大放光明麼下
座
小參師云洎洎紛紛孰知其形世出世間
誰不錯認設有人云天溪又作麼生向他
道你真精靈
小參師舉德山因喦頭來參山纔見便下
禪床作抽坐具勢頭曰這箇且置或遇心

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
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
公來頭便喝山默然頭曰塞却老漢咽
喉也拂袖便出潙山聞擧曰蠢公雖得便
宜爭奈掩耳偷鈴師曰諸禪者難難西北
五臺山東南虎牢關魚枕蕉一擧十分當
覆盞誰能蜩蜣濁穢之中拾得命施之理
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呵呵香爐紫烟
生一綫天風吹落荻花灘
小參師竪拂曰耕夫習牛則獲獵夫習虎
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大衆
習底作麼生打一拂曰大寒在四九啞子
捧見首臘月二十四店前粘倒酉
重陽早參師云今朝九月九猢猻上樹賽
觔斗右轉左左轉右好手手中呈好手呵

呵天溪長老不唧嗇
早參師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咄將謂明
星是眼睛通身有口向誰說挽盡天河洗
鐵丁
六月十九早參師云路上紅塵起江中白
浪飛拈柱杖云觀音菩薩來也有眼者近
前無眼者退後一僧出作禮畢擬歸位師
打云與麼不得得與麼良久卓柱杖云禮
拜歸位眞堪笑與麼不得得與麼曼拏羅
指地爲泉胡大頭鎚破鐵山若也知去龍
行虎步如或懵懂世尊陞座默然阿難遣
出比丘左右顧云半山廟三天竺遂以柱
杖一齊打散
冬至早參師云冷地裏夢見一欵和尚曰
昨夜三更子癸時楓杉隔搗問松枝滿天

飛雪來何處寒梅低首笑嘻嘻他又大笑云老祖老祖如今是什麼時節大衆試看傍僧擬荅師便打僧復出問生擒猛虎活捉獰龍人來時如何師云官法如爐進云忽遇透網金鱗又作麼生師云謹慎火燭進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未是向上鉗鎚如何是向上鉗鎚師叱云揚州客僧擬議師云大衆歸堂

四月八日早叅師云從古相傳釋迦佛今日降生不知是否說與諸人檢點看南康府裏星子縣黃梅縣外義豐城這便是森長老見處良久云知客在否衆荅在復云內外大衆今早都念課誦麼衆云念師便入卧室

早叅云保寧勇和尚道有手脚無背面既無背面如何有手脚明眼人看不見若看不見何以爲明眼人天左旋地右轉正當恁麼時諸禪在那裏安身立命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恰恰恰遠村捉鵝鴨

早叅云大衆道眼若明纔脫窠臼接物應機如鐘待扣洟千萬關山道分明南與北觸目古人思時憑最高閣錯自知老祖癡見笑水潦鶴昔有牛頭會下僧叅破竈墮和尚遶一匝出去公案會麼良久曰新月娟娟夜寒風靜山啣斗起來搔首雪裏梅花瘦好個霜天閒却三臺手君知否占八去後思念濃如酒說與行脚人左掌中書右

早叅云霽霞散曉雪猶明枯木挂殘星霜花重逼雲裘冷西望陽關誰故人咄貼秤

麻三斤心共馬蹄輕打一拂曰金剛腦後
鐵釘深
師誕早叅云圓照老凍膿不中用勞無功
五十五年成底事十千八百五更鐘也有
好處學得箇秘密真言今日母難之辰告
報大衆喑啞吽
早叅師云香烟帶雨飄和緲不見明星出
現寂寥竹窓天已曉試問諸禪知此否柱
自空煩惱倒不如枯梅枝上翻寒鳥嘆且
把茶頻澆看今朝臘八何似前宵
早叅云徧地黃花秋容老最是東籬好趣
紅輪躡屐急登高任西風冉冉吹衣帽却
有一件緊要脚下踏不實仰面便蹉倒
早叅云圓照家風無異於人面修原而帶
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室於竹林構

環堵於桑陌雖然如是可使莊周觀魚而
忘可使逸少祓褉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
往祇有一般告報衲僧家不可使飽後而
貪涼見笑誌公和尚
早叅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沉生死
因何道直饒句下承當猶是瞌睡漢雄雄
之尊近之不得怎麼又道如火與火將謂
一合相了不可得麼盡道不隔毫釐時流
遠嚮往往如斯莫是貴人多忘耶立不見
立行不見行良馬高飛天外去阿難依舊
世尊前識去就者下語看
早叅云易之失失於鬼樂之失失於淫詩
之失失於愚書之失失於忮春秋之失失
於訾且道禪之失失於甚麼誰不知今日
是九月初一諸禪德一向恁麼去而打無

聲鼓子花若不恁麼時眼底瞳人吹歔菓不恁麼却恁麼作福不如還舊債恁麼却不恁麼明朝後日悔之不及拂一拂

佛誕早叅師云悉達哥實欠老指天指地如何好教壞世人鬭百草亂尋討鬭罷可憐生狼籍無人掃出今朝四月八因甚不學尖新偈頌却恁麼胡說亂道驀云有了山東蚊子廣西獦蚤

早叅云顏貌年年異世途局局奇盡爲浮生累其如高尚遯大衆肯自新者悬有得事智有遺道市井諸法有可隨者禪學諸俗有可非者善諸所在雖早屈而世不能賤恶諸所在雖隆盛而世不能貴呵呵好笑村獦獠且張鳳團消舊夢春王今早入東郊嘆說什麼着衣食飯量家道

早叅云衲僧家發言吐氣直須脫俗理要深而遠大旨要切而明著句要練而顯喻有意無意間逗露本地風光使人見聞有所感悟方極其妙大衆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泰山之雲諸禪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如何念

早叅云金堤北去通沙磧梅堰南來接井陘衆禪鄉日出樓陰整整風暖烟消人靜叠起自搔頭閒掃門前荒徑清淨清淨秖剩數枝竹影知音者道看書記問上東門外人無數爲何道青絹扇子足風凉師曰捉蛇看七寸曰雪埋深夜月陸地慣行舟師曰五服内犯重罪問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師曰七月算頭九月算尾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其實難道

師曰落地錢四六分
早叅云虛空有體須親證定慧無門莫妄修收收竹枝謾寫當年恨星曉寒聲葉葉秋張打油李打油公子城今無食客覇王宮已變荒邱慇懃爲謝渭濱叟空坐磯邉白了頭休南有睦州北有趙州

早叅師云天曉也水上人家漠漠池塘十里蛙門聒壩踈籬曲曲紫薇花諸禪者隔河梱樹上無數白烏鴉
早叅云人行野色分鳥囀溪光曙因甚共江造齋堂却來杭州天龍謝土莫是日出小舟横依依天外渡麽良久曰若然說得不差明年再來下顧
冬至早叅云天寒草木踈日出照平野物情自索寞冬色正瀟灑罷罷大衆曹溪六祖是盧行者唐明嵩和尚在雪地裏因甚麽被首山念祖打
早叅云夢覺朔風大落枝擊虛尾鏗鏘玉磬音隱隱迭高下咄咄西來的旨是何語話罷罷大雅小雅之乎者也三千年前字經三寫三千年後烏焉成馬
早叅云一葉放春流孤窗來鳥語報道馬回子甕裡捉老鼠妙湛總持不動尊在那裏十字街四隅頭東西南北一年曆春夏秋冬八個節大衆記得前歲黃州火發麽不知打破多少酒甕
早叅云大哉宗旨也萬世皆宗焉而邪禪弗信耳若是真正佛祖必然師之然亦何常師之有唯眼所師以佛祖之眼受佛祖之訓得佛祖宗旨矣邪禪不知其由也其

唯祖師乎俗眼不明故先聖恐後人隨邪而遠正之所以宗旨立也擇而不僻順而不苟直而有法其正法唯眼明今之禪者非昔之禪也競雜外學而取名焉名為叅禪其跡諦其秉流之弊不得已借稱宗門故正眼沒而名實散矣臨濟先祖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語有權有實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有照有用有賓有主大衆第一玄人前切莫亂粧村第二玄不相干處却相干第三玄翻轉面皮不是寃第一要莫與胡孫鬬巧妙第二要捉虎拿龍須得竅第三要韓獹野干憑他跳諸知識三玄三要作麼生溪南溪北淡烟横曉風吹斷沙禽夢人在緑楊堤上行

早叅云大衆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慾不足以成非積慾而成恨千載之積譽百世之積毀向什麼處見釋迦老子令朝八月初一眼睛豈是金州漆

早叅云衲僧家脫盡習套正眼方明正眼明而佛法自可愛可喜可從可師故妙用者出活機句到者顯妙用活機莫若妙用妙用在於語脉語脉生於妙用是故因語以識用用生於體故因用以明體意以句發用以言著故語者所以明用得用而忘句用者所以明意得意而忘言者大宗匠也是故學死句者非得妙用能妙用者須得活機是故妙用生於活機而得受用焉則所得者乃非實法也句生於用而得句焉則所得者乃非死句也所以忘句乃能

活機活句乃能妙用得意在忘用得用在
忘句故發用以盡意現顯以明妙是故觸
類方爲妙用合道方爲活機若眼不精明
邪見彌深縱復僥倖而道無可取蓋死句
忘活機之由也脫死句而得活機者遣詞
命意雖無心學古而有心學古者不能到
也意高句老故不知其然而然矣大衆圓
照着毛還在麼咄咄咄
安居早叅師云大衆山高尋雲溪肆無景
南無慈力王佛南無紅燄帝幢王佛南無
善遊步功德佛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麼
隣隣阡陌多農家無寸泥誰道秀木扶疎
衆草齊妙妙叮的哩叮的哩
元旦早叅師打一拂云大樹大皮裏小樹
小皮纏古往今來者歡喜成風顛喫飯湯

燒速香開得眼來天地光噴俗氣不除呵
呵不妨不妨有大神呪有大明呪有無上
呪什麼呪新年新歲而今而後入俗隨俗
入鄉隨鄉一卷子程子曰一卷天地玄黃
一味順宋填墨不用向下向上所以問新
年佛法答他紫雲瑞雪降重重問前三三
後三三答他梵王宮殿隱晴空大衆玉童
端拱雙尖上石船峰在碧波中年初一駕
長虹任從天上醉春風知衆在否衆應在
師云有功無功莫使肚空齋堂排齋佛殿
上供
早叅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截茗一卑差
差低枝窺簷似含笑臨水小邨三四家舉
頭紅日近回首白雲奢咄什麼說話
早叅云未曾動脚禪和瞞你一絲不得及

乎踏遍十方七尺單前爲何又看莕蒲星
不見十箇有五雙說今日是小年又遇立
春曾知紫雲峰頭故事麼湖天儼似水谿
山雪後洞咄咄
早參云悲歌久去耳風韻今何如荒院夕

卷八 十八

流盼古道行人踈大衆雲天一片高談抗
冷譚笑寒暖世間人面且休分皂白儘隨
他冷淡因緣因甚道社蘭苦不長蕭艾苦
不殘
早參云溪頭鳥聲呼曉雨淡烟鎖斷村前
路呵呵圓照門前看天不見天看地不見
地諸禪者誰道着毛是八字
早參彈指云剝剝剝誰錯誰不錯語不傳
於軒轄地不被乎正朔樂樂樂珠玉碌碌
瓦礫硝硝知藏問近來山門請水上挂燈

卷八 十九

毬是何宗旨師云是你沒造化進云待有
即向和尚道師云前面走的麻子笑你
元旦早參問答畢乃云老祖山頭春至臘
完送客偶出戶看雲還倚門說甚麼未生
前咄草蕪沒平野你要知今日事麼木落
見前村諸禪人仔細聽老祖病多識藥性
憑你說殘臘新春年新月新日日新三家
村裏舞魁星竹裏聲清急薦取莫將饒話
厭人聽雞未鳴風最冷梅花無數落山城
拍桌云無花果不結無核果不成大笑下
座
早參云夢寒孤渚雪茶響一鑪風若作世
諦會日出楚歌聲若作佛法會風生漢人
陣畢竟作麼生大衆細聽
早參云宗乘演唱均一句也令人隨其言

見其句不見脉古人會其意見其脉不逐
句祖師明其旨不滯意不滯句一通皆通
不執之即妙執之即不妙妙妙見乞兒與
美酒以免破屋之咎噴心眼精明透徹宗
旨者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
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是知萬物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
之各各不相借會麼風急啼鶯未了雨來
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僧問古帆未掛時因甚道後園驢喫草
師云夜長進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作麼
生師云脚冷僧作禮師云顧水自憐湖水
碧高吟贏得四山青
早衆云四十二字妙陀羅泗州大聖那姓
何老禪客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

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烏龍
勢與天通吽吽茆溪見處不瞞諸公
四月八早衆云今日聖誕良辰洛伽石吽
曰黃鸝莫作藏身處一入柳絲遣不開漢
陽江應曰楚雲一夜真堪賦華頂峰道佛
國何年入望來泰安山問天下英雄今孰
是陳摶谷答大聲空自聚如雷老祖各供
白水一盃淡薄淡薄莫怪莫怪侍者出禮
拜師便打客僧問少室山前無異路因甚
又道差別智難明師云噯哪人無廉恥不
若狗彘進云鬧市裡打静槌西方日出卯
師云苦哉撞在這個網裏
早衆云終年說法一字無終年學道仍狂
夫諸禪者你在老祖何所圖漁樵耕讀非
有心帝車侯服非有意因甚道理安於獨

善勢便於兼濟盧舍佛言千佛諦聽汝先
言金剛種子有十心若佛子信者一切行
以信爲首喫江上始知山色好時倚層雲
望笑臺爲何又曰十七十八道着即瞎
解制早叅云大衆今日甚麼時候竪拂云
箋八 三三
結如芭蕉葉解如楊柳枝看看六月盡百
舌你何爲若道須臾之間無忘其爲賢者
必困其性百步之內無忘其爲容者必累
其形咄且去茆溪口似鼻孔擲拂下座
早叅云盡道今朝是冬至爲甚麼須菩提
涕淚悲泣迦葉尊者只管冷笑大衆記得
麼孟子見梁惠王僧問易開終始口難保
歲寒心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千世不修生
在貴州進云荆三汴四作麼生師云貞節
祠南石判官進云舉則易答則難如何到

得和尚田地師云麻城鹽客識闍黎
起七早叅云夫出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
論道於末劫邪正遞相嘲古亦有之蔡中
郎以反舌爲蝦蟇淮南子以蛁蟲爲蛾蠓
高子明以乾鵲爲蟋蟀文人誤謬自古爲
然何獨於今禪者比聞有讀維摩經至舍
利弗問天女曰何不轉女身女曰我從二
十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
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
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相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
轉面而變爲女身今時有錯解者曰與倩
女離魂一般又有云不過弄鬼眼睛也又
有云者是如來禪又有云不合三玄三要
宗旨又有云與念佛者誰不相似又有云

不是巖頭末後句又有云豈有男身變女人之理又有云恰是竹篦子相似大衆南風靜兮北風興吹不了兮紙錢灰冷吹不了兮古戍烟横吹不了兮酒旗葉葉江邊影吹不了兮野燒痕青吹不了兮人悲客路斜陽艇吹不了兮鬼哭沙場夜雨燐更有一般吹不了子規啼月血微腥咄咄山茗滿斟魍魎舞百場三萬六千丁

早參云白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咄甚麽曲草裏跳蚤毒攪得睡不熟

早參召衆云今日是甚麽日衆無對師大笑云人之生也直

早參僧問赤土畫簸箕使米跳不出是也未師云闍黎生得好耳朶僧作禮師云何所見而來何所聞而去水底看紅輪清波無透路喝一喝云曲有誤周郎顧

早參云蘇子美讀漢書以此下酒百斗不足多老祖瞌睡似夢非夢忽聞云船上不漏針爲何枕頭沒處尋茲請大衆判斷若道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不勞拈出

早參云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行森昨夜夢遇老演祖勝如得美官栖栖無聊中握手意便歡再三細問家風這樣清淡爲何不學化緣

早參云亂石堆頭泛破航急流溪畔柳初長歌欵乃濯滄浪四山遠座元章米雪居孫皆非妙筆一目連天蝦蟇阜狗兒堆盡是佳圖還有一般快活邇來公令嚴禁不

許開場放賭知藏禮拜起喝一喝師大笑
進云面前骨堆高三尺莫是三九二十七
麼師云接客喜送官愁進云華光寺主手
脚長師云你好似停喪赴考僧問如何是
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賣錢因事急進云
入市能長笑歸家着短衣時作麼生師云
郎中尋韮菜進云橋翁賽南神日午點金
燈師云怪不得師叔賣茶地問學人肉有
千斤智無銖兩時如何師云你生得好眼
睛進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云咄者樣
種草進云忙中怎得作閒人師云正好沿
街叫
冬至早叅云數九不到九風引鐘聲喚客
留正欲徘徊思往事紛紛霜葉下長流大
衆眞淨文禪師歸宗寺裏冬至日何故拔
禪衣燒柏子香面南看北斗你道洪覺範
禪師在那裏走
早叅云昆富山頭豆花蟹露濕四天之下
蟻隊出頹垣依報之土正報之身黃雞時
啄黍白屋曉炊烟世無災害祖師無所施
其德上下和睦衲僧無所立其功今日蘭
盆勝會爲何王涅槃罵太歲柴房寮主問
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意旨如何師云
問維那給假進云如何是不傷物義底句
子師云你師兄幾個徒弟知衆問罪性本
空未審和尚教學人向什麼處懺悔師云
扛竈撞石磨進云弄罷影戲回來别賽時
作麼生師云你却做得倍堂進云波斯不
學漢語師云你爲何鼻孔頭出冷水
大雪早叅云水似青銅鏡山如碧玉城厨

寒面咸色吟罷滴餘聲喫忽燒銀遍野種
玉成日白初粘草舍茅簷好似瑶池宫殿
天天空危恰早炊爨烟遲瓊英亂灑晨光
碎敲氷煮瀹茗香園蔬脆一盞麤飯僧歡
喜人間尚有餅無米行脚詩僧得句時貧
家何限淒涼淚衲子品格第一要除葛藤
僧護經姑置之案頭何如

卷八 二十四

早叅云大衆破除煩惱五更鐘鼓木魚聲
団甚又道白鶴飛來迎赤壁東坡到處便
西湖喫廣濟縣二十四都李大戶物故
早叅云弄月嘲風此由秖應天上有茅齋
竹院不知誰是地行仙桃花流水白雲深
處個中事作麼生
早叅云富貴福兮人所難必不足恨獨恨
無販沽之能負擔之力俛仰之態爲世絶

卷八 二十五

物大衆諸方生意何如呵呵黄連山和尚
道的
早叅云撫心自惜觸物生感禪和子春風
天上來滿城紅與紫如何朝暮間飄落如
流水維那問兩度上名未審落在那裏師
云將直袋盛着進云塵中人自老天際月
常明師云多費閒錢雲水堂寮主問水出
高原即不問竹竿頭上禮西方意作麼生
師云兩個聾子講得好不熱鬧進云邛州
多出九節杖悔攜書紉謁將軍師云叫做
一段極希罕的新聞
早叅云禪者禪者前觀音後勢至大市以
質小市以劑咄往往如斯

明道正覺節溪森禪師語錄卷上

音釋

懞懂（上莫紅切音蒙下多動切音董懞懂心亂貌）訧（魚開切艾平聲癡獃）獰（奴登切）蝸（古華切音瓜）鶡（居曷切音葛）鞧（千求切）确（轄覺切音學）噯哪（上於蓋切音愛下似嗟切音邪舁也）蠛蠓（上彌列切音滅下母總切蒙上聲蠛蠓小飛蟲）

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卷中　茂九

嗣法門人超德等編

小參下

晚參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呵呵學人也有趣和尚也有趣拂一拂歸卧室

晚參師云山門前得底句禪堂裏商量去進到方丈不必再舉何也天溪不肯辜負汝

晚參師云竹窓夜啓月明霜大高鴻入雲鼠兒穿屋大衆行住坐卧且道是箇什麼良久大笑云癩頭回子騎駱駝

室中晚參問答畢師乃云阿逸多笑甚麼蛇穿耗子窟普化搖鈴過嗚呼小子脚板踏破癢瘡近火血沾衣傷鹽傷醋陳年貨有人道慈翁老有茶請喫茶無茶滾水好

咄漢仙琴高騎赤鯉羲之寫字換鵝兒良久云歸堂去

雪夜晚叅師云喫苦茶說淡話誰管佛法不佛法馮夷剪破龍溪練枯柳梅花處處春喚月下凍痕生綠井隔窓三片飛無影樹枝風息轉迎寒寒人如鳥棲未安日短夜長誰先覺熒熒殘燭鳴鳴角咄咄黃龍三關香嚴獨脚

小年晚叅衆集師擧拄杖云是我不是衆茫然師擲下歸卧室

晚叅師云反一無跡膚非常乎因二以濟能無彰焉諸禪者滿樓低晚照拍案云切忌夕陽前

晚叅云癡不癡癖不癖擊節歌離騷湘靈招不得狂風吹落花花落風無跡大衆爲甚麼石灰山上寫個會衆拿賊

晚叅云衆知識最好是元宵普家家樂鳴花鼓石橋水畔遊人處醉漢隔溪顛笑語燈隨遠浪泛如星雲散平堤似柳絮真有趣恁般去月明風暖凍泥開紛紛踏碎瓊瑶路呵呵呵截斷聖凡門戶前山巖崖裏猢猻倒上樹

晚叅云大衆與麼來者寒聲聽不斷不與麼來者又見晚烟橫總不與麼來者遠樹渾無色清風滿袖生喝一喝

晚叅云上樓月在野下樓月在樓葉與雲俱落霜仍枝上浮大衆西來離海岸東去是何州切忌切忌平地起深溝

晚叅云天溪一片月萬戶擣衣聲便恁麼去旱地遭釘不恁麼去有眼如盲畢竟作

麼生三脚驢兒弄蹄行錚錚秋入銀屏夢不成

晚叅云昔日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内學辭賦雜説爲外學李彥之時方尚辭文及以章句爲内學經書爲外學邇來吾宗亦然你看唐時西天大耳三藏因誦華嚴經入法界品得他心通肅宗皇帝請南陽忠國師試驗公案有僧舉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曾見國師麼玄沙意在那裏莫是學人不姓黃耶有僧舉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曰在三藏鼻孔上且道鼻孔上是國師不是大衆壽星龜鶴鹿又云今人喜模倣圓悟大慧中峰三尊宿嘆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還識國師玄沙趙州麼怪石夻崟當路幽篁深不見天此路若逢醉客應在萬仞峰前

晚叅云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大事又不了明所爲何事古人道行脚叅禪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見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脱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散時向什麼處去同此荒村破落正好着力囊也空鉢也空窮則變變則通不然雨打青燈寺風吹白石牛蛇不踏着尾萬年無轉頭喝一喝

船單晚叅僧問釣魚船上顯家風可是西來祖師意否師曰盡道上座會打支查曰量材補職伏惟尚饗師曰荳腐店裏亦罵你曰剎動君子師曰如何敢怪巡照乃曰

今日本是平常日若作平常看去便是俗人見識因甚亦只爲汝恁毛蓋着眼睛所以錯過祖師有件事告報諸人每夜裏一覺夢醒伸脚時好個出奇句子

晚叅云避暑竹林凉風透樹潮聲到門明月在戶燕子歸巢狗兒當路大衆一期華嚴經唱得好字母

晚叅師云江平秋萬里人靜夜初更彷彿寒烟外長洲落鴈聲諸禪德曠古乾坤觀不盡海昌塔上錯分明

晚叅云衲僧家吐露本地風光有縱有奪似斷似續而心地靈徹有如秋色秋聲不知何起不知何止非妙悟人不能辨始可人前當機維那問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還有佛法大意也無師曰燒菴婆子是那裏人曰古渡秋風寒颯颯黃花紅蓼滿江灣師曰演武亭有件新聞問不居正位王殿苦生可是異類中行履否師曰上座身邊想是經錢作怪曰無名不挂體棒上不成龍底作麼生安排師曰弄出事來纔知苦典座問在家只言爲客易爲什麼臨川又覺取魚難師曰再有誰似你曰這一番不虛行脚也師曰說的就是

晚叅云萬賤之直不能挽一貴之曲咄咄草舍三山隔銀河一水通多少人錯會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南浦亂芙蓉吽吽秋聲蟲語外夜氣稻香中

晚叅云開口時便成增語不開口時便成剩語孫阿堅鹽官今夜聲不是當年譜諸大衆莫與麼去可惜許

晚叅執事白云明晨解制求和尚說法師
曰說什麽法近水天難夜高原晚易風衲
僧家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遊隨意
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取處大
廓之宇樂無極之野咄正朝夕者視北辰
正是非者視古人拈槌竪拂又作麽生此
去有人問塩官近日事憑你喚鐘作甕
晚叅云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
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少骨力的
今晚五月三日微風開夕眺奔雲帯梁越
滑𨁝波斯翻着襪喝一喝
除夜小叅云今晚是除夕除却除却盡除
却且道除却箇什麽莫是一年三百六十
日千妖百怪魑魅魍魎邪魔外道麽不說
不說再不說有個妙處不可說驀打一拂

晚叅衆集師大笑曰特地一場愁良久曰
不須愁北欝單越南贍部洲以拂子劃争
曰千年田地八百主切忌人前又馬午吽
吽民事因甚官酬
中秋晚叅云如何是般若體如何是般若
用萬里關河遥北望無邊風趣入秋來說
甚麽箭穿楊柳李廣陷香錯過雲峰悅和
尚故人尺素年年隔薄暮清砧處處催大
衆㦲着山脚下有件事極古怪
除夕小叅云拆不拆單不單檢盡曆頭冬
又殘不指白牛賺大衆破衲蒙頭看遠山
添老大轉癡頑五彩神茶滿世間咄棘離
番藜蒺打皷祭東關
晚叅云彌勒放下布袋迦葉離陀生者以
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强千金之

卷九　六

子不倚衡古人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麽行脚何處有今日衆禪契欲不出納以湮其源空堂幽幽有梏有莞松下圍棋松子每隨棋子落當得麽知藏擬作禮師連棒打出問承聞和尚有偈西溪之西畢竟是甚麽所在師曰你這癡子曰學人普天之下都走過總不曾見有個人師曰

廣濟院去

晩叅師曰梅蒸過嶺風起修竹畔桑林裏莎雞喚醒南窓睡諸禪者切忌切忌夢繞

吳峰翠醒來時喫冷水

晩叅云無今無古有甜有苦靜坐底靜坐亂舞底亂舞三十三天盡皺着四海龍王笑痛肚好好大衆抽衣聽打鼓

晩叅云縮却頸伸出手昔日世尊拈花今

晩外揚家醜今年是壬寅去歲是辛丑天寒人寒時月下牛如狗老虎吼爬當走道甚麽雲綻綻路相同湖南有湖北有山東茄山西韮咄草裏猢猻打筋斗

乞米歸晩叅師云尾鉢凝霜成玉鉢雞冠綴露變珠冠夕日頹時游鱗跳躍秋月凉宵澄瑩朗徹且道牛頭沒馬頭回時作麽生

晩叅云名世法語妙不在多驚人活句流聲甚遠近世以古人死套子教人哀哉如見鳥將來張羅以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若常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如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扎而已萬事不可前窺萬物不可定慮故先德爲人無窠臼如鮫之爲魚其子旣

育鷲必歸毋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咄多少人道秦人失鹿天下共逐

晚叅云今日前明日後白牛背上金毛吼大衆因甚麽一步三回首莫是客馬思歸嘶路口否寶劍折作鐮悲歌刈霜莚誰適與謀於天之右出馬郎舅南陽忠國師低頭作揖高拱手

晚叅二從上來關棙子轉向人前阜阜有根有據使人見之不敢謂向上無來歷而詆先德爲奇怪也如僧問睦州請師講經州云買帽相頭大衆會麽奈山欲暮溪邊雪裡雲藏樹漁艇横斜沙觜露流年度風光已向松梢吐遠村四望知何處行客往來無意緒急歸去故園正在寒梅渚

晚叅云宵燈熒熒夜雨瀧瀧商風衝衝壁蟲薨薨心之懷矣惟其永繫逢人則謂無人則涕諸賢契寒則寒熱則熱雞足家風何者是懐古思深兩行淚那堪更說聽猿時

晚叅問答畢師良久曰禪和子叢菊吐藥寒露依依燈燭輝煌白雲滿地雲門云蝦蟆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薦取知也未桐葉落葵花謝憑你禮拜了歸位去面前鴻鴈過屋後雉雞啼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晚叅云從上諸祖建立宗旨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猶若水也水則源泉混混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而不迷奏萬里而必至既似智

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旣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感德而生失之則死旣似有德者所以汾陽昭祖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大衆識汾陽祖師麼十智同真虎露牙别峰相見暮飛沙細看月明風遠近須知是石是梅花喝一喝

晚叅云衆禪德日短讀書少夜長轉側多不可不可如何如何但知其一不知其他只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

晚叅云諸禪德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試問目前人何如天地初展手云是何言歟

晚叅云年不過五月不過五天堂底樂地獄底苦初三十一看橫鼻直大開了眼底因甚麽脚踏實地時又看不得若道急則佩韋緩則佩絃爭奈山頭玉樹生寒水衣錦紋成織

晚叅云紅不成雪白不成血等閒一事不分明苦使從頭皆曲折喫不由折大黃體挂穿山甲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禪和子喫喫

晚叅云爐淪千年液樹留太古青咄也未定足所踐者遠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遍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老竈兵山寒雲鎖石擲火夜飛星

除夕維那恭白云今日歲暮大衆乞和尚說法師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什麽處去了衆無對師喝云青龍頭上出米石

七月十四晚叅師云萬物欣交得江山閒自知說甚麼終日喫而盞不嗄終日視而目不瞋終日提而手不倪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起擎桌云大衆幾時自恣知客問善提心作麼生發師云煩惱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歡喜進云明知向上事學人因甚麼不會師云十言十當

晚叅云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十方虗空築着磕着只有一事可疑畫蛇如何不畫脚還有一件可笑老祖不識水潦鶴

晚叅云居則具一日之積到則不點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青天似水無魚月鈎空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惺惺惺日午打三更者舊問古人道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請問和尚還具賓主句也

無師云出門踏着屎進云不長不短不粗不細遇見冤家作對頭時作麼生師云爲何走到陳朝奉店裏僧喝師云這裏不曾燒神福且出去

晚叅云言人之美評彼之過者智不可及明不可見諸禪德螃蟹入罾恰似蜘蛛結網燈蛾撲火渾如蛺蝶穿花如何季世事反近結繩初莫是隱然示來者此意即焚書麼三千威儀門二百五十隨衆喫誰道證得虗空時無是無非法者舊問請問和尚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爲何杏山不種莧菜師云睡熟吹土應三年進云一言易出駟馬難追師云者裡豈好打睡鋪

晚叅師良久云諸大德我已說清淨法竟是中清淨否是中清淨否是事如是持餘

紙半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僧出作禮畢擬歸位師連打三棒維那問烏龜入水即不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云分明是箇駱駝進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師云口裏氣聞不得進云拈却貓兒會上樹未審落花流水歸何處師云但聞人責子不聞人責爺

晚叅云誰令白日晚坐使遠山青山何爲兮高高水奚爲兮深深塢西冷吾虹亭龍拖急雨長橋過帶累老祖聽事不真

晚叅云佛法與衰皆有必至之理人特昧耳不見道聘賢以珪問士以璧召僧以瑗絶人以玦反絶以環大衆白鶴峰烏龍潭仰山道底會麽僧問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紫雲山堂前因何草長丈二師云你去年一病幾箇月進云銀香臺上種蘿蔔大開佛殿門阿誰在內阿誰在外師云當初喫冷物起的麽進云新羅人迷路滿目是青山時如何師云那箇所在最疼痛進云日出東方月落西恰似兩重公案師云你有年的人想是着嚇生病僧禮拜師云迷路人苦郵亭長亭短亭滿目是山青不覺底大風斗雨鹿蹄兒跎蹬跎蹬穿山徑東方日西方星兩兩三三牧童詠黄花兒遍地生踈籬邊半啓扃帆飛京口渡砧響石頭城說什麽銀香臺上生蘿蔔樹下猩猩弄眼睛典座問未從齋戒得不向佛邊求和尚爲何教人發菩提心師云伍其良也笑張伯義也笑進云不因今日幾錯招愆師云江南矮子

晚叅問異類中行紹隆聖種底向甚麼處行履師云那有此理進云耳聽不聞眼看不見七手八脚三頭兩面師云莫進當鋪進云香嚴悟處不在擊竹俱胝得處不在指頭未審在什麼處師云快去㪷菜頭來知藏問當初未欲成相別恐悞同叅一首詩可是到家句否師云快快搶行李進云旣是聖僧爲何頭上有漏師云幾更時候起火進云碓觜生花師云神明鑒察知藏擬議師喝云未明三八九難透祖師關好笑頭上日輪誰不見南無佛陀耶把臂上高山山頭妙寂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老天誰言黃野歸來晚今在羅浮作地仙侍者問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僧塔去此之外請師指示師云江西錫箔遶云可是下文看註脚師云衢州所張進云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師云周脚夫發黃病

晚叅云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瑞珉榆柳無殊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不改處以積氷終歲而枝葉不凋咄日月所照舟車所載富歲子弟所賴你看面前案山且道多少大

起七晚叅云大衆木若稼總害怕何也呢不見楊岐會祖云百文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楊岐兩日種禾亦有奇特語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且道意在甚麼處禪和子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情盡橋名折柳橋任多離恨架條條良久云唐朝崔皓寫翎毛

坐七完除夕晚叅云年窮月盡了衲衣下

事作麼生衆禪者代地燕京北荆湘百粵
南休妄想莫卜卦不是山間不似野月在
傍邊星在下這話且罷畢竟如何是衲衣
下事僧荅不契師笑曰阿難是佛侍者雲
水堂寮主問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還
有別傳事也無師云泥鬆墻倒進云娘生
臂子短毛鉢使人持師云前功俱麼
大雪晚叅云明明向你道錯過也不知苦
哉佛陀耶何處尋踪跡大衆朝寒不能起
夜寒不能睡夢裡見湖山幾點雪中翠喜
喜洗面髑着鼻子
冬至晚叅云大衆先德眼目越洪寧之蕩
蕩追玄漠之造化跨五三其無偶邈卓立
而獨奇看却今時羽族盛興毛羣並起上
蔽雲穹下被皐藪一塵纔動大地全收咦

晚來初雪霽烟火隔林微一徑牛羊入孤
村桑柘稀玄鳥冬至之日祀於高禖以請
子諸禪者知也未知客出問道著不著孤
雲野鶴是何語話師云你是那裏戶籍進
云山舍一年冬事辦得閒誰管竹竿低䇣

云有管隊在麼
晚叅云僧家無累以世界爲影柱上觀先
哲深原道德下考市流乃足以羞禪和子
凭欄莫與禽魚共水底月明誰得知咦有
趣有趣熱熱猢猻賣俏俐
晚叅問荅畢乃云洋洋乎盈耳哉作者七
人知也未玉環擊碎令人惜妙手良工修
不得鎮江客雙峰山外衣衫赤帝釋宮中
飛檀特
晚叅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因甚又

有客愁縈似雨鄉路草芊芊知道了回首龍頭樹似接古塘烟蛙鼓螢燈蚯蚓笛鶯歌蝶舞鷓鴣天蒼天蒼天

晚叅云生佘人間世夫豈不猶人若少松柏共除非天地覩良久云咄咄破衲數十年白髮四五寸經書不記卷熟睡不記頭

示衆

示衆師云一二三四五六七風響槐凉似人跡泉落不歸山東流更西出㝠不闇正旨則志不弘不明向上凡心不息溪谷被繁霜孤兒當門泣嗟嗟近世禪道俱以門庭爲宗乘結構之端何熱亂之娩而多風也至於說法皆以套古作見解有如鶴唳空山猿啼斷岸使人深入迷魂隊裏渺於天外奇峰令人莫測呵呵

示衆云佛祖以衆生之耳目爲視聽衆生之心爲心端坐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以謂得正法也諸賢契思於正法道不遠人念靜而衆生自清不疑而衆生自信不私而衆生自公賤珍則衆生去貪徹侈則衆生從儉用實則衆生不僞崇讓則衆生不爭始得人心和平衆生淳質樂其生保其道優游大德以慰老僧厚望

天台歸示衆云下烟蘿過西澗睛空落落潭底漫漫紐半列三成聲和響拈一去七而後鳩鳴會也會也百歲老人入漆甕

先老和尚誕日示衆云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王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衲子有脛豈可汩沒至殆盡才於幽油

席智於崇華耶行森今日燒香供養先老人酬恩報德大衆要當絶塵寰豈是看平素

示衆云若說一個自己㤿㦬若說兩個大衆㤿㦬若說三個人天㤿㦬若說四五六七八個十方三世無處蹲坐諸禪德你道慈翁有過有過

示衆云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皆因好事古宿與徒同坐徒聞車馬聲出觀宿喝曰汝非我徒也大衆箇箇難拋妄念人人怕老其身與誰兩兩争輸贏恁地不知安分㬰卜筭從來不准憑天自有前程筭來懞懂勝聰明落得無愁無悶若過望便千般未圓若安分便于今十全且喜安閒清健向這壁把茶盃拈向那壁把草鞋安

示衆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無佛性諸禪者茆溪平生愚鄙無他好獨好五家語脉好明古人宗旨不好掩目害後賢而性復疎懶不能勍散取名圖轉滑稽以遊市井苟非從佛法相視鮮不對面失之所以云流水韶華東山日上西溪月斜看彌勒樓閣壺中洞苑別有平沙惜於今紅塵白浪天涯回首處衰柳啼鴉歎潙嶠堂前穿簾燕子今在誰家

卷九 十六

普說

普說云今時語錄動使四六長篇或拈頌詩文百十首自矜多才不知意皆人人盜襲之意句皆人人套古之句特東補西湊矯強成篇耳了無半語一字發己心眼開

卷九 十七

人性靈雖多亦奚以爲上代宗匠遺一則機緣明透親切使人見之直下廓開正眼豈曰少乎多爲少善不如精一鼯鼠五能不成正術徒耀其狂狷狡猾虛炫猖猗耳大衆莫學賣弄率多游談妄自矜誇失道德之大體尚糠粃之薄俗萬輩之中一不足取縱合時務玷汙先聖然人非不知特知之而不改耳或互相奸私而取印證越世炎凉不懼德尤專恃外護聲勢越加彰惡此乃僥倖之徒不足以語也諸禪子欲明先祖正眼而不以己之所弊者速改猶註本草解參同而不知自病之深痼哀哉

普說云大衆今日小年好個消息風霜氷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時之變亦多矣而惟經風霜氷雪之餘則有一種奇韻淡淡漠漠超於豔冶濃麗之外而若溫和盎盎百花獻巧爭奸者不可勝數惟梅花獨於風霜氷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爲萬卉冠而世人徒知萬物華於溫燠之餘殊不知長養於寒沍之時者爲尤奇也由此觀之衲僧若處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風霜氷雪之氣縱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夫參叩於迫拶困阨之極有志衲僧往往淬礪磨鍊琢成法器何者參究震撼之後靈機逼極而通正眼開焉乃至續佛慧命學問皆由此出而況世緣詩文乎今者大雄諸禪盡是久參遍歷叢林發憤窮極苦志欲學古人爲法真切迥出埃𡏖有如葉落見山古梅舒蘂老僧每觀羣禪而喜之私念此非經風霜氷雪之餘有以銷磨其習氣

而然歟先祖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必能忍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者欲法道與其吝爲之悋爲之不亦多乎而今諸子、知法道之難爲者也必無難法道興矣老僧以此期諸子焉

拈頌

僧擧毘婆尸佛偈師拈曰坐深梅氣斷還續柳眼開時枯榦禿寒皃猶傍南塘宿速速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毘婆尸佛毘婆尸佛

知客擧南泉斬貓公案師拈曰月上起日日上起時作寒作熱太歲不利一刀兩段斬却貓兒彈指一下百無禁忌

僧擧洞山初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個猢猻夜簸錢石霜云風吹石臼曾哮吼泥捏夜叉空裏走趯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南斗道吾眞云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拿烟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保寧勇云一與佛祖爲師一驗衲僧眼目一與天下人作榜樣師拈曰江東村個個出來稱大官四五月間天大旱掀起方巾舐粥盤

僧擧南泉示衆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公案師拈曰和和和東西幾何南北幾何歸去歸去免風免雨耕耨以時實我倉庾

書記擧雪峰於法堂前坐衆集峰指柱杖云這個爲中下根人僧問忽遇上上根人來時如何峰拈起柱杖雲門云我不似雪

峰打破𢊍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門便打
師拈曰雪峰拈起柱杖雲門問着便打慈
翁即不然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但云去
汝非其人
老和尚舉僧問資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
如何資福曰古人與麼那僧復問拈槌豎
拂意旨如何福便喝出師頌曰驀身映天
黑魚目射江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
黃龍三關頌曰人人有個生緣國清寺裏
豐干目裡隨緣作夢夜來騎虎看山
我手何似佛手拾得放下茗帚串頭茄子
帶糟寒山呵呵拍手
我脚何似驢脚踢起天昏地黑雖然用處
無多也勝寶應四喝
侍者舉雲門初參睦州州搊住云速道速
道門擬議州拓開云秦時轆轢鑽師頌云
秦時轆轢鑽莫道無希罕如今古廟前好
似延賓館
老和尚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
打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
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頌云
轔轔車甲馬蕭蕭路上行人弓在腰四顧
寥寥雲影斷一輪紅日正昭昭

法語

示徒云衲僧家心無着於是非行不違於
道德氣静心空不存矜尚體亮意達不繫
於欲矜尚不存則能超名相任佛法心空
氣静則能審得失調萬物萬物調大道無
違也名相超是非無着也故衲僧以心空
爲主調物次之衆生以匿情乃墮以違道

乃苦匿情違道故受沉淪古德曰吾無已吾又何患所以先祖用心不滯於情而後行不離於道而立法活脫無依廓達靈明澄然忘賢而與法具恍然任心而與道合儻然無染事與理融吾徒勉之

示邦寧周護法法名超鳳春池拾礫者懷寶覓前程唐人惺不出火把照魚行漁翁穩睡潭深且清周之王德朝陽鳳鳴玉翻荆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嗟高飛良馬因鞭影歸去來兮見太平

幾九 二十一

示徒云道不屬修不屬不修然而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上僧忘名中僧立名下僧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人天之福祐立名者修身慎行權榮觀之達顯竊名者厚貌深奸揚浮華之俗態足之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顚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沉溺於川谷者爲其立無正地衲子學道抑亦如之

示徒云凡說法須從胸中流出先有眼目而後發之宗旨則縱奪自如不落常套若就事說理承言接語一有留滯雖甚工巧終屬死格

示侍者云衲子懷佛祖志處末世未遇知音而獨往獨來胸中一段不可對人說并無人知之苦心釀成孤憤無倫骨氣令人想見俯仰叢林以名世自居始得稱行脚見臨官來然後或隱或顯更須知時識變逆順同根惡善共域逆境所倚反而爲順順境所伏還慮成逆惡境所現或能爲吉善境所降恐回成凶逆順善惡難以類推

見不善而修德則惡反爲祥見善而不修德即善還成惡故境風警衲僧市刑警俗子境風不能勝智眼則惡反成善市刑不能勝道德則逆轉爲順故所謂有逆必懼懼必生敬敬則有順順必有喜喜必生驕驕則有逆是以祖師榮至不生喜愈敬慎以檢誡其身辱來不爲慽愈修謹以爲務唯論道論禪用意用句若斷若續似顯似微古人作用宗旨直須透頂透底不可輕易放過思之思之

示形山寶上座云全提格外獨步機先諸佛慧命相繼聯連形山寶子重加意焉所以云三方鼎峙九有未艾聖賢拯救之秋衲子樹功之會我今付汝正法眼藏汝其光大囑囑

題墨竹示楊超祖云米公石陶君菊周子愛蓮何似竹披仙曾有言無此令人俗心空節勁質直如玉

示徒云衲子行脚毋友不如已者雪峰得巖頭始於鼇山成道黃龍不遇雲峰那能復見石霜是以浮山遠天衣懷同叅葉縣敦篤爲法其誓信以固惜夫近世伐木有鳥鳴微刺谷風有棄余薄恷而論者諄諄疾浅薄寧懷攜貳惡俗黨寧絕交遊不見瑯琊覺芭蕉泉慎人交已審已交人出世則無暴集客處靜則無邪僻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知其所以終如死心新靈源清友道交信善則久要不忘惡則忠告善誨否則止而無自辱如道吾智雲巖晟不爲可棄行不息人遺

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如保福展明招讒非禪不言非法不親交遊以戒會友以道噫嘻邇來剝薄者博而濫斷交者真而孤與其不獲已而矯世寧將從夫孤何也朝涉溪猶淺暮涉溪忽深水猶如此變安可測人心

示天鏡前上座云慧命相繼始於正悟而終於宗旨繁文不與焉後賢雖有根本而不加之明眼則必惑毋謂拈頌易學旨脉難識世皆知浸水及物則生其所不及則死不知日月之所照功莫大焉禪流受法蔭甚遠不識其由來可乎吾徒識之

示徒云心如虛空界示等虛空法法無差等願有大小器有寬隘量有巨細任有輕重所取未可舛乖萬碩巨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纖鐘豈可容於濵流十抱良木不可蓋以茆茨榛棘蒺藜豈可負於宮殿小非大所任大非小所載重非輕所制輕非重所用以大任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必有輕溢之危以重處輕必然傷折以輕載重必致壓覆鵾鵬一振橫厲寥廓背負青天足蹴浮雲有六翮之奇資也海驥神駿騰飛萬里絕塵掣電有迅雷奮發之力耳今以燕雀慕冲天速疾犬羊學追日飛步知其必不能及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何也蓋神龍能變化故能乘雲驅霧佛祖能利生故能承道立法雲霧雖容蟻蚓不能昇法道雖同無眼不能行智小不可以謀大願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處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顧小而承大

謂之濫願大而任小謂之降而其失也寧降毋濫是以佛祖量才而授承量承而授法則師無虛授徒無虛承故無危累之憂衲僧爲法智眼可不慎諸

示宗漢朱護法云曹溪水向西流一片月生海幾多人上樓火可冷氷可熱艷紫烏能混朱色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已而已多少人摸索不得

示松雲明上座云四時常青歲寒不改豈非松乎萬化千變出沒太虛豈非雲乎此乃上古風韻也子其有可尚矣履立標格應如松之堅剛濟物利生須似雲之布澤以布澤之雲培堅剛之松則其賓主互換當何如也以布澤之利生用履立之標格則其奪境奪人轟雷掣電宜何如哉夫松者以慧命爲根以道眼爲株以綱宗爲枝以向上爲葉雲者以因時爲權以妙密爲實以收放爲照以變化爲用豈世間所謂松之爲松雲之爲雲也歟明上座思之勗之

示徒云日月至明而浮雲蔽河水至清而沙土穢性源至靜而嗜慾害故先佛不貴顯達比丘而貴知愧僧也若由富貴與禪者貧賤時吾恐其惑亂若由貧賤與禪者富貴時吾恐其驕邪唯有謹慎比丘富貴而眼不明則慚愧貧賤而眼不明則慚愧在得師友之功吾信斯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是故衲僧擇友而交譬舟車然相濟而行已先則援彼先則推行則爲友負無席則寢其趾若富貴

而迷不如貧賤而悟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故古德爲法忘軀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王也

示徒云世事熟者不逆人情人情通而不通正法外矣正法通而不通道眼亂矣道眼通而不通料揀雜矣佛法明眼爲貴眼明旨的而道方顯續佛慧命宗乘之所以建法者三一曰眼二曰戒三曰志眼以爲本戒以行諸志以成諸衲僧必不得已守一於茲眼以爲主衲僧所以擇法者有四誠其心正其智實其德定其旨心誠則諸佛應之況諸衆生智正則人天順之況於萬物德實則功立旨定則不亂古德所謂禪者徹悟今人所謂禪者邪解先德有言適東而西轅錯矣

示豁庵文上座云但凡説法於時套最近口耳最熟者須極力出脫莫學邪禪爭習死句須知宗旨語脈自性生機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者當深知之若習古人陳語以此相尚便爲俗禪然而亦有離而上者不可知也蓋佛法正脈不盡絶於天地間也無一切趣下之理

示徒云禪以靜興以雜衰法以正安以邪亂古今常論世所共知然而衰禪亂法繼踵不絶者豈是時無明眼尊宿耶誠苦法道不行耳十步之間有茂草城市山林有宗匠曹溪有二桂汾陽有六人今以宗門盛行衲子繁庶叢林豐隆知識紛紜而師無智眼徒無正悟非世之無賢皆因接之乖實志道者少興逐俗者多儔朋黨用私

背實趨華印證者不辨賢幹不審材行虛造聲譽妄生毛羽濫於許可止取熱鬧覽察其狀則德倖大衲詳覈厥能則鮮及中根而乃虛張高譽彊蔽瑕疵以相光耀嗟乎佛祖慧命至此窮極師家之唱若聲學

者之和如響長短大小清濁邪正皆從師眼故先祖接人以短取長慎於料揀令使授受必覈以實若其眼邪勿强衣飾出處語默須辨根器則雲門趙州德山臨濟何慮不企踵而致耶

卷九　二十七

示徒云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置諸今日所棄後或所取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在乎明眼若欲眼明在乎力參世皆知以衣愈寒莫知以勤愈賤故先宗大德立志于勤苦以見自性末劫衲僧倘能砥礪其材自誠其明覩俗生慚徹證本源覲始終諸端覽無外諸境逍遥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表卓然獨立超然絶俗追踪上古友賢前哲籌策邪正以識禍福窮搜本末設義立度死有遺法生有芳名

此皆衲子之所當行然而莫肯爲者淪漫懈墮縱情故也蓋勤者立身之大本也儀狀齊等而眼明者勝質性同倫而勤苦者成是故砥礪琢磨可以利金勤苦參究可以厲心大凡衲僧欲深察法旨以垂芳名未有不從參究克苦而成者如水積成川蛟龍生土積成山豫樟長勤積成功榮達至千金珍裘非一狐而成臺廟諸椽非一木而支歷劫心垢非一日而能淨盡是以先祖勤苦參究其行可法其立可法其坐

可法其顏貌辭氣可法者此也

示德文殊云道行惟讓臨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讓則無諍三者備然後可以說法衲僧盡悲願行道德而不化者緣時未至也衆生莫不欲安佛祖順而安之莫不欲善佛祖教而善之篤以大義固其心導以清淨和其氣宣佛弘恩大其化施仁行惠莫用威刑視佛與羣生如觀己體則衆生愛之如父母出世爲人豈細事哉德子勉之

示徒云上古師僧行脚時品高韻逸氣靜神閑而意致幽深語味不盡故稱僧中絕倫季世堪嗟學游談而稱悟道及乎付法住持施施佛祖容貌匄匄市井汙行多方營求盛利盛利至則隨積敗德惉尤者何也不能知恥知過而附集者不正恣情縱慾則翼佐者邪羣故法道存亡於是乎在諦審先宗哲匠高蹈獨往以法自任身寄五濁波流心越三界之表道全于內遺物于外豈與俗輩競門庭而飾佞世媚容耶如上林喋喋嗇梟春蜩夏蠅聒耳德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資羞魔外黨隊見稱波旬迦葉苦行謂爲法王則衲僧不在於聲色也今叢林稜稜知識茀茀誰念祖宗正法傷哉人入豺狼伍方思獅子智明處於不德惡族始信高操不渝咦法道凌遲須當竹柏其行雖歲寒而無改哉然卓拔確爾不移莫逢轉以循俗莫易志以趨流然而任法道者不能免羣惡不生憎不能使魔外不侵害故苦且難而多貧

順世情者樂且易而皆富是以俗流莫不委此而就彼秉操孤立者志定計決勸沮不能回知足知止憂患不能入困頓而彌堅窮獨而不悔嗚呼處此末運可謂長吟甚於痛哭

示明宇王護法法名超麟人間麟兒出天上見文星正當與麼時菜園墻倒晴須築莫待廬穿漏始醒南兮北兮三拎五停進前兩步轉脚千扃呵呵揚眉鷂子過照顧自家珍

示雲子驟維那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天王峰上祖峰高放下身心三四五

示雪安映上座月映千江持竿獨釣烟波靜晚風初定一隻船兒正撑出溪灣細閱楊岐景閑雪徑雙峰庭前與子安心竟

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卷中

音釋

癩落蓋切音賴 擗匹亦切 崟魚音切音吟 荼同都切 鼕徒紅切音同鼓聲 梏古祿切音谷 爬蒲巴切音杷 瑩縈定切 鮫居肴切 刈倪製切音藝割也 詆典禮切音邸訶也 薨呼宏切音轟薨薨蟲飛聲 馮蒲平切音平 瀹弋灼切音樂 嘷胡刀切 嗌伊昔切音抑哽咽也 嗄所嫁切沙去聲 瞚輸慎切音舜 抉居月切 瓀而宜切輭平聲 珉彌鄰切音民石之美者 骫骳上烏賄切音委下部北切皮上聲骫骳屈曲也 舐上紙切時上聲以舌取食物也 蹠之石切音職 騕伊鳥切音杳 蠋神六切音孰 鳨林直切音力鳥似鳧而小 喋徒協切甜入聲

明道正覺森禪師語錄卷下　幾十

嗣法門人超德等編

機緣

僧問如何是鳥道玄路師云白雲飛起紅葉落進云文武兼濟人來時如何施設師云不許飲酒食肉進云邪法難扶時如何師云豈有此理進云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早晚也進云何以爲之大機師云米進云何以爲之大用師云時進云異類中如何行得師云斗有大小秤有輕重進云疑情未息時如何師云魚勞尾赤人勞頭白

同叅問首座親見老人是否師云是叅云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扣氷人少崇福人多

僧入室請師決疑師云鬼谷老爺不在家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歸去門前自打毛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普請擔泥僧云因甚學人不會師云有直歲在僧云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依教奉行

僧云牛頭横說竪說不知有關棙子如何是關棙子師云止僧擬議師云去

僧問如何是妙唱不干舌師云罕遇知音

僧云如何是死蛇驚出草師云照顧性命

僧云如何是鐵鋸舞三臺師云呆鴨聞雷

僧云如何是解針枯骨吟師云切忌𢗅語

僧問終日紛紛擾擾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天晴快走僧擬進語師云換手搥胸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門前石馬脚撩天

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云引我笑

僧問一等是水因甚海鹹河淡師云莫失溺

僧請益云不假半寸繩如何出得深井人師云賴遇天溪進云大似失便宜師云看你顛倒進云乞師方便師云大聖緊那羅王菩薩

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日長夜短

僧問佛心無處不慈悲觀音大士因甚不去高麗國師云謝汝饅頭湯餅

遊山歸問僧塗毒鼓聞者皆喪因甚擊者不死僧下語不契師示偈云山上鵶夷又買舟清風明月幾時休欲知進退存亡事只問歸來鄭化州

僧問昔日趙州勘破臺山婆子畢竟在甚麼處師云天開河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齋堂東邊進云乞師慈悲直說師云趙州兩隻眼婆子一條舌五臺山上去舊路嶺莫歇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臨濟來也僧擬議師便喝僧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擲住云道道僧茫然師遂托開僧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掌云非驢所堪僧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不知痛癢漢僧喝師云再喝看僧又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云五里亭十里舖僧云因甚學人不會師云驢前馬後

僧問如何是雲門顧鑑咦師展手云那僧擬議師云了僧再問師云去

僧問劈面來時如何師隨聲便掌

僧問如何是大雄山底佛法師云白額當

途坐僧云還有方便也無師云闍黎莫夜行

僧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云南人瘦北人肥

僧問諸佛出身處且置如何是和尚安身立命處師云你却跳得好僧喝師云爲什麼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因甚不點路燈師云一任瞎闖

僧問入門便喝便打意作麼生師云祖師在你背後

僧問不慕千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你五戒也不持僧云古人到者裏爲甚不肯住師劃一畫僧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金鎖斷後時作麼生師云腦門着地

僧問堆堆坐禪圖箇什麼師掩鼻云出去僧茫然師云走來僧近前師云三黃丸好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接續師云日東上月西下僧云與麼則人人有分也師云知章騎馬似乘船

同參問如何是首座家風師云沒籬沒壁參云忽遇賊來時作麼生師云憑你摸索

僧問畢竟如何是佛師云撞不破便燒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鋪堂不細行

僧問箭鋒相拄時如何師云過者邊立僧喝師便笑僧擬議師云大好箭鋒相拄

僧問作麼生轉得自已歸山河大地去師云昨夜好秋雨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獃子獃子進云不落古今句作麼生道師云官久必

富進云七佛未出世時向甚處行履師云疑人莫用

僧入室請益心經云揭諦揭諦意旨如何師云孔子產山東文才今古通大夫天下有白屋出三公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自衛返魯

僧問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爲什麼方丈後泥洮不盡師云鬼喫饅饅頭

僧問旣是報恩人因甚不識金車山師云看你打之遶僧喝師云有甚了期僧擬議師云還怪得我麼便打

僧問山河大地還有過也無師云缺嘴打羅

僧問乍起乍滅時如何師云不是鬼燈便是螢火

僧問如何是觀音三昧師云夜來孩子哭

僧云如何是文殊三昧師云日裏踢繡毬

僧云如何是普賢三昧師云包公廟裡失毡包

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云誰與麼道僧擬議師喝出

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飯裏沙多

僧云謝師指示師云莫亂嚼

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什麼處師云大衆笑你

師問僧仙鄉那裏僧答合浦縣師云明珠拈出看僧無對師云想是新戒

師問座主金剛且止喚什麼作經主擬議師便笑主問如何是經師召云法師主應

諾師云好個座主主指茶鍾云者裏有趙州也無師云匙挑不上

師問一切葛藤敲門瓦子如今門開也瓦子在什麼處僧茫然師云可惜七間僧堂

僧問一字不着畫是什麼字師云鼻大心無毒

僧問未生之前即不問如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云飯飽弄筋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要扃那邊去僧無語師云急歸堂

僧問如何是有柱杖子與柱杖子師云伶俐好僧云如何是無柱杖子奪柱杖子師云懵懂漢

僧問目前蕩盡時如何師云更夢見什麼

僧作禮師問汝名什麼僧云南山師云南山起雲爲甚北山下雨僧無對師云春無

三日晴

僧問百尺竿頭進步時如何師云三月三

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起席不謝坐僧云從今得箇安樂地師云義塚淚痕多

師問僧抑而爲之可謂貴人多忘擬向那邊施設僧無對師問傍僧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你道作麼生僧擬作禮師便打

師遊牛首時路逢一道者者彈指一下問云是何宗旨師云老鼠喫鹽者云如何是藏鋒句子師云東西南北者云如何是事藏鋒師云隔岸辭人多者云如何是理藏鋒師云滿江野鴨子者云如何是事理俱藏鋒師云水裏船船裏水者云如何是事理俱不藏鋒師云上底上下底下者便作禮

僧問萬法歸一即不問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昨日典座來今朝柴頭去
僧問髑髏粉碎時如何師云僧排夏臘俗列者年
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云打鼓轉船頭
僧問王索仙陀婆意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真僧云古人點鐵成金乞師直捷指示師云准北鼓
師問打稻僧禾熟不臨場且置作麼生耕人田不種僧無對師云賀家湖上天華寺僧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是什麼動師云禪和走入漆桶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茆溪號做慈翁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大好從頭起僧云體露金風又作麼生師云歌於斯哭於斯僧喝師云汝命何短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否師云雙陸盤開大喝彩進云如何是至道師云不差不差進云學人今日得遇和尚師云禪客昨晚在那裏歇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古家橋下進云為什麼佛法不現前師云臨平腐乾入室僧問臨濟的的意作麼生師云官打現在進云學人不識宗旨時如何師云我是天溪主人進云道眼如何得明師云禮防君子進云乞師方便師云你問什麼僧罔然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大笑云金風落落洗芳菲瘦盡千峰鳫始飛南海一波

長不定西山半面莫疑非

僧問燕子善談實相如何是　相師云韓獹韓獹

僧問撩起便行時如何師云泥作頭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橋流紅樹僧云如何是物不遷師云葉泛霜波

僧問禪客相逢祗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何是此心師云闍黎鼻頭黑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好日多同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再過一家

僧問作麽生是禪師云日裏不點燈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初七清明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念二穀雨

僧問上木下鐵意旨如何師云逢凶化言

僧擬議師大笑僧再問師云近日工夫太殺閒

師問僧無根樹子作麽生種僧無對師云巡山稍暇

僧請益舉玄沙問光侍者打鐵船也未光無對請師代師云今日好風問進門一句作麽生道師云猢猻騎鱉背問既是大雄山因甚麽又道雲覆庵師云你是瓶窰來的僧云是師云扣氷去

黴天連雨師落堂云大衆因甚麽迷癡許久不睛衆無對師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上雪公蚪地下走蟛蜞呵呵好塲熱亂以柱杖畫云渭衆茫然師喝云聾牛瞎驢一齊打散

解制師問僧云秋風清秋月明百城烟水任君行只有一事撞見勝熱婆羅門時莫

道在者裏起程何故呪彭良久云你道老
祖意在甚麼處
師問僧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
什麼事呵呵不到死牛邊不欠死牛錢我
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火燒烏龜
進云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受戒也未
僧云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鬬打相爭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東廊西廊
僧云爲甚十劫坐道場師云看你顛僧云
作麼生佛法不現前師笑云酒鬼子僧云
何故不得成佛道師咄云癡蟲
師問柴頭無根樹子斫斷也未頭無對次
早云昨夜看無根樹子聞鑼聲忽然斷云
師指花云因甚麼喚作海棠頭擬議師便
掌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
你尋衣單麼進云學人請問佛法師云天
旱棉花少
僧呈懷州牛食禾頌師笑云蠻婆吟醋嘴
三尺村老聞酸面百摺引得乞兒聳膊寒
儼然一幅吳生筆
師遊五臺宿顯通寺寺前見一貧婆頭纏
紅布鬓插山花鵰翎身披雜色襖子左足
花履右脚黃鞋目光射人手提竹籃籃中
諸物俱有口嚼石子師問婆在此何爲婆
云乞我一文師云年多少婆云六十四師
云有家主公麼婆云徧地都是師大笑婆
眄目視師師便打婆便喝師又打婆擕籃
作舞而去師遊中臺回婆仍在路嚼石子

見師便笑曰稱南無佛南無佛師問婆生緣何處婆云太原師云幾時到者裏婆云今日六月二十七師云識得你也婆合掌云大通佛大通佛便作禮提籃而去師云幾不問過

僧問東隣田舍翁八字不着丿畢竟如何說師云你肚裏有無數草稿曰免教名字落人齒甘作村中百拙僧師云看你翻來覆去好難過

僧問世界與麼濶因甚麼鐘聲披七條師曰張黑手煮牛腿曰法海無邊舌頭有限如何到得底師曰赭山人罵天熱

送亡僧歸僧問亡僧遷化向什處去師召曰闍黎僧應諾師曰那裡來僧茫然師曰再打鼓

僧問有時拈在千峰頂劃斷秋雲不放高和尚肯放學人一線道也未師曰包袱如何者樣濕曰未歸客思故鄉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師曰一角水淋淋的

游蕪湖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指漁舟僧茫然師便掌良久云會麼江水生江月起青簾白舫江風駛江頭老翁披短簑獨泛江心美魚美大張一網羅羣魚羣魚勇出江心裏勇者傷於鈎貪者傷於餌起者如浮瓜落者如沉李入者困而怒出者躍而喜大者三尺五尺長小者七寸八寸止老翁一縱仍一擒網大魚多莫能紀須臾捲盡千頃雪勢及馮夷也披靡禪和子本來面目在那裡

僧問不是見聞生滅法葉落歸根露遠山

時如何師曰一五一十曰不脱麻衣拳作
枕幾生夢在緑蘿庵師曰山下人盡知你
做事
僧問和尚還肯接下下機否師曰木蘭色
茄花色曰徧天徧地刀鎗甚處迴避好師
曰上包也得散賣也得
客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東司街西
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高聲叫看曰拈
一放一未爲好手如何是好手師曰孫行
者
僧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碓搗東西曰
古人云不可更向道是鹽意在於何師曰
這私販
僧問是即龍女成佛不是即善星生陷去
此之外乞師指示師曰曾與柴頭有甚寃

曰無目不盡着爲何又道夜又屈膝眼睛
黒師曰濕草鞋莫放蒲團上曰八花毬子
裏不用繡紅旗師曰巡照說你粗糙
僧問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只道
得一半如何是十足句子師曰六月裏還
蓋綿被那曰也只理長即就師曰原來打
擺子
僧問此事楞嚴常露布而今忘却來時路
乞師指示師云肉麻進云鍾馗醉裏唱揚
州大家拍手上高樓師云難消菩薩
僧問無著菩薩發一念心清淨爲何不見
真文殊師云再去單下摸一陣看進云惺
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師云只恐是
破瓶破缸進云障蔽魔王一千年覓金剛
齊菩薩起處不得未審在何處住師云徐

今早曾進廚房麼
僧問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甚麼
意旨師云莫怕進云可是紅爐爆出鐵烏
龜麼師云牛屎進云大風吹落楞伽山時
如何師云捧起看

垂問

師垂問云祖師西來籬邊山菜帶泥挑溢
味新鮮好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侍者
答云甘草甜黃連苦師云向去莫言今日
事觀音自在放毫光誰不忍者說答深山
藏猛虎師云風燈動夜幃大棒打老鼠爲
什麼窓敲碎玉聲偏細答明月堂前風冷
淡師云太平時節桑麻話不用兵符佩絳
紗錯過也答雲從龍風從虎師云蛟翻波
作雪鼉吼氣蒸雲金色頭陀供麥飯還知
否答曲不藏直師云畢陵伽呵叱河神梅
花倒影插人頭是否答樓閣裏善財師云
一鈎新月魚吞影雙峰雲外暝是何病答
碧波生水面師云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
城布袋和尚何故如今笑不止答辰屬龍
卯屬兎師云東西南北水灑不着潑墨飛
毫莫浪題你能搆得麼答雨過看長虹師
云禪和子親舍每疑雲外近長安翻覺日
邊遙叱侍者答不昇師遂遣出
師垂問云三世諸佛因甚不知有僧答不
昇師曰記得江西鐵樹官廣曰記得師曰
蠻奴白牯却知有僧茫然師曰大好河南
歸德府僧求開示師曰清晨寺裏鐘黃昏
祭鬼鼓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師垂問云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因甚又道

不是苦心人不知

師問僧云我也不識好惡帶累你不是好人黃河三千年幾度清僧答不㪅師云金堤溫伯雪

師落堂垂問云放之事分收之理至如何是無賓主句又問還知雨雪霏霏雀勞利麼咦五代長連城又作麼生會

書問

復友人參禪學佛祖不必言妙在學佛祖而宛然佛祖尤妙在不獨禪宛然佛祖而德品亦宛然佛祖蓋禪從德品中光揚惟德品去佛祖不遠故所謂禪與佛祖相近若學佛祖不知德品為何如動以狂放字句求佛祖胡可得耶比來老師大衲所謂欲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麟鳳擬麈

戊十 十四

鷄珠玉較礫石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故凡操千曲而後知聲觀萬尤而後識器知音同道歡然共懌流鄭眩人無或失聽聊舒鄙悃謹復

復形山寶西堂老僧受用唯山林耳草衣木食安步勝車無過為貴不復知有人間欲樂此老僧習氣也吾徒謂其得計否乎來書云佛法通即世法通老僧謂之不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何也其重若彼其輕若此老僧嘗笑幻影浮沉真同蕉鹿人生結果不異網蛛千里之駿未遑大馳然龍媒蹀躞人自垂青亦不必向飛嘶也山中疎篁萬

幾十 十五

竿峰頂奇松舒翠怪石舞躍龍淵無底宗頭尊宿古錄舉目師友不離此標此趣恐亦造化所慳吾徒不見衡山四絶天獨斬其餘予千萬為道自重臨紙遠念不次

復戴岵瞻護法公坐視綱頹如此不一挽之可乎夫護法有以名節相砥礪者有以佛法相切磋者有以見地相許與者至於披瀝襟期陶寫性靈膠漆自投芝蘭契合則始於見地之許與而切磋佛法砥礪名節實該之焉並非有光風霽月之卓識青天白日之眼目則握手秦越可槩以語之耶願大作家如黃山谷始不負先師之囑託也

答禪者衲僧願力立綱宗擇法眼一切是非毀譽得失因乎道不因乎情庶幾所樹

當下解脫不則感感然是昧子闖寶藏顧安能識吾寶也世間衆生遇弱則欺同境則爭此六道因果也至如聲聞緣覺辟支十地雖能說法如雲如雨而不能續佛慧命者由有執心故惟佛與祖神化如龍隱顯莫測方能普利羣迷龍雖處于涔蹄局中未嘗不沂鱗濯羽能大能小龍之為龍一神至此況佛祖乎古人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易者無所往也在于善藏其用如來說法應無所住惟貴靜默夫翠不藏毛

魚不隱鱗尚能殺身況衲僧乎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者導也有導則滯滯則碍故衲僧有以道招謗者德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衲僧有以德招謗者才者財也如

人有財盜欲刦之故衲僧有以才招謗者節者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衲僧有以高節招謗者世間禍患莫大于私已顯現而據執于局執之爲執其伏甚細其禍甚大古來宗匠能脫于世者方能說法利生情執不盡而欲利生者譬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執見不脫禍身壞法且莫自保況能利益人天乎自利利他者如同舟遇風衆人同心何地不可行何亂不可涉哉古德悟道者得心空非空境界也空執心也執心在則見空境亦礙何也有可得而見也執心盡則居惡境亦空何也無可得而見也是故佛祖出世覩不得踈不得譽不得毁不得尚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世利物微矣微矣呵

呵清溪一棹柴床一覺這滋味誰知道天公自古無分曉倒做癡聾偏是好世上誰人忙得了數日猛熱殆不堪幸病朽稍閒適在荒瓏避暑來僧迫書草草以復隣庵相見均此道意

答禪友接來翰知寶剎錢米山積院事川湧然而折腰趨豪門低眉見護法拱手道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高聲泥沙在衣風塵撲面衲僧之志亦盡矣臨風念友中心若結先德云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媿汗下如雨豈可爲一身法門同受汚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呵呵釣竿頭上容漁隱少風波處便安身還笑那着甚羊裘嚴子陵老祖峰

頭雪霽清境但有荒崖怪石修竹古木日毀苦茗睡起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真趣與棒喝談禪未見議優劣也臨楮馳切不盡

復居士書行森和南聞風日久恨愚衲多病多故不得面晤請教承翰勤懇甚慰懷仰接示此公纂刻拈頌捧讀增歎然拈古者辯眼目頌古者顯法道拈而不正則眼亂于實頌而不切則道失其真道之失由于順情而害法眼之亂在乎棄目而信耳耳目雖異宗旨顯明顯明而拈妄不可以稱拈宗旨而頌迂未得以言頌頌迂拈妄則佛法亂矣是以先祖玄要真旨不可雜以邪解料揀語脉不可欺以虛文賓主識分不可罔以混統故眼正以擇法則真假易辯明眼以驗人則邪正難瞞若名實顛倒便可歎惜先宗大匠廓徹亮於聞前智鑒出於意表不被世情眩惑不以名色易眼不没纖芥之善不掩螢蠋之光呵呵黃河古道金堤阜青草新陂水拍天社燕城烏渾不解飛鳴只在土塘邊茲因浙僧遊山故輒附奉答草率不盡

讚偈

世尊出山相

頭髮鬆鼻突兀膝拄腮皮裹骨見之曰佛咄咄

水月觀音大士

一蒲青草上四面白雲飛盡日無言說巖花落滿衣野店風濤驚泊岸西峰月上善財歸

窑變觀音像讚

滿頭滿面落索離離披披衣着猛火堆裏出手出脚你捧的豈不是如意寶輪歷多少人看破銅鑼石角合掌云也怪他不得

布袋和尚讚

頭大頭無角肚大肚無囊盡道是奉化縣老官不知說得着不着放下布袋等個人手裏把柄破木杓嗯

達磨祖師贊

怒目咬齒何苦如此而今用師不着有理也是無理西天東土一般各各自有所以祖師祖師請起請起

千歲寶掌和尚像讚 老祖常住請題

懷悲願露古額孤節直過萬重關竿頭風月灘灘別足底烟霞處處閒稱幽興惟此山鶯回龍夢出潺湲奇石蟠松無限意雙峰絕頂許誰攀

自讚 梅源德首座請

者漢毫無長處惟聞先聖遺言如飲甘露曰不强無違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此五者終身行之或云既傳臨濟正宗因甚不行棒行喝烹佛煉祖作此三家村裡老儒語耶慈翁曰是是問取懿山德子

又 超同請

踏碎暮雲披破衲衝開朝露握茶條鐵投古寺暮歇崩窑雷雷無剩跡如何有影留休休且與丹青共唱酬

雁宕山過夏示徒

踏破草鞋坐消白日北海天麻南台烏藥

嚼得破者急須吐却吞不下者翻成毒藥

示溟源禪人

水至柔而能攻堅故一其内美哉渢渢乎經始綿綿滂沱淮海子宜自勉

示明鏡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六祖好語話幾人不錯會

天目秋夜禮祖塔

凉月侵衣紅葉鮮杖藜幾度塔松前寒鴉數點棲枯杪一陣西風霜滿天

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是處江湖有釣簑相逢猶更問如何橫吹黄鶴樓前笛直是廬山採菊歌

頌汾陽十智同真示僧

當軒竹珮因風響遶徑梧陰帶月奢曾識

桃源仙子面豈緣流水見胡麻

宿黄梅小石口五祖送六祖灘

夕陽樓外淡烟籠野渡舟橫草接空望斷嶺南人不見九江月冷水溶溶

宿四祖塔前

破額山窓紙泣風烏啼月下遶青桐夜寒古殿鷄鳴蚤曳杖仍登最上峰

宿黄梅東禪寺

樸面蓬塵擬蔽天東禪槽廠若爲傳應庵華祖三生室耕者南田又北田

秋日掃龍池傳祖塔

塔上雙虹適偶期焚香誰識獨悲思池當夕照半添色句與秋山兩鬬奇龍出無心三汲浪鶴鳴有意九皐岐若非吾祖何來此雨細風斜歸去遲

禮磬山師翁塔宿海會寺

遊罷荊溪過上方笑看歸鳥磨斜陽千盤石徑雲承屐一室松風月滿床旣破浮生塵外夢寧航長夜定中香分明塔下鐘清韵多少時人歎渺茫

佛事

天目掃高祖塔

綠犀海外分離坎金毛崖畔甲丁庚三四四三三四四四三三四四三三西方庵上鐵蛇鑽入金剛眼東塢峯下巖前石虎抱兒眠恭惟老祖珍重萬福行森到此瞻之仰之萬年松拂日百怪石騰溪不一而一不二而二

掃笑巖祖塔

師拈香云孤逈逈露堂堂紅柿落雪梅香一洲魚齒市千樹木奴荒多少人到者裏錯過祖師何以故終日河隍談法要無人塔影又斜陽便作禮

爲澹齋禪者起龕

恁麼恁麼時至花先覺不恁麼不恁麼陰晴鳥自知澹齋上座金車山上梅浮白幽溪响雪待君歸

爲聞聞聽禪人火

潮聲隱隱自歸宗別壑沉沉起暮風望裏青眼濶孤飛天外鴻聽上座行矣霜花白重來枸杞紅

掃虎邱隆祖塔

師拈香云寧從落落勿碌碌始信睡虎藏深谷試劍池邊花自開點頭石上雲圍簇息當六月風方勁名在千秋日正昱一瓣

心香告祖前數聲長歎離山麓

雜著

自箴

詩云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事以寇成語以泄敗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惡稱人之惡者阮嗣宗口不論人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吉人之辭寡言以簡爲貴言簡而意盡者至言也少言氣完而夢寐亦安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少皐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爲之窮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已能喪厥功齊桓公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人有滿於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人好直言必及於禍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剛腸疾惡不避嫌疑謂之大失狂於能直者所發多敝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往哲提命猶在一堂不次書之以清座右

嗟乎金人三緘實惟我師

示病人多逐苦境

莫莫病是衆生之良藥我在俗時一病幾死正迷悶中忽聞鼓吹始知病源不從他有遂决志出家云鼓角分明破夢針驀然割斷愛情心死去活來真好笑石頭土塊盡知音語諸人識病因大家割捨夢中身咄咄不作維摩詰文殊何處尋

山中四儀

山中行春鳥逢人自喚名芝蘭滿谷藏深
草無限禪和努眼睛
山中住結夏安居雲水聚施主雖然佪也
無竹石松風時共過
山中坐燕去雁來歷亂過梧桐葉落一天
秋雙峰月上僧功課
山中卧被絮前冬脚踢破夜寒無數箇翻
身牀頭老鼠如旋磨

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卷下

音釋

黴謨杯切音枚 膊伯各切音博 馗渠爲切音逵 彞與彝同
麏規雲切音均鹿屬 蹀徒協切音疊 踥七接切音妾 涔鋤林切音岑
颿符咸切音凡颿颿中帆之聲 緘古咸切音蒹

塔銘

天地有不可磨滅之道古今有不可磨滅之人道與人合然後能使天地不變古今不變而人愈不可磨滅也從來道法不一聞道法者不一未有含光明心地能別求本來面目者則凡千支百派不至於涓滴歸海而不已吾圓照慈翁和尚其比滇之歸墟也哉師諱行森號茆溪生博羅黎氏器宇神奇性情天放甫壯聞鐘有省輒師歸宗無何依雪嶠信公窮極隱秘公示寂始㕘大覺大覺一見奇之旋命分座師接機如鵬劈海鶻摩霄活啄生吞命根立斷叢林咸以茆鐵棒稱之戊子冬受諸護法請手闢龍溪直如達磨蘆渡大破洪荒爲千古兒孫開正法眼藏豈徒效面壁故態已哉師後遊五臺上山遇一貧婆口嚼石子望師稱大通佛師與語似識似禪亦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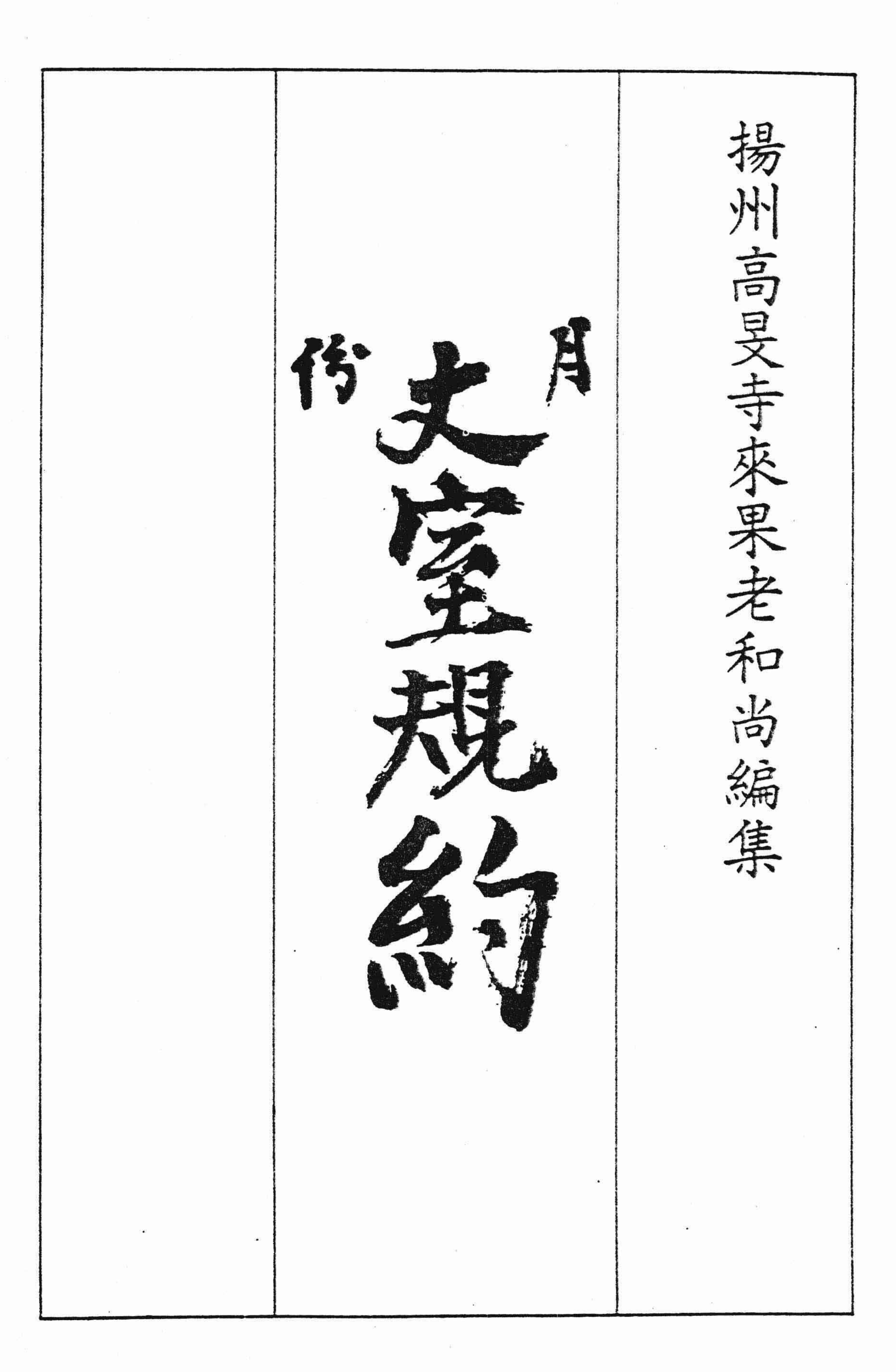
事也師歸龍溪
上親書勅賜圓照禪寺
命杭織造同所司易龍溪額師既歸
上猶降御書等嗚呼
世祖於師始終恩遇夫亦金身兆夢亘古以
來之僅見者師後浮沉人間何翅朱門蓬
戶軒冕泥塗正如化世界爲沙盆納須彌
於芥子山海珍奇人天色相都擲最上層
非非想天而師之心地本自光明如日月
如星辰歷歷可數非有一形定在者師之
錫飛不一地如老祖盟官諸處要皆化城
息影最後主大雄閱春丁巳攜寶子輩漫
遊吳山指華嚴曰此中修篁奇品可以卧
數江颿吾將老於畫圖中乎優游至六月
二十四驀曰早晚吾行矣諸子請留曰三
日可及期集諸子曰慈翁老六十四年倔
強遭瘟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
惱今朝収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國
裏見
天子萬善殿中說禪道呵呵總是一場好笑
諸子數問後事師不答但大書龕封云茆
溪老茆溪老到這裡還有什麼不了咄封
却遂擲筆含笑而化時異香遠徹緇素競
奔七日揜龕餘香猶烈諸子侍龕至庚申
佛成道之後三日塔於圓照之右脇焉師
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有六九坐道場
有語錄若干卷嗣法自懿山德形山寶谿
庵文子公然苐山彥天鏡前雪安映松雲
明霞川英五山乾秋濤光環山珍雨山恩
天麟瑞隆道祖石幢際洪惠貴卓羣玉曉

山會山堂闢半山吉字庵文續那藏雲嶠宏外其隨機客印名跡莫稽姑置以俟再攷云適吾里文殊懿山德公繼席圓照走人抱狀請銘余門外人也豈能悉師高深不過摘德公行狀大槩如此此亦見天地有不可磨滅之人生不遂生生不徒生生不多生生而必頂天立地超古絕今以闡揚道法然則慈翁和尚比濱之歸墟也哉

銘曰

橫拿老棒　打開天地　百代之師
睛點活龍　龍飛在天　赫赫丹墀
喝正宗風　擒來佛祖　立地成之
毫光燭宇　霜氣摩霄　在此須眉
金精玉彩　磷磨百折　亘古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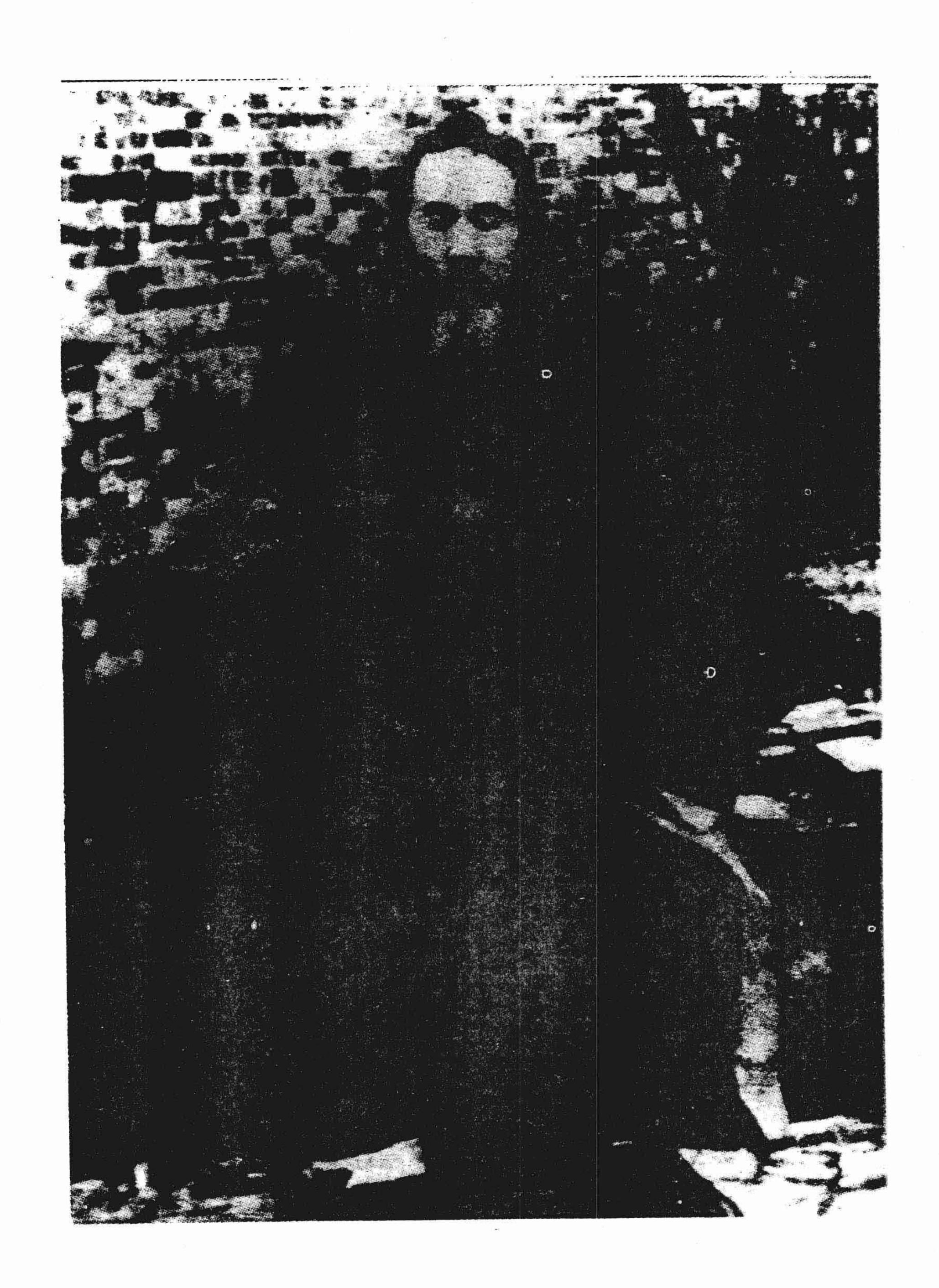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四川道監察御史楚桃源羅人琮拜撰



揚州高旻寺來果老和尚編集

月 丈室規約 仿

來果老和尚七十歲法相



來公老和尚像贊

以相見相　衆生一樣　見相非相　佛祖惆悵
離相見相　多一層障　無相不相　乃名實相
祖德巍巍　祖貌堂堂　踞法王座　號獅子王
婆心苦口　慈悲無上　爲萬世師　何盡讚揚

門人德林拜題

序

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僧團聚衆而居，體制自茲而始。然以門庭各異，施設不同，佛寺各家規約，實未盡能一致。吾祖來公老和尚，住持高旻卅餘年，眉毛拖地，深慮法門秋晚，惟恐後之來哲，行止無依，特寫四寮規約：客堂規約，庫房規約，禪堂規約，丈室規約，洋洋數十萬言，永鎮山門，行爲軌範，並製版流通，以響諸方所需。後經十年浩劫，其留落在大陸者，悉皆蕩然無存矣！幸有三寮規約，流傳海外，爲台灣佛教界復印問世，惟有丈室規約，人盡知有，未見其書。余曩歲隨侍來祖多年，凡祖述諸書，大都經手謄錄，知丈室規約之存在。 禪宗道場，高旻寺之規約，最爲詳盡。高旻寺自一九八三年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恢復重建，因藉台灣出版三寮規約，賴以有章可循，其中丈室規約，苦經多方尋覓，今亦珍重歸來，撫物興歎，竟成海内孤本，至此高旻規約，獲臻全璧。茲承香港素聞仁者，以高度護法護教之熱情，集資付印流通，實爲法門一大幸事！蓋以規約二字，該括深廣，世出世法，皆不能離規矩一步，豈獨高旻然耶！且高旻規約，寫在當時，用在當時，因時制宜。擬之今日，其中或取或捨，或褒或貶，一任仁者自鑒了耳！

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

江蘇省揚州市高旻禪寺住持德林謹識其首

後記

清規之始，淵源可上溯中唐百丈懷海禪師，時移世異，沿革日多，宋元以來，歷有增修。去古益遠，事則轉繁，故後世叢林多另訂有詳細規約別行，要之仍不失爲禪門創立之僧制，舉凡禪宗叢林組織規程及清衆日用行事章則，鉅細靡遺，燦然大備。近世禪林之有規約者，惟鎮江金山、常州天寧、揚州高旻三家而已，其中以來果老和尚手集高旻寺四寮規約較晚出，約定稿于民國二十七年間，實集禪制之大成，譽爲宗門模範律典也。

曩歲金山規約及高旻前三寮規約均付梓行，天寧規約及高旻丈室規約則迄今未見。今春余參學江上，留心查訪，浩劫之後，仍完整獲得天寧規約二本及高旻丈室規約一本，請回香江，詳閱一週，法喜充滿，嘆未曾有。尤以高旻丈室規約最爲珍貴，逐日記錄言行事則，若缺此書，實無法貫串禪堂、客堂、庫房前三寮之操作。文革期間，此書流落在外，疑已散佚，因緣際會，近年蒙高旻德林大和尚尋回，珍藏寺內，從不輕易示人。余今春于高旻丈室得睹此丈室規約，紙册班黃，手澤猶鮮，望書興嘆，遂懇請德公和尚付印流通，以防再度失落，德公慨然允應，並囑善爲辦理。回港後，商諸同道，意將此書與前三寮合併付梓，幸蒙鼎力支持，或損資、或承印，或助製版，或代流通，令此盛舉尅期成功。梓行之日，謹以此書紀念吾祖來果老和尚示寂三十八週年，並祈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祖道重興，宗風大扇。

香江遊子素聞謹識

辛未年古十月十七日

丈室規約目錄

元旦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儀、

夜巡提早一点半鐘打四板、文室小价預備元寶洗臉水、和尚將出臥室門、小价即磕頭恭喜和尚、隨送元寶水與和尚、和尚即犒錢、每人一千文、用紅紙包好、小寮又送元寶湯、亦磕頭恭喜和尚、和尚即犒錢每人一千文、和尚洗臉穿袍子、候禪堂報鐘一响、即小圓搭衣、隨身帶洋數元、出禮四聖、先至內韋馱殿拈香三拜、禱祝云、求韋馱菩薩慈悲、如是三請三稱、後云、常住遠離水火盜賊兵災官訟、一切橫事惡皆消滅、常住興盛、海衆安和、保佑弟子孝順衆生父母、恭敬畜命、諸佛堅持禁戒、永斷嗔心、無諸病苦、六根具足、此數句、凡當住持勿論年月、每日禮四聖時、皆發此願、與常住利自己、無過此也、禮過韋馱、次拜伽藍

大寮、後至客堂、禮祖、知客請和尚進內客堂、當講過年好話、隨犒照客每人一二元、即出至外客堂、坐候上殿、至十方普皆回向、普字出口、即三拜起具、回至影堂、候大衆到、即主中問訊、拈香共九拜、即回法堂、更祖衣、拄大珠、執如意、候迎請出丈室、至中問訊上座、維那舉爐香乍熱、香讚畢、即呼展具、尚云、不展具、又呼頂禮、和尚尚云、不為禮、燒香拈香三瓣、展大具三拜、畢和尚起身拈香云、此一瓣香、香飄劫外、爐設寰中、供養國府主席文武仕宦、伏願擁護正法、保障僧倫、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無聲無色、有木有烟、供養合郡長官檀那護法、伏願尊佛敬法、崇教重僧、三拈香云、此一瓣香、紅爐煉出、信手拈來、供養高旻堂上過去諸祖老和尚、既現前兩序首領合院大衆、伏願道德崇隆、常住興盛、飲衣就座云云、說法畢、將下座、維那呼展具、和尚

云、不展具、又云、禮謝和尚、尚云、不為禮、維那云、同寮師打二磬、送和尚回文室、尚云、不銷送、師付們迎喜神去罷、二价在和尚前打二燈籠、二侍者在和尚後、一侍者執香、一侍者持具、將至天王殿外、即放炮竹、香案歸庫房擺好、和尚拜過喜神、回大殿主中站、候大衆一齊進殿、聽僧值云、齊、維那即呼展具、那云、大衆師向佛拜年、頂禮三拜、一大磬連三下、二磬拜下、一二磬起三拜畢、維那呼對面展具、呼畢、和尚云、某甲代班首師付首領師付書記師付諸位師付拜年、普禮三拜畢、維那云、同寮師打二磬、送和尚回文室、尚云、不銷送、師付們不要行私禮、和尚回臥室、大衆回堂、外寮回寮養息、

又初一早殿、先唱寶鼎、次念楞嚴咒、與平時同、繞釋迦佛、歸位、維佛號、觀十者、念氏爾鑒圓四句、三皈依、祝韋馱、後大殿禮祖、初

二初三皆同、唯初一早下殿、佛前大燭留一對不息、前留二對小燭不息、預備迎喜神回大殿拜佛年用、早打叫香、和尚過堂回文室、派价點滿堂燈燭、候大衆拜過年、後各養息、

初一早叫香打過、行堂挑元子到齋堂、侯開梆、即添元子、念供養咒、後改用三德六味、若飯食時共八句、與午殿同、發洋糖、齋堂九斤、庫房六斤、散外寮、上客堂、老堂各有公事、無暇過堂之行單、

又初一早齋堂回堂、庫房副寺領小工小价到文室排班、拜和尚年、尚親犒銅元每人一千文、畢、副寺招呼排班、禮謝和尚三拜、再到禪堂內韋馱殿庫房客堂拜年、回寮休養、

又初一日上過香供、如近三叉河揚子橋有地方機關、可派人持名片往各機關拜年、

初一晚二板與初二晚二板普佛下殿吃麵、麵中放香芃二斤、金針三斤、炸豆付句豆腐隨放、小蘇油四斤、豆油六斤、小菜百頁水芹菜或十香菜亦可、

禪堂早粥回堂、即打三搥大椎子放養息、不許有一人在堂中拖拉、當值送過香、司水挑水回、用手巾盖好、當值聽打過叫香、即打一搥椎子閉靜、維那打三搥叫香下单、維那云先小圓後洗臉、回堂穿袍子、候開梆搭衣、揚板過堂、與三十日午同、過堂回稍坐、候大小寮房已過、維那招呼挂二板上普供、與三十日同、各處上供畢、稍坐、至二點鐘時、香燈司水在堂中上供畢、挑麵筋箕子到大寮煮好、挑回煨好、聽維那招呼揚點心板後、内外諸師進堂吃麵筋箕子、

和尚上供畢、稍坐、帶一侍者到各職事寮拜年、儀式與送押歲同、侍者到職事門外、先彈指、内應、侍者即云、和尚親到、某某師付這裡拜年、彼此一客氣就走、各處拜年畢、看鐘到二點一刻時、即招呼侍者生爐、搭衣、先拈韋馱殿香、次拈伽藍殿香、大寮香、到祖堂再看鐘、隨令侍者請維那師付打報鐘、上晚殿、與三十晚殿同、下殿禮祖影堂、和尚九拜、均與三十同、下殿回堂、聽打叫香、開梆過午堂、念供養咒、與平時同、大眾回堂、止靜放養息、外寮亦休息、唯庫房管小工、副寺照應小工捍麵、晚二板普佛殿、念藥師灌頂真言四十九遍、繞念藥師佛、拜延生願、下殿回堂、聽開過梆、各人穿袍子過堂吃麵、開梆與蘇油敵梆同、喫麵回堂、稍早開大靜、

正月初二日、

早殿與影堂拈香、皆同前、

初二日、僧值派照客到湶堂招呼圓頭燒湶塘、預為初三洗湶、早粥吃小包子、每人五个、齋堂內盤一盤菜稀飯、一盤菜包子、念供養咒與平時早粥同、喫畢、僧值至中站定、和尚表堂云、今天乃彌勒菩薩出世良辰、又是師付們淘汰工夫的時候、如真有工夫的人、步步踏着念佛是誰、心心照顧念佛是誰、若是沒有工夫的人、自然東張西望的、可惜一冬白過、表畢回堂、稍刻由維那招呼挂二板、打三板、止靜、隨開靜、後內外人搭衣持具總維那云、請班首領清眾次第出堂、一位跟一位、途中不得東望西張、掉頭換腦、不得交頭接耳、不得唧咕講話、不得嘻笑放逸、不得爭前脫後、班首領大眾到各處參觀、後歸大殿、維那打大磬三下、首領同禮佛三拜、此時內外清眾發心燒香、燃燈、發願各立兩行、至點心、各回、用麵筋箕子、畢、再去行、至打普飯依一同打飯依後、禮祖影堂、回堂、班首內外首領及兩寮首領、同到大廳、先喫包子、風糖糕、春捲、隨算丈室一年大賬、眾首領各小淨回大廳、盤膝靜坐、不得小聲講話、不得私溜他處、不得一二人圍在算賬棹邊私看、此乃不依常住規矩、不慎自己人格、大賬算畢、將總出入數目報告一遍、令眾首領得知、算畢、各人又小淨、回大廳稍坐、小价收拾棹櫈、開齋、此齋乃六大四齋、每棹用爆鍋、每席約六七人、唯中棹八人、乃團年齋、團團圓圓的、此時有各庄頭來寺拜年、令到大廳拜和尚年、及當家班首眾首領年、遠路每人開銷二百文、近處壹百文、其餘佃戶男女老少不准到寺、亦無喜封、即令佃人回去、小廚預備四樣六碟菜、人多在外庫房喫、人少在小廚房喫、路遠來的庄頭須備床鋪被条、歸庫房副寺照應、此日不上供、不上晚殿、打普飯、依禮祖影

堂、和尚九拜、大衆回堂、止靜放養息、到晚二板開靜、洗臉上晉
佛殿、念八十八佛、繞藥師佛、拜延生願三皈、依下殿回堂、聽開
梆齋堂吃麵、回堂稍坐、開大靜、

正月初三日、

早粥打叫香時、維那招呼東西單前老住的師付各六人、收拾禪
堂暨獻殿供具、掉撢打洒乾淨、寸然不留不現過年痕跡、各物
送歸原處、收畢過二堂、大衆回堂、維那急催披衣脱袍子、趕快
先嚼楊枝、後小圊、候人數齊、班首維那催香、與大進堂、同香板
聲如放炮竹樣、唯宜多宜响、不宜查起香必大小徒捶清徹、不
得稍有拖拉、堂中監香、維那打下位叫香、與加香同、午殿回堂、
班首維那聽開過浴、梆三下、可到浴堂洗浴、閑梆與初八二十
三同、監浴與平時同、浴堂圊頭不泡茶不打手巾、無喜封、與平
時同、先聽開梆上四聖供、普供牌位、包好收存大殿文室、隨派
四五小价收拾各處嚴莊、一齊收清、放歸原處、不得任何人私
留供花或銅件、查出與者取者、作偷取論罪、

初三日先開午梆、上四聖供、大衆至大殿、供畢分兩班、西一班到
祖堂內暨獻殿、東一班到大寮伽藍殿、上畢兩班齊回堂、候過
堂、

又外寮匠人小工一齊開工、一天做到晚、無暫歇、無匠人開工封
子、

如各佃戶初二不來寺拜年、至初三或初四五來寺拜年者、亦優
待各佃共事、總以好言相答、閉不可恃強依勢、主賓和悦事之
易成、否則反生反响、於事無濟、然成患感、後患難堪、收租人慎
之、

正月初四日、

和尚恐出行拜年、乃私出、不喚客堂、不送不接、不驚動各人、或初
三出門不定、

晚殿副寺派小工小价捶元子、約糯米八斗、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財神日、齋堂不掛牌、

初二三四五日、恐有皈依三寶之人來寺拜年者、客堂必以尊客
禮招待、萬不能勿客、當知皈依之人、是高旻寺真護法、

晚課下殿後、文室將各處看守各處之客堂知客庫房副寺名單
閑好、着价送閱、便知明日有守門之事、

每逢祖師及過去老和尚生辰與忌辰、上祖堂供時、先唱心然五
分後唱淨花婳香讚、每逢上四聖供或祖堂供及菩薩供、外寮
諸師與上客堂一齊要到、唯祖堂每逢朔望上供時、先唱香雲
蓋、後唱拈花偈言、

上各處供之供菜與鐺鉿、歸各香燈、取來送去、不得悞事、又上佛
菩薩供、燒佛座、祖師前燒雲鶴、各神聖前燒龍車鳳輦、各亡鬼
孤魂及普同塔燒往生咒、或解冤咒、在湯藥寮預先發來、平時
供菜五菜一飯、用三號紅花盤裝、廚司必燒熟、油鹽調味、與人
食同、

正月初五日、

早粥吃菜元子、供養咒不念、粥有十利改念三德六味、回堂、維那
隨派一位神氣壯年人看守大小止靜門、因今天乃財神日、鄉
村大男小女都來寺參觀、人山人海、必盡力照應、唯或下雨、恐
無多人遊玩、再大殿前派一副寺照察、天王殿大山門派一副
寺照察、園田派二副寺照察、大廳小廚房派四小价照察、小廳

禪堂衆間派二小价照察、對大廳之五間房鍘鋪好、碾房小工寮鎖好、伽藍殿披台門鎖好、大寮往裙欄門鎖好、唯大殿大廳不鎖、上晚殿照常、

初五日乃財神日、早板香開靜、報六人上供、請當家拈香、唱財神讚云、財神五路、擁護高旻、化緣人在外、進寺施者喜助勤、信仰真誠、財帛滙飛騰、南無五路財神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但上供時、先唱爐香乍熱畢、接舉南無五路財神菩薩三稱、後念大悲咒變食真言、後唱財神讚畢、大衆三拜回堂、六人上供畢回堂、同大衆過堂、

如到諸山各老和尚及方丈和尚處拜年、時彼方丈即招呼、班首客堂庫房衣湯寮各寮全堂首領職事、分班來文室、或老和尚處、特向我拜年、後銷侍吃過飯、必向各處回拜、又若彼到我寺來、或拜年、或有事來寺者、亦同彼客氣、即招呼四寮拜彼、彼此客氣禮節往來、後住持者留心、

正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今晚起七、至二十一日解七、此二七中、規模儀式、概與冬七同、唯無各大小點心包子、外寮諸師上殿過堂、必回回要到、萬不能避懶偷安藉事不到、查出重罰、火燭門戶格外要緊、因春天遊玩人多、警策回堂、

午飯後大衆上廣單換衣服、隨代出西丹墀水缸內、聽招呼洗衣服

午板香靜中、聽開頭梆、維那下位、執香板繞佛龕後、往西單前、開香板點彼膝頭一下、受點者隨即下位、取洗臉手巾、輕輕出外去、候頭班回三五位、維那復如前、在東單前悅衆前、直至後點畢、維那私出堂、查看一番、即回堂靜坐、頭班洗澡、當值與監值

挑茶壺担子出放大寮、即到浴堂洗澡、畢挑茶壺回堂、堂中看香到即開靜、不等洗澡人回齊、又不聽開二梆、開靜總之香到即開靜、吃茶畢、維那表警策堂、講打七之話、如意寮病人、催令銷假堂表過、令大衆放養息香、監值還就去冬原人、護七亦原人、聽打叫香開靜、洗臉過點心、堂此起七、繼去冬之七連打、無告生死假、不同起七法語及解七法語、二七打過、考工一次、至起七時、晚課下殿、大衆將衣鉢具包好、放廣單架上、止靜放養息至晚二板、僕人盃茶進堂、散盃子、茶壺後行、吃茶畢、監香不行禮出位、早香板行香畢、出外打叫香、後做此解七時、衣鉢不准撤、晚不銷生死假、

凡打七中、客堂庫房衣湯寮職事、不得派人到禪堂門外彈指、或靜中開門、查出立即指罰、唯和尚在堂、如有重要關係事、侍寮人可到禪堂門外彈指四下、內知是和尚事、衆無動念、

正月初八日、

早板香開靜、無麻花無茶水、午板香開靜、無餅子茶、四支香開靜、無蘇餅茶水點心、後坐靜香一支、約坐一點鐘開靜、不上晚殿、坐晚課香、養息香開靜、在禪堂吃乾飯、四支香開靜、吃清茶、六支香不開梆開靜、在禪堂吃麻油飯、八支香開靜、無青菓參茶、次早吃醬生薑開水、不上早殿、坐早課香、唯外寮上早晚殿、

正月初九日、

如外寮監香未進堂者、文室派侍者查催、除正式公事外、其餘皆要進堂坐香監香、

點心粥後、文室派侍者到小廚房報、知明天午飯辦班首開示齋、

正月初十日、

和尚早板香坐過、即到大廳等候堂中請開示的班首師付維那
師付、陪同喫齋、但聽打叫香、即派湯藥師一人穿袍子、到禪
堂東大止靜門面向西、見班首出堂、合掌云、奉和尚命請堂裡
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廳喫齋、請畢、或過堂或回湯藥寮、
午後四支香開靜、打站板、班首齊出禪堂、謀維那表堂云、今天是
請開示日期、點心回堂、欲到和尚處、或那位班首處、門兩邊對
面站好、先到先請、後到後請、請畢回堂、外寮閒班首及都監監
院處、不到、該職不講、禪堂開示不請、開示畢、請禪堂每日輪流
講開示的班首、其餘維那一概不請、

正月十一日、

和尚預做十五日早陞座法語、即早粥回堂、派衣鉢師穿袍子、招
呼到文室、囑請那位班首于十四日晚課下殿、或秉拂、或小叅、

正月十三日、

早粥後、堂中打七、齋堂和尚不表、堂十四日僧值亦不表、堂內外
進堂坐早板香、
庫房招呼做豆腐人做茶乾、約壹百三十塊、十五晚普茶用、
請班首首領行单時間規則、
滿期七月初八晚課下殿、方丈請者方丈退、客堂請者客堂退、禪
堂請者禪堂退、唯有受執後、依古規告香名發願、發過願的人、
到七月期頭不退執、不圓執、不請執、內有身恙、或有此執彼能
者、聽和尚掉動、各執不得向文室強退、皆依告香發願之年、代
為期頭、不滿年限者、概不准退、除滿期七月請執一次、其餘正
月或三四月、概不添執、遇有他事變故、或身亡者、悉聽常住添
請、行单亦同、唯七期內請班首各執事者、不掛牌、不辦齋、不巡

寮、不看单、不送位、一請就當差、無他儀式、又禪堂請師過、請執
後、概不得討外寮、外寮亦不能進禪堂、實無力住、拚命挨到次
年七月期頭、方可內外掉動、各自留心記好、

正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午梆各人洗澡、僧值監浴、晚殿行籤、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
喫過點心、粥後、僧值招呼鐘頭到湯藥寮、發椅披、椅幃、及秉拂牌
或小叅牌、又到庫房發四兩燭一對、供花一對、又派照客到湯藥
寮、發蓋盌茶盃一套、桂元三箇、紅棗三箇、紅祖衣、大掛珠、拄杖、
如秉拂取拂子、到客堂放好、用過、各人在各處取来還歸送各
處、
晚課下殿、或秉拂、或小叅、外寮禮祖、維那要上晚殿、

又庫房管小工副寺派十二箇小工捏元子、約糯米八斗、青菜六
十斤、十五日早喫鹹菜元子、
七期內禪堂不掛免禮牌、及陞座法語牌、湯藥師留心、七期內不
剃頭、
各寮到庫房發草紙三十張、洋火一盒、二板香一包、照牌發給、不
得多要、不得少把、

正月十五日、

僧值早殿行籤、
早粥打叫香時、齋堂不掛上供牌、早粥後、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
五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燈到小厨房取供菜、照客到禪堂向
維那合掌云、報悅衆二人上供、不聽開梆、
和尚陞座儀式及每年四次大巡寮法則、

早殿維那上殿、和尚繞佛、歸位、回法堂、外寮大衆下殿、禮祖、變班到法堂、僧值看內外及上客堂諸師到法堂、云齊、維那即呼、同寮師打二磬、迎請和尚、僧值同二悅衆到卧室門外、僧值主中立、二悅衆站兩傍、同僧值向和尚前打問訊、二磬、四樣僧值前行、二悅衆變班行、和尚後行、至法座、主中問訊、打四下二磬、和尚上法位、維那學爐香乍熱讚畢、呼展具、和尚回不展具、那又呼頂禮、和尚、尚云、不為禮、燒香師出位拈香、問訊、悅衆打一下二磬、燒香主中問訊、又一下二磬、向上主中問訊、又一下二磬、拈香三瓣畢、問訊、一下二磬、向下主中問訊、一下二磬、看開大具、具連放下、二磬、連煞煞頭、一陣、燒香將合掌拜、一下二磬、拜下、起身一下二磬、二拜、又一下二磬拜下、起身一下二磬、三拜、一下二磬拜下、起身一下二磬、起具、摺好、問訊、煞二陣二磬、燒香轉身歸位、問訊、煞三陣二磬、又單二下、連二下一押、和尚說法畢、將下座、維那云、展具、尚云、不展具、和尚將到蒲團、那云、禮謝和尚、尚云、不為禮、師付們一齊向上展具、候具好、尚云、某某禮謝 班首師付首領師付書記師付諸位師付普禮三拜、悅衆聽和尚云普禮三拜、在拜字上三下二磬、三拜共八下二磬、起具、和尚將問訊、維那云、同寮師打二磬、送和尚回文室、尚云、不銷送、悅衆在送字上打四下 二磬、或云、師付們巡寮去罷、如有巡寮事、在罷字上悅衆打四下 二磬、尚即回卧室、維那或正悅衆二磬、走前、行至湯藥寮、先打二磬 一下、又一押、呼解制巡寮、問訊、訊字上一二磬、衣鉢師湯藥師侍者師、師字上一二磬、到庫房、又打二磬一下一押、下倣此、云都監師監院師副寺師庫頭師、到大寮云、飯頭師菜頭師茶頭師水頭師大大師、到齋堂呼、盌頭師

筷頭師行堂師、又到雲水堂、呼寮元師香燈師雲水諸師、又到大殿前呼、殿主師香燈師鐘頭師鼓頭師大小門頭師、又到客堂呼、僧值師知客師書記師照客師夜巡師各寮香燈師、又到禪堂丹墀繞圈子呼、首座師西堂師後堂師堂主師維那師藏主師知藏師茶頭師悅衆師祖侍師燒香師記錄師侍者師香燈司水師、巡寮畢、一齊進堂叅堂、外寮諸師回寮休息、聽打吽香開梆過早堂、巡寮後、首領不謝法、東單不上方丈、唯端陽中秋年節賀節後、要到大廳圍禮、過早堂喫茶元子、

正月十六日、

此日不請首領、不送閑寮、不討單、不進堂、不告長假、不告暫假、無出堂期、無進堂期、正在春七期間、毫無外事、無更動事、無退換事、內外一心、打七用工、

正月十七日、

文室派侍者招呼小廚房預備六碗六碟齋一棹、明日午梆、大廳請班首開示齋、

正月十八日、

午梆閙過、湯藥師穿袍子、到禪堂東大正靜門外、合掌請堂內班首維那到大廳喫齋、請畢、湯藥師過午堂、或回湯藥寮、

午後四支香打拈板、班首齋出禪堂、讓維那表大衆師請開示堂、

正月二十日、

當值湯藥師、每日早粥後、定要看祖師忌辰牌一次、到點心後、再看一次、如有那位老和尚忌辰、即到文室向和尚說明、明天是紹珠明祖忌辰、請和尚拈香、如和尚不在家、可向侍者或小价說明某某老和尚忌辰或聖誕、萬不悞事、

正月二十一日、

今日是紹琮明祖忌辰、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棹、早四板、湯藥師聽禪堂末煞報鐘以前、即將香爐生好、堂中當值侍者聽維那候報鐘一响、即招呼侍者到湯藥寮傳爐、如和尚上殿、侍者將爐傳到內韋馱殿、候和尚到、如和尚不上殿、歸湯藥師預請前一位班首拈香、侍者一到湯藥寮、先問是誰拈香、若是班首拈香、即將爐傳到祖堂、或拈香處、午開梆上供、早板香開靜、湯藥師即到丈室、請問和尚拈香否、尚不拈香、即候四支香開靜、到禪堂門外彈指三下、請前一位班首拈香、傳爐侍者隨出、到湯藥寮傳爐、上供畢、送爐歸湯藥寮、即過午堂出食、大眾上供聽唱後、讚飯頭打叫香、齋到齋堂過堂、

早粥後、早板香挂二板、不傳解六牌、靜中開示警策話及解七話、開靜後、不設座、無和尚解七法語、一放腿子、維那即招呼、外寮師付請回堂、內師付小圓回堂、把各人衣鉢鞋襪取下、一齊到西丹墀洗腳、候過午堂、晚課下殿、不銷生死假、

開過午梆、下位不打叫香、監香不夯香板、悅眾將監香香板送侍維那寮、午殿回堂經行、不喊起字句、後二板站班盤腿坐、止靜後不鋪棕薦、無早課香、無晚課香、無晚六支香、行夏天規矩、

冬夏七期中、禪堂齋堂任何牌不能挂、

正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二七打過、師付們身心更加純淨、務要將七期中一番苦心、外寮一番苦行、繼續精進、不容有一點懈怠、現在雖是夏天、高旻本無冬夏、用工的人一到夏天更加努力、古德云、三冬不如一夏、天氣又長、白天又多、昏沉是少的、煩惱是

輕的、或動或靜、修福修慧、盡世界叢林都比不上高旻、這一個清淨道場、必須立志要堅、發心要大、以高旻為生處、以高旻為死處、生死不離高旻、方不負十年八載的苦心、堂內外首領執事加倍的要慈悲、師付們稍有一點放逸、立即就要檢點的、言畢云、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明日是德慈演祖忌辰、早殿和尚不拈香吧、尚云不拈香、湯藥師隨即到前班首寮請拈香、

正月二十三日、

德慈演祖忌辰、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取臘餘、禪堂午二板後、打柚解大眾、一齊上廣單、取小褂褲放位後、出外小圓午飯回堂、內外首領飯開浴梆洗澡、午板香放四六支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堂師靜中隨帶衣服出外、到澡堂換、午梆開靜、內外大眾齋到祖堂上供、不回堂、聽唱後、讚飯頭打叫香、齋到齋堂過堂、

早粥後、僧值表堂云、班首師付慈悲、諸位師付寬坐一刻、晚學有幾句閑話打師付們閑叉、所講的話皆是大殿齋堂犯的規矩、又閑寮出山門、到園田打支扎、各種犯規矩的事、講畢云二聲、

午板香靜中、堂師出堂洗澡、僧值監浴、

正月二十四日、

附立七期食物事則、

每七頭一天喫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第二天喫杏仁四斤、洋糖四斤、第三天喫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第四天喫參湯一斤、參與參鬚各半斤、洋糖四斤、第五天喫杏仁湯四斤、洋糖四斤、如遇有七天七皆、杏仁湯改到第六天喫、七期內不喫藥粥、不喫

蘇花蘇餅糖餅炒米、不吃包子專門用工不打閑、又常住又少勞動、行單又少辛苦各人又少瞭、情清苦之道極矣、

和尚每逢佛誕過年結解各制陞座後執事不謝法規則、

陞座說法事關最大、末世行人道力最微、在外登高山上峻嶺尚不足以為勞、在寺扒樓梯上坡台、竟吼氣而嫌苦、實身力之單薄、擲道心之消弱、那能達到為法妄軀置身不顧、故今後每有陞座以後、住持下座、禮謝各首領、普禮三拜、各人回堂休養、不再來法座謝法、東單人頭天不禮法座、陞座後不來方丈、如遇端陽節中秋節過年節、在早粥回堂、內外首領齊到丈室排班賀節一拜、眾首領可到大廳圓禮、免到各寮互相答拜、年節三十晚初一早粥後、二次賀節、儀式皆同前、

正月二十五日、

高旻古規四時坐香二巡上殿、二次過堂、二回用飧、每日九事規則、

早四板起、大殿鐘鼓畢、堂中揚板、大眾一齊上殿、至下殿回堂、打三下問訊二磬、一搥小橅子、此名一巡上殿、早粥打過吋香開梆後齋到齋堂、過堂東供齋集回堂、此名頭一次過堂、回堂行香四寸、至打抽解、為早一支香、又從三板一鐘上靜、後坐香六寸半、至二磬開靜、為早二支香、又打二搥大橅子起香、行三寸香、到打抽解、為早三支香、又打三下大橅子止靜、坐四寸香開梆後打一下大橅子開靜、為早四支香、此名第一時行坐共四支香、至上午九点、鐘齋到齋堂、東洪過堂齋集回堂、此名第二次過堂午飯回堂、禪堂一板一鐘二下橅子起香、行五寸香、到打抽解、為午後一支香、又三板一鐘止靜、坐七寸香、二磬開靜、為午後二支香、與過小靜茶後、打二下大橅子起香、行四寸香、到打抽解、為午後三支香、又打三下大橅子止靜、坐六寸香、打一下大橅子開靜、為午後第四支香、又打二下大橅子起香、行二寸香、到打抽解、為午後五支香、又打三下大橅子止靜、坐三寸香、開梆後打一下大橅子開靜、為午後六支香、此名第二時行坐共六支香、揚板後、到齋堂過點心、堂此名第一回用飧、回堂就位靜坐、約六寸香、打一下大橅子開靜、此名第三時靜坐一支香、又名一支法身香、候三下報鐘打過、大眾一齊下位出堂小靜、架房衣袍、抽堂外東西搭好、事畢趕快回堂、聽梵夜巡板打起身二磬、一齊依次上殿、至下殿回堂、挂一板一鐘一下大橅子、此名二巡上殿、即時打三下大橅子止靜、令大眾熟睡用工約一支大板香、即打一下大橅子開靜、行三寸香、到打抽

解、為晚一支香、又三板一鐘上靜、坐八寸香、打一下二磬開靜、為晚二支香、開靜喫放參、此名第二回用飧、喫畢打二下大橅子起香、行五寸香、到打抽解、為晚三支香、又打三下大橅子止靜、坐六寸香、打一下大橅子開靜、為晚四支香、從朝至暮、四時靜香、共十五支、早從早三點、鐘起、至晚十一點、鐘止、滄桑能變此課不改、此是平時靜香也、再九月十五日加香、時在晚四支香後、加時行坐兩支、共五寸香、次早早四板然過報鐘、大眾坐香一支、兼有巡香三次、又十月十五日起七時、早殿不上、名早課行坐二支香、加早四支香、午後六支香、點心後法身香一支、晚殿不上、名晚課行坐兩支香、晚四支香後加行香一支、與午飯後行香同、加坐香一支、與午板香同、又加行香一支、與早粥後行香同、加坐香一支、與早板香同、又加行坐共兩支香、與加香後

六支香同早課香至午梆、共六支、午後至開點心梆六支、共十
二支、由點心香到開大靜七支、共十九支、由開大靜後至放養
息六支香、共二十五支、解七後與加香同、

正月二十七日、

內外諸師書信往返、必由住持檢閱、方許送交、規則、
坐斷十方、不通九聖、稍涉世諦、即落人間、高旻居眾早絕攀緣、已
離塵網、莫負學道、孤請叢席、為道之堅、斷緣之切、世甚希有、既
住禪林、不得想有師恩未報者、有事未圓畢者、有人事未酬者、
有囑寄什物者、不一而足、當知現住地方、可以暫止音信、否則
再細思之、至而殷哭、不下違告也、睡不着、非寫信不可、緩至明
日尚囑不能、不是找筆墨、就是借信紙、偷寫信而未成、過職事

而查見、信紙藏袖、兩眼冷翻、縱然遞出、望眼欲穿、回信一天不來、
身心一天煩燥、十天不來、十天焦急、根基淺者、即被搖動、迷身故
籍、依舊葫蘆、根稍深者、等信不來、暫能放下、誰料去信來信、先
受住持檢查、出信者、不與道違、可許傳遞、來信者有妨、收信人
之行止、及關常住之事、宜直取沒收、如有諸師所寄來去賬錢
衣物等件、不但錢物不看、信件隨即交彼、囑彼來信閱過、信即
交還丈室、急令回信、免彼懸念、送信地址、不論內外僧俗、工匠
人等、如有信送出、即先送衣缽寮、由丈室飭信人持來、住持親
閱、方可限日准送、凡有不祥之信、悉歸丈室收存、或沒收、又首
領各執事、不能攔途中、勸令小价交信、或私取看、凡有信萬不
能私送揚子橋三叉河六漫或瓜洲、皆犯常住大規矩、如查出
一次、立即遷單、俗則開除、又有囑來信不寄高旻、囑寄揚州或

俗人家者、不問賬錢信件、查出一律沒收、要知常住設有信箱、
與揚州郵局內、因揚子橋、寄款太多、故不與各小鎮往來也、
後之來者、大為慎重、

正月二十八日、

月小、和尚表堂云、諸佛菩薩、皆從行門而入、亦從行門而出、行菩
行的人、乃是佛菩薩出身事業、亦是諸佛菩薩苗裔、不過做事
的人、先要明因果、識真偽、別賢愚、去懶墮、結道緣、和大眾、悅同
寮、能如此行去、何大法不明、何宏福不修、何生死不了、何道業
不成、各人上殿過堂、必加勤勞、莫怕辛苦、怕辛苦皆是習氣毛
病、務要滌除乾淨、要緊、云門尸大燭、各自留心、

正月二十九日、

月大、和尚今日表堂、　各個應繳春修錢、

禪堂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廣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丹墀水缸
內、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正月三十日、

凡僧值表堂、皆在和尚表堂之次日、如月大、僧值今日表堂云、
皆照住持大意、及六七天所看犯規矩的事、所聽各人充殼子
打支扎話、在這裡表堂的時候、都要講出來、以防後犯云云、講
畢云、二磬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禪堂放長香
一天、止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到浴塘洗浴、點心後
湯藥師到丈室報知、明日朔旦良辰、是日湯藥捧免禮牌、往內
韋馱殿、次早課下殿、湯藥收牌、此日庫房不發各寮香洋火草
紙、

每逢三十日算賬規約、
午飯後、丈室招呼衣鉢師穿袍子、請禪堂班首維那客堂知客僧
值庫房都監監院副寺、請洗過澡即到大廳算賬、請過衣鉢即
將筆硯、四寸寬一尺長白紙条一張連同衣鉢寮謄清大賬及
算盤、一齊取擺大廳圍棹上、各寮来人多少不拘、庫房賬房管
賬副寺、將各工匠油鹽流水各賬連算盤、一齊捧到大廳、共同
清算、算賬派小价打茶水倒茶、大廳外門關好、算畢各執排班
問訊回寮、唯衣鉢只站無坐位、切切、
修大殿山向、
癸山丁向兼丑未庚子庚午
中國二十年古曆十二月十八日卯時破土、
修造天中寶塔擇吉開工於後、

一擇六月初一日祀神破土條、
辛未年 乙未月 辛未日 乙未時、
一擇六月初六日卯時豎柱搭架條、
辛未年 乙未月 丙子日 辛卯時、
此條太陽星值日水星值時卯未半局用為結影之吉、
一擇於八月二十四日未時安寶塔脚、備龍口之吉、
辛未年 丁酉月 癸巳日 己未時、
此條金水星雙旺之期、用以奠基、欲其速成、東避大患、是以卜
為上吉之課、
熊梧亭謹選、
二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職、
早粥打叫香照客挂上供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取供菜五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
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早四支
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回堂聽打
叫香過堂、
又點心後、湯約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土地菩薩生日、今點
心叫香、客堂不挂牌、
二月初二日、
是日土地菩薩生辰、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
早板香開靜、客堂派照客到禪堂彈指報人上供、討悅衆二人清
衆四人、先到客堂邊棹坐好、候各事辦好、聽招呼到土地祠鐺
鉿、供菜香燭歸土地祠香燈拿、無香燈歸照客辦、湯約師先請
都監或監院 拈香、到時僧值領六人来祠上供、先唱爐香乍爇、
香讚、畢、舉南無當方土地福德尊神三稱、畢、舉心經變食真言、
後舉伽藍讚、三拜回堂、供菜鐺鉿各物歸取来人送去、六人回
堂同大衆過堂、
點心後、湯約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文昌帝君生日、今點心
叫香不挂牌、
二月初三日、
文昌帝君生日、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
早板香開靜、照客報人 上供、與前土地祠同、回堂同大衆過堂、
二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平時所見所聞之一切內外規矩、有違犯的、

有不精嚴的、此時記取、表出畧云、上殿的人切要誠懇、篤實不
是往那裡一站、就是上殿的、身體皆接上搖下動、不但無功、反
為有過、縱有出坡等事、全是替自己忙的、不吃苦不能培福、當
知福是苦的、罪是樂的、近時人每每怕喫苦、所以就轉在苦窠
窠裡、四生六道、無出了期、望大衆拚命吃苦不辭勞苦、方不負
来高旻一回、亦不負為人一回、云云、門户火燭、各自留心、

二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梆靜、中堂師洗澡監浴、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禪堂午二板後、打抽解、大衆
一齊上廣單、取小褂褲、放位後、出外小圊、午板香、發放四六支
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堂師輪中進、帶衣服到澡塘、挨後皆同、

二月十三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現正春天、飢寒交逼之處甚多、各人寮房出
入、務宜留心門户、撿點什物、如有坡事時、必策發苦行、若人能
在坡場中、記得一句念佛是誰的人、此人有超劫成佛之功了、
何故、等閑人向不肯出力、不知出力為誰、在這動中能有靜中
工夫、在今冬開悟就不遠了、豈不成佛在近嗎、云云、門户火燭、
各人留心、
禪堂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廣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丹墀水缸
內、午板香放四六支香、止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二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對和尚班首各首領、不能帶一言半句的譏嫌
話、午梆堂師洗澡監浴、晚殿行戳、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點心

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望日良辰、
各寮往庫房發洋火草紙香、

二月十五日、

僧值早殿行戳、
早粥打叫香、照客捧上供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板香開靜、各處香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五席、供畢供菜送齋堂、
鐺鉿送大殿、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四聖
前上供、回堂聽打叫香火點過堂、

二月十八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觀世音菩薩聖誕、今日
點心叫香、客堂挂觀世音菩薩誕辰牌、供畢收牌、

二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
早板香開靜、大殿鐘頭到小廚房取供菜、擺海島後、觀音菩薩前
及鐺鉿鉗椎、早四支香先開梆後開靜、內外大衆齊到海島後
觀音菩薩前上供、僧值聽唱後、觀音讚即忙招呼飯頭打叫香、
大衆上供畢、齊到齋堂應供、

二月二十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普賢菩薩聖誕、今日點
心叫香、客堂挂普賢聖誕牌、供畢收牌、湯藥師請和尚拈香、

二月二十一日、

普賢菩薩聖誕、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
早板香開靜、大殿鐘頭到小廚房取供菜到大殿佛前擺好、隨取
鐺鉿鉗椎、放蒲團上、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大衆齊到大殿

前上供、唱後讚時、敲頭打叫香、供上畢、齋到齋堂應供、凡佛菩
薩祖師葷馱供、皆撤此、令點心叫香、客堂挂忌辰牌、供畢收牌、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明軒瑞祖老和尚忌辰、
每年夏秋兩季、文室請庫房各執到大廳吃收租齋、詳細囑
詞事則、
收租一事、關係大眾性命、故不可不慎重、每逢夏秋兩季、來收租
以前、辦六盤六碟、齋在大廳、喫是日午、放香閒靜、住持令湯藥
師穿袍子、到庫房請都監、監院副寺庫頭、僧值維那看藏經人
與閑寮房的人、一齊請到、聽點心、挪上大廳、喫收租齋、喫畢
侯小伙收盤碟出、把大廳外圍門閂好、住持將收租事項、逐一
演說、云常住自此向後、很有興隆氣象、實際上是師付們盡心
維持、拚命苦做、方得漸漸會好、每年田租真是大眾性命、常住

出產、大非他事可比、全在師付們收租出力、對佃平和、不但未
與佃户有不好的衝突、每年租斗、尚未少收一顆、常住很感激
師付們的、田上有點、規矩、向師付們說、上田收租有三大定規、
第一、祖子不得少收、少收則斷大眾性命、第二、佃户再壞、不得
打罵、或云告佃户、若打他罵他、告他、怨仇更深、不但現有之租
難收、後來更難於插足、第三、風車大篩、不得一次減少、就是十
分的好、都是風篩、你若不風篩、他也不風篩、倉規一壞、祖難
收也、縱有亦是壞祖、十担不如六担要緊、何以能夠做得到呢、
主佃務要用人情親愛柔和之語、撫慰多說幾句知心知己的
話、就把一向主佃惡感最深之仇恨、當下消滅、不但派他完租
多少、他要願完、就是叫他多完一點、他也不辭、足見傷情則事
壞、感情則事成、此是再善之法、把租收回、一粒不少、佃人反說

這佃收租的人、好大的本事、此名識時識事之善收租也、然則
感情做事、收租久之、反收不到租、皆是由感情而生貪染、稍有
眉目不正之行為、當下可以不得了的事發生、每每有之、在佃
户家裡、目不斜視、行坐遠離女邊、小兒不要用手摸他耳朵、或
臉面、或手脚、不要同小兒說話、不要與佃談田務、談家常、不要
到佃家一次、不要向婦女說話、或嘻笑、見有婦女送租、必正言
厲色、臉不帶笑容、向佃户說話、言詞高朗、不得低言小語、不得
同婦女相靠坐、如此只用感情收全租、不用感情弄情愛、若這
樣做去、佃户敬而畏之、萬不得有示弱事發生也、佃户家前向
是猪圈、後面是毛缸、不但是臭不能聞、加之脚脚不離雞鴨糞
屎、難堪之狀、目不忍睹、收租人生憐愍心、生喜悅心、我也是在
家人來的、我若厭佃户苦、即厭我俗家父母兄弟也、此處收租

更要多來、如刁佃抗租、吵罵百出、收租人務要一人做惡人說
惡話、一人做好人說好話、做攔停事、再大必成、萬不能見佃户
粗惡無禮、或罵執事、或推打執事、此無肚量無含容的執事、心
裡就來無明火、即怨氣沖天、我要告你、我要辦你、以為此話可
能出氣、可能降佃、殊不知惡佃就言、我就要你告我、你若不告
我、你不是人養的、這樣一來、不但轉不住返弄得自己不能夠
下台、究竟如何辦法、此時一鬧、租是收不成的、執事被佃人一
狠、也無心收租了、溜則倒架子回、則犯規矩、何不回頭想想、做
人家的事業、閑自己的皮氣、一定要諳因果的、若能把佃户調
好、把租收得多多、豈不天下大眾感你的恩德、自己也培福無
量、樂何如之、如此一次、這一鬧其他無大關係、對於這位收租
人、下次難發心到田上來了、詳細研究、若拿一個大肚皮容下

去、也不會有這一件事、何以、佃户只怕善不怕惡、你惡他更惡、每年上田兩次、若這樣做去、不但無人上田、久之連租也無人收了、似此行為、壞常住不淺、雖是不幹因果、也難了、皆是未聽住持在禪齋的時候一番囑咐、把和尚所講收租的話通通忘掉了、一句也不記得、如刁佃真壞、即有一個好辦法、此地佃户不怕辨他、又不怕告他、最怕收他的田、封他的房子、佃户能回頭交租、就此收租、就是若真講收田、佃真害怕、即令庄頭帶同地保、面授收田封房事宜、可私令庄頭地保、轉灣子做調停、能服交租則罷、如再真不服、即寫封条、囑地保貼上門、地保持条佃户當嚇得躲起来、或着人做難侍交租、借事就轉灣、即罷、若佃真惡無辦法、即令庄頭找木板寫明田牌子、看能嚇得交租罷、就是收田封房、萬不忙動手、就收就封、必須想這個收田的法子、令佃完租就罷了、由開口說封田、直到寫封条的時間、內中要轉多少灣了、看服得住、如嚇不住、再轉一個灣子、總以嚇得佃户完租清尾、租畢就是、並不要做到收田的地位、何以牌子向田一釘、他家立出擋事、不是死人、就是起火、再或死牲畜、佃户所以怕收田、又到倉收租、佃户婦女不准到倉、收租人不得往街上、或剃頭洗澡、不得出外會人、客倉房無事、坐香看經、或養息、萬不能同庄頭紳董下棋打麻將賭錢、或私喫香煙、共事人又不能打支扎弄口角、那樣一来、不是收租、即是送租、何以、佃户看你們不和、他就牆倒眾人推、佃户抗租或藉做小房一間、要抵租多少、或田埂被人挖了、要除租多少、或是稲子被豬吃了、要去租多少、或某個從我田過水、抵稲多少、種種抵租抗租惡習就出来了、假若我們收租人做事和如兄弟、緊如鐵桶、

不現一點毫不知的痕跡、同事精進奮勇、甚佃無隙可瞋、無空可找、無錯可拿、這是真收租、否則好好租子、被我們弄得不好收、豈不是送租、悲乎、大眾性命將絕也、果能自具威儀、戒行清淨、處事和平、同眾親悅、上下一心、若有頑佃不服、交租者、通知常住、定有通盤籌劃、審慎進行懲辦、必要達到年年收租之好感主佃之親愛也、

二月二十二日、

明軒瑞祖老和尚忌辰、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啟牘驗、

午掷上供、同前聽唱後讚、飯頭打叫香、大眾不回堂、齋到齋堂過堂、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培福的人、拈一根草、造一點少福、都不肯讓人捨去、如我佛在世時、有一瞽目比丘、欲補衲、不見穿針、瞽比丘連聲喊曰、請那位培福的人與我將針穿上、你的功德無量啊、諸大弟子及大羅漢言曰、你的眼睛到瞎了、還有什麼福與人培、眾聞之不理、我佛聞曰、大眾大愚之太甚、你看不起他、我来與他穿針、眾詫異問曰、世尊為娑婆教主、人天師範、豈能與這不堪瞎子穿針、眾不解、請佛示知、如来曰、我於三大阿僧祇劫中、萬事在後、唯有培福在先、我若不勤求福業、何佛有待我成、極至於穿針之微少福德、尚不肯捨、何況其他、眾人聞之感愧交集、足見培大福之事、非你我所不信也云云、

二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掷大眾洗澡、盥浴禪堂、二板後打梆解、大眾一齊上廁、單政小褂褲放位後、出外小圃、午飯回堂、內外首領

聽開浴梆洗浴午旅香放四六支香上靜聽招呼洗衣服、

二月二十九日、

禪堂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寮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丹墀水缸內、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有幾位師付出入往返不但眼睛收不起來就是一件袍袖子放下來大搖大擺今天招呼你一次向後再看到就要下重腳椎一個耳巴子打下來道身倒在石頭上連頭都擡出血來扒起又是一個耳巴子打死了送到化身窯燒有好幾位我不提出名字來你們各人總有數的最要緊不能私開寮房看出一次遷單云云門戶火燭各人小心

二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殿後大衆洗浴晚殿行戳大應草鞋規矩同前是日點心吽香湯藥搖免禮牌掛內韋馱殿、

禪堂放長香一天上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到浴塘洗浴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旦良辰湯藥師是日點心吽香搖免禮牌到韋馱殿挂外廊柱次早課下殿收、

三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戳、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主席飯鍋貽、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齊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回堂聽火點過堂早粥打吽香時照客搖上供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早板香開靜各處香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鍋貽送大殿、

貽月貞祖塔院、

清明日前後掃各處先和尚塔貽月貞祖在龍潭東陽鎮西三里許走華山下院廣福菴前直向西走小路直望大拱背橋名熊子橋過橋百餘步復過平橋即高旻寺之水月庵基地周圍一帶皆寺地望西北約五百步即貞祖石塔有外石匡一轉內外滿鋪石板塔山約五畝多熟田二十七畝四分水月菴基一面約二畝餘自民國二十四年古三月二十日將前看塔之僧人名一然師革除另招舊佃潘宗福接看熟田畝已補過佃顧已具有知單令他代管石塔山場紅串只有二十二畝二分完粮多餘五畝二分係塔山新開後當加稅紅串每年完過粮隨即催令送寺每年租息除完一二期錢粮外餘錢作修塔供塔及寺來掃塔之諸師茶飯供菜之用再多餘必將錢賬送寺每年清算一次、

王永隆耕種田五畝三坵、潘宗福耕種田共八畝八分共六坵、
芳金祥耕種田壹畝二分一坵、方福海耕種塔院田五畝無坵查、
鍾金南耕種田弍畝六分六坵、陳天元耕種田弍畝壹坵、
吳元壽耕種田共弍畝五分、

三月初二日、

鎮江西下蜀街問南寺內有道圓仁祖三德淨祖慧蓄聰祖皆石塔紹球明祖在三塔前舊無塔現豎碑石一塊乃貽月貞祖接住有田三十四畝塔地山場一面現歸南寺住持代理、

鎮江七里殿地名沙田庄又名吽香村在鎮江西三茅宮南去約千步在馬路西首約三百步東有石匡一座內有中了九聖祖東濟川印祖西普照圓祖三石塔又西土匡中有如磁澄祖東有方影成祖二石塔現令寺正坤看守有水田五畝高田塔山

一、每年除完一二期錢粮外、餘款作修塔、供塔及寺來掃塔之用費、

六里缺塔院界至、東北界李姓、西界北李姓、南李姓、又李姓、南陳姓、南界河心、東南李姓、東界宋姓、西北界李姓、宋姓、東李姓、宋姓、李姓、插樹大小陸拾株、

三月初三日、

三茅宮在鎮江西馬路南、鎮江縣山門到萬家庄約四里許、萬家庄看塔人陳道善、住庄中間、條草房、山上有石塔三座、西向右有碧石光首座和尚石塔、左有大禪監院大師石塔一座、又東南向有妙慧大師月波大師共石塔一座、正南有舊普同塔一座、外有山場頗大、四有界址、現歸陳道喜看守、山上柴火若干、歸陳收受、作修塔及掃塔人之茶飯供菜之用、

常州奔牛鎮、下車、或坐帆船到天祖塔院、船錢約一元、或坐土車、

每車約小洋四角、如步行、下火車走奔牛鎮東、過大橋向南約八里許、問董墅鎮、鎮在扁担河東、到董墅鎮向南約小半里許、即天祖塔院、此塔院乃民國十二年修後、前後式屋五間二進、兩廂內包廂東西共六間、石塔外六角亭一座、塔居其中、塔院向南、石塔向北、現有水田百四十餘畝、除完粮食用外、餘款如數送寺、塔院南外牆前有禁示碑二方、院西有修塔碑一方、西牆有天祖歷史碑五方、院內後進西有新立塔院恒規碑一方橫式、東有天祖報恩碑一方橫式、塔院舊係黃石院一匡田之紅契、紅契存寺、每年正月十一二日、塔主將錢賬帶寺清算一週、好則繼住、否則退職、

三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這邊常住規矩、非比諸方、一行一坐、一語一默、皆有一定、起止不得稍有大意、古人云、錯說一句話、墮野狐身五百世、錯做一件事、墮阿鼻獄、尚難超出、辦道的人、對於做事上、出言有畫、行事有理、否則善因惡果、識不自欺、執事的人、必將因果放在心頭、為眾如為己、見殷勤無懈、我們為一個出家人、最要緊者、是不能空過光陰、不能借事躲懶、遇事定要忘身捨命做去、上殿過堂出坡、皆無一次少到、聽到報坡、如搶寶一般、深怕人家搶了去、挑得是重的、跑得是快的、溫汗是多的、工夫是在的、師付們能有這樣行去、我向你每天磕三個頭、我都是願意的云云、

三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掛大衆洗澡監浴、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掛洗澡、禪堂午二板後、打抽解、大衆一齊上寮、單取小褂褲

放位後、出外小圍、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三月十二日、

常住每年三節齋堂大廳喫普茶規則、

每年到節前半個月、辦過節食物各件、五月節先定綠豆糕八十斤、約二百五十人、首領每人一斤、皆每斤一包、前二日買枇杷四百個、又小廚房前一日辦莧菜黃瓜、水粉、羅卜、枇杷、綠豆糕、六碟子、洋糖兩碟、共八個碟子、再辦上白好糯米約一担式斗、到五月初三日、買粽葉一百五十斤、當時買回、隨即下鍋一煮、要帶黃色、煮過用冷水泡好、又早課下殿、副寺派二小工淘糯米、淘好乾放、若淘早米要發、米發開包成粽子不好吃、包粽子一個約茶盃半盃、約一千八百個、僧俗每人五個、大廳喫普茶粽子在內、包好用五個一提、裝籮內、到晚派管小工副寺守夜

看粽子、放鍋內上水、平粽上水約一寸、燒到半夜、用大鍋蓋蓋上下一翻、又不能翻亂、把提子翻散了、直到早課下殿、小火悶到打叫香、取出裝籮內、照開過鄉、抬到齋堂外、佉維那進過堂、再抬進齋堂內、放在當中、聽供養咒供字出口、副寺領小工先散和尚五個、放盤內、右手盤是粥、左手盤是粽子、各人粽子散裝在盤內、眾人散畢、留行堂人粽子後、抬到庫房、將外寮及小工一齊散好、一齊送湯藥寮、喫普茶、問住何人、不准發變份、不得多取一個、常住查出、以偷戒論罪、送各班首首領節禮、每人一盒綠豆糕、初三日晚課下殿、派一小价湯藥師寄祀子同小价擇糕送各寮節禮、到某執事門外、先彈指、內應、湯藥師即取一合糕放執事棹上、即問訊就走、後三節送禮皆同、又揚州送禮縣佛會八色禮、郵局二區區長、如商會長、能有往來或做功德

或出力幫忙、當有人情、均送八色禮、端陽節送禮、枇杷粽子綠豆糕茶葉四樣、罐頭四樣、初三送大廳午飯、同堂小价擺桿橙七桌、黃瓜莧菜蘿卜水粉枇杷綠豆糕白洋糖二碟共八碟、熱粽子兩盤一換、洋糖兩邊擺、綠豆糕擺上、枇杷擺下、其餘隨擺時、和尚招呼小工打茶、又令湯藥師寄祀子請客、每次請五十六人、先請外寮首領、次請禪堂首領、清衆補數、頭巡和尚陪、二次當家陪、三次衣缽陪、四次頭單湯藥陪、隨時午飯回堂、派湯藥師到普同塔、請諸師急到大廳喫普茶、喫畢、小价打掃收拾大廳桌櫈盤碟、送歸原處、湯藥將剩下食物一齊送丈室、候有公事人回寺、轉散他人、

又八月中秋前半個月、預定上素月餅十斤、中素月餅百三十斤、每斤一包、准於八月十二日送來不悮、又定餅差二担、均於八

月十四日送來不悮、藕二百五十斤、小芋子百斤、均十二三買回、不悮、黃豆角十三日買回、白果子八月初五日先打回泡爛洗好、洋起約四袋、洋糖六十斤、均早買回、至八月十二日湯藥師送各執事寮禮、每人月餅一包、如送揚州禮、共八色、月餅菱藕茶葉罐頭四樣、或果包亦可、送禮與前同、至十五日晚賞月後、內外寮人齊到大廳喫普茶、報小工請客、均與端陽節同、唯餚大棹上擺月餅菱藕芋子白果黃豆角兩盤洋糖共八樣、擺餅兩碟一換、喫普茶儀式與前同、

又年節前半月、預定雲片糕百斤、每斤一包、候起節單子、炸好雲片糕蘇糖花生辦好、至二十四日各首領執事寮每人送一色雲片糕起節蘇糖花生四色禮、行單另辦四色禮送、禮儀式與前同、又送揚州禮亦同前、到三十晚、小厨房預備起節單子醮

花生十香菜炒好、上普佛殿時、小价擺大廳七棹盤碟棹櫈、食物齊放大廳框上、棹上擺寸金交切起節單子花生十香菜洋糖兩碟共八碟、元子兩盤一換、請客及陪客收拾均同前、藥房先生及在家居士在寺請頭巡、又剩有食物送丈室、如忘請者、隨即補送、

又正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齋堂吃普茶、前二天、庫房派庫頭令廚作師泡黃豆六升、十五日早要做好、菜頭打成小方塊、放韮多煮、到晚課上殿取到齋堂、每茶盃放一快、歸庫房副寺照應、吃普茶放豆腐、收豆腐不得悮事、

三月十三日、

禪堂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天氣漸漸炎熱、各人身體務必要照應好、寧
可多受熱、不可受一點涼、涼就是病根、前天看到一位到山門
外去、不知是甚麼事、若查出無公事、定要受罰的、凡高旻寺的
出家人、萬不能出山門、到三叉河揚子橋各鎮、若查出到了一
次、立即遷單、往年有一次上客堂掛單的人、私往三叉河買物
件、就被本鎮青皮流氓、扭住說這個出家人不是好人、來我鎮
上私嫖娼吃烟、嫖賭種種壞事、又要送官、又要登報、這種破壞
常住行為、你們看那一位敢到三叉河揚子橋、你若前去、即派
人將你衣單送出山門、只出不進、又云、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三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大眾洗澡盥浴、俟上客堂洗過、方回寮、晚殿行
職各寮一齊到庫房發給各物件、

禪堂放長香一天、上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洗澡、點心
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望旦良辰、是日湯藥點心
叫香、接免禮牌、掛內韋馱殿、次日早課下殿歸掛者收、

三月十五日、

僧值早殿行職、早粥打叫香、照客接上供牌、掛齋堂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
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騐送大殿、早四支
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齊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回堂聽火點、
過堂點心、後湯藥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準提聖誕、客堂掛
準提牌、供畢收牌、

每年七月請新首領、到十二日早吃圓職茶、住持詳細囑告
規則、

常住興衰在人、隆替在天、住持欲得首領盡心共同出力、必將各
首領負責事件、詳細告知、云、師付們為常住勤勞、盡身不顧、愛
大眾等於父子、愛常住勝若家庭、各奮烈志、拼死去做、常住得
以安祥、大眾得以和順、皆師付們真心擁護出力所成就也、宣
告各位新職、今年冬天、班首單上、添某某師為堂主、又某某師
當維那、庫房添某某師為副寺、客堂添某某師為知客、或僧值
宣畢、還要想想細看一週、恐把新執宣掉、新執當時面子難下、
復將退下老執、一一讚揚美善、不能要老執心裡愁悶、必用和
悅言詞、令老新各執身心歡喜、此時住持要用威愛二攝、威以
服眾、愛以悅眾、再講班首一執、大非他比、為和尚副座、故有分
座說法之權、為學人法範、故有法身父母之稱、行止必端、心念
必正、做事出自謙和、規眾等同羅刹、開通大眾心地、專崇念佛

是誰帮扶維那規則聲响、互助無違、班首與班首不得在禪堂
內有半句氣話、有半句刮舌話、令眾得知、遭人誹謗、又不得與
維那互相長短、你是我非、若有一點出呆相、現大醜、常住查出、
不容片刻、寧不成就一人資格、不可擾亂大眾道念、班首有四
大規條、第一、開口閉口、要講念佛是誰、不會可不多講、常住不
能深惜、第二、堂中對清眾不能打重香板、如規矩有違犯者、下
二個香執、往往有香板打破者、有用香板側砍者、有倒過頭來
打者、皆稱惡性比丘、善知識三字何能安得上、若任性蠻幹、急
不容共住、第三、內外清眾行單、除點心後穿袍子搭衣進寮請
開示外、除首領任何人任何時概不能私到一次、查出班首立
送外寮、闖寮者重罰、不服者遷單、第四、在上殿過堂坐香、除有
病、不得稍後、每日撫慰維那、整理大眾、不辭勞怨、不顧危亡、拚

死做去方為盡執若銷與維那不知我清眾不能入
共住也、
維那一執、最關重要、能同菩薩心者、識得清眾飢渴、知得清眾痛
苦、曉得清眾善惡、明白清眾病痛、羅刹面者、言出法隨、感眾深
畏、出言簡略、行止端方、棒下無情、落處皆知疼者、唱聲震耳、令
眾戢入正規、老虎不與人而人人見之害怕、羅刹音是吃人、而
大眾聽者心驚、有畏懼則大眾守法無私、有驚恐則規矩不言
而眾表面見清眾如仇敵、心裡愛大眾如弟兄、見班首是主我
佛法之惡人、行規矩或訖學者之慧命、維那一天到晚不離禪
堂、維那寮成為大字、未臥虫、不但不聞不問、一年尚未到
一次、任是流眾陰啟衣被外、概不准私到、亦有四大規条第一、
調香無依當住規矩、次可依香依鐘、過堂坐違則罪過彌天、過坐
長則大眾動念、第二、調眾不分親疏、不生憎愛、正直公平、無私
無曲、第三、規矩緊十分而行八分、眾中青年多舉罰兩單挨示
少須真香板宜多宜響、萬不宜重、不得倒過頭來打、不得倒倒
坎、不得雙手坎、不得打到處、如在禪堂外有犯小規矩者、同手打
腦後、打腦都子、若把臉面打腫、或把頭打破出血、如此違性胡
為、不依法範、壞禪堂於現日、受惡報於未來、第四、見班首如見
生身父母、恭而敬之、禮而拜之、供而養之、縱有班首把一點委
屈與維那受、維那當作父母想、自當兒子想、甚麼煩惱也沒有
了、此四条能依而行之、三五年後自有聲振他方、功歸自己也、
座房各執、以盡心為功、以無事為妙、收租各事、定有成規、日行事
則皆力精進、不得私造飲食、不得互爭是非、各執各事、有視有
商、盡是行菩薩之道、完成修福慧之因、見事必以因果為眼睛、聽事

必以愛惜為心肝、盡此一生、別無他意、一身我辦佛種修明、
知客者、輪流當值、互相殷當、不生你我之心、不生憎愛之念、無彼
無此、有威有儀、為門庭之樞紐、作大眾之規繩、法範當令、先須
自立、僧值日行事件、一直前進、無一畏懼、有事即去、上殿過堂
坐香出坡查夜為身命、和平溫柔剛健禮儀、調服大眾為自心、
誤事則因果隨身、勤和則常住得益云云、和尚將各首領細說
一遍、即云請師付們慈悲發心辦好、首領即排班行禮回寮過
堂、

三月十六日、

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茶一席、取臘驗年、挪內外大眾齊到
大殿上準提菩薩供畢、聽唱後、讚飯頭打呼香、不回堂、齊到齋
堂過堂、

三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知尚表堂云、規矩一法、乃出世之楷模、為成佛之捷徑、離
規矩則壞叢林壞自己、守規矩則修福慧修身心、師付們日用
中、切不可隨習氣轉順業識、當知守得一分規矩、除得一分
惡習、修得一分福慧、除得一分生死、所以生死不離習氣、福慧
不離規矩、還有外寮各行單務、必盡心盡力、不顧危亡、講因果
說同寮無公事、定要上殿過堂坐香出坡、不可關寮談心、充亮
子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三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堂師靜中洗澡盥浴、到開三梆後方回寮、
禪堂午二板後打柏、解大眾一齊上廊單、取小褂褲放在後內外
首領聽開浴梆洗澡、今日照心、客堂掛忘長牌、挂齋堂外供畢

收牌、湯葯師照心粥後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嚴光明祖忌
辰請和尚拈香、

三月廿四日、

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饍餚到祖堂、
午梆開過、內外大家齋到祖堂上供、唱後講板頭、打吽香、大眾不
回堂、隨即到齋堂過堂、

三月二十九日、

禪堂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高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單挂衣釦
內、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到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今天是換季的時候、但換季有幾種規矩告
許你們、由今天起到過午堂就免衣、向後早午過堂不搭衣、可
帶手巾扇子、在禪堂裡湯板時、將扇子扣在袍子右手紐子上、
到齋堂、如過熱得很、一坐下可扇扇子、頭手撐面、手放大腿上、
向胸前扇、不能懸手扇、不能橫扇、不能扇作响聲、聽悅眾進堂
二磬一响、即收好、候喫過飯、盂供出齋再可用扇子、正喫飯時、
萬不能扇、可用手巾揩汗、只許用手巾頭上頸項手上臉上可
揩、其餘胸口膀下手膀概不准揩、合堂止帽子不能戴、禪堂已
集、扇子晝單夜用、起身時將扇子放被條底押好、內外各寮已
進、扇子不得出各寮門、不得放在明間用、香出有巴蕉扇子出
門、立將扇子收回、發過夏衣、外寮出寮房門、定要穿中褂子、不
得穿小褂子出外辦公事、或上架房、再熱得很、萬不能穿、可以
身前披一圍腰、這是方便最要緊者、脚穿襪子不穿草鞋、或赤
脚穿草鞋只、能穿大褂子、萬不能穿袍子、大紙扇子走路時不
能一路走一路扇、上殿不用紙扇、講過了各人記好、門戶大燭、

各自留心、

三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梆內外大眾洗澡、照洛記好、鎖澡堂門、晚殿
行戳、大殿草賬規矩同上、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照心
後湯葯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明旦良辰是日點心吽香、
掛完澡牌到內寮馱殿掛外廊柱、次早課下殿收牌、

四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戳、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
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果、供菜送齋堂饍餚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齊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回堂迪
衣過堂、早粥打吽香、照客搭上供牌、挂齋堂外、供畢收牌、

四月初二日、

維那寮夏衣、悅眾預先查點、新夏衣多少、舊夏衣多少、
隨將夏衣數目登賬、至發夏衣時、先把內外寮首領發好、再發
堂中與外寮行單一樣、發如夏衣多堂師每人發二件、如再多
每人發三件、外寮行單亦發二件、多則三件、萬不能盡顧禪堂、
不顧外寮、常住查出、當受指責、
是日點心後、湯葯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天慧徹祖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掛忌辰牌、挂齋堂外、供畢收牌、

四月初三日、

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饍餚到祖堂、供畢供菜送
齋堂饍餚送大殿、和尚令秋鉢請拄香秉拂說小參、

午梆開過、內外首眾齋到祖堂上供畢、回堂搭衣、聽火點過堂、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文殊菩薩聖誕、是日點
心叫香客堂掛文殊牌、掛齋堂外、供畢收牌、
四月初四日、
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供上畢、歸鐘頭、送供菜到齋堂、
午梆開靜、內外首眾齋到大殿上供畢、回堂搭衣、聽火點過堂、
四月初六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我佛在因地中、割肉剜眼睛、與我苦眾生喫、
了、望我了生脫死、誰料我們知恩不報、反不將我如來世尊不
當作救苦的恩人、當個他方外國人、我深恩之、我們當把骨頭
磨成粉子、血肉磨成泥巴、拿做報恩元子、供在佛前、略為報答、
還不能言是真報恩、如真報恩者、了生死明心性、度眾生、建法
幢、此真報恩、今天開大靜後、明天早上你們盡可燒萬字燃塞
塔燒手臂、燃頂香、燃眉間香、亦是報恩之初步、現在天氣漸熱、
各寮大已蕉扇子、不許出寮房門、出入路途上、必穿中褂、萬莫
隨便、各人無事上殿過堂坐香出坡、最要上前、萬莫退後、如有
人任心懈懶、僧值查出、定要主罰、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四月初七日、
是日湯藥師打過點心、叫香請免禮牌、陞座牌掛內堂、獻教外廊
柱、次早課下殿歸堂收歸原處、
點心後、客堂派照客、到湯藥寮、搬柱杖拂子祖衣柱珠、柱元三枚
紅棗三枚、取回放內客堂、又派大殿鐘頭、到湯藥寮、搬椅披棹
幃、供花一對、秉拂青棗拂小茶牌、取回大殿、放大殿東邊、晚課
下殿、小茶或秉拂、另有小茶規約、

禪堂午板香坐過、放四六支香上靜、
明日我佛誕辰、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陞座、請那位燒香
拈香、
僧值表堂日期、午後洗澡、盥浴、晚殿行懺、又午殿回堂、內外首領
聽開澡梆洗澡、和尚令衣鉢請班首秉拂或小參、
四月初八日、
客堂早粥後、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六盤六碟一席、供畢送齋
堂、早課下殿、大殿禮祖禮良辰、畢、不到祖堂禮祖、直到法堂和
尚陞座、佛事另有陞座規約、
禪堂初八坐長香、不放四六支香、改初七放過四六支香、
僧值在初七日表堂、此日不表堂、早殿行懺
午梆先開、梆內外大眾齋集大殿上供、後唱虔誠獻香花讚畢、回
堂搭衣、聽打叫香火點、到齋堂過堂、
有放生魚蟹、用水桶裝好、至午殿後、請人說放生儀、送長江放去、
四月十三日、
禪堂大眾午殿回堂、一齊上廣單換衣服、大小褂褲帶出放西丹
墀水缸內、午板香坐過、放四六支香、上靜打頭聽招呼洗衣服、
住持令庫房招呼廚作師做茶乾百二十塊、十五日晚課下殿吃
普茶用、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喂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自從青草出、足不
下階行、此護生命愛慈悲、持戒律之最大行持、每有云參禪人
弄死個蚊子不要緊、此語出已早下地獄種也、何以故、十方諸
佛請大菩薩念眾生苦、隨眾生形與眾生樂、我們不學諸佛行
處、反為不要緊、不但傷生害命、是害諸佛菩薩、於不顧罪過之

大無道此也、縱有蚊子叮在身上或頭上、即念言、你是諸佛你是我過去父母、請你多咬幾口、願我多生宿債、報你多生恩德、咬得雖痛、當知疼痛之大、報恩之深、讓他吃飽從容飛去、即念言、你如餓了、請再來吃、我當盡身供養、幸哉、今我有個人身、不報重恩、等到人身一失、想報恩無身可報、要知捨身報恩、誠爲難之幸事、請你不要學在家人、聽到蚊子來了、就留起大心、預備送他命、見臭虱在竹盤上、拂起竹盤子碰統一頓、嗚呼、諸佛化身之命、銷亡也、我勸你們蚊子臭虱跳蚤把我咬死了、我要生歡喜心、生難得心、各人記好、門戶火燭、大要留心、

四月十四日、

是日湯藥師點心吽香、拜免禮、陞座牌掛內草欸殿外廊柱兩邊、次日早課下殿歸掛者收牌、

點心後、客堂派照客到湯藥寮、發拂子拄杖盖盌茶盃挂圓三枚紅棗三枚及祖衣挂珠、取回放內客堂、又派大殿鐘頭到湯藥寮、發椅披椅墊桌幃供花一對、傳牌看請那位班首、牌上應點紅紙条、如來貼条、即請衣鉢師寫好貼上、取回大殿、放東鐘頭寮邊禪上、班首說法、另有東拂小恭規約、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籤下殿小恭或東拂、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閑梆撾到浴塘洗澡、

明日十五日早課下殿陞座、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早請那個境香拈香、各寮齋到庫房發洋火草紙香、

四月十五日、

是日十五日、僧值早課行籤、下殿陞座、內外諸師走巡各寮、午板香閑靜誦戒、另有誦戒規章、晚課下殿齋堂宣規約、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五席、供果供菜送齋堂、又聽早粥打過吽香挂上四聖供牌及結夏牌、又午飯打過吽香、挂誦戒牌、上供牌聽午飯打火照收、結夏牌在第三天收、誦戒牌在誦過戒收、

僧值早殿行籤、早四支香閑靜、內外首眾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果、回堂披衣過堂、

早板香閑靜、各處香燈到小厨房取供菜上供果供菜送齋堂、膳頭送大殿、

四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有人說高旻寺過夏蚊子有麻雀大、臭虱有烏龜大、跳蚤有蝦蟆大、蒼蠅有鳳凰大、師付們住了這多時候未見有一人被蚊子咬死、又未見任一人被臭虱丁傷、但在外面聽來的話不足信、信則斷自己佛種、滅他人善根、何以、熱是普天之熱、無地不熱、還有真涼處有真熱的、又有真熱處有真涼的、總之、在道之人置寒熱於度外、放生命於堂中、工夫得力時、人尚不可得、我將誰屬、就是當行單的人、當知福在熱中、修德在苦中求、若不受熱、大福難得、若不受苦、至德難成、世人歡喜做順心事、做如意事、做好做事、所以不感大福德之果報、實不肯受大福德之苦因、果豈有哉、故行單人皮氣一點不能用、如做一缸好醬、偶有一滴鴉屎在醬缸內、這一缸好醬通壞了、如我多年未發一點小皮氣、及一切人讚我是真好人、讚我無皮氣、及讚我皮氣好得很、忽然一時不覺發一個大無明、打一個大支扎、這一個支扎就是好醬中一滴雞屎、行道人可不慎歟、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四月二十三日、
僧值表堂、午後監浴、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柳洗浴、
禪堂大衆午飯後打抽解、堂師一齊上廣單、取了褂褲放各人位
後、出外小圊、午板香後放四支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住持派价到揚州預定綠荳糕約八十斤、每斤一盒、

四月二十九日、
禪堂午二板後打抽解、堂師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單桶水缸
內、午板香後放四支香、止靜引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泥多佛大、水漲船高、志堅則道隆、心清則身
淨、欲得身心不受煩惱、不受牢籠、只有向無身心處躲、卻那卻是
一了百了的好辦法、故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
患從何有、當知身是眾苦之本、重身者則汗如雨滴、熱似火燒、

無一處是你安身處、重道者一天到晚悟道之心尚忙不了、忙
修福德之事尚忙不過、那有閑工夫、這裡是發汗潮了、那裡
是頭上熱起大泡來了、又是衣服有了味道、又是身上有了汗
質、甚至出汗的事就不肯做了、出力的事更不能做了、何以一
動就是一身汗、可憐是諸佛的大福同祖的大慧、就被這區區
的一滴汗水、一點味道、一身一濕乾淨、再也不肯發心盡力做
去、悲乎痛哉、世人在苦不知苦、我們正是辦了身出苦的事、
到反怕身受苦、認定這無漏苦根惡種的假身、看輕輕的被他
障倒、傷心痛心、各人審查看、門戶火燭格外慎重、

四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

禪堂放早香一天、止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柳洗浴、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初一朔旦、良辰請和尚
拈香、是日湯藥點心、叫香、掛免禮牌送內寮、殿外柱掛、次日
早課下殿、歸掛者收牌、
午飯洗浴後、大廳算賬、規約同前、

五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戳、早粥打叫香時、客堂派照客掛上供牌、掛齋堂門
外、供畢歸掛者收牌、
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開靜、到
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臘貼送大殿、
午梆開過、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上供、及回堂、供各人回堂抽衣
小圊聽打叫香三下、次點出堂過堂、

五月初二日、
常住送揚州與各處有感情處之節禮、計八色禮、綠豆糕、枇杷、粽
子、茶葉、水果、餅乾、果包、兩仟、帶紅木長方盤二個、紅木元盤二
個、衣寮取紅紙、兌子、送錢處取錢張、開二人挾挑、乃搞小价意
思、送禮力錢歸出送禮人攤派、他价無份、
晚課下殿、湯藥師穿袍子、派一小价挾禮盤裝綠豆糕、跟湯藥師走
湯藥師到某執事寮門口、先彈指內應方進、取一盒糕放桌上
問訊合掌云、和尚派我送綠豆糕到你老人家或某班首師付、
再問訊即出、禪堂客庫老堂及各閑寮班首首領書記皆要送
到、除首領外、概不准送行單、如有搞錢歸湯藥同寮與送禮小
价均分、

五月初三日、

庫房派副寺帶一小工到永州買粽葉百五十斤、取回放鍋煮好
攤開、
五月初四日、
早課下殿、庫房淘糯米一担二斗、淘過濾乾、不能多泡、早粥後、請
會包粽子人七八個、又派五六人揀粽葉、初四定要包好、五個
一連、要包緊、不會包者不許他包、
僧值派照客令圍頭取菖蒲句艾放澡塘、
到晚起養息香、庫房抬粽子到大寮、一提一提放大水鍋內、放水
到粽子上面、有一寸多水、一副寺守夜、照大寮、看一小工燒火、
燒到上早殿時、用鍋蓋通通一翻、如水少再放一點、再粽子上
面不要水儘關、如熟可不燒、一聽打叫香、即用四五隻籮一提
一提裝好、稍停聽開遍梆、抬到齋堂中間放好、副寺先分咐小

工、每碗內放五個一提、一聽供養咒出口、先散和尚一份、再散
維那班首、齋堂大衆行堂散畢、抬到庫房、散外寮畢、多多少少、
統送湯藥寮、預備大寮喫普茶用、又囑小工齋堂不得大聲講
話、
五月初五日、
大殿無香讚、齋堂早粥喫粽子、禪堂坐過午板香、聽招呼分班到
大廳喫普茶、喫普茶另看喫普茶規約、
午飯回堂、圍頭開澡、梆首領大衆洗澡、僧值監浴、皆同平常、
五月初七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了九聖祖忌辰、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祖師忌辰牌、挂齋堂、供畢收牌、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早殿打扇子、不要過重、冷風扇人口內要生

病的、見人扇過三四圈子、把人發心換扇、互相供養、海島後任
何人不得私自出入、上殿下殿皆是大殿中門出入、大殿鎚椎
外寮師付也好、替換發心敲敲、功課乃各人最要緊的佛事、若
在大殿空站一時、不但無功、反為有過、類如外來一尊客人入
香花供養、磕頭禮拜、讚聲如雷、你只一人鈍呆呆的、如痴漢様、
不但不讚、而尤其現輕慢意、人人得福多多、你一人自甘貽置、
自種惡因、彼尊客亦不願見你、輕佛之過、讚佛之功、較之天淵
也、每早晚二殿、千萬難得之事、每到上殿、如撿寶一樣、幸我有
人身得而行之、若一換軀殼、再想在殿上站一刻、恐再難能試
看牛馬豬羊身非我類、不但無上殿心、來大殿一步、即斥而驅
之、豈偶然孟浪過也、必奮起沖天志、向上殿時不缺一字、不低
一聲、任死可以缺、行不可缺、如此行之、足補前非、云云、門戶大

燭格外留心、
五月初八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餚饌到祖堂、上供
畢、供菜送齋堂、餚饌送大殿、
僧值早粥後表堂、午後監浴、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大衆齊集
祖堂上供、回堂抽衣、到齋堂過堂、午飯回堂、開開澡梆首領洗
澡、頭梆堂師洗、二梆外寮洗、三梆上客堂洗、午板香後放四六
支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五月十二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關聖帝君良誕、請當家
師付拈香、是日點心叫香不挂牌、
五月十三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僧值聽禪堂開靜招呼伽藍殿香燈到小厨房報供菜取䭆餘供上畢、歸香燈送供菜到齋堂䭆餘送大殿早板香開靜、客堂派照客到禪堂門外彈指報說衆二人、清衆四人、到伽藍殿上供、禪堂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堣水缸內、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斟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出寒熱二感所成、然道人之身、置工夫於得力處、不但寒熱、獨剛起境亦忘也、能識冷暖飢渴、早以是病中病已、既能置身於病上、則四百四病一時俱發、四百四病者、乃地水火風四大、一大百病、四大四百病、加之有地水火風為四病、今有四百四病之身、咸受地水火風之苦、何由出離、非發明本有之心不為功、當知此心不與萬法為侶、亦不與千佛為侶、又不與身心世界為侶、明得自心、何病之有、欲明此心者、人雖真信其行處、此行處即一切行行之處也、當知萬法即萬行、萬行俱脩、則福業深培、甚不修而自俱、如一家庭、貧窮孤苦寒至、於引大粜也、雖得之在窮苦中、忽從自己家、得有巨大之財、既有金錢、何富可愁、一有百有也、福既有、而慧及其他悉有、何幸如之、云云、門戶火燭各人留心、

五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院晚殿行籤、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溝抑、到溝塘洗溝、各寮到庫房發佛香、洋火草紙、點心後、湯藥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十五望、誕良辰、是日湯藥師點心叫香、捧免禮牌挂內、齋殿次日早課下殿歸挂者收牌、

五月十五日、

早粥打叫香時、照客捧上供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五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開靜、到小厨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䭆餘送大殿、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齊到大殿各處上供、畢回堂抽衣過堂、僧值早殿行籤、

五月十六日、

董事議租後、請都監監院副寺庫頭維那僧值到大廳喫收租齋、六碗六碟、吃畢、和尚將收租困難細講一遍、另看和尚講收租規矩、

五月二十二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道圓仁祖忌辰、是日客堂點心叫香、派照客捧忌辰牌挂齋堂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明天二十三日、僧值師付到齋堂招呼行堂打掃禪堂地、明天大衆到齋堂學唱念、但唱誦一事、每有怪會致生輕慢、病在未遇明眼人指示、亦未多看經書、當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音聲非念即唱、故佛在世時、善財童子參衆藝童子、親宣字母、唱誦華嚴、故有唱誦利人天之讚頌、讚一聲功齊大覺、誦一句德被十方、其功之大、而天下今後人人莫知此最大音聲佛事為誰屬、歎悲呼、謗唱念之人可有道心乎、可能為法為人乎、可能精持梵行乎、可有真道德乎、實盡已輕他、謗大法輪、咎何可免、凡交唱念時、堂中東西單人、及上客堂人、外寮各行單人、人人皆要到、月大學五天、月小學四天、課誦在學唱念時、不帶回寮歸僧值派行堂頭收存、至圓滿日、各人帶

回、如數歸僧值交文室、交唱念時、不上晚殿、不出坡事、每天交
兩次、行禮二次、午板香開靜後一次、點心後一次、另有交唱念
規約、一看便知、

五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餘、供畢、供菜送
齋堂、鐺餘送大殿、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大眾齋到祖堂上
供畢、回堂抽衣過堂、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澡塘監浴、午飯後、首領聞梆聲至澡堂洗
澡、禪堂大眾午二板後、打抽解、大眾一齊上廣單、取衣服、放位
後、出外小圓、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聽招呼洗衣服、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開爐融祖忌辰、
是日客堂點心吽香、派照客持忌辰牌掛齋堂外、供畢收牌、

五月二十四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餘、供畢、供菜送
齋堂、鐺餘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大眾齋到祖堂上供畢、回堂抽衣過堂、

五月二十九日、

禪堂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午板
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六月初一起、晚二板普佛殿、由初一日至初
三日、先上普佛殿、後在堂內吃放參、由初四至七月十四日、先
在禪堂廊外丹墀吃放參、後上普佛殿、外寮各行單、任何人皆
要上普佛殿、只有老堂、大小門頭不上普佛殿、其餘閱藏經單
人、客庫各首領皆要上殿、如有籍事不到、或躲懶偷安不到者、

僧值查出立即令他上殿、如招呼二次不上殿者、即令到客堂
舉罰、晚殿從六月初一日起、三陣大榜子畢、維那舉南無大行
普賢菩薩三稱後、接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蒙山畢、接四
生登於寶地四句、後接佛面猶如淨滿月四句、繞佛、不念彌陀
經、繞佛歸位後、功課照舊、大殿維那悅眾首先留心、如有人替
殿、更善、若無人殿、皆歸悅眾正事、別人能退後、悅眾不能退後、
堂外吃放參、堂內首領清眾可穿小褂子、到丹墀吃放參、外寮
首眾必穿中褂子、到禪堂、依次序坐、外寮吃畢回寮、在外吃放
參坐香時、如有大風雨、在內韋馱殿吃放參、外面不能行坐時、
在堂內行香、在禪堂廊下坐香、萬不能隨便出進、恒規要緊、又
堂外吃放參及上普佛殿、另看規約、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五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午飯
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
尚、明日是朔旦良辰、午飯後、洗過澡、首領到大廳、聽規約、同
前、是日湯藥師點心吽香、持免禮牌掛內韋馱殿、次早課下殿、
歸掛者收牌、

六月初一日、

早粥打吽香時、照客捧上供牌掛齋堂門外、早粥後、照客到小廚房
報供菜五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餘送大殿、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
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畢、回堂抽衣過堂、
僧值早殿行戳、

六月初二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韋馱菩薩良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掛韋馱牌、挂齋堂供果收牌、

六月初三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禪堂香燈聽早板香開靜、到小厨房取供菜饈餘、上供果、送供菜到齋堂、送饈餘到大殿、
早課、大殿唱香讚、早四支香開板開靜、內外首衆一齋到韋馱殿上供果、回堂抽衣過堂、

六月初六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當行單的人、能在這個大熱天、不動聲色、不發皮氣、不打夫扎、不怕溫汗、不怕悶熱者、此人已修清淨信心、不久當得無上法味、若各人要一見大熱、過事即生煩惱心、便生退後心、即生不幹心、即生遠離心、此人定不能在佛法中担當大事、要知此事我既不能做、他人為何能做、難道我不做事就擺下來了嗎、一定有人去做、實怪自己業障深重、缺少善根、要曉得此處地方、乃高山之項、若再動脚、必不可上、定要下山、一山為誰、依舊趕經懺、住小廟、遊山湖、睡石板、好則為出家人、次則換衣裳去了、務在此地之真功、下苦行、行忍辱、耐久長、高旻真實難住、許你住了、自己業障許你銷了、般若佛因許你修了、否則一生能有幾回發心住高旻、這一次非把他辦好不可、云云、門戶火燭、大衆要緊、

六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掛洗澡、
禪堂午二板後、打抽解、大衆一齊上廣單、取小褂褲、放位後、出外小圍、午板香後、放四支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禪堂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午板香後放四支香、止靜、到頭聽招呼洗衣服、

六月十三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翻藏經、這一堂佛事、最為重大、近人多有忽而略之、諸佛寶藏、非與佛法中種諸善根、不得見聞、今既見到聞到、即受持捧奉、真有因緣也、翻經日、住持先看陰陽曆、務要時霉天過後三五天、極好是中伏一日、為再妥當、若在時霉天內、不但無益、反為有損、何以、時霉天太陽再大、天氣再好、內有一分潮濕氣如晒一物件、到晚乾焦硼碎、擺到次日、就要回潮、也不乾也不碎了、若在中伏天晒一天、比在時霉天晒十天還要起適、中伏天晒過、擺在第二年取出、還有一點熱氣、沒有一點濕氣、言我們做事的人、無形中因果利害要緊不要緊、現有樟木經合不用加潮腦包、亦不放樟腦、到翻經一日、客堂挂翻經牌、早粥回堂、挂二板打三板、隨止靜開靜後、內外各寮及上客堂、齊到藏經樓翻經、翻經有翻經規約、一見即明瞭、門戶火燭、各自留心、

六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職、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掛洗澡、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望日良辰、各寮到庫房發佛香洋火草紙、
是日湯藥點心吽香、挂先禮牌、挂內韋馱殿、次早課下殿、歸挂者收牌、

六月十五日、

早粥打叫香時、照客搖上供牌、掛齋堂門外、供果歸掛者收牌、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
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果、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早四支
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果、回堂抽衣過
堂、
僧值早殿行職、
六月十八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觀音菩薩聖誕、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搖觀音菩薩成道牌、掛齋堂、供果歸
掛者收牌、
六月十九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大殿鐘頭聽早板香

開靜、到小廚房取供菜、供果、供菜送齋堂、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齊到海島邊上供果、回堂抽衣過堂、
六月二十二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方丈成祖忌辰、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搖忌辰牌掛齋堂外、供果歸掛者收、
早粥後、知和尚表堂云、人的性根是熱、熱久易生疲勞、上殿過堂、把
一個熱字擺在頭頂上、開口也是講的熱、動腳也是做的熱、睡
下去也是睡的熱、一天到晚、與汗為仇、與熱作對、要知這個熱
能得過去、任是墮在大交熱地獄、我也有本事能過、據我看來、
無熱處還要找個熱處過過、才是我有相當知識、何以、若這裡
也怕熱、那裡也沒有風、這不熱死人嗎、難道就是高旻寺熱、恐
他處皆一樣熱、天下無一處不熱、何愚之甚、殊不知你有這不

能耐熱的心、即是煩惱心、煩惱心就是大交熱地獄因、終是感
大交熱地獄果、今行因時、可以自適、可以他向、一到感果地位、
一直下去、那就一毫也由不得你作主了、擴也是火燒、你直也
是火燒、你行也是火上、居也是火上、坐也是火上、臥也是火上、
要想找一點涼風、非出地獄、又到寒冰池之涼處去了、此涼處
又是寒冰地獄、嗚呼痛哉、在大法門中、作事再難、身心再熱、定
要生歡喜心、若一念生煩惱心者、即謗大法輪、故墮此也、門戶
火燭、各人留心、
六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上供果、供菜
送齋堂、鐺鉿送大殿、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祖
堂上供果、回堂抽衣過堂、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禪堂午

二板後、內外寮頭聽開浴梆、到浴堂洗浴、午板香後放四六支
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六月二十九日、
禪堂午飯回堂、清眾一齊上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丹墀水缸內、
午板香後旋四六支香、止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盡天下道場、可以說好住、可以說不苦、唯有
高旻寺這一家門庭、非他方可比、何以、規矩是大的、戒律是嚴
的、威儀是要的、細行不能少的、加之上殿過堂是不能退後的、
內清外肅、不容一毫隨便、住下來的人、真要有一點道念、還要
有一點真實方才達到圓滿目的、不是外面裝得很好的、忽然
一個皮氣一發、就攪得昏天黑地了、既犯了常住的規矩、常住
又不能不照規矩辦、到這時候、面子也要不起來了、心裡也是

不安了、進則孫手、退則礙脚、把自己弄得沒有辦法、仔細思量、
若不發那一點火氣、豈不就太平無事吧、最要緊者、心火不怕
他重、煩惱不怕他多、只要貴在心上有一點會路、往道上一會、
就可以把火氣払掉了、但是這一點會路、大非小事、類如有人
弄一块屎搭在我身上、我就要打他、一面又要去屎、弄得兩頭
忙不了、可以把這有屎衣服一脫、就是屎也沒有了、氣也會平
了、脫屎衣服之會路、誠難得也、非在動中用功不可、門戶火燭、
各人留心、

六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午
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梆、齋到浴堂洗浴、點心後、湯藥師到文
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日、早晨午飯後首領洗過浴、到大寮算賬

規約同前、是日點心時、香湯藥摔免禮牌掛內寮、欵殿、次早課
下殿、歸掛者收牌、

七月初一日、

早粥後、各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三席、早板香開靜、各處香
燈到小厨房取供菜、上供果、供家送齋堂、鋪給送大殿、早四支
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果、回堂抽衣過堂、
僧值早殿行戳、早粥時香排照客捧上供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歸
挂者收牌、

每年上各佛聖供、及各晉佛念誦規則、又撞幽冥鐘規則、及
外來入塔規則、

如朔望日、及佛聖誕日、在大殿佛前上供、先唱爐香乍爇讚、次念
齋佛儀、南無常住十方佛法僧、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消災延
壽藥師佛、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南無大行普賢菩薩、南無大悲觀世
音菩薩、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南無護法諸天菩薩、南無伽藍
聖眾菩薩、南無歷代祖師菩薩、稱三遍、再念變食真言云、南無
薩嚩怛多誐多咒三遍、又念甘露水真言云、南無蘇嚕婆耶咒
三遍、又念此食色香味十二句、後念普供養真言云、唵誐誐那
三婆嚩咒三遍、後接舉天廚妙供讚、三拜回堂、
海島後上觀音供、如早供、先舉香讚、後舉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三稱、再念大悲咒一遍、接念變食真言各三遍、後舉觀音大士
讚畢、三拜回堂、
大鐘下上地藏王菩薩供、早供、先舉香讚、後舉南無大願地藏王
菩薩三稱、念心經咒食真言各三遍、舉地藏讚、

祖堂朔望日、先香雲蓋三稱、後接南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
三稱、心經咒食真言三遍、畢舉拈花信首讚、後度人師菩薩、
祖堂忌辰、先舉心然五分讚、接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三稱、後心
經咒食真言各三遍、畢舉[illegible]讚、度人師菩薩、
功德堂、如早供、先舉爐香乍爇讚、後般若會上佛菩薩三稱、接念
心經往生咒食真言各三遍、後接念蓮池海會讚、後舉極樂王
菩薩、如變供、先舉香雲蓋三稱、後皆同、
功行堂及寺之過去圓寂諸人亡靈牌、一樣念誦、如早供、先舉爐
香乍爇讚、後念般若會上佛菩薩三稱、後心經咒食真言各三
遍、後舉斷疑生信讚、後念禪悅藏菩薩、如變供、先舉香雲蓋、
孤魂台、如早供、先舉爐香乍爇讚、後解脫月菩薩三稱、後念心經
往生咒食真言各三遍、後孤魂兔子讚、後舉生天界菩薩、

財生、南無五路財神菩薩、
土地、當方土地堅牢菩薩、
文昌、如单供、先擧爐香乍熱讚、後南無文昌梓潼帝君菩薩、後念大悲咒
伽藍、護法伽藍聖衆菩薩、
一遍、咒食真言各三遍、後擧伽藍主者讚、後均擧南無護法藏
菩薩、如雙供、先擧香雲蓋讚、餘皆同、
如单供尊天、先擧香讚、後接念南無護法尊天菩薩三稱、後
接善天女咒三遍、後咒食真言各三遍、後擧尊天讚、後南無護
法尊天菩薩、如雙供、先擧香雲蓋三稱、餘皆同、
如单上月光供、先念香讚、接南無月光遍照菩薩三稱、後念藥師
灌頂真言二十一遍、接咒食真言各三遍、接鼓拜願、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三拜、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三拜、日光遍照菩薩

三拜、月光遍照菩薩十二拜、光明會上佛菩薩三拜、後三皈依、
後唱雲散空淨讚、後南無月光藏菩薩、
大寮監齋前供、如单供、先擧香讚、如十二月二十三日、擧戒定真
香讚、接大聖緊那羅王菩薩三稱、後念准提咒廿一遍、後咒食真言
各三遍、後擧監齋使者讚、後擧南無大聖緊那羅王菩薩、
過年大殿普供、先擧戒定真香讚、後念靈山會佛菩薩三稱、接念
齋佛儀、後變食真言三遍、甘露水真言三遍、後念此食色香味
十二句、後普供養真言三遍、後擧虔誠獻香花讚、
禪堂供、先擧虔誠獻香花讚、後與大殿供同、後讚改用天廚妙供
讚、
影堂单供、與祖堂单供同、
又釋迦佛、藥師佛、彌陀佛、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大勢至、彌勒、韋馱、

各佛菩薩供、後讚、後直稱某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祖
師供讚後接度人師菩薩、土地、財神、文昌、伽藍、龍三、後讚、後接
護法藏菩薩、七人、龕前牌位前後讚、後擧禪悅藏菩薩、文普同
塔前功德行堂孤魂台後讚、後擧極樂土菩薩、大殿祖堂後讚、後
普供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寺外來官延生普佛、先擧戒定真香讚、後念南無消災延壽藥師
佛三稱、念藥師灌頂真言四十九遍、或隨早課楞嚴咒亦可、咒
畢、心經、擧摩訶般若波羅蜜三稱、後念十一下時雄、擧藥師大讚、後
念藥師如來琉璃光四句、接念南無東方淨琉璃世界消災延
壽藥師佛、繞佛歸位煞鼓、念增福壽菩薩三稱、後念藥師灌
頂真言九遍、接咒食真言各三遍、畢煞鼓拜願、南無本師釋
迦牟尼佛三拜、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三拜、南無日光遍照

菩薩、南無月光遍照菩薩、南無藥師海會佛菩薩、各三拜、後三
皈依、後念善天女咒三遍、畢擧大乘常住三寶三稱、後悅衆敲
磬、維那問訊出位、至佛前拈香三瓣、禮佛三拜、再拈香一支插
爐內、隨擧大圓滿覺云云、宣畢、仍禮佛三拜、歸位擧佛慈廣大
讚、
寺外來官薦亡普佛、先擧戒定真香讚、後念蓮池海會佛菩薩三
稱、彌陀經蒙山畢、不念佛面猶如淨滿月、改念阿彌陀佛身金
色八句、即接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繞佛
歸位煞鼓、念超樂土菩薩三稱、接念南無西方接引阿彌陀佛
三稱、心經往生咒咒食真言各三遍、畢煞鼓拜願、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三拜、南無阿彌陀佛三拜、南無觀世音菩薩三拜、
南無大勢至菩薩三拜、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三拜、後三皈依、

祝伽藍、後伴大衆常住三寶三稱、後與往生普佛同、
每年四月初七日十二月初七日慶佛晚二板普佛先敬定真香
讚、後接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三稱、念楞嚴咒心經、摩訶般若
波羅蜜三稱、然音打鼓舉佛寶讚、後接天上天下無如佛四句、
後念南無娑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繞佛歸位、拜頌南無本
師釋迦牟尼佛十二拜、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彌勒十方各三拜、
後與平時同、下殿不禮祖、
初八早課、舉寶鼎讚、名香讚、後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三稱、後同
前、拜頌時釋迦牟尼佛三拜、其餘皆同前、下殿直到法堂陞座、
寺僧圍繞、萬七普佛與起寺僧之普佛先、戒定真香讚、後念大藏
海文、後舉佛寶讚、後念天上天下無如佛四句、後接南無娑
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繞佛歸位、然鼓舉南無般若會上佛
菩薩三稱、後心經咒念真言各三遍、然鼓拜頌南無本師釋
迦牟尼佛、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彌勒十方各三拜、後同常、
又萬年普佛除中無大讚、後無文疏、其餘皆同延生往生普佛同、
寺外來、凡僧俗念延生往生普佛者每堂須大洋五拾元、如往
生、腸荷自備、小費在內、如錢不足、即令往金焦山各處可也、寺
內僧人用自本人名字、或延生或往生普佛者、費用二十五元
無腸荷無文疏、若不用本人名字、或代寺外親朋眷屬同參師
友等寺念普佛者普佛儀款大洋三十元不減、如寺內小价工
匠念普佛、與來寮同、又外來普佛嚫、每人六十文、萬年普佛嚫
每人三十文、發心普佛無嚫、寺僧普佛嚫、每人三十文、如外來
五十元一堂普佛、每人六十文、寺僧二十三元一堂、每人三十
文、如用文疏、每張大洋弍元、歸常住、給維那嚫錢內分敲鼓槌

嚫錢一分、維那不宣文疏、照給與分、
又外來入塔費大洋壹百元、小費在外、
外來打燄口、鐘鼓費每天一元、共四十九元、大殿鐘鼓頭每人一元
圓滿時上供、每人三百文、僧值照應壹仟弍百文、共五十二元、
七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期頭到來、各人一夏的習氣大為要改好、若
任意放蕩、定要受大檢點的、堂內堂外各宜整肅、外面來到常
住討單的人、把我們這樣放逸的行為一看、即時就不想住了、
退人信心、斷人善根、其過非小、各人務要留心、各寮首領有發
過願的人無事、如未發過願的人、到初八晚課下殿、文室請的
職到文室、客堂請的職到客堂、維那寮請的職到維那寮、
退、退職儀式、下晚殿、穿袍子到退職處、先彈指排一字班站文
室、或和尚出衆首領一齊頂禮和尚三拜、尚云問訊、照舊發心
或客堂照客報知客、知客出云、一齊問訊、各處退職人只問訊、不開
口、問過訊即回寮、期頭上再要緊者、不准開簽、查出立即重罰、
門戶丈過、各人留心、
七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問澡掛洗澡、
午二板後、打袖解大衆一齊上廁單、取小褂褲放位後、出外小圊、
午放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聽招呼洗衣服、
晚課下殿、夫衆頭的首領、除班首及香藏經首領與閑寮首領外、
齊到方丈退執、一字班站齊、問訊就走、
滿期七月初九日、

早粥後、丈室派湯藥師穿袍子到方丈、候和尚招呼請職事、
丈室用四碟茶點盒、一個小价到茶、和尚穿袍子上坐、圓各首
領職、
七月初十日、
早粥後、知和尚招呼客堂知客圓行單職、又令衣鉢請班首吃小茶、
七月十一日、
客堂請各行單職、客堂誰那寮請職、不用茶盒、只用清茶、
七月十二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大勢至菩薩聖誕、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擇聖誕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和尚派湯藥師穿袍子請虛客禪三寮首領與新請首領
一齊到大廳喫圓職茶、另看圓職規約、

晚課念發心普佛、和尚上殿、代大眾拈香拜牌位、
七月十三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今天是上客堂師付們討單日期、你們在外
面先早打聽好了、這邊常住規矩、不但諸方比不上、住是世界
各國的叢林、也恐怕比不上、此地乃是專門守規矩、一心學參
禪的地方、沒有一點閑又事打攪你們、但你們首先要立定冲
天大志、長則以悟為期、短則三年住滿、若無此決行、請你們不
必進堂、住是進堂、一天到晚、不是講打死你、就是說撒骨頭、有
知識稍淺一點的人、或業障稍重的人、嚇得魂飛天外、魄落荒
班、即趕快打主意就辦到跑、再也不敢進堂云、好大的規矩、說
得把人嚇死了、這不是住禪堂、簡直是來送命的、有知識稍深
點、人格稍好點的人、就能領會和尚講的這一番話、明知今我

先去我執、先忘我相、令救我心、令發我性、不但進堂後行行皆是
絕相超宗、損忘人我之道、令日一聽、已深覺我向皆非、破我之
道、實粉骨碎身難報萬一耳、講過了、各人留心門戶、火燭格外
慎重、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大殿鐘頭聽早板香
開靜、到小廚房取供菜、供畢、供菜送齋堂、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齊到大殿上供、畢、回堂抽衣過堂、
禪堂午飯回堂、大家一齊上房、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丹搭水缸
內、聽招呼洗衣服、
禪堂坐適午放香、放四六支香止靜、午放香開靜、和尚派湯藥師
請各寮新舊首領聽開點心梆、到大廳喫圓職齋、
點心梆、和尚派小价擺禪撥、新舊首領到大廳喫六盤六碟齋、

七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齋堂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下殿小茶或桌梯、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深梆、開過齋、到深塘洗澡、
各寮早粥後到庫房發佛香洋火草紙、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望日、良辰、
是日點心吽香、湯藥師捧陞座牌免禮牌掛內韋馱殿、次早課下
殿歸掛者收牌、
晚二板普佛殿、和尚上殿拈香、後無普佛殿、
七月十五日、
僧值早殿行戳、
早課下殿、和尚陞座、下座就位展田字具、和尚云、禮謝班首師付

首領師付書記師付諸位師付、普禮三拜、起具維那云同寮師
打二磬送和尚回文室、和尚云不消送、師付們巡寮去罷、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茶王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
開靜、齊到小厨房取供菜供畢供茶送齋堂、臨聆送大殿、
早粥回堂、堂中班首維那分香板至抽解放香板出外小圊、維那
帶出堂、搭持鼓散香處香板掛靠牆去小圊、
早粥回堂、維那派人送碁燈、收洗盆盆放桶各件、把監值寮禅
燈盆擺各件、舖好、今晚在堂內喫放叅、
早粥打叫香時、照客擇上供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回堂抽衣
過堂、
午板香後、悅衆到衣鉢寮領紅紙三張、裁紅紙叅約二百張、燒麸

期二公盆、維那令香燈查照大盆監小盆監放叅桶放叅大小
盆碟茶壺點收、齊備、預為大進堂人多之用、
禅堂香燈午板香開靜、辦湯菜、四支香開靜、司水同悅衆到大寮
抬放叅回監值寮擺好、
晚課下、叫客堂派照客到大殿、令打報鼓三下、又到禅堂報知禅
堂大殿打過鼓了、內外新舊首領大衆上客堂討單人及各行
單齊到齋堂、先問訊坐下、吃普茶、聽宣規約、
叅息香開靜、維那報名下位做事、回一夏未上吃放叅規矩、不報
名要怪罪、起叅息香比前要遲一點、隨悅衆要記到禅堂東上
靜門外一陣叫香、客堂門外三陣叫香、
七月十六日、
午飯回堂行香、打招板、維那看香板散香、首散香、吃茶、另看大進

堂規約、
如有請了一位新班首、點心後、客堂派照客到內外各寮請新舊
各首領、至晚課下殿、新首領巡寮後、念齋到客堂、候新執巡過
寮、到客堂歸前一位知客高聲云老執事師與新請衆首領師
看單、普禮三拜、後衣鉢出位、代和尚看過單後、再請衆首領到
大廳喫六盤六碟齋、吃畢各回寮、養息此齋名班首受執齋所
請者、都監乃堂主執、監院乃堂主執、及首領衆班首或暫住班
首皆請受執齋、其餘請副寺書記僧值維那知客各首領、概不
請齋、另看請執規約、衣鉢在法堂候新請首領到法堂巡過寮
後、即到外客堂坐、候老新職看過單、即到中滿園合掌站云華
和尚命代新請衆首領師付看單、頂禮一拜、起後站住云華和
尚命、請各首領師付到大聽吃齋、一拜問訊回寮、

七月二十日、
午板香、坐三寸香開靜吃茶、交堂中規矩、另看交規矩定章、
七月二十一日、
和尚坐早板香、上靜前云圍禮一法、乃常住規矩、天下人叅學本
當行到結制因為坐香的人免打閑又、從今天上向後當值師
可不必到後面圍禮記好、
禅堂諸師冬夏除禅堂有事執數人辦理外、不准一次出外
寮做事、
專門坐香尚難歸心一致、稍有別事、豈容淨念獨存、禅堂日有恒
規、事無煩叅司水挑水燒火掃地、東司執事各寮事務、香燈裝
香煮茶擬供飯、蒂管碗筷食物諸端、禅堂各事盡歸兩手行人
耐苦成全、不勞叅禅大衆、寺司住持擻轉手免不失堂師禅指

工夫如斯成就大家用二、不但佛天護佑、亦感因地深培、現前
大家敬而服之、未來禪人仿而做也、自他俱利、福慧真修、直得
未世為人、了得現成公案、慶欲幸矣、

七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上殿過堂、你們初發心的人、不明瞭此地規
矩、通身全外面方便地方的行為到高旻寺來、同豈不把高旻當
方便小地方了嗎、在禪堂掛腿子坐、要出堂以前、先把痰手巾
取放袖籠內、痰手巾者用絨手巾、摺好再放三張草紙夾在手
巾中間、如有痰吐在草紙上、包好籠袖內、一出禪堂眼觀鼻鼻
觀心、後人看前人背後衣縫、一步套一步、不得東張西望、不得
摇頭揆腦、不得談心聊咕、不得嘻笑、放逸、不得袍袖垂下、不得
前空一步、到大殿走中門出進、西單左脚先進、東單右脚先進、
出殿時、西單右脚先出、東單左脚先出、在大殿內、不得告假、上
大小茶房、不得吐痰地上、不得倚靠壁上柱上、拜佛一陣風發、
一齊起倒、不得稍有前後、跟班站排班站皆要一条線、不得你
出我進、脚齊磚縫、派站在前者不得躲後、派站在後者不得搶
前、拜佛以五體投地、問訊則背腰灣 平合掌則頂天立地、合
時十指靠緊、手心靠手心、不是合麻雀搭涼篷的樣子、當念衆
口同聲、當誦梵音齊亮、不得藉殺養神、偷安怕苦、查出僧值立
即要罰他、大殿規矩、全靠僧值師付熱心盡力、一天兩回上殿、
總要打幾十個耳把子、大殿上才有規矩齊整的樣子、常住上
才有振興的面目、大衆要慎重門户火燭、各自留心、

七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

午飯回堂、禪堂內外首頭開添柳到澡塘洗澡、禪堂洗衣服、
禪堂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
禪堂清衆午二板後、打過抽解、大衆一齊上寮、單取小褂褲放各
人位後、散香看過照鼓、先下單人接散香上單、取衣服放位後、
再接散香、靜中准鄉照過、即取小褂褲、籠袖內、到澡塘洗衣服、

七月二十五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普照國祖忌辰、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掛忌辰牌、往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七月二十六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齋盤、供畢供菜送
齋堂鐺盤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柳開靜、內外首衆齊到祖堂上供、回堂抽衣過堂、
住持派熟小价預定月餅百三十包、每包一斤、於八月十二日送
来不悞、又定麥二百五十斤、於八月十四日送来不悞、

規定拜佛發願燒臂時間章則、

諸佛菩薩、未成佛以前、在因地中為衆生苦、發菩提心、捨身肉、剜
腦髓、刳腸肚、割心肝、以及節節支解、可憐痛哉、皆為我們衆生、
今權佛種、今培佛因、何止一生一世、為衆生以至三大阿僧祇
劫之長期、為衆生苦、單講釋迦在因地中、捨金輪王頭一千個、
其餘之頭、何以數量也、大千世界之地面、我佛捨眼珠滿鋪地
面之上、無一塵土不是如來捨眼珠處、我等稍具人心者、聞之
當大哭、不止傷心痛心、深恩何報、高旻克定報恩期間、每年四
月初七夜或初八日早、十二月初七夜或初八日早、到次年正
月初一日夜到初二日早、又七月三十日夜、此皆我佛生誕與

成道日、是日燃一香、燒一巳、燃一頂、或手肱燃念佛是誰、或背後燃寶塔、或胸前燃萬字、均可、唯在大殿燃、萬不能在內寮默殿及各處各寮、皆犯大規矩、其餘佛菩薩聖誕日、可不必發心、何以燃地藏香、恐我死後、佛不能成、西方不能到、天上不能去、人間不能來、靠定地獄是我必到之處、故在地藏前痛心發願燃香、將可免去、亦未可料也、燃彌勒香者、不日當來下生娑婆、乃未來之我佛世尊、加倍要敬也、

六月二十八日、

今天大進堂、午飯回堂、不挂二板、維那看香板、各事與前同、

六月二十九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地藏王菩薩聖誕、是日點心呌香、客堂派照客擡聖誕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禪堂午飯回堂、清眾一齊上廣單、換衣服、隨帶出放西單擋水缸內、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到頭號、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師付們到齋堂一路出進、太不上規矩、有人擡頭望寶塔的、有人交頭接耳的、有的大聲講話的、有人談說呵笑的、你們不是來住高旻、一定是來壞高旻寺的、何以高旻之叢林、與各地小廟、屋宇並無分別、叢林小廟全在人為、叢林的人到小廟住、不改叢林習慣、小廟即成叢林、小廟的人來住叢林、不改小廟行為、叢林變成小廟、師付們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既到高旻寺、遵守高旻規矩、各家叢林還有大同小異、不但小廟行為到高旻不能用、就是他方叢林規矩、到高旻亦不能用、各有各的家風、各有各的成規、真有知識的人、必定是住那一家門庭、守那一家規矩、才說是個老參、一到齋堂、一席

坐滿坐二席、靠各人碗筷問訊、不是一進齋堂、糊裡糊塗、就把腰一灣、算是問訊了、再把碗筷一看、又往前跑、一跑於自己又失威儀、於大眾堆一大堆、大眾擁擠不動、祗你一人的苦、坐下來端方整齊、腳不出袍子外邊、取碗筷用雙手、出碗筷三七分、聽二磬一齊合掌、一齊放掌、結齋後、一齊起身問訊、齋堂不得吐痰、不得敲碗筷作聲、不得翻眼望行堂、不得唧咕講話嘻笑、放送不得答假、上大小菜、旁不得用手扒桌上吃、不得伸長兩腳吃、行堂添飯菜、慢了不得動氣、不得假咳、不得飯桶來出菜盆、不得菜桶來出飯碗、每日三時受供、必須上規矩、不問有執事無執事、各人行為要緊、首要要謹遵了、各人留心記好門戶火燭、各自慎重、

七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籤、是日點心呌香、湯藥師擡先禮牌挂內寮默殿、次早課下殿收牌、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大眾齋到大鐘下上供、畢回堂搭衣聽呌香大眾過堂、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梆洗澡、禪堂放長香一天上靜、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旦良辰、

午飯後首領洗過澡後、到大廳算賬、規約同前、

八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籤、早呌香、客堂派照客擡四聖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三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開靜、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轎路送大殿、

早四天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回堂披衣
過堂、

每年四次齋堂與普茶規則、以正月十三普茶儀式、及發供
菜規則、

早板香開靜、外寮上四聖供畢、香到先打叫香、後開梆過午堂、晚
課下殿齋堂吃普茶宣規約、上晚殿時、行堂往禪堂借茶盃約
百個、茶壺四把、住持派庫房二副寺照料普茶每盃放普茶茶
乾半決、茶盃一個、茶盃放在左手邊、茶乾放在右手邊擺好聽
大殿打報鼓三下、外寮齋其齋堂聽宣規約、維那與手拿規約
本、後到齋堂、見眾走、維那前歸位見眾打問訊、二磬二下、維那
舉規約、齋厨放在桌上、僧值見兩序茶點齊備、即至中一站定云、
和尚慈悲吃普茶有點儀式、老住的師付們總曉得的、恐初發
心的人不曉得、與師付們講講頭一椎二磬一齊取盃子、第二
椎二磬雙手向上一舉、三椎二磬請、云二磬、稍走二圈子、看各
人盃子出了六七分、即至中一站、知尚即云、規矩乃成佛作祖
之楷標、規矩為了生脫死之橋樑、規矩為抽釘拔楔之利器、規
矩為黑夜之明燈、規矩為苦海之寶筏、師付們日用中所守規
矩、疑無根據、所犯的規矩、以為委屈、今請維那師付將日行規
約宣與師付們聽、方知毫無虛謬、毫無訛錯、請維那師付高聲
朗誦、逐一宣讀、師付們清心淨耳聽好、宣畢、悦眾在規約尾各
宜珍重、珍字上一椎二磬、重字上一椎二磬、復打起身二磬一
下、問訊各回寮養息、除正月普茶外、下三次普茶宣規約均同前、
大殿及四聖前供菜、每樟用木耳二錢、金針四兩、豆腐皮半張、水
豆腐六兩、乾粉六兩、共五樣菜、一盌飯、凡各處供菜均同、

賬房出入錢賬清規牌式、

賬房一職、為司錢物入付登賬、專責明因果者、割肉剜身、貼補常
住、昧因果者、快意一時、前途不顧、深鑒如斯、豈逃業報、故特永
懸牌示、規章列後、

一有正用時流水賬上、書明某日付某人某用數目多少、着庫頭
持賬來文室取款、不得取多付少、不得將工匠工錢付來私作
別用、亦不得借他錢私抵工賬、除允借外、私借碍難照還、文室
給款時、住持照賬蓋戳、賬房照賬收款、兩無遺悞、

一售細糠各物、賬上必書某件名目某件多少得價若干斗錢多
少、售即登賬、售物款項不得私抵工匠工錢及別處用、亦不得
私存賬房、必須急着庫頭持賬連錢、一同送交文室、住持照來
賬收款、查訖蓋戳、若與門各不符、或賬款不對、立即多方查覈、
務以查出不錯為止、凡售細糠各件、必開手条與買者、交大門
頭、以備文室對賬、住持派人隐察嚴查、若有出入不符、或工匠
工錢支付不清者、即以吞款論之、

一賬房不存一錢、不空一賬、如工匠及諸師来賬房存款者、共有
拾元以上之數、即轉存文室、自己不得私用常住一文、如有人
購物款開貨件單手交上街人買回、由庫頭手交、又有供眾錢
及功德款、即送文室、凡庫房或住持圖章及名片、或錢數萬不
得私借人用、每月終、謄清大賬、親送文室查閱手批、如出入賬
款虧欠、概歸管賬人賠補無辭、以上清規、開載分明、職是事者、
切宜慎之、住持手訂、

葯室醫生日行規則、

蓋夫人身從生至死、終由老病攜成、葯有不死之方、醫有回生之

術證涅槃者超三行升以出三界沉生死者遇四大直便來諸
德、未明大事之人、不能許身無患、遇有重病將臨、必仰醫藥治
愈、湯望一勝治愈、眾病交至、否則多有與眠迷入沉疴、嗟夫、萬
劫難逢之身、斷送無能之手、如斯性命攸關、何敢目爲細事、特
具規條、附列於後、

一本寺醫生、受醫學薰習、選通聞名、且有救人救命、重生重道資格者、許充之、

一內外寮首領大眾看病時、必依常住舊有恒規、方到藥房看病、來告病假人、不得到藥房看病、內如意寮有病人、須經住持許可、醫生不得往看、除寺僧人看病外、其餘小工小伙匠人裁縫及客寓僧俗人等、有病經住持許可、准看、唯服藥自備、

一外來老少男女、乃論生熟人等、概不准來寺看病、醫生亦不得私出山門、與僧俗人看病、如俗醫士到寺外看病、必依照規定方許之、否則查出一次者、立即撤職、

一外寮行單有病、先到客堂告病假、後再許到客堂告假往看、不告病假、不得往看、查出醫生病者同罰、內外寮首領有病、准醫生到病者處看病、寺內首眾不得私將價廉物給與醫生、查出常住沒收、若醫生私收僧人一大者、照一罰十、

一凡有病者、醫生必詳加審細、深心研討、不得嫌污怕穢、藉事推辭、草草了事、致令病人束手無依、呻吟叫喚、寧死不能、欲活不得、雖醫生有口、能醫病不能醫命之流言、病到極危時、更加臨床守病、服脉診治、病者雖死、醫生之道、大決盡心之功至也、

一僧人受醫生職者、先受庫職兼醫藥事、必依照庫房藥房兩處規約遵行之、不得稍有違犯、如俗人充當醫生者、事前議定、早來晚去之方式、或常川駐寺之規定、必依照常住所定之條例及藥房之恒規、一一遵行之、不得葷酒香烟賭錢鬧寮高聲撒如買物件、請上街之人買之、不得私到三汊河揚子橋一次、查出否責罰洋三元供眾、

一藥材缺乏、必隨時開單常住着人上街照配、藥房人不得私買假藥來寺取利、不得邀約閒人來藥房高談闊論、常住配藥、只限水藥、其他補品及膏丹丸散、概歸病者自備、寺無此例、規定上午十時以後看病、下午二時以後撿藥、撿藥時必照服脈單方撿藥、未撫脈人與未告病假人、不准撿藥、又以告過病假人與告看假人及私要參藥之人、概不得私撿、違則照藥材賠罰、又其他人私與病人看病、及寺外人來寺私看病者、索資藥資、悉當自辨、外來醫生經住持許可、茶飯照給、否則概不招待、

一藥材存儲、必有潮濕霉爛、藥房人必勤加翻晒、裝璜美麗、藥色鮮明、製之妙之、切之配之、必盡心審細、合法辨之、萬不得圖省事、怕麻煩、嗚呼了事、如此則賭因果於自己、送性命於他人、寺非寺閑、亦不得私帶藥材出外、藥房用具不得借出山門、不得私留男女人在藥房歇宿飯食、又僧醫士遵常住大眾共有章服、不得設計找職、俗醫士依照議定薪金、不得另謀小利、違則到期得職、以上規約開載分明、務宜守之、

高旻寺藥房規約住持來果手訂、

八月初三日、

午板香外、坐三寸香、開靜吃茶、請班首教規矩、初六起必從入室、

民國二十六年、改用外寮查夜規則、

初一十六日、庫房副寺查夜、初九二十四日、大殿門頭查夜、

初二十七日客堂知客查夜、　初十二十五日閑翻送客送山查夜、
初三十八日照客座頭查夜、　十一二十六日、延香後門頭前山寮查夜、
初四十九日衣鉢湯藥查夜、　十二二十七日寮香雲水查夜、
初五二十日飯菜大寮查夜、　十三二十八日小厨小佾查夜、
初六二十一日夜巡圍掃查夜、　十四二十九日小佾查夜、
初七二十二日、行堂查夜、　十五三十日庫房副寺查夜、
初八二十三日、功德御財香燈門頭查夜、

如有公事、看打飯堂坊小工代替下班查夜、

八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這邊常住、冬夏每月洗四次衣服、洗四次澡、但洗澡有一堂大規矩、初住的師付要留心聽好、堂內放香洗澡手巾、龍袖内、路上不得交頭接耳、不得嘻笑抗逆、不得私鬧池寮、直到澡堂、帽挂掛上、先脚踏地、解脚帶、脫下衣、圍下身、再解上身衣服、放位後、一到澡塘門、輕輕用手前開、若碰統一下、一陣冷風浸入骨髓、動人要命、到池邊、先一脚輕輕下、若擇起一脚、池底統是大家人性命、死在你一隻脚上、你看還要緊吧、坐在石邊、通身縮縮的洗兩把就走出、不要伸脚放手、大小便不准、洗、不得嗽口洗牙齒、不得用香肥皂花露水皂角洋鹼石頭絲衣亂子、不得洗二次、三把二把一洗、就出到涼池、揩乾用手巾圍好、出涼池、到脫衣服處、先穿下身衣服、再穿上身衣服、脚踏地、結脚帶子、帽子戴正、出澡堂、汕手巾、龍袖内、直走回堂、踊手巾、小靜回堂、喫茶、或坐香、講過了、各人留心記好、門戶火燭、格外慎重、

八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午二板後打樁解、大家一齊上廁草、脫衣服、放各人位後、出外小圍、午板香後放四大支香、聽招呼洗衣服、

各寮首領行草公務規則、

班首公務和尚、如拈大殿香者、湯藥請過、跟班至大殿內左邊中間東柱西站、具持手內、聽維那舉香讚出口、即至下中蒲團問訊、上拈香、下在和尚後小蒲團展四摺具、禮佛三拜畢、即歸班首本位、如上供、拈香禮佛畢、在靠東柱站、後三拜、出殿、走香燈後田寮、又早課在祖堂拈香者、湯藥請過、侍者傳燈、直到祖堂、受請班首、候杯盤出堂、或冬天、往二板後、搭衣持具到祖堂中蒲團問訊、上拈香、下展四摺具、三拜畢、在外客堂稍等、跟班上殿、祖堂上供儀式、拈香後、在中蒲團站、與和尚上供同、凡請拈香上供、不到文室告假銷假、直去直回、又公務和尚陞座、又起七開七、聽單者陞座儀式、與和尚同、唯下座、不回謝首領大眾、隨到文室叩謝和尚、行禮如儀、其餘各佛菩薩、不到文室叩謝、班首公務維那者、維那本人請者、或首悅眾代請者、受請班首即到維那位、查點班牌、查點人數、如遇行香、發香板時、即發香板催香送位、概與維那同、喊悅眾稱悅眾師、不喊同寮師、若清眾犯事、同維那香板舉罰、如講開示者、不在班首本位講、可在維那位講開示、若如香後走圈子講開示者、必持班首香板講、不得持維那香板講開示、至銷假時、班首維那對面合掌、就走、又上殿發法、與維那同、唯在斯有何樂、後舉眾等二字、手持磬槌、槌頂與指頭平、繞佛跟班首次第走、上殿、過堂、出堂、公務班首人

走大眾後，回堂走本班次，同若在堂睡時，公務班首隨維那位，如在大寮吃齋時，亦坐維那位，若班首請當維那，和尚送過香旅，上殿過堂出入往返，概與維那同，班首書記副寺公務僧值，概與知客公務僧值同，班首公務知客燒時，公務衣單不動，白天在客堂吃飯做事，晚到本寮養息，如長時公務或請知客，衣單轉在客堂，上殿過堂坐香，歸班首班次，如客堂事不深熟習作事，令在後知客頭做或兼知尚招呼那位頭事，班首公務副寺，白天在庫房吃飯做事，晚可回寮養息，上殿過堂走班首班次，如時間稍長，衣單可轉庫房，又知客公務僧值，上殿不帶具至大殿，從西至東一轉，站前楼閣二燈齊，同大眾禮佛三拜後，站入殿東前楼面向上，三障大擁子不禮佛，候擁子然過走佛前，向西轉到東寮大擁子側，站要於堂前，到明間東往西站聽

大殿，靠柱向上問訊，向西轉面出外，禮四聖回，從西轉東，至前東柱西問訊畢，復站大擁子側，其餘行站繞佛各事，概與僧值同，公務僧值過堂，齋堂不搭衣，其餘坐維那位，喫二堂及鉛茶飯菜，照應監堂，與僧值同，書記副寺公務知客，白天在客堂吃飯做事，上殿過堂，歸書記班次，書記知客公務副寺，白天在庫房吃飯做事，晚可回寮養息，凡公務時間稍長，可轉衣單到各公務處，免往返不便，如書記請僧值，知客請副寺，概照定執規則，各執其事，上殿過堂，依書記次序行之，室內清眾公務行單者，任是公務一年半載，不到發單銀之時，概無單銀，公務外寮只許帶被条衣袍，鞋襪草鞋，洗臉洗澡手巾，其餘不准帶出外寮，公務時，若假銷假，與告香假銷香假同，上殿過堂走行單班次，又行單公務行單者，上殿過堂出坡，概與受職行單同，公務

到發單銀時，只有一份單銀，如少單銀人，公務發單銀者，當照多單銀人數討價發之，

八月初九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玉琳國師忌辰，是日點心時，香客堂派照客排忌辰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八月初十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醋脸到祖堂供畢，供菜送齋堂，醋脸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閒靜，內外首眾一齊到祖堂上供，回堂搭衣過堂，

高旻常住首領行單以三年為一期規則，

古人行道高採跡叢，以借為期誠，能如是發心，何患生死不了，何心地不明，緣首領為輔助叢林，樹範行單，有報助道場經營，更當長期住事，引導禪者，互相行道，庶稱最上宗門第一蘭若，由是自民國二十六年古七月十五日起，首領行單改三年為一期，至第三年即二十九年古七月十五日為滿期，謹立規条列後，

一首領行單當滿三年為一期，至第三年古七月十五日，三年單銀一齊發清，永為遠例，

一三年期中，不得向常住要支強付分文，如衣被破爛，僅可千補百衲，挨到滿期盡人，讚為世界高僧，足可稱為人天模範，

一不滿三年溜單者，或暫假擲假，到發過單銀後回寺者，概無單銀，溜單後欲回寺取單銀者，向無此例，溜單後再回寺當行單者，滿期單銀照發，溜單前單銀不發，不當滿期，或住閑寮或住禪堂及念佛堂者，概無單銀，唯有辭此執，經當執者，單銀照規定領數發給之，

一若因事故囑令起單者、依照受執時間多少、計算單銀若干、發給一半、三年後准回寺銷假、恐過無知之人、違性冒瀆、於理克行、惡要單銀者、准照受執日期多少、計算單銀若干、一齊付清、隨即批簿遷單、永不復住、

一內外各首領每年每人單銀十二元、歐美大府茶飯每年每人單銀十二元、延壽堂閱書記禪堂悅衆香燈司水每年每人單銀六元、閒清衆寮每年每人單銀二元、其餘念佛堂閱藏單及各行單每年每人單銀八元、閏月照加、延壽堂及閒寮內外各首領年底押歲洋每人三元、

一首領行單受執之日、客堂當即登牌掛號、必書明某年某日起至某年某日三年滿期字樣、遇有首領行單到期時、將三年滿期名字與日期開條送呈丈室、如期發給單銀、若規定三年滿

期者發單銀時、即將滿期之人請到客堂發單銀、未滿期人不請、必詳細查明、有未滿期之人、不得同發、客堂臨時留意、

一首領如在中期受執者、及來寺銷假者、概照受執時間及銷假時間多少發給單銀、如在未發單銀前即欲離寺、拔取單銀起單者、不給單銀、執事中途他往、到發單銀時來取單銀者、同無此例、首領行單未當滿期、或未公務到期頭者、概無單銀、必依照最後滿期之執事、或公務到期頭之行單、計日多少發給單銀、總之發單銀、佳後不僅光乃寺之古規也、

一首領當滿三年不發心者、退住閒寮、隨衆規約收租手事、若連當五年者、准看藏經四年、經滿或再發心、或住閒寮、每年單銀六元、押歲三元、作為終身用費、若不當滿一年者、無他事故、願進禪堂、准進、否則隨送客單、尚望忠心高旻、終身高旻、方不負為人天師範之正因也、

一外寮諸師冬夏欲借常住衣被者、必至臘夏還冬衣、將冬還夏衣、若借去不還、或私取出寺者、律云、私取常住一經、暖過殺八萬四千父母、因此與一粒米因果併大、嘗我為大衆之苦心、不能不俱誠也、

以上規約開載分明、一則久護常住、深培福慧、一則藉留人住道念純熟、直使全意可報大債、能還住一家清一家、受一供還一供、否則任性他遊、欲酬不得、追悔莫及、來世何堪欠大債、于今生夏深思于遠世、切記三心不了、滴水難消、又云、信施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不行大行、披毛帶角還、古人誠言、敢不深信、再則居叢林空過者、雖欠債不多、而還債有餘、居他處者、只有借債之日、全無還債之時、悲乎、苦口直言、望進者閱後思之、是為

至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住持來果手訂、

常住老知和尚退居和尚住持和尚收徒收皈依弟子規則、

叢林為佛法主體、是化門庭、繼佛法身、續佛慧命、展轉利生、燈傳無盡、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種、諸佛出世、開示悟入為佛種、以心印心、如法修行為法種、捨俗出家、剃度成僧為僧種、其小廟菴堂收徒剃度者、不但儀則不論、法式無關、儀範如掛籬披、客海衆立規模之行化門庭者、收徒弟說皈依、只有老和尚退居和尚住持和尚、紹隆僧種、化度俗人為全責、由住持以上之人負有荷担、如來紹佛行化之當然責任、其餘各寮首領清衆行單、在十方大法叢林中、不得私收徒弟及皈依弟子、實因模範精微、規矩嚴肅、不容絲毫參錯、錯則渙散法規、攪亂大衆、類如首座能收徒弟者、西堂隨疑、若知客能收徒弟者、副寺嫉妬、再

加之清衆能收徒者、行單試要不服、行單能收徒者、清衆試要
爭吵、豈不是置大法於鬥爭之窩、付門庭於是非之底、將何以
行大化、復何以整法規、謹依上代古風、不容疏忽、唯住持收徒
剃度者、獨歸子孫叢林之惡習、免除十方僧人之誹謗、除住持
以上之人收徒弟、說皈依外、其餘任何首領大衆、在寺內不得私
收養出家、即師徒下、某住、住持等收徒弟儀式者、年滿三十歲以
上者為徒弟、年滿十五歲以上者為徒孫、唯徒弟徒孫、概用住
持小廟及住持號、各受戒類如徒弟受戒號、各某某字某某、某某
省某縣某着、依某某和尚出家、徒孫受戒號、各某某字某某、某某
省某縣某着、依祖師某某和尚出家等字樣、徒孫不用師付名
字、以家要同住持號、各受戒總之首領大衆、既無收徒之規則、
住持之徒弟、豈能收徒、特斷絕徒弟收徒孫子收徒孫之惡

習慣、若住持有小廟收徒子徒孫、來住上人叢林者、必以大衆
規矩、加倍以嚴之、否則私意蔓延、易流弊、稍不如法、即令他
往、住持之道宏也、為住持者、廣容大法、普度衆生、為人天法身
父母、作禪者開示、導師必捨身為法、拚命度人、豈有愚痴之人、
識住持收徒弟、久之或為子孫叢林者、其誤會之深、久矣、要知
何為十方叢林、何為子孫叢林、是別一二、十方者以規模為主
旨、以大法為前提、任是佛祖、當下腦裂直饒、藏漢也須銷滅置
情關於度外、併親疏於法中、不識我人、不立凡聖、斯為十方極
則、子孫者、有師必祖、有子必孫、如遇有事者、各執己見、互不相
容、有文拳相打、不休者、有破口相罵、不止者、前既無法以規人、
後卻不依而胡鬧、甚至於打之不歇、罵之不休、不是打官司、就
是賣田產、如是子孫散也、叢林倒也、牘下一堆因果、女子落在

阿鼻吃之不盡、何出離落、好苦果、能不做子孫、當往十方叢林
一住、兩眼一閉裝呆子、兩耳一塞裝聾子、久之洗心滌慮、知得
胡鬧一場、將報十方叢林之恩、何蓋斯為報及兩叢林之優劣、
再則從古迄今、那有住持不收徒弟、那有方丈不說皈依、古今
一致、迸通皆然、何任其不了佛義、不識因果之無知識人、妄道
口業、竟自遭沉墜、罪也可乎、

八月十三日、

禪堂大衆、午飯回堂、一齊上寮、拿換衣服、放西單擱衣杠內、午板
香後放四大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才是期頭、不覺又過了一月、看你們身心還
未純熟、堂內清衆出入往返、眼睛比洋燈還亮、對與你們在外
面住小廟裡經懺差不多的行為、若這樣做去、那真辜負了你

們來意、我今天同你們講、向後大殿齋堂、濟禮、遊行往返、實到
有一點不上規矩、那就你不能怪我無德行、何以、高旻門庭、蓋天
下人那個不知道是個警策門庭、你們今天來不守高旻警
策門庭規矩、罰罪過不了、再加任意放蕩、可以就把小廟的行為
拿到高旻寺來、闹豈不任意來壞高旻寺規矩、換高旻寺落地
磚、下高旻寺的氣吧、向後我若見到堂內堂外的人有一點放
出來、那我就不能領你們的性格、寧可大法無人行、不可大法
任人滅、叢林的規矩、認理不認人、依法不依情、任是我的至身
父母、那怕我的兄弟、一到高旻就不認得了、父母兄弟犯了規
矩、還草比別人還要快一點、打香板比別人還要重一點、何以
若認是父母兄弟可以嗎糊一點、那規矩就有了貌袁高旻的
宗旨、只認規矩、不認何人、所以大家要明瞭這個規矩受用了

生脫死成佛作祖皆從規矩入門若不守規矩諸佛之道不能
得其門而入大家要記好門戶嚴格外慎重
八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職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聖誕慶辰
是日點心吋香湯藥師掛先禮牌掛內寮獻殿次早課下殿收牌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梆到浴堂洗澡
各寮到庫房領佛香洋火草紙
午飯後住持派湯藥師拏把子請禪堂庫三寮到大廳議職小价
對茶衣鉢取筆墨硯池到大廳放中間桌上圍桌椅放好候人
到齊行禮後坐下小价送茶職議畢排一字班問訊各回寮另

看請職規約
二十六年古十月十五日起今後七期內不喫包子改喫乾
飯規則
七期內每天點心後外護七裝四個碗供盤放護七寮桌上每盤
裝碗六十餘個內放筷子三十雙晚二板後堂內不吃臭豆付
菜頭拌菜飯頭洗米到上靜後菜米先後下鍋煮熟看大板香
騰三寸即打禪堂飯菜歸二行堂取菜飯桶打好隨挑到禪堂
西廊內靠牆放好担子送禪堂外丹墀西邊放好飯頭再打客
庫老堂方丈衣湯寮及雲水堂客廳菜飯其餘敬縫匠人小工
小价照舊吃晚稀飯不得私打菜飯每天晚鍋乾送庫房飯頭
不開梆菜頭不打大點大眾不到齋堂監香不站班堂內喫乾
飯禪堂至寸半香開靜後二內護七出外同二外護七提大碗

供監進堂試飯西內護七從班首至後散東內護七從監值至
後散二外護七散供蕎二行堂先提菜桶跟內護七進堂亦從
東西位上添湯菜二行堂後提飯桶進堂亦東西存位上飯位
上菜飯添好添供蕎又一行堂見菜了添菜飯了添飯香燈司
水提二開水壺進堂放佛前嘗對佛龕筲供盤四個一排放開水
壺下五飯桶放筲盤下五菜桶放飯桶下當監值看香師三人梁
頭堂飯行堂內外護七香燈司水添飯菜倒開水收筲供畢齋
到大寮過二堂筲筷歸行堂洗好提回護七寮擠下菜飯留次
日下鍋乾湯菜疏油腐材料先聽常住發給禪堂首眾吃畢維
那看開水壺出堂打下位吋香三下監香即出位看香板當值
打二下大板子起晚四支香
八月十五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
開靜一齊到小廚房取供菜供畢供菜送齋堂鍋給送大殿
僧值早殿行職
是日早粥後客堂派照客掛四聖牌往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回堂抽衣
過堂
晚課下殿客堂派照客持請單往各被請職寮招呼明日早課下
殿搭衣具到外客堂坐候請職
上月台供事則
晚課下殿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僧值到大殿在月
台上擺月光菩薩供棹五張東邊兩張加高西前三張平擺上
放椅子一只掛紅椅披四条棹圍供花兩對水菓乾碟共十二

採、供菓供飯大小香爐鈴鼓中槕子、大眾蒲團一齊搬出、如天
雨在大殿內擺、與在外同、堂中起香行香打站板著香板吃茶
畢、司水一聽開靜、即到大寮挑洗臉水回放丹墀維那看盆子
收盆子、招呼師付們一齊放腿子、換鞋襪出外、先小圊後洗臉、
隨即今當值挂二板、夜巡急到大殿報知鐘頭打大鐘三下、接
夜巡板、敲一轉至內寮獻殿、聽招呼、然後板、堂中上靜、開靜維那
表堂云、今天到月台上拜月、有點規矩告訴師付們、少刻一齊
到大殿月台東草站南邊、西草站北邊、悅眾敲鉛推、二磬、當大
磬、把人磬、心鼓鈴鼓、班次站好、打問訊、二磬、接大鼓、與大殿內
同、先唱戒定真香香讚、後念南無日光遍照菩薩三稱、接念藥
師灌頂真言二十一遍、接念變食真言、畢、維那招呼、展具、然後
鼓拜願、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拜、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三

拜、南無日光遍照菩薩三拜、南無月光遍照菩薩十二拜、南無
光明會上佛菩薩三拜、既依後唱月光讚、大眾禮佛三拜回堂、
小作撤供菓、供菜、小工撤蒲團、揀椅各人歸原處、各人留心記
好、悅眾打起身二磬、
又大眾吃普茶、另看吃普茶規約、
　二十六年古十月十五日起、今後大期內晚六支香開靜不
　到齋堂、在堂內吃蘇油稀飯規則、
晚六支香未止靜以前、飯頭分米數斗、菜頭切洗青菜、隨辦小菜
羅卜裝二小桶內、蘇油飯豆蘇各油、亦歸菜頭到湯藥寮爐、
六支香將止靜、菜頭即用菜鍋先下油炒青菜、然取放桶內、蓋
好、飯頭就菜鍋再煮米約二斗餘、飯熟將菜和炒、然後裝飯桶
內、蓋好、看香人聽禪堂靜中打過三下下位、叫香燈隨即看香

燈司水外護大共四人到大寮、二人挑蘇油稀飯、二人挑開水
壺回到禪堂西廊內靠格放好、聽開靜開門、二內護大與當監
值出外提大碗筷籃進堂、二內護大散位上盂筷、當監值散碟
篇筌筷、香燈司水添羅卜小菜、外護大添蘇油稀飯、四人輪流
挨做、當監值過頭堂、大家吃畢、內外護大、香燈司水倒開水、收
盌筷、提飯桶鍋、茶壺齊到護大寮、連看香共六人、同吃二堂稀
飯、香燈司水回稀飯桶、內外護大洗碗筷畢、進堂行香、其餘
香到打茶上牌子、悉照舊例、
　八月十六日、
早殿不觀大、下殿回堂、堂中維那報人名字、及大殿知客講規矩、齋
堂送位、禪堂送位、晚殿象殿、晚二板後、衆堂均看大請職規約、
法堂小作聽大殿夜巡板、向即點滿堂燈燭、候新職禮法座走

後隨即息好、
　八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師付們既到這邊常住住、必高緣放下、寸絲
不留、有經來聽好者、有山來朝了者、有小廟未結束者、有同恭
未去信者、有師付未問候者、有已事未交代者、身雖在高旻而
心弄得高焦、巴公五心煩燥、晝夜不安、試問有等仇人來尋報
復、要你身命、你將何付、恐怕跑之不及、還要帶滾、那時還能夠
顧那一事、也任那一要緊的事也不能顧、只要顧救命就罷了、
這個譬喻、很是恰當、今天是你自愿到高旻住禪堂、自己弄得
身心不安、還怪那個、要知歇心辨法、必把禪堂好處多想些、記
取研究堂中規矩、是何等好處、禪堂辦道、是何等清高、禪堂住
下來、是有大福報的、住是天下人請禪堂、我偏要讚禪堂、住是

天下人不能住、我單要住、住是天下人住不來、我偏要住下來、住是天下人把禪堂當大地獄、我偏要當常寂光、住是天下人想小廟與師付及同參、我偏不想小廟師付及同參、能把禪堂無好處想出許多的好處、其心自然會休歇、自然會輕安、自然會願住、任人叫你走、你都不肯走、這是我們對治之法、末世行人、必不可少云云、門戶大獨各人留心、

八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聞浴梆洗澡、

午二板後打抽解、大衆一齊上廣單取衣服、放位後、出外小圍、

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聽招呼洗衣服、

住持傳法交替規則、

高旻古制、係傳賢叢林、住持職務、以死為期、故名生死方丈、從接住直至將死、方辦替住事、繼任人才、在平時另眼淘汰、多方委屈、具有五大資格者、方為合格、一、心地上參究透徹、宏法為懷以靜香為心、以規矩為命、不得一毫疏忽、於大法傳持、堅永於事、則謹守無遺、二、因果上知得、親拈一草之功、終投覺海、錯用一錢之費、報在阿鼻、古云、買磚之錢不能買瓦、何以故、磚在被風、果感五風之德、瓦乃被雨、因為十雨之緣、五風十雨之功、在國為豐年、在家為豐富、若將被風之磚私以為瓦、又將被雨之瓦妄以為磚、可得能乎、故人出錢買磚、必受磚報、出錢買瓦、必以瓦酬、如錯毫釐出錢者、得報差殊、錯用者終歸苦趣、務宜深審慎重、言行方為不謬、三、見地上務要徹法源底、破最上關、首明諸佛眼目、次行菩薩事儀、再識二乘因行、如此法外三明、切

宜深究、何以故、諸佛眼者、佛以福慧深修為正行、閑靜後行散香、當監值上殿過堂、出坡等事、為培法身福種、上靜後參究體究、堅固力行、永久不懈、為修法身慧因、二時精進、至死不退、斯即為佛因正眼、菩薩事儀者、菩薩以自他俱利為事、修四儀整攝、一念全真、常懷利人之心、恒作法門之範、避譏嫌疑於各處、勇慣習於心身、怕失威儀令人生謗、怕無道德令人不恭、雖擁衆運水之鬧忙、心無煩厭、雖迎賓待客之雜事、意解福因、不滯靜修、不為動轉、斯為菩薩正行也、二、乘因行者、策勵學人、了生死出輪迴、不種凡夫種、不修二乘因、大凡喜靜惡動、愛獨厭衆、取少怕多、見福不修、見慧少進、專執靜定、佛呵為焦芽敗種者是也、誡之學者、切宜猛省、不但六道之因盡滅、二乘之果尤空、實行諸佛正行、廣作菩薩事業、佛與菩薩、是任緣覺聲聞、俱歇、斯

為識二乘因行也、四、戒律上儀範精嚴、言雖無犯、佛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即是我母、殺害巨細諸虫、勝殺過去父母、打傷蚊虫虱蚤、即毀未來諸佛、男女既是我父母、蚊虫又是我諸佛、持戒之法至深且細也、五、勤謹上每日例行公事、上殿過堂、行香坐香、出坡等事、各處檢點等事、留意於事、必以整肅莊嚴、如法屹次、第為一切當於衆、必以循規蹈矩、內外安寧為己任、直使三十年如一日、斯即殷勤所致也、是此五大資格、具有十之八九者、後必勝前、具有十之五六者、前則勝後、若一分不具者、不得担當此任、有此資格之法式、或擬傳法者、久留心煅煉之、首領清衆、行單傳法之前數日、招至丈室告知、擇定傳法日期、先請諸山道德、感情稍厚之長老、或監院三五人、到期來寺、法堂設座、滿堂香燭、此時不勞常住首衆諸人、諸山站班、另着諸

山一人、作傳法詞一張、內有先付後交者、有當付當交者、有交替不付者、有付不交替者、付法詞者、恭維法傳靈鷲、印付拈花、西天四七、相承東土二三、繼續欲得大法昌明、燈傳不墜、必依先言、為法求賢、茲有某大師言、為人誠厚、戒德鮮明、遍歷叢席、久參知識、為人為法、足範來今、於參於學、卓然眾望、由是慷慨發心、定必龍天推出、是日長老、仰懇諸山尊宿、為作證盟、伏維上某下某和尚、敬遵佛制、恭肅傳法、

擇定日期、在早課下殿時、法堂敷座、和尚陞座、諸山站班、陞座與平時陞座同、至和尚說法畢、隨着接法人、搭衣、下問訊、上拈香、在下蒲團三拜、長跪、諸山長老站立座側、宣讀傳法詞畢、復禮三拜、問訊、換大紅祖衣、如當付當交、諸山長老或法和尚親掛大珠、問訊拈香、就位長跪合掌、和尚宣法卷畢、起身、在下蒲團平地展大具九拜後、法師下座、接法人站法座側、諸山或法和尚送法座位、就禮一拜、陞座說法畢、下座、諸山或和尚隨送大殿齋堂位、禪堂文室位、送畢、隨上祖堂供、陪同諸山長老喫齋、晚在禪堂請慚愧者開示、以讚嘆維那、播揚大眾、

第三日在齋堂表慚愧、無能堂隨眾上殿過堂、坐香出坡、若先付後交者、大具九拜後、隨法和尚到祖堂上供、接法人不陞座、不送位、不掛大珠、喫齋畢、各回寮、無事、有付法不交者、因人於高上參學、優秀、或身帶病、或決志不遺、以義不容辭、接法為密同心印耳、有接不付法者、或本宗法脈前後不符、或向無法詞之處、或付法無人、只接住維持耳、

中國二十六年改用衣缽寮經理常住、諸師賬目清規牌式、

衣缽一職、助文室最有關切事宜、受此職者、務以常住共住清規

為己任、否則因果隨之、人格喻之、特懇列示規於後、

一常住買食物紙張各件、開單交上街人、買回點數、過秤查收、檢查私弊、清查畢、各件隨上流水賬、計物若干、算錢多少、賬上先入文室錢若干、再支貨物若干、所有物款、由上街人先行墊出、候賬算清、扣錢多少、歸文室、如數交上街人、衣缽司經賬目、不負錢責、

一內外諸師買貨物等件、必令各人帶規錢來寮、先開買物清單、交書明某某師買某某物、錢多少、即將清單呈文室稟明、如有違清規之物、拒買之、有與戒相違之物、得瞞之住持、屢查許買、將清單交與衣缽交上街人去買、貨物買回、查點物件、算錢多少、多則退之、少則催還、候各人來寮、衣缽一一點交、不得私送各寮、亦不得留人在衣缽寮談心、

一常住各項紙件、客堂禪堂用紙、必詳查座量多少、照發登賬、隨需來人、膽多即退、其餘各寮私用、概不能私發、許代買、如有諸師存款、及放存小食錢、或功德款、送衣缽寮者、立即送交文室收存、亦不能私借錢與人、又不能向人借錢、自己不得私用常住一文、圖章名元、任何人借、概拒絕之、其餘日行規則、照例行持、以上清規、開載明白、不得訛錯一字、謹依而行、方可達到知因識果也、　住持手訂、

高旻專門禪宗規則、

世間百千法門、非專門不能入手成功、禪宗心地工夫、不但不專門做不到、任是再專門、亦還難辦好、何以故、有形有相、切見易聞、可學可會、心地上事、無名可言、非相可見、伸手無摸摸、動腳無去向、兩眸白眼、一口舌頭、任是用全付精神做去、不妨頭頂

虛空、足履、況地、除此而外、別無其他勝進、如此之難、禪宗一法、將何立足、似此誠非也、但專門一事、並非口講、專門亦非力行專門、必要將身外與道有違之一切動作事、悉除乾淨、故高旻永不打水陸、不放焰口、不拜大懺、不念小經、不傳戒、不講經、不成就人住茅蓬、不成就人住關房、不打念佛七、不與人送殯、不出門做經懺、不出外放錢、二六時中、清規肅矩、如法修行、身外道、閑應酬、遠隔、身無他用、心自虛玄、直要他不專門、尚難做到、除專門而外、別無他事也、如此專門用工、方可達到禪宗深處、試向明眼人前請益看、任是早晚殿堂、實是補助身心正行、又非身外事、今已說明、恐修行稍淺之人、致生誤會、而又佛制祖規者、必遵佛制之叢林、祖建之蘭若、為佛子者、當力行佛制、力遵祖規、後代住持、不得于規約私改半字、于規矩擅改一毫、

又不得依己見妄加規則、亦不得放他法私減規文、能依此規約上行、則一直行去、不能依此規矩上行、則急時退去、免遭惡報、致無出期、豈不是錯人家事、若自己身有智者、豈願為之、又有急關重要者、全世界指定高旻為專門第一、不得辦學堂、立蓮社、學密宗、示念佛、研教相、容外道、種種一概謝絕、不容毫髮、不徇人情、不依己見、任他刀架頸上、寧死不改專門、任他逼我退職、拼死不遵改換、如此堅決苦志、可以保專門、可以為模範、諸佛歡喜、歷祖降祥、龍天定護、以無虞、神鬼欽崇而暗助、自則不沉墜、而起紡成佛寺、則真專門、而光輝于祖、後學利也、法門興也、何快如之、

八月二十九日、

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廁、單換衣服、放西丹淨水缸內、午板香後放四六之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濟川印禪師忌辰、

是日點心叫香燈堂派照客掛忌辰牌掛齋堂門外、供單收牌、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大殿唱念與諸方略有不同、早殿觀十者、晚殿亦觀十者、十者乃普賢十大願王、普賢者、處處皆贊為普賢、願王者、願願實行為願王、觀十者之儀式、上一句一者禮敬諸佛、佛字後、當中歇音、名陽句、二者稱讚如來、來字一出口就歇音、音歇在來字上、名陰句、後數句皆同、上句為陽句、下句為陰句、上句可拖腔、下句萬不能拖一毫腔、拖一毫則刺耳亂衆、在數百人中、停腔歇拖、不前不後、不高不低、不拖不拉、不快不慢、是真佛事、是真報恩、大凡普佛超薦亡魂、大衆繞佛不到牌位前、除外上供事、不敲鐺鉿、大殿繞佛、念本師釋迦牟尼佛、齋

堂添一地藏王菩薩、我看這一位菩薩關係很大、何以、我們跳起腳來念佛、恐西方不能去、東方不願來、暫在陰身借住、正是地藏王之範圍內、如我們亡起命來參禪、心地未發明、生死還未了、又無生他志願、又到這一位菩薩的地方借住、但我們今天在世、多預備供養地藏菩薩、那時定有一分感情、亦是未水先做霸之事云云、門戶火燭、各人留心、

八月三十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觀、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旦良辰、

是日點心叫香湯藥換免禮牌掛內寮、歇殿次早課下殿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祖堂上供、回堂搭衣過堂、
供菜送齋堂、鐺鈴送大殿、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洗澡、
午飯後首領洗過澡、到大廳算賬、規約同前、
八月十二日、
常住派小价送揚州禮、部局區長、佛教會長、商會會長、凡與常住
有感情之處、都要送八色禮、八色禮者、藕、菱、月餅、茶葉、蓋禮四
色、
晚殿後、住持派湯藥師穿袍子、令小价抬長方盤裝月餅約二十
多包、每執事送一包、送法同前、
藕、菱、芋子悉買回、
每月十四日庫房發各寮香燭等項式、
大殿、發定香壹包、大放香二包、洋火壹盒、鐘鼓二寮、每人發

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山門、彌勒佛殿及外韋馱殿、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門頭
寮每人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飯頭、發二板香一包、草紙三十張、洋火一盒、有煮粥發搽鍋
油二兩、
菜頭、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大火、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茶頭、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園頭、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肉身殿、巡山、開廠、剃頭、浣頭、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
每寮每人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小門頭、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夜巡打梆、每寮每人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財神殿、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香燈寮發二板香一包、
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雲水堂、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寮元香燈寮、每人發二
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雲水諸師、看人數多
少、發草紙若干、雲水諸師古規不發草紙、
客堂、祖堂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知客僧值照客寮、
每人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齋堂、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行堂寮每人發二板香
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商作寮、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若用在家人則
不發、外又應用油腳照發、

方丈、發洋火一盒、草紙兩份計六十張、
法堂、佛前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香燈寮每人發二板香一
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禪堂、發佛前大定香一小捆、大板香二板香各一包、洋火一
盒、班首寮每人發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維那寮亦同、
堂內清眾看人數多少、每人發草紙三十張、如意寮不發、
內韋馱殿、佛前發大定香一包、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
延壽堂、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對面佛前亦同、各處每
人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衣湯侍寮、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每寮每人發二板香一
包、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庫房、佛前發二板香一包、洋火一盒、又監院副寺庫頭寮、每

伽藍殿、入發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佛前發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香燈寮發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關房、發二板香二色、洋火一盒、每人發草紙三十張、

功德堂、發佛前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香燈寮發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功行堂、發佛前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香燈寮發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普同塔、發琉璃燈油三斤半、四兩燭一對、洋火一盒、各寮每人發小燭兩對、二板香一色、洋火一盒、草紙三十張、

凡有各處佛前每逢上供之時、臨時發五燈燭一對、再有齋堂法堂或各處佛前遇有誦戒說法及常住正當佛事、酌約發給臘

燭、餘均不發、更有石礆、除齋堂洗盌袋、及維那寮湯藥寮洗常住衣被外、其餘首領行單清眾、無論作何用項、概不准發、

九月初一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開靜、一齊到小廚房取供菜、供畢、供菜送齋堂、蠟臺送大殿、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到大殿各處上供、同堂聽大雞過堂、

僧值早殿行罰、

是日早粥後、客堂派照客、抬四聖牌挂齋堂外、供畢歸挂者收牌、

九月初二日、

住持派人持請單到董事家、請來議租、儀式看夏季、

九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絕攀緣、斷情愛、不往來、免掛念、有志上士、早願為之、高旻住下來的人、如住深山窮谷中、渺渺不見天日、逢迎不觀世情、於道大進、於塵大離、識者知而許之、常住舊有恒規、內外首領大眾、往來書信、來寺之信、住持檢查、去外之信、亦加欽檢閱、惟有清眾行單、來信到寺、除寄有銀錢衣物各件、隨來隨交外、其餘概行沒收、最要緊、者寄來之件、隨令收者去信徵實、或通知及證明、萬不能遲誤、若稍躭延時日、發信處急等如焚、令彼不安、不疑鄰與即疑寺、便是大關係之事、必急急當行、不容遲緩、又清眾行單寫回信、必到衣湯寮明間方棹上寫好、無有信紙、可請衣鉢代買、堂中首領寫信、亦在衣鉢寮房內坐、衣鉢任寫信、堂中首領自己寮房無筆墨信紙、再則班首維那寮又無書籍筆墨各件、故爾云云、門戶大開、各人留心、

九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點浴、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洗澡、

禪堂午二板後、打抽解、大眾一齊上廁單、取衣服、放位後、出外小園、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聽招呼洗衣服、

九月十三日、

禪堂大眾午飯回堂、一齊上廁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

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剃頭、聽招呼洗衣服、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天目高祖忌辰、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夏去冬來、炎涼世態、正是令道人寒身而又寒心、從今天換季、但換季有點規矩、同你們講講、一夏的扇子

用到今天現在戴了帽子、夏天夏衣、心板、竹墊、大小扇子、一併
收起、置於高閣、如稍冷、可在維那寮門外彈指、悅衆應卽出問
要甚麼棉衣各件、卽取交他、隨時登賬、要衣件人站韋馱殿、不
准到維那寮內取衣物等件、叢林下規矩、首衆只准戴合掌尖
的帽子、其餘平頂冠一把抓、小帽頭、觀音斗、概不准戴、唯黑色
小帽子、到睡覺時床上可戴、下床就不能戴風帽子、准庫房副
寺、大小頭門在寺外可戴、若在大衆共見之處不能戴、可方便
圍在頭上、任是老堂人、風帽子只准在老堂內、出老堂不准戴、
又如意寮病人到先生看病、准戴、病人出如意寮打水有事不
准戴、其餘首領大衆行單上殿過堂坐香出坡出入往返、概不
准戴、又凡請過班首職、穿襪子可穿草鞋、惟穿草鞋不能穿袍
子、又赤脚不能穿布鞋及穿袍子、其餘維那僧值知客副寺書
記及清衆行單、概不能穿襪子穿草鞋、及打赤脚穿布鞋、各人
留心門戶火燭、格外愼重、

九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放祖堂、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
是日點心、吽香、湯藥、捧免禮牌、掛內韋馱殿、次早課下殿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 祖堂上供、聽打吽香大點
過堂、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洗浴、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聖誕良辰、
各寮到庫房發佛香、洋火、草紙、

住持午飯後、派湯藥師請禪堂班首、維那及僧值、內外監香、洗過
澡、一齊到法堂演、監香另看演監香規則、

九月十五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五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
開靜、一齊到小厨房取供菜、供畢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捧四聖牌、掛齋堂外、供畢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畢、回堂、聽
大點過堂、
午板香少坐三寸香、開靜、吃過茶、演起字、另看演起字規約、

九月十六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月朗定祖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九月十七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放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祖堂上供、聽打吽香大點、
過堂、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靈鷲頴祖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九月十八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放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祖堂上供、聽吽香大點、過
堂、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觀音菩薩涅槃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即派照客捧聖誕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九月十九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饈餘、供畢供菜送
齋堂饈餘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海島後上供、聽打吽
香火點過堂、
九月二十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智福倫祖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九月二十一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饈餘給祖堂放好、供
畢供菜送齋堂饈餘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　靜、內外首衆一齊到祖堂上供、聽打吽香大
點過堂、
九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內外大衆師付們、有身不調、無病要醫、比急
忙辦下隨事、何以久遠之身能、千改萬變、今幸得人身、當知身
是病本、要得無病、必先去身、我們住叢林、正是辦的忘身忘體
一件大事、身亦忘得透、病亦除得清、今既不忘其身、而反愛身
如寶、誠顛倒、若是果真有病、力不足持者、准告病假、請寺中醫
生醫病、服寺湯藥、若請外來先生醫病、醫生錢歸病人開銷、既
請外來醫生、必吃外來的藥、不准用寺藥、寺醫寺藥、不要病人
出錢、若用寺外醫生、必吃寺外藥、必用病人錢、未到寺內醫生

看病、不發寮藥、告香假人、不看病不發藥、有病假人、准吃醫病
藥、不能吃寺中補藥、勿論首領大衆、不得私向藥房發寮細藥
件、查出見一罰十、堂中有病人、只准在寺看、不准到揚子橋三
义河及揚鎮各城頭看病云云、門戶大獨、各人留心、
九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到浴塘洗浴、
午二板後打抽解、大衆一齊上廣单、取衣服放各人位後、出外小
園聽招呼洗衣服、
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楚泉振祖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九月二十四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饈餘放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饈餘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祖堂上供、聽大點過堂、
九月二十七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如鑑澄祖忌辰、
是日點心吽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九月二十八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供畢供菜送齋堂饈
餘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領一齊到祖堂上供、聽大點過堂、
九月二十九日、

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
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聽招呼洗衣服、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藥師佛聖誕、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聖誕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住叢林的人、要自尊自貴才是出世高流、若
自輕自賤那終歸庸部、如上殿大衆聽到鐘响板响、任何事要
的事都丢下來急忙要去寧可上殿而死不可躲殿而生、每天
早晚定為恒課任是山河有變我行不移、若能人人這樣行為
於自己亦不空過、福慧真修、於常住內外清嚴規模整肅、現為
人天模範、後當擔荷心燈、不但自期上進而人傚尤其後也、功
非淺鮮、營播諸方、若早殿聽鐘响、即借事遮蓋、或裝肚疼、或言
辛苦、晚殿聽板响、或摸盥擇躲、或挑籮辦食未、或取布拭褌
子、此皆惡性比丘、毫無道念、久之、若維叢林、即同流洽、真有道
之士、貴在真實、凡大衆共同佛事、勢同搶寶、必爭先恐後、一免
自行相違、一免受職事檢點、舉眼看來、一生能有幾回來住
高旻、可不認真苦行其事云云、門戶大開、各人慎重、

九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鐵、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挪洗澡、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上供、聽叫香過堂、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供畢供菜送齋堂、鐺鉿送
大殿、
午飯後首領洗過澡、到大寮算賬、規約同前、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旦良辰、
是日點心叫香湯藥師捧免禮牌挂齋堂門外、次早課下殿、歸挂
者收牌、

十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鐵、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開
靜、一齊到小厨房取供菜、供畢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捧四聖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歸挂者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回堂聽叫
香火點過堂、

十月初四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達摩祖師聖誕、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聖誕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十月初五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於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祖堂上供、聽叫香火點過
堂、

十月初六日、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照月真祖忌辰、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十月初七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鉿放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祖堂上供、聽叫香、大點過
堂、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有行有福、無福無行、當知大行必發大心、担
當大事、如何是大心、識得自心本無生滅、無虛空大地、無世界
萬物、等諸佛之體、爲眾生之心、故名大心、大事者、即自己無始
劫來、所作業障、生生受生展轉受報、無窮無盡、斯名大事、再則
我亦如是、眾生亦然、欲度眾生、必知世界之廣、眾生之多、先有
度盡世界眾生之心、再能行化世界眾生之行、亦名大心、担當
大事、最要緊者、我們現在因地中、先培善業、以超五濁惡因、世
人惡而我不惡、我善欲令世人善、斯乃自修度生因也、每有厭五
濁惡世而別求善地者、即是捨度生而自度也、菩薩行事、見眾
生一天不離生死、菩薩即住一天苦海、眾生一齊了了生死、菩

薩心願滿也、大心了也、大事成也、你我們務要拚命做因地學
度生、日用中心不離道、念身不離眾、主云門戶火燭、各人慎重、
十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監浴、
午飯後、內外首領聽開浴梆、到浴堂洗浴、
午二板後、打抽解、大眾一齊上廁、單取衣服、放在後、出外小圊、聽
招呼洗衣服、
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和尚令衣鉢請班首眾拂支小參、
十月十三日、
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廁、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知內、聽招呼洗
衣服、
住持令庫房招呼廚作、眾做茶乾百弍十塊、十五日晚課下殿喫

普茶開、
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上靜、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現在常住替你們起七、但七期中、上殿不觀
文、二個悅眾上早晚殿、外寮首領行單、看藏經人、概要上殿、晚
殿亦不觀文、鎚椎稍快、下殿悅眾先到護七寮、看鍾稍等、看鍾
到即到禪堂門外、敲格子開靜、七期中、飯頭菜頭大火行堂各
行單加倍辛苦、萬要把各人公事作好、不能悞事、齋堂添飯菜
要快、大眾一來就吃、不能耽悞人家工夫、茶頭茶水護七一來
就打、萬不能稍等一刻、飯頭粥飯要勻當、要清潔、不多不少、炒
蔴油飯要不乾不稀、菜頭燒菜要不鹹不淡、不乾不稀、七期內
茶飯飲食辦得好、培福無量、禪堂食物、或丈室供以參湯、杏仁
湯、桂元湯、外寮任何人不得私取一滴、查出定受重罰、云云、門

戶火燭、格外留心、
十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表堂、午後行戳、下殿小參、
禪堂放長香一天上靜、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浴梆洗浴、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大望日良辰、又是樓雲主
祖忌辰、
又早粥後、貼單另看貼單規約、
是日點心叫香湯、爲捧陞座牌、免鋪牌、掛內寮、默殿次早課下殿、
歸掛看收牌、
是日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各寮到庫房發佛香洋火草紙、

十月十五日、
早課下殿、法堂陞座、下座走巡四寮、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親供菜、主席、各處香燈、聽早板香
開靜、一齊到小廚房取供菜、供單、供菜送齋堂、鐺鉿收退大殿、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搽四聖牌、掛齋堂門外、供單掛者收牌、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首眾一齊到大殿各處上供、回堂聽叫
香、火點過堂、
僧值早殿行籤、
午板香開靜、吃茶後、大眾一齊上廣單、放養息、
下晚殿、一齊到祖堂向過去老和尚告生死假、又到法堂向和尚
告生死假、大眾回堂、等施主、聽大殿打過報鼓三下、到齋堂吃
普茶、聽宣規約、

晚起養息香、大眾出外小圓回堂、掛二板、吃茶、監香行禮、和尚起
七、看起七規約、
七期中食物補品、歸丈室小价燒煮、發糖發物辦理、
起養息香、泡桂元肉弍斤、燒到開大靜、四支香打站板喫、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泡好剝皮、晚殿完、糯米弍升、磨二次、裝白鐵
桶、洋糖四斤、
七期內、和尚僧值齋堂不表堂、任何供眾及上供各單、概不能掛、
每逢七期、單解七、雙解七、後早四板起、吃醬生薑開水、
每七五次補品、如七天一七、第三天不喫、第六天不喫、如六天一
七、只第三天不喫、如五天一七、每天一次、每七桂元、杏仁、參湯
桂元、杏仁五樣、
七期內、和尚專門領眾打七、殿堂次第、概不要到、除陞座外、以又

捐望、亦不用到、每天晚吃過乾飯後、打聲念講開示、務必親到、
萬不宜請人替代、如真有重大事件、非去不可者、須請書記、位
班首代講開示、不打驚策、和尚在七期中、不離大眾一腳、隨眾
起倒、任是再要緊的事、請別人做去、天下叢林高旻為的要、行大
住持若不認真、天下人不肯來住、關係之大莫逾此也、
頭七、十月十五桂元、十六杏仁、十八參湯、十九桂元、二十杏仁、
二七、二十二桂元、二十三杏仁、二十五參湯、二十六桂元、二十七
杏仁、十一月初一起第三七、
初一桂元、初二杏仁、初四參湯、初五桂元、初六杏仁、
四七、初八桂元、初九杏仁、初十參湯、十一桂元、十二杏仁、
五七、十五桂元、十六杏仁、十八參湯、十九桂元、二十杏仁、
六七、二十二桂元、二十三杏仁、二十五參湯、二十六桂元、二十七

杏仁、十二月初一日起第七七、
初一桂元、初二杏仁、初四參湯、初五桂元、初六杏仁、
八七、初八桂元、初九杏仁、初十參湯、十一桂元、十二杏仁、到時維
好不能喫、菜、各補品斤數、一百人以上者、依照此數發給、如三
五十人、或六七十人、照數低減、看人多少、不可定例、
又飯頭早午照心、養息香開靜、內外僧俗人齊吃乾飯、惟夜六支
香開靜喫蘇油粥飯、小工小价匠人裁縫、概不准私喫、查出重
罰遷單、
十月十六日、
早粥後、丈室小价二人、提杏仁漿帶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
開靜喫、放糖四斤、
十月十七日、

文宣派侍者招呼小廚房、明日請班首喫開示齋、辦六碗六碟齋、
十月十八日、
晚起養息香、拜高麗參半斤、參鬚半斤、泡好、侍者到晚八支香開
靜吃、放糖四斤、
早四支香開靜、開午梆、湯藥師穿袍子到禪堂東大止靜門、見班
首出、合掌云、奉和尚命、請堂中各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廳
喫齋、
十月十九日、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叅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止靜時、泡桂元肉二斤、糖四斤、止靜去燒、開大靜後吃、
十月二十日、
早粥後、文宣二小价提杏仁帶糖四斤到大寮煮、午板香開靜喫、

十月二十一日、
午二板打抽解、大衆一齊上廁、早取衣服放各人位後、出外小圊、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洗澡、後聽招呼洗衣服、
午飯後、庫房招呼飯頭多發米、小工匠人等七期方便同喫乾飯、
養息香開靜、禪堂吃乾飯、起香大殿到四支香開靜、方開大靜、
和尚進堂、先打警策、後講開示、上靜後、坐過三寸香、靜中下位子、
又打警策、歸位、高聲云、各人頭抬起來、衆聞之、大喫一驚、即講
警覺空過慚愧打混之語、講畢、明天早課下殿、維那聽外二磬
三下、即打三下下單叫香、大衆一齊下單出外、先小圊、後洗臉、
回堂歸位、吃醬生薑開水畢、打三椎、大擲子、止靜、聽外一下火
點、悅衆一下二磬、維那一下叫香、如是三交三接、又起第二個
七、同後每單解七、起七皆同、

十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叅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泡桂元肉二斤、糖洋四斤、燒到開大靜後喫、
早打大點一下、悅衆打二磬一下、維那打叫香一下、如是連環另
打三椎起七、
十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文宣派二小价提杏仁帶糖四斤到大寮煮、午板香開靜
吃、
十月二十四日、
文宣派侍者到小廚房、報知明日午時有班首開示六碗六碟齋、
十月二十五日、

起養息香、泡高麗參半斤、參鬚半斤、糖四斤、晚八支香開靜喫、
午梆開過、湯藥師穿袍子到禪堂東大止靜門外、見班首出、合掌
云奉和尚命、請堂中各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廳喫齋、
十月二十六日、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叅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泡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燒到開大靜後喫、
十月二十七日、
早粥後、文宣派二小价提杏仁帶糖四斤到大寮煮、午板香開靜
喫、
十月二十九日、
早粥回堂、便解七、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大衆回堂跑香、和尚進堂跑香、挂二板、和尚

打警策一次、講開示考工、見色力稍好、身體稍厚一點的人、重打二下香板、問念佛是誰、速道來考、以前先講云、你們道出念佛是誰、以何為證呢、要知古人悟道、大地六種震動、令人既能悟道、大地亦要震動、你們真能道得出來、口將一動、大地必隨到一齊動、若開口後、大地未動、你是亂統機鋒、幾個大香板送你到化身窯、真道不出來、不能亂開口的、那怕和尚班首下香板、把你耳朵打聾了、頭砍破了、任他拆了我的骨頭、我萬不能開口的、善知識打死我、關我大事、若亂開口、即破大法輪、打死了還要隨大他獄、每人打過四個香板、考了五六人、即云、還少一把大、和尚即把香板一豎云、起、班首維那齊喊、與起七同、維那後喊、當值打站板、維那不走圓子、和尚又考三四人、即令班首考工、班首考主定打人香板、考工若不打香板、是犯考工規

矩、班首次第考畢後、一位班首考一二人、即云、時間很大的、師付們很辛苦的、請維那師付早點打柏解、當值即打一下大撫子、監香出外敲吽香、大眾回堂坐香、此時監值不鋪棕薦、副監香不下位子、止靜後、和尚下位打警策香板歸位、講七期中、師付們未真用工、是真空過、趁還有幾個七、千萬莫放過、今天放兩天香、洗衣服洗澡、全仗各位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加倍要照應好、班首寮房在七期中可以開、何以、惟到放香時候、班首寮房門要上鎖、一則策勵自己精進、一則嚴防庸輩鬧寮、大關重要、由十三日早板香開靜起香、至十五早課下殿、堂中班首維那監香不帶香板出堂、不帶到齋堂淨壇大小架房、維那帶香板與敲吽香、監香出堂、進堂点香板止靜、現開靜、隨打起香撫子二下、維那即高聲云、堂內師付們、一齊上番、單換衣服、前敬

位班首維那亦到各人寮房換衣服、留一位班首照應大眾、催換衣服趕快、取下來、摺好、送再埠水缸內、小圊後進堂行香、聽招呼洗衣服、外寮師付請回各人換衣服趕快云云、

十月三十日、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

午後監浴、晚殿行戳、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澡梆、到澡塘洗澡、七期內不算賬、

點心後、湯药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旦良辰、請那位首領拈香、是日內寺默殿不挂牌、

十一月初一日、

早課、都監或監院拈香、丈室衣湯寮不巡寮、早課僧值行戳、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參糯米二升、磨二次裝好、

早粥後、齋堂不挂四聖牌、

起養息香、丈室小价秤桂圓二斤、洋糖四斤、燒到開大靜後、四支香打站板喫、

早板香開靜、照客到禪堂門外、向維那報二悅眾上供、不聽開梆、

大殿畢、分兩處上供、

七期內、四聖供單供、先到禪堂報悅眾二人、外寮諸師上供、初一十五及各單供皆先打吽香後開梆、外寮人上供畢、侯過堂、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樣、各處香燈聽早板香開靜、一齊到小廚房取供菜、供畢侯菜送齋堂、鐺鉿送大殿、

十一月初二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喫、

十一月初三日、

文室派侍者到小廚房、報知明日午是請班首開示六碗六碟齋、
十一月初四日、
起養息香、拜高麗參半斤、參鬚半斤、洋糖四斤、煮到晚八支香開
靜喫、
午梆開過、湯藥師穿袍子到東大止靜門外、合掌云、奉和尚命、請
堂中各位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廳喫齋、
十一月初五日、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泡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拜桂圓肉弍斤、洋糖四斤、煮到開大靜後、四支香打站
板喫、
十一月初六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帶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喫、

和尚早晚上殿、二時過堂、四時坐香、出坡查夜等則、
和尚每日早四板起、即洗臉穿袍子搭衣持具、先禮韋馱伽藍監
齋祖堂四聖、如有大殿香讚、及祖師忌辰菩薩聖誕、早課侍者
當要傳爐、和尚走侍爐侍者後、四聖皆傳爐拈香、三拜、脆伏跪
默云、拜到某菩薩、即云求某菩薩慈悲、三呼、云常住遠離水火
盜賊、兵哭官訟、一切橫事、老者歸滅、常住興盛、海衆安和、保佑
弟子、孝順父母、恭敬尊命、諸佛堅持禁戒、永斷瞋心、無諸
病苦、六根具足、如是三拜三默禱、不得少一次不默禱、四聖拜畢、
外客堂寮出帶聽大鼓鐘頭接堂內報鐘、又聽堂外某頭接堂
內揚板三報鐘、至堂師過外客堂、和尚走維那後、到大殿外候、
僧值三拜、問訊走過、和尚進大殿、展四字具禮佛九拜、到爆迎
羅心無動轉句起具念快拜快念慢拜慢、又如有朔望或佛聖

聖誕辰、大殿和尚拈香後、三拜不起具、至妙湛總持不動尊句、
又拜九拜、唯以來客晉佛及高年晉佛、一進大殿、同大衆三拜、
不拈香、無九拜、拜畢站大殿中門西旁、向內站、不靠格子、至繞
佛、走上客堂後、不得離開一步、如無要事、跪到十普普皆回向、
普字上起身、禮佛三拜、向東轉面出大殿、左腳夸門坎、進大殿
亦左腳夸門坎、晚殿聽夜巡板響、小圓穿袍搭衣持具、直到外
客堂等候、不禮四聖、見維那走過、走維那後、同進大殿、同大衆
禮佛三拜、同歸位、後與早課同、
早聽打早粥叫香、即小圓穿袍搭衣、如免衣、即穿袍子、先到齋堂
坐下、務要搶前到、若齋堂有人、又勞僧值喊站起來、及坐下來、
又勞大衆扒起扒倒、搶福無量、此規矩可知不可行、長行則令
人生厭故也、出早食、聽大頓地藏王大字出口、即拿筷子取食、

午食至三德六味、三字出口、即取筷子挑食筷子可架碗上至
收食二磬一響、和尚大衆一齊合掌、取碗筷受食食畢筷子架
兩盤當中、見僧值站中即下筷、若早粥過表堂時、僧值站中不
放筷、講畢自放筷、合掌稱念薩多喃、至放掌二磬一響、下位同
大衆問訊、後前走、侍者跟後、午飯亦同、
每日坐早板香、至聽打過抽解進堂午板香午後四支香亦同、補
靜候起過香、同大衆一齊出堂、養息香聽打抽解進堂、開靜後、
如有要事、放叅碗落地、可出堂、若無要事、聽起香隨大衆一齊
出堂、唯晚四支香聽起過四支香即進堂跑香、打站板講開示、
畢、跑香打抽解、坐四支香、開靜聽開門、即回文室、稍候堂中揚
板、大衆吃開水養息後、可一人提馬燈、一手持木棍、出外巡查、
見馬嘶者、即到馬前看水草、聽驢叫者、即到驢前看水草、聽狗

咳者、即到圓田看動靜、若無犯當叫喊、即到各處查看、茶爐水
罐廠者蓋之、見灶門口有柴者撿之、見小工床下有私藏寺物
者收之、見各寮未息燈者催息之、見有人在寮講話者吼之、見
有在外閑遊者止之、查約一點多鐘或兩點鐘、雖不每日如是、
一月足有十次八次、乃住持真心維持之力也、
出坡者、如內外大眾出坡、和尚正式出坡、如外寮行單坡事、和尚
可時常照查可也、上殿過堂坐香出坡、乃住持切實正行、外再
有迎賓待客、酬應往來、及支派四眾各事、無片刻之閑、住持之
道如是、最要緊者、堂中週期頭約二十天講規矩、其餘盡講念
佛是誰、所有經典語錄譬喻因緣公案與章、概不能講、不但住
持不能講、其他各班首更不能講、高旻以參禪為專門、禪堂以
參念佛是誰為專門、名實相符故也、又齋堂每月四次講內外

寮規矩、名表堂、不得少一次、不到大關要緊、又四月初六日與
十二月初六日是表堂期、又過年月大是二十八日表堂、月小
是二十七日表堂、又齋堂一年四次宣規約、和尚定要到、又七
期內不表堂、正月初二表堂、又翻藏經前要表堂、清明日表看
守門戶堂、如外有凶惡与危急重要大事、齋堂可隨時表堂、
常住舊例、文室每晚乾飯一頓、太老和尚老和尚退居和尚及住
持、每晚計乾飯各一席、只用蔬菜二碗、不得用口麼香菇各干
菜、每碗油半兩、其餘任何人不得私食一頓、任何人不得藉詞
變相私食、查出大犯清規、又住持任何大事、僅可派人代表出
外、和尚除重要大事外、概不到揚城諸山、又二堂廢棄法處任
是皈依弟子亦不能去、才為清高上士、否則嫌疑落身、自下地
獄、門庭隨之而倒、任來寺之女客亦不能多語、久則有妨正行、

同下火坑也、
十一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廣單、取衣服放各人位後、內外首領聽梆
聲洗澡、大眾洗澡、僧值監浴聽招呼洗衣服、
晚養息香開靜、堂中吃乾飯、大眾一齊跑香站板、和尚打警策講
空過開示、晚四支香開靜、開大靜亘解七、與前同、次日早梆起七、
十一月初八日、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後糯米二升、磨二次、裝好、
起養息香、小价拆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煮到開大靜、四支香打
站板喫、

十一月初九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帶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吃、
文室派侍者到小廚房、報知明日是班首開示六碗六碟齋、
十一月初十日、
起養息香、拆高麗參半斤、參鬚半斤、洋糖四斤、煮到晚八支香開
靜喫、
午梆開過、湯藥師芽花子到東大止靜門外、合掌云奉和尚命請
堂中各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聽喫齋、
叢林不宜輕易與人興訟事則、
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又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之
古語、令人思之誠傾心崇拜也、世間事埋頭苦幹、真實為人、任
人欺我辱我謗我害我、稍有心於道者、我將為誰當頭一捧、不

但無我而人亦無也、總之盡大地是我過去父母、亦是未來諸佛、人能得此會法、何毀譽可存、何榮辱可有、否則學家巨富若官訟累身、其家不振、其心不安、終有獄囚刑役患、披枷帶鎖患、反復冤仇、患敗名喪譽、患究於牢獄、患冲家蕩產、患家敗人亡、患為非作歹、患數其大患無窮、研其微因有限、皆由不知益爭益窮、益讓益富之意耳、要知爭是真無面子、不爭是真有面子、世間人藉詞云及、非爭而無飯喫、非爭無屋住、非爭無我在斯大錯也、際此亦大難題、欲得解決者、無他、要人人豈有兒子與老子爭、又衆生與諸佛爭、既不能爭、可以當下自息、我既為世間人的兒子、何爭之有、即高旻常住專門禪宗、正是行息爭之法、正為息爭之人、又作息爭之事、與諸山、與遠近、於佃人、於鄉里、於內外等人、佛言皆是我父母、亦是未來諸佛、更不得言爭之

一字、能如是觀察、打官司事永忘也、痛試、一有官司在身、晝夜心神不定、各事決心、見有可疑人經過者、又怕是來拆我的、見有信到、我又怕要我見官的、見有差人到來、臉上嚇得白一陣紅一陣的、見有傳票到來、又愁錢莫有用的、一到法庭、駭得呆子相似、官事輸了、隨時把人當豬的行為、往牢裡一按、官司打贏了、又怕人暗地害我、日夜弄得不安神、我心願爭可哭土生存、不顧與人打官司、後之來者、務跟我學、斯興叢林之道、旨趣妙而深焉、

十一月十一日、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後、糯米二升、磨二次、裝好、起養息香、拜桂元二斤、洋糖四斤、煮到開大靜後、打站板吃、

每年清明祭各祖塔事例、

祖塔散居各處、江寧縣東陽鎮西三里許、燕子橋西半里許、坐西北向東南、正對燕子橋、稻田有水月庵、現無存、有照月真祖塔院、看塔潘宗福、住江乘村、歸潘宗福辦供菜、又句容縣之下蜀街南寺有祖塔、乃道圓仁祖、慧慶聰祖、三德淨祖、紹珠明祖、德意淨祖五座塔、二座皆坟、歸南寺辦供菜、又鎮江六里甸、乃了凡聖祖、如鑑澄祖、方乘成祖、濟傳印祖、普照圓祖、共五座塔、歸李大金看塔辦供菜、又三茅宮山上、有妙慧堂主月波知客碧山首座大禪當家及光普同塔一座、共五座石塔、歸陳道喜看塔辦供菜、又本牛還祖河董巴鎮南半里、有天恳徹祖塔院一座、歸塔院當家辦供菜、又三叉河東岸有普同塔、前有嚴光明祖、智福倫祖、朗輝融祖、月朗定祖、楚泉振祖、明軒瑞祖、各祖塔在、清明時、住持親往祭掃、小燕二盤、約四五僧人、道人一個、各帶

衣袍具、到那塔院、先令看塔人將供菜辦好、排到塔前、住持同諸師搭衣、持二磬者舉心然五分讚後、接南無般若會上佛菩薩三稱、心經與食真言後、舉淨陀滴言、讚畢各拜三拜、即收供菜到看塔人家去吃飯、飯後即往他處掃洒、隨時繞塔四周、及塔附近有水田高田山場、越遠踏界、恐不認識、令看塔人指明白、有樹木稀者、或塔被人弄壞者、或地被人侵佔者、或樹木被偷砍者、見各種妨礙塔上事、一一指責看塔人留心看守、下次再有上項情事、定不答應的、每年在各塔院要檢點、迴香於看塔人要警策一番、後可繼續下去、無大非虞事出也、

十一月十二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吃、

常住內外每日食油鹽數量事則、

人之有身、雖云四大合成、但有四大而無父母精血、終不能合而為體、體之枯學壯腹、又在油鹽茶飯調合、油鹽茶飯乃成立人身四大根本之要素、有則存之、無則亡之、雖各因緣而成其身、不假緣助、復傷其身、茶飯以飽為止、油鹽以均為止、茶飯固不足論、唯每日食油、古有定規、齋堂寺居大眾菜每人平均約半兩、不多不少、除雲水堂及工匠小价等、禪堂住眾食油每人平均約一兩、除外寮各人等、大概不豐不歉、此後如常住外緣稍旺、助功德油若干、亦可徐徐添加、再無他緣助入此、古規定數萬不可再減、其餘如先堂之油、念佛堂之油、概行自備、食鹽不鹹不淡、只宜齋堂之大小菜歸菜頭、辣椒歸行堂、禪堂放參菜歸禪堂香燈、又小廚房歸小灶、食鹽除菜頭行堂禪香小廚四人准到庫房取鹽外、其餘禪堂醃菜、小廚房醃菜、延壽堂醃菜各行單醃菜、外寮各首領醃菜、小工醃菜、普同塔醃菜、欲到庫房取鹽醃菜者、萬不准發、如欲醃菜、犯大規矩、常住查出私給庫房照一罰十、常住大眾若無米、任是一粒米、大眾同飧、任是一粒鹽、大眾同味、又名粒米同飧、又云有鹽同鹹、無鹹同淡、如是行去、可以立清規、可以興叢林、可以感龍天、可以服大眾、否則畫成遊食之場、這家飯硬那家菜淡、悲乎、馬祖之叢林、百丈之清規、一落千丈、無恢復之餘地、自此叢林這一班人、不過貪圖一點小小口味、遺犯一點小小規矩、在生為天下人吐涕唾、而棄之、死後安身於大輪上、五無間之事而受之、一時無復再來人世也、思之寧自忍饑而死、墮於牛馬中、不敢在叢林下貪口味、爭吃湯、嫌油少、怕飯硬、不但我不敢沾着一字、亦力勸一切人守清規、對於吃湯不加鬧、鬧菜來吃菜、草來吃草、飯來吃

飯、糠來吃糠、茶來吃茶、水來吃水、能如是行處、不但一叢林興、汝到那一處、那一處必興、識末輪之大戰、為現行之芳規、你若去小圓、恐怕溜單、即把人看守你、如此人才、真僧中寶、何能暫捨片刻耶、

十一月十三日、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早放香閉靜、僕解、又同前、

禪堂午飯回堂、大眾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聽招呼洗衣服、

十一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職事獻殿、不挂免禮牌、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淨、挪洗淨、禪堂內外寮到庫房領佛香洋大草紙、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望旦良辰、請那一位首領拈香、

十一月十五日、

早課僧值行職、衣湯寮不到丈室巡寮、

早粥後、齋堂不挂四聖牌、

早放香閉靜、照客報二悅眾上四聖供、不聽開梆、齋堂不挂牌、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殿、茶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拜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開大靜後、打站板吃、

十一月十六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放香閉靜、喫、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阿彌陀佛聖誕、

十一月十七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

早板香開靜、照客報二悅衆到大殿上供、不聽開梆、

文室派侍者到小厨房報知明日午是班首開示六碗六楪齋、

十一月十八日、

午梆開過、湯藥師穿袍子到東大止靜門外、合掌云、奉和尚命、請堂中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廳喫齋、

起養息香、拜高麗參半斤、參鬚半斤、洋糖四斤、煮到晚八支香開靜喫、

十一月十九日、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餃糸糯米二升、磚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拜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煮到晚開大靜後四支香打站板喫、

十一月二十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喫、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晚養息香開靜後、內外首衆一齊在禪堂吃乾飯畢、起四支香開靜開大靜、單解七、次日早梆起七、

禪堂午二板後打抽解、大衆一齊上廣單、取小褂褲放位後、出外小圊、午飯回堂、內外首衆聽開梆洗澡、洗澡復聽招呼洗衣服、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餃糸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拜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煮到開大靜後四支香打站板喫、

十一月二十三日、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喫、

十一月二十四日、

文室派侍者到小厨房報知明日午是班首開示六碗六碟齋、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午梆開過、湯藥師穿袍子到東大止靜門外、合掌云、奉和尚命、請堂中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廳喫齋、

起養息香、拜高麗參半斤、參鬚半斤、洋糖四斤、煮到晚八支香開靜吃、

十一月二十六日、

早粥後、泡杏仁四斤、剝皮、下晚餃糸糯米二升、磨二交裝好、

起養息香、拜桂元肉二斤、洋糖四斤、煮到開大靜後四支香打站板喫、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早粥後、小价提杏仁湯洋糖四斤至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吃、

十一月二十九日、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早板香開靜、鬮解七與前同、

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廣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聽招呼洗衣服、

點心後、湯藥師到文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慧安聰祖忌辰、內寮馱

殿不挂牌、
早粥回堂傳餅、又另看傳餅之規約、
十一月三十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一席、取鐺磬放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磬送大殿、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午後監浴、晚殿行戳、
午飯回堂、內外首領聽開淨板、洗浴、七期內不貼賬、內首執殿不
挂牌、
早板香開靜、照客報二悅衆上供、不聽開板、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朔旦良辰、
十二月初一日、
僧值早殿行戳、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厨房報供菜五席、
早板香開靜、照客到禪堂報悅衆二人、分兩處上供、不聽開板、
早板香開靜、各處香燈到小厨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鐺
磬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板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回堂
聽打叫香、火點過堂、
早板起、大早粥後、泡杏仁四斤、用熱水泡好、隨剝皮裝好、放在屏
處、晚課下殿、歸小价二人磨二次、每次杏仁四斤、加上白糯米
二升泡好、合磨二次、
早粥後、齋堂不挂四聖牌、
初一日晚二板、秤桂元肉二斤、隨放大茶壺內、水裝八分、載歸二
价燒、一人燒火、一人看沸起、隨到湯藥寮、發白洋糖四斤、燒到

閑大靜時、外護大將四把茶壺放在護七寮、均勻派好、放糖一
攪、小价將柴火掃好、回寮養息、
初一日、往鎮江取回前定做之大燭、送大殿、隨即揀好、預辦臘八
粥之食物、計糯米四升、胡羅卜六十斤、花生米四升、紅黑棗各
五斤、桂元四斤、黃豆六升、豆漿一斗二升、茨菇二十斤、白菓拾
斤、洋糖二十斤、
初一日請班首初七日晚課、小茶或東板歸衣鉢師請、
十二月初二日、
早粥後、住持派二价到大寮煮杏仁湯、一人燒火、一人看沸起、
十二月初三日、
晚二板、燒桂元湯同前點心時、丈室派小价招呼小厨房、明日午
請班首六碗六碟齋、

十二月初四日、
午板開過湯藥師到東大上靜門外、站立合掌云、奉和尚命請堂
內各班首師付維那師付到大寮吃齋、此齋名開示齋、
晚二板、開水泡參半斤、參鬚半斤、泡到養息香開靜、住持派小价
二人、帶洋糖四斤到如意寮、燒到晚八支香坐一半、外護七取
大壺、放糖勻好、小价掃柴火、回寮養息、
十二月初三日、
早粥後、住持開紙條定磨心麵筋二百斤、大花生四石、小花生百
五十斤、蘇糖每斤十根、共百斤、雲片糕每包一足斤、共百二十
斤、大金果二百斤、四寸大一塊茶乾一千二百塊、每觔四丁、大
福橘看人多少酌買約六百個、禪堂供果每様半斤、二十四様
共十二斤、普茶用大切十斤、寸金十斤、統要定好於十二月二

十一二日來取不悞、
晚養息香止靜後燒桂元湯、至晚四支香開靜後打站板喫、
早粥回堂、打熱水泡杏仁四斤、糯米二升、剝燒同前、
十二月初六日、
預買過年木炭約十六簍、皆小簍、三四角洋一簍、
早粥後、住持派二小价燒杏仁湯、至大寮燒好、午板香開靜喫、
十二月初七日、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點心後、湯葯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如來成道良辰、
晚二板、外寮諸師堂中維那四悅眾及小工小价上殿念祝聖普
佛、戒定真香、楞嚴咒心經、摩訶三稱（掛佛賓大聲唱）天上天下無如佛四句、接
南無娑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繞佛歸位、拜釋迦佛十二拜、

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彌勒十方各三拜、三皈依下殿、內外寮齋
到禪堂吃乾飯、小工小价亦吃乾飯、四支香開靜開大靜、單解
七與前同、次日早梆起七、
午二板打抽解、清眾一齊上單、取小袜褲手巾放各人位子後、靜
中聽梆、維那閂香板、靜中往西單點一位、即拿草鞋下位出外
洗澡、頭班監香悅眾當監值內外寮、又看香香燈司水、二班西
單洗、三班東單洗、監香帶香板到澡堂、復聽招呼洗衣服、
晚課畢、小參或秉拂、儀式同前、
養息香開靜、在禪堂吃乾飯畢、起香後、大眾跑香、打站板、和尚打
警策講開示、又和尚靜中下座打警策、表堂、招呼開靜吃茶、放
養息、
大眾法則、

四板一响、趕急起來、摺被條擺一条、綁襪子穿好、如有小圊下單
告假、趕急進堂銷假上單、又不得在佛龕後私坐等眾出堂、又
不得在外邊挨、若查出重罰、或有在位上靜坐者、四板一响急
忙上單、不得在位上等候、候煞四板、聽維那打三椎叫香、一齊
下單、鞋子不得參差、後下單人擺凳子、出外先小圊後洗臉、洗
臉兩把半華、手巾東西晾好、在前者晾前、在後者晾後、不得參
次、回堂穿袍子搭衣禮佛、人眾可就位邊禮佛、收手照煞五板
放一响、概不禮佛、一齊上位盤腿坐、鞋放位下齊磚縫、左邊散
盃子左手接、右邊散盃子右手接、接盃接茶一樣、如夏天散
鹽、冬天散生薑、茶壺走過二個圈子、盃子好落地、吃薑要吃乾
淨、不准剩腳子在盃內、盃盤出堂、有大小解可下位、至香桌告
假、趕急回堂消假、鞋子可不收歸位、靜坐工夫萬不能打失閑

過靜、如冬天聽叫香放腿子、夏天聽開門放腿子、放腿時先拿
鞋子、後放腿子、腳踏地拔鞋子、聽起身引磬、一齊起身、候引板
引磬四椎、對面問訊、又向上問訊、轉西向外過門坎、西單出先
參右腳、東單出先參左腳、至大殿亦然、上殿排班、儘前一班站
好、再站二班、如法站好、繞佛不得拖鞋作聲、手捧彌陀印、左手
在下、右手在上、掌心朝上、抄手手胸、下殿時東西單參門坎與
出堂同、回堂時、西單人先參左腳、東單人先參右腳、進堂向位
轉面、東西對面站、候二磬問訊、又向上問訊、東西單頭靠位邊
站、東西單二離三塊磚站、一裡一外、又過堂回、抽衣脫袍子、換
草鞋、趕快先嚼楊枝、後小圊、若上架房不嚼楊枝、若小圊至池
邊腳站磚邊、雙手灣腰拿起大衣、後解小衣、小圊畢將小衣扎
好、後放大衣畢、轉身動腳、斷不能連走連扎褲子、大失威儀、若

上架房先彈指三下後、揪蓋子用草子圍開好、先解小衣、後揪大衣坐下、將衣圍下身、抽解畢將蓋輕輕放下、轉面對位背靠牆扎小衣、將後大衣放下方可動腳、至淨盆處將二指蘸水用布一開、不得將雙手盡放水內洗搓、回堂用右手推簾子中間橫板、進堂輕輕放下、不得用手擲布、進堂先走裏圍、裏圍走滿跟二圈、二圍滿走三四圍跟好、一步套一步、大步經行、後人看前人背脊、不得踏人草鞋、不得將手撞人身上、若執事看出立即還單、或重罰、亦不得擠人圍子、不得掉頭顧視、擺手要左三右七、左手瓶右手撩、頭靠衣領、圍子跟好、不得故意走出、凡經行起先、萬不能快、至香冒要到時、維那招呼行起來、或放開步來、皆要聽執事招呼、何以、因香要到、即快行、多則三個圍子、定要打提推、若再多行、氣力跑過易感傷病、必調香如法、此一件事

有莫大關係、一念失調、或吐血、或心氣痛、或小腸氣痛、或腳打疤、或將坐下昏沉反重、深與性命相關、非當等閒、若不慎重其事、不但無功、返遭罵 名千古、死後受報無休、執事者敢不謹之慎之哉、

夏天或掛二板吃茶時、皆脫草鞋盤腿子坐、吃茶畢、看盃盤出堂、用隻手取草鞋提起、不得拖地作聲、如冬天人數稍多、可 掛腿子坐吃茶、冬天或掛二板或站板、看人多少、人少脫草鞋盤腿子坐、草鞋齊一塊磚、磚縫候打摧板、即下位穿草鞋、跟圍子經行、至打抽解、或小圍或盤腿坐香、坐法皆同、前直至點心回堂、定要收洗臉手巾、萬不能悞事、摺好回堂放位後、坐靜香用工、開大靜後、帶上廣單、放枕頭、還搭衣禮佛、畢、或請開示、或坐靜坐用工、下殿時放息養、斷不能三人二人聯在如意寮監值寮

西丹堀談心疏散、及往外寮、關寮查出、起養息香定要催香、養息香經行、多則五個圈子、少則三個、萬不能多行、吃放參後起過香、大衆一齊出堂、大小架房趕快、免得悞揵推、晚四支香同前、開靜時揚板出堂、先吃開水、後小圍、如上架房、向維那告假、回堂換鞋子襪子、手巾拿手中、將鞋子擺一齊、前上單人 將墊子隔一個、統一個、必須輕輕放好、一齊上單養息、

十二月初八日、

早四板、比平常提早一點鐘（[illegible]）打四板、外寮及維那悅衆四人上殿、唱寶鼎讚、小工小价齊上殿、拜釋迦佛三拜、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彌勒十方各三拜、大殿禮祖、西天東土歷代祖師、天下宏宗演教諸大善知識、各人壇上得戒十師及剃度恩師、三大磬對面展具、稱名三拜、畢、起具、呼恭請法堂、此日無三錘大鐘、不禮祖、四月初七初八佛誕、早殿晚二板普佛、與臘月佛成道日同、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

堂中聽下殿、下單小圍洗臉、回堂吃醬生薑、開水畢、止靜養神、聽開過梆、三大點、三二磬、三叫香、起第八個文、

內外寮不聽梆、堂中早板香開靜、二悅衆及外寮人、到大殿上供、

此日早飯吃臘八粥、早粥後泡仁杏糯米同前、晚燒桂元湯同前、

十二月初九日、

早粥後、住持派二小价燒杏仁湯、洋糖四斤、到大寮煮、到午板香開靜吃、

點心時、住持派一小价到小廚房、報知明日早是請班首開示、六碗六碟齋、

十二月初十日、
早粥後、住持派侍者招呼衣鉢師請堂內班首師付、到十五日午
飯後到普同塔入塔、客堂派照客到塔院各位屍骨將名字開
清、送與入塔之班首師付、只報悅衆二人、外寮二人或四人、僧
值領同諸師、及照客挑供菜祖衣挂珠拄杖提攜香燭、一齊到
塔院上供入塔、塔院諸師站班、唯前一日客堂派照客到塔院
收拾打掃、預備明日入塔、
晚二板泡參半斤參鬚半斤、養息香止靜燒、到晚八支香開靜吃、
午梆開過、湯藥師請班首喫、開示齋請法同前、
十二月十一日、
是日晚養息香止靜、燒桂元湯、到晚四支香開靜喫、
十二月十二日、

早粥後、住持派二价提杏仁湯到大寮、燒到午板香開靜喫、
十二月十三日、
早粥後、禪堂大解七、另看大解七規約、
早粥後、和尚不表堂、
午飯回堂、大衆一齊上廁、單換衣服、放西丹墀水缸內、聽招呼洗
衣服、午板香後放四六支香、止靜剃頭、
是日點心呌香湯藥師捧和尚班首法語牌挂內韋馱殿外柱、
十二月十四日、
早粥後、僧值不表堂、午後盥浴、晚殿行戳、
午飯回堂、內外首衆聽開澡梆到澡塘洗澡、
禪堂放長香一天止靜、內外寮各處一齊到庫房發香洋火草紙
等物、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十五日、請和尚拈香、
是日點心呌香湯藥師捧免禮牌挂內韋馱殿、次日早課下殿歸
挂者收牌、
十二月十五日、
僧值早殿行戳、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席、
早板香開靜、各處香燈到小廚房取供菜、上供畢供菜送齋堂、鐺
鈴送大殿、
早四支香開梆開靜、內外大衆一齊到大殿及四聖前上供、回堂
聽打呌香火點過堂、
早粥打呌香、照客捧上供牌挂齋堂門外、供畢歸挂者收牌、
早板香開靜、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二桌、到湯藥寮取

挑供菜籃盤、再到丈室取祖衣挂珠拄杖及檀香爐、
午飯後到普同塔入塔、
十二月十六日、
小廚房派人抬裝五担水缸一口、到小廚房外丹墀、隨到庫房挑
小花生一担或百二十斤、放在缸內、隨挑醃菜滷到缸口、又
泡扳筍五斤、發禪堂三十斤、放在缸內、挑淘米水泡十天方可
好了、是日點心呌香、湯藥師役內韋馱殿各法語牌、
十二月十七日、
庫房預備糯米人數、弍百四五十者、二十三日用糯米一担二斗、
不夠粘米、三十日晚、大廳普茶元子約糯米五斗、
元旦初一日、早齋堂吃糖元子、約糯米八斗、不夠雜米、
正月初五日、早齋堂吃菜元子、約糯米七斗、不夠雜米、

正月十五日、齋堂吃菜元子、約糯米八斗、不參雜米、

十二月十八日、

常住買錫箔二十元或十元、買回隨送上客堂或外寮、摺大元寶、不准摺粗糙、每張錫箔念往生咒一遍、萬不能送一張錫箔到禪堂、攪亂大衆、任是禪堂要摺、亦不私與、查出重罰、

十二月二十日、

文室派人到所定的店鋪各物挑回擺好、計挑回之物件、麵筋、花生、酥糖、雲片糕、交切、寸金、供點、橘子、外添麻醬、油、醋、豆醬、生薑、又茶乾、大金菓等、

早粥打叫香、客堂派照客挂打掃牌、第三天收、

十二月二十一日、

常住勿論虧盈、不得私化內外大衆錢、或放生、買錫箔、或買供菓、

或買香燭、一概歸常住辦好、不勞大衆分文、

十二月二十二日、

買胡蘿卜約百餘斤、炒十香菜用、

早粥後和尚表堂云、這邊常住專門辦道、師付們從朝至暮、毫不勞動、至於出錢買物、更不勞動、往年四月八、要師付們出錢買魚放生、七月半要師付們出錢買錫箔、到年底要師付們出錢買臘燭、供菓、錫箔、洗澡、封子、剃頭封子、種種出錢之事、我已一免、乾淨、再如齋堂辣椒、禪堂秋茶等等、概不要師付們幫助一文、只求師付們遵規守法、老實修道、是真助常住、明晚坐養息香、堂中二聲開靜、揚板、大殿接開大靜、大鐘鼓畢、大衆齊集大寮上監齋菩薩供、

又二十六日、隨晚課念發心、普佛一堂、燒錫箔化冥錢、和尚親到

佛前拈香、

十二月二十三日、

文室預包剃頭洋洗澡洋、每包弍元、每小工小价元旦拜年封子、銅板每包壹千文、約六十包、

晚養息香開靜、內外大衆齊到大寮送灶、

晚養息香開梆開靜、堂內揚板、大殿大鐘大鼓、開大靜、堂中開靜後、大衆出外小圊洗臉、回堂穿鞋襪袍子、大寮晚課下殿、照客往湯藥寮發水菓四件、干菓四件、小廚房報拾大碗菜、四麼公香芃十碗不同、養息香靜中、將供棹方棹、三張椅子、椅披、椅墊、各一件、放監齋前、再前擺供棹、必莊嚴、恭敬好看、茶一盃、糯米飯一碗、放三千頭炮竹、時至、內外大衆齊至大寮上供、唱戒定真香讚畢、復唱南無大聖緊那羅王菩薩三稱、後念准提咒二十

一遍、變食真言後、唱天廚妙供畢、大衆頂禮三拜、回堂小圊稍歇、行堂聽唱後讚時、將糯米飯打好、隨即添飯菜、供棹水菓各件歸照客送湯藥寮、預點路燈、內外大衆到齋堂問訊坐下、聽僧值云、請便吃、吃畢、僧值至中一站、悅衆打起身二磬、回堂、飯頭大火取鍋吧、歸僧值照應、萬不能破一點、輕輕送文室、僧值不出面、歸飯頭大火恭喜和尚一拜、和尚犒洋弍元、飯頭大火每人一元、回寮、僧值照應、將拾盤菜、後大寮小鍋一熱、共一長棹羅漢菜、僧值招呼大火請行堂五人、大寮飯頭菜頭茶頭大火共十人、圍吃、僧值坐主席、飯頭對僧值坐、餘者圍坐、齋堂吃過糯米飯、回堂跑香、拈板開示、餘皆照常、

十二月二十四日、

點心後、湯藥師穿袍子送禮、用拔盤兩個、一個裝酥糖、一個裝雲

片糕、又用齋堂挑飯桶担子一個、飯桶二個、一個裝麪筋一個
裝花生、丈室派三小徒、一個拿糖、一個拿糕、一個挑花生麪筋、
先算首領多少、每首領花生一二紅花、麪筋八塊、酥糖八条、
雲片糕一包、四樣禮、行堂茶飯十塊、花生三紅、花碗一、碗麪筋
六塊、酥糖六条、四樣禮、凡到首領行單寮外寮指三下、應則進
寮先問訊云、和尚派學人送年禮、所有點心請某師付收、到如
有回禮錢、作四人均派、別人則無、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午飯後、庫房副寺派四小工、一小工燒火、一小工炒、二小工扛花
生往返、務用舊鐵鍋炒花生、炸麪筋煮荸子、概用舊鐵鍋、菜飯
銅鍋、概不准用、如禪堂有八十人、可挑送花生三正籮、到韋馱
殿請維那師付收好、

點心後、湯藥師到丈室、報知和尚、明日是三德淨祖忌辰、請和尚
拈香、點心叫香、客堂派照客捧忌辰牌、掛齋堂門外、供畢收牌、
招呼豆腐處磨黃豆一担五斗、大頁三十斤、
丈室派侍者包二百文一包、約堂師清衆八十名、就包一百六
十包、每人剃頭一包、洗澡一包、班首維那每人二包、每包四百
文、至二十六日用盤裝好、派侍送維那寮、侍者交數、用時少則
照加、多則送丈室、又押歲錢內外寮首領及閑首領每人三元、
用紅紙包好、又衣鉢湯藥侍者每人犒洋式元、剃頭一元、洗澡
一元、元旦日早、和尚拈香進內客堂吃茶、犒勞客堂照客每人
式元、

十二月二十六日、

早粥後、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一席、取鐺飯放祖堂、供畢

供菜送齋堂、鐺飯送大殿、
午梆開靜、內外首衆一齊到祖堂上供、上三德淨祖供、
晚課念發心普佛、起爲寺內各人父母師長、和尚拈香拜牌位、先
搭衣持具拜後、抽衣穿袍子拜畢、復搭衣再拜三拜、歸位拜願、
下殿、內外寮人不准私拜牌位、和尚督大衆代表拜過、就是、
二十六日磨糯米三十晚、約糯米粉子五斗、初一早、約粉子七斗
或八斗、初三約粉子八斗、十五約粉子八斗、每石糯米能碾一
石二三斗粉子、大約三石糯米、稍泡好、不要多泡、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包子寮蒸包子菜要嫩、派人剁菜、務要剁細、下鍋煮滾熟、再榨乾
後剁細放好、小蔴油五斤、豆油二十斤、豆瓣醬酌放、香花二斤、
金針五斤、白果一斗、炸豆付一平籮、綠笙三兩、生薑約放、每個

二兩、僧俗每人十二個、發油剁菜、皆人數計算、約三千左右、風
糖糕做寶塔式送丈室、其餘稜子饅頭、概不用做、

十二月二十八日、

早粥後、和尚表堂、如月大是二十八日、月小是二十七日表堂、將
過年三天大衆當行之事、一一說明、由二十九日早、客堂掛各
處撥香紙牌、早粥回堂、各處各寮各香燈到庫房領二撥香洋
大草紙、其餘照平時一樣、後到湯藥寮發供菜、計五樣、雲片糕
三兩、紅棗一小盃、黑棗一小盃、桂元一小盃、花生一小盃、唯大
殿影堂內韋馱殿大家伽藍殿用高脚碟子裝五色供、發畢打
掃佛前房地廊簷處處、均宜清淨、表堂時須先看三十日各種
儀式、不必重贅、

十二月二十九日、

客堂令照客挂發香燭牌、次日早粥後收、
文室派小价打掃藏經樓、因是日禪堂放長香、如月小二十八日
打掃除、是日以外、打掃必動生香人念千萬要緊、作事時刻要
把禪堂注香放在心上、做事方可無過、否則任你事做得再好、
終要善因遭惡果、
早粥後、各處齋到庫房發香燭、又到湯藥寮發上供佛前供菓、
各人自己住寮供果供具自備、不得妄發、
小价將客廳法堂各處燈油洋燈擦好、油上足、各處再掃乾淨、
大殿祖影堂伽藍殿內韋馱殿客廳明間法堂挂莊嚴背門、客座
客廳湯藥寮挂椅帳、如有大雨雪不挂、防沾潮濕、又影堂設在
外客堂、萬不能設在藏經樓、因火星惧過事的要緊、各莊嚴皆
文室小价四人留細挂好、又洗擦供佛錫碗、又洗喫晉茶碗筷、

及清查桿橙約二百餘人、大廳擺大桌、
早粥回堂、月大二十九日、如月小二十七日、園頭回堂、穿袍子、先
到文室請和尚洗澡、次請各班首首領和尚犒洋式元、
木炭、客堂庫房先堂各送二簍、禪堂四簍、法堂大廳四簍、共買十
六簍、
小廚房預備六大四齋二大桿、用錫碗裝、又五樣頭供菜十桿、計
影堂三桿、禪堂一桿、內韋馱殿一桿、大寮一桿、伽藍殿一桿、上
供時、先上晉供、次到外寮上四聖供、其餘各神聖前、只裝供菓
無供菜、所有佛聖皆在大殿受供、又功德功行孤魂台不上供、
歸大殿同供、初三日午亦上四聖供、
十二月三十日、
早粥回堂、禪堂報人抬方桿三張、高長条桿二張、春橙二張、擺供

台、再派人到文室取白銅供具、
是日點心吋香湯藥師捧陞座免禮牌挂內韋馱殿、次日早課下
殿歸挂者收牌、
小廚房辦供菜畢、各處香燈宜早取回、放大殿與各處、免遲悞事、
僧值招呼夜巡打四板、明日元旦比平常要早一點半鐘、稍遲即
悞事、
時至九點鐘、先打吋香、後開梆、禪堂揚板出堂、過堂先念三德六
味四句、吃畢後念飯食已訖四句、不得前後拖拉聲音齊整、維
行堂聽開梆後先添菜班首將進齋堂、即添飯、遲則過年不吉
慶、一個大空碗擺在面前、人皆動念、食過小食回堂、大小寮房
趕快稍歇、維那招呼挂二板、夜巡急忙跑到大殿招呼打大
鐘三下、隨接夜巡板打一轉、到禪堂韋馱殿前、然板堂中接打

三板一鐘、上靜、隨即開靜、內外寮諸師齋到大殿、上晉供畢、分
兩班上供、與平時朔望同、四聖供上畢、齋棊禪堂合供、不小圓
一齋進禪堂、有小圓堂外抽衣、小圓隨即進堂站班、上大供必
先念戒定真香讚、接念常住十方佛、又變食真言、後念虔誠獻
香花讚畢、禮佛三拜、外寮各人回寮稍休息、禪堂此時不要麪
筋筍子、不多時、就要過堂吃午飯、若吃雜食、正食吃不飽、菜飯
剩下許多、兩途罪過、麪筋筍子不應吃、亂吃午飯應喫不能喫
令人不是瀉肚、就是受涼、每年犯此、今可免之、
早粥後、文室派侍者招呼湯藥到禪堂報侍者二人傳爐、又報燒
香一人、法堂陞座拈香、三十日晚課下殿、禮祖影堂畢、法堂陞
座拈香、元旦初一日早課下殿、禮祖影堂畢、法堂陞座拈香、報
侍二人到影堂當香燈、隨請當家或前頭一位班首拈香三天、

三十日午供至初三日午供、
小工到三十晚法堂陞座後、一齊到庫房搖元子、各小工寮房不
得吃葷酒香烟賭錢等、如有事副寺一呼即到、不得私開各寮、
元旦日聽招呼到丈室拜年、和尚犒錢每人一千文、四寮齋到
小食後、請庫房副寺三人庫頭一人裝晚課下殿普茶、正在上晚
殿時裝好、討用二飯碗、一碗裝大金果一滿碗、雲片糕半寸厚
一塊、酥糖一条、共三樣、一碗裝花生一滿碗、茶乾一塊、大橘子
一個、兩碗共六樣、齋堂約百五十分、候大衆坐好、將行堂五人
或七人普茶留好、其餘無人坐之普茶隨即收回、又到上普佛
殿時、到齋堂取飲盤約百五六十個、到禪堂照齋堂一樣裝法、
候和尚進堂、大衆吃畢、即將多餘普茶取回送歸原處、庫房又
着小工抬大方棹一条、放在天王殿內風燈棹圍擇花香爐大

蒲團萬子頭大炮竹一挂、雙响六個、着人看和尚到天王殿放、
雙响一個、接放爆竹、迎喜神畢、隨即將一切用物送歸原處、
客堂派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迎監齋菩薩用、
大寮菜飯、三十初一初二初三共四天、皆新鮮菜飯、不得上頭合
下頭、因三天供佛、必宜清潔、所剩飯菜裝好、餵各牲畜、
菜頭炒、丁香菜用水芹菜醃白菜炸豆腐卜頁黃豆芽菇、多則十
樣少則六樣、過年之乾菜、二十八九發来摘好、炸豆腐一切辦
好、免臨用時倉卒、
小工吃下午飯後、搓糯米元子、三十日晚大廳普茶約六斗、初一
早約八斗、
三十午供放爆竹二千頭、雙响三個、供菜一供一換、供菜回大寮、
點滿堂燈燭、上供數處、計大殿總供、祖堂內普献殿、大寮伽藍

殿齊到禪堂合供、從大殿到禪堂共六處、上畢稍歇、聽打午飯
叫香、堂中揚放出堂過堂、與平時過堂同、回堂後、維那招呼一
齊帶具禮佛、隨禮章默殿畢、稍坐、候和尚禮四聖、將到二點半
鐘禮聖、禮到祖堂、令侍者至禪堂招呼維那、即打報鐘、接夜巡
板上殿、唱爐香乍熱、讀念大懺悔文、其餘與平時晚殿同、下殿
禮佛、將起具維那云恭詣祖影堂、必雙班出大殿、路途中共四
椎二磬、到影堂、和尚主中、打四下二磬問訊、和尚拈香畢、下来
展具禮九拜頭、一拜三下二磬拜下、到第九拜打二下二磬起
具問訊、和尚將轉身維那即呼、展具禮畢、維那又呼、恭詣法堂、
問訊雙班走至法堂、兩班站定、聽僧值云、齊、維那即呼、同寮師
打二磬、迎請和尚、與平時陞座同、下座維那云、展具、尚云、不展
具、又云、禮謝和尚、尚云、一齊向上展具、某某向班首師付首領

師付書記師付諸位師付辭年、普禮三拜、維那又云、同寮師打
二磬送和尚回丈室、尚云不銷送、師付們不要行私禮、下座後
稍停一時、僧值令大殿鼓頭打鼓三下、即派照客招呼禪堂諸
師出堂吃普茶、候大衆到齊、茶倒好、僧值主中站定、即云和尚
慈悲、吃普茶有點儀式、老住的師付們總曉得、恐有初發心的
師付們不曉得、同師付們講講、頭一鐘二磬、雙手取盃子、二鐘
二磬雙手向上一舉、三鐘二磬請、云二磬吃、到一刻、和尚云、常
住淡薄一點點心、師付們慢慢用、吃不了的、各人將手巾拿出
来包好、帶回去慢慢吃、僧值候大衆包好、主中一站、悅衆打二
鐘起身二磬、班次回堂、如有辭年就在此時、禪堂放養息、外寮
稍休息、小工小价如無要事、從三十晚殿至初一早殿、初二早
殿至初三早殿、又三十晚普佛殿、初一初二晚普佛殿、皆要上

殿、曉二板開靜、司水打水洗臉、招呼拄二板、大殿打大鐘三下、接夜巡板、內外僧俗齋上普佛殿、到寺進禪堂裏普茶佛前供棹不動、在維摩龕前設一法位、討方棹一个、棹圍一面、臘燭一對、香爐一个、果盒一个、椅子四張、和尚在靠殿後候、請普佛下殿、維那轉身向外走時云、外寮師付一齊到禪堂吃普茶、一回堂維那親到和尚處面請、其餘各班首領悅眾請各職一請、即到外寮各職先到禪堂靜坐候、和尚到韋駄殿維那云司寮師打二磬過請和尚、四鐘二聲問訊、向南走一路、四領又到和尚處四鐘二磬問訊、和尚在後走至禪堂內一問訊、東西一合掌、維那云大眾師頂禮和尚、和尚云不為禮、即時向西上坐、維摩龕上、稍談好話幾句、就辭、維那云師付們一齊站起來、和尚云不勞動、又云司寮師打二磬、送和尚回文室、和尚云不錯、二价打

燈籠迎送到大廳、一面招呼人打開水、一面招呼人點滿堂燈燭、一面招呼湯藥師請客、又招呼小价將點心各件取到大廳拒上擺好、派四小二擺點心、派小二挑茶、每桌派一小价照應、頭一巡和尚陪客、二巡當家陪客、三巡衣鉢陪客、四巡頭單湯藥陪客、湯藥請客先、請外寮眾職、再到禪堂請首領、如不夠數、請西單清眾湊數、和尚陪過客回文室、派二小价打燈籠招呼衣鉢一人捧錢盤、和尚衣鉢二、小价四人、齊到各寮辭年、並送押歲錢、一到執事寮外、衣鉢先彈指三下、內應即云和尚親來與某師付辭歲、衣鉢進寮、將押歲錢放棹上云、和尚送你老人家押歲錢、說畢即出、一一送畢、和尚招呼維那開大靜、僧值早令照客到小廚房報供菜五碗、飯一碗、開過大靜後、僧值令照客到禪堂外寮各處、請首領大眾一齊到大寮接灶、唱念與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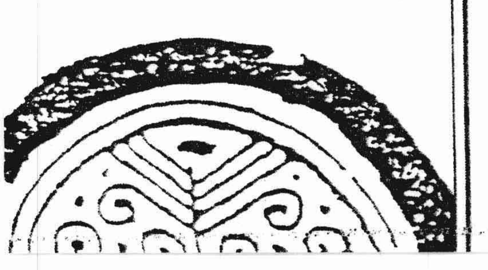
灶同、供菜與胡望同、和尚拈香、上供畢、一齊回堂放參息、三十午午供起、至初三午供止、早晚殿均點滿堂燈燭、三十晚殿直至初三早殿、早唱寶鼎、晚唱爐香乍熱、晚普佛殿唱戒定真香讚、又三十晚殿、初一、初二晚殿念民國聖由四句、畢下殿恭請祖影、堂又三十晚二板普佛念楞嚴咒、唱佛寶讚、繞念釋迦佛、拜佛誕頭、初一晚普佛殿念藥師灌頂真言四十九遍、唱法寶、繞念藥師佛、拜延生頭、初二晚普佛殿唱僧寶、念八十八佛、繞念藥師佛、拜延生頭、又三天普佛拜頭、每聖號均禮三拜、三十晚殿、初一日早晚殿、初二早殿、初三早殿均行鐵凡、早殿與晚普佛殿、派照客點伽藍殿、客堂路燈、又三十日早[illegible]復文室、派小小价送小紅架子、火盆二個、客庫明間各一個、隨送柴炭、與客座各二盞、又送天竺梅花與各佛菩

薩及四寮供佛、



新收

※周紹良先生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的收録，是本書主編藍吉富先生的願望，這樣，《禪宗全書》已將《壇經》的兩種敦煌本抄本收齊。



周紹良 編著

敦煌寫本壇經原本

淨慧敬題

一　整理説明

《壇經》是禪宗一部重要典籍，是記載六祖慧能為奠定禪宗的基礎而説法的一本書。它一直流傳一千多年，宋代以前學者研習《壇經》的情况不詳，但自宋代以後，大家研習的都是經過人們整理過的本子，最早慧能説法而由法海集記的原本，從來没有被人追蹤而予以認定。由此可見，慧能的禪法思想還没能給人們以正確的認識。本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出現了唐五代寫本《壇經》，這是一樁重要發現。但經過七八十年，始終没有人對之加以認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間，原因是没有人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

《壇經》流傳的一些整理本，全是宋代或以後的人加工的本子，從内容審之，它應該就是從敦煌所發現的本子而加以整理的，字數是加多了，但從框架看，顯然是由敦煌這樣本子增補而來，文采是增加了，錯衍是没有了，説法更為圓融，增加了經典的份量，但實際慧能是一位識字不多、讀經很少的修持者。他主張由參悟而達到解脱的境界，是不主張立文字的。我們不要把他的説法内涵要求極其圓成，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因之敦煌所發現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記的原本，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為要搞清楚慧能禪宗思想，有必要把這個本子加以整理。

敦煌莫高窟所出《壇經》共有五個本子，它的抄寫早晚，今依順序列之于下：

一、北京圖書館藏殘片一葉，編號有字七九號。當是盛唐時代經生抄本，字體工整，每行十八（七）字，存四行半。用黄色寫經紙抄録。大概由于發現抄寫中間脱落一段，因而割下棄置。此雖一殘葉，但抄寫年代較其它諸本《壇經》為早，顯然是嚴肅認真之抄録本，而非一般個人學習使用之課本。由此可以説明在盛唐時代，當時流行之《壇經》即此本也。今從時代考定，此本當列為諸本之最早者，但不入校。

二、北京圖書館藏卷子本，編號罔字四八號，是用敦煌地方習用的寫經紙抄寫的，首缺，尾未抄完。從形式看，可能是敦煌地方僧人所録，時間當在唐代晚期，工整亦不及前一本殘葉。

三、敦煌博物館藏册子本，館藏編號為第〇七七號，收集在一本禪宗資料合集中，包括《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尚頓教解脱禪門直了（見）性壇語》、《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尾題）和《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共五種，字迹工整，但顯然不是經生手筆；錯誤較少，抄寫時期不會太早，可能是五代時期，原為敦煌人士任子宜舊藏。

四、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所藏一本，亦為册子本，首尾完整，中間缺落三行文字。字迹拙樸，缺落字甚多。抄寫時間與敦煌博物館所藏一本相近。

五、原旅順博物館所藏原日人大谷光瑞所獲一個册子本，據記載，原共四十五葉。此件于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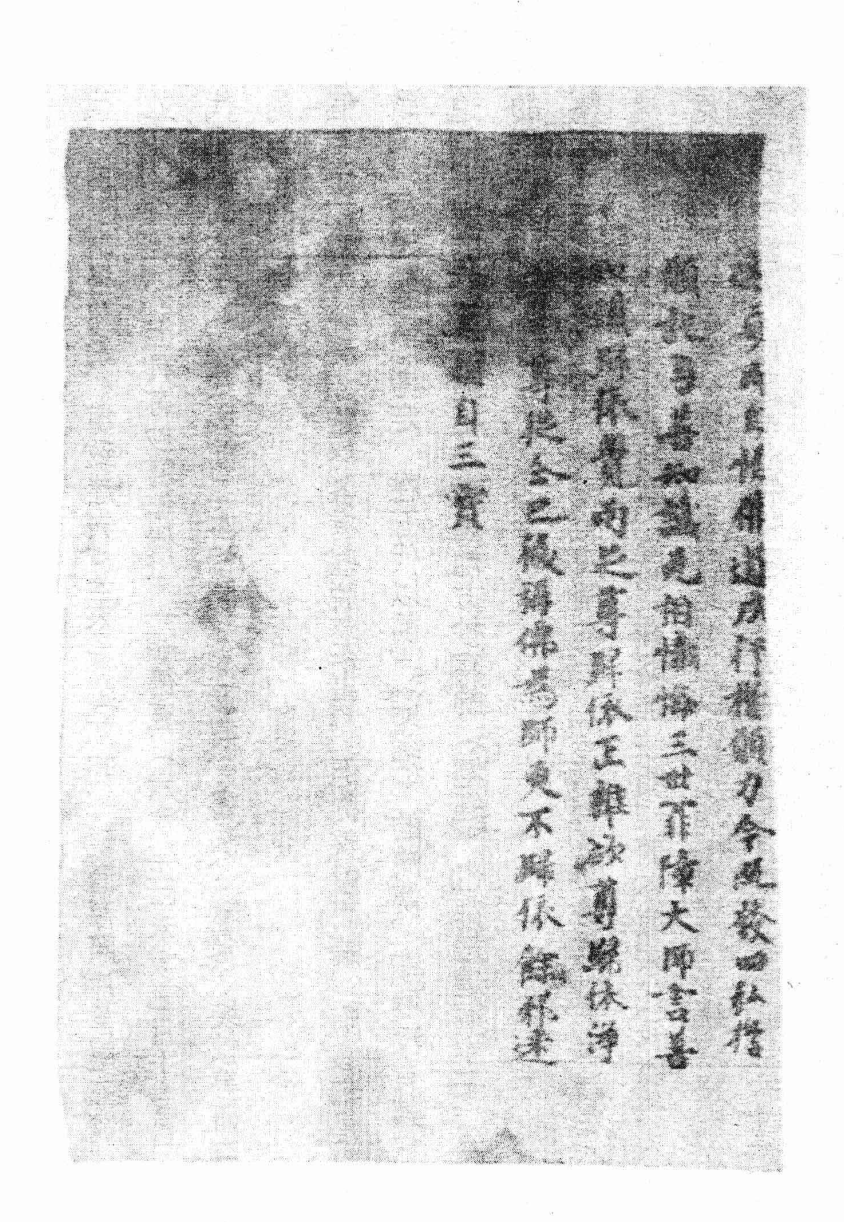
代，由于調撥移動，導致迷失，至今下落不明，現僅存照片首尾三開（照片二幀），且末尾並非《壇經》，但具有抄寫年代：「顯德五（六）年己未歲三月十五日」。這是唯一有明確年代記載的本子，形式與前二本相同，從形製、書法、紙張、裝幀等研究，這三個本子似乎不是敦煌的產物。

依據這五個本子抄寫内容看，雖然各有些脱落衍誤，但從整體而論，應該都是屬於一個系統的本子，來源是一致的。從這裏可以考定，在五代以前，《壇經》的流傳，顯然没有其它的本子，不單敦煌地方抄本是這個系統的本子，包括非敦煌地方抄寫的《壇經》也都是這個本子。因之可以考定，這就是法海集記的原本。

現在整理方法只是用敦煌所發現的四個本子，以敦煌博物館藏册子本為底本，相互校定，取長廢短，加以補綴。其有衍誤無法校訂者，就文義略加注明，而不取宋代及以後人的考定。也許所注相同，但可見古人今人認識是一樣的。今成此本，以供研究《壇經》者繼續整理之需。

至于整理校定體例，凡是校出的問題，一例用校記説明之。諸凡錯誤字均將原文録出，而將改正之字作注，以「（）」符號表現之；增補之字則用「〔〕」符號表現之，均在校記中予以説明。其臆改、臆補之字，亦用「（）」、「〔〕」符號表現之，但不出校記，以為識别。

二　北京圖書館藏有字七九號卷子殘葉


[illegible]自性佛道成行誓願力今既發四弘誓
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
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
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爲師更不歸依餘邪迷
外道願自三寶

三　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

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起心看淨却生淨妄妄无
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无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
障自本性却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
動開口即說人是与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今記汝是此法門
中何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无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座見本性不
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亂本性
自淨曰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
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須自性

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仏行自成仏道
善知識總須自聽与受无相戒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仏於
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仏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仏於自色身歸依
當身圓滿報身仏已上三唱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
世人盡有為迷不見外覓三世如来不見色身中三世仏善知識聽与善
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仏此三身仏從自性上生何
名清淨身仏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万法在自性思惟一切惡事即行於
惡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日月
常明只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
散卷盡雲霧万像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惠常
明於外著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正法
吹卻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万法皆現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

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

自歸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歸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
仏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
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惠化為上界愚
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即生一燈能
除千年闇一智能滅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為
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无常已來後念善
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
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身即識大意今既
自歸依三身仏已与善知識發四弘大願 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
衆生无邊誓願度煩惱无邊誓願斷法門无邊誓願學
无上仏道誓願成三ミ 善知識衆生无邊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

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
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只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
却愚癡迷妄衆生各々自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
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
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仏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
一切遠離迷執覺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悟仏道成行誓願力
今既發四弘誓願說与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
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々々不被愚迷染從何惡行一時自性
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念々々不被愚癡染除却從何矯雜心
永斷名為自性懺悔前念後念及念今念々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疾
垢心自性若除即是懺々悔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
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仏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

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

悔今既懺悔已与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知識歸依
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仏為師
更不歸依邪迷外道願自三寶仏者覺也慈悲證明善知識
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仏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
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〻
无邪故即无愛著以无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
念雖在自性〻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從日至日受三歸依
戒若言歸仏〻在何處若不見仏即无所歸既无所歸言却是妄善
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依仏不言歸依他仏自性
不歸依无所處今既自歸依三寶總各〻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
般若波羅蜜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与說各〻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
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〻不行如如

化從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何名摩訶〻〻者是大心量廣大由如虛空
莫定心禪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
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
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非人惡之与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
染著由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迷人
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莫口空說不修此行
非我弟子何名般若〻〻是智惠一時中念〻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
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常愚我修般若無形相
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彼岸到解義離
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
永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

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

時有ゝ妄所行是真有念般若不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
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
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
第一无住无去无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彼岸打破五陰煩
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大乘法修行定成仏无去无住
无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故世人有八万四千塵勞若
无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憶无著莫
起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
仏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須修般若波
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

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
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閻浮
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
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字
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
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為
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聞說頓教猶如大地草木
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
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亦无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
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无大小
為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少根人聞其頓教不
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當

時並悟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爲一躰即是見性内外不住
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无碍心修此行即與般若波羅蜜經
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恵性故〻然
能建立我若無智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
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故智爲大人問迷人於智者
智人与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与大智人无
別故知不悟即仏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仏故知一切万法盡在
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
淨識心見性自成仏道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
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以教法流行後代令孝
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覓大
善知識亦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

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仏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
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仏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
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識若取外求
善知識望得解脫无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脫若自
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
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至仏地自
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
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
念法者見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
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
无念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无念法

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

者万法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无念頓法者至佛位地
善知識後代得吾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
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教終身受持而不退者
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來默然而付衣法發大誓願
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貴无益若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
同見解无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无
无益若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劫斷佛種性大師言善
知識聽吾說无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養福无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无在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无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裏洗

努力修道莫悠〻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無盡昔所未聞使君禮拜白言和尚說
法實不思議　弟子當有少疑欲三使君問法可不如是　西國第一師宗旨大師
西國第一師達摩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摩大師代梁
武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達摩答言並無功德
武帝惆悵遂遣達摩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勿
疑達摩大師言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功德和尚言造
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功德〻〻在法身非在於福自法
性有功德平直是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
無功德法身無功德念念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
功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
君禮拜　又問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

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

望爲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与說世尊在舍衛城說西方引化經
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種法無不達
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
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無罪西方心不淨有愆迷人願生東方西者所
在處並皆一種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除惡即行十萬無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彈指　使君但行十善
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
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遠如何得達　六祖言惠能
与使君移西方剎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　使君禮拜若此
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無
疑即散大眾愕然莫知何事大師曰大眾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
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

王性在王在法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
向身求自性迷佛即是衆生自性悟衆生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
捨名爲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即是彌勒人我即是須彌
邪心即是海水煩惱波浪毒心即是惡龍塵勞即是魚鱉即是海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大乘志卅　大聖志卅　大通志五十　大寶志六十　大法志七十
大德志八十　清之藏四十　清持藏四十　清寶藏五十
清蓮藏六十　清海藏七十　大法藏八十　此是菩法号

四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餘人韶
州刺史等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
代与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
承說此壇經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
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又早亡
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
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卻向門前
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名便悟乃聞客曰從何處
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憑墓山礼

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
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
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邊復
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領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
礼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
是領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
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
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
个餘月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
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

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汝總
且歸房自看有知惠者自取本姓般若知之各作一偈
呈吾吾看汝偈若吾大意者付汝衣法禀為六代火
急急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
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
得法後自可於止請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
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并
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玲看壁
了明日下手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
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
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
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甚

甚々難々難々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
若訪覓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
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
作偈人盡不知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
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
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
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流此偈令迷人誦
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門
人盡來焚香偈前人眾入見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於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
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
偈不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
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惠識
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見即未到只到門前尚未得
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
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來思
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
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
偈惠能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
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
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付衣法稟爲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
書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
姓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
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礼拜亦
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
能即礼拜此偈爲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能聞已即識
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
提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无益識心見姓即吾大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樹　明鏡亦无臺　佛姓常青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爲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從眾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碓坊五祖
忽見惠能偈即善知識大意恐眾人知五祖乃謂眾人
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知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
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
及衣汝為六代祖衣將為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
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
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
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悟祖處分汝去努
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
得心開汝悟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兩月中間至
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惠能奪於
法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

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麁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惠能來於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性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性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於先代悟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遇悟即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

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
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
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人不斷勝負却生法
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座臥常真
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莫心行
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
行真心於一切法无上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
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
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順通流何以却滯
心住在即通流住即彼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
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
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

集即有數百盤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善知識定
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
光知躰光是燈之用即有二躰无兩般此定惠法亦復
如是善知識法无頓漸人有利鈍明即漸勸悟人頓
修識自本是見本性悟即元无差別不悟即長劫
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无念
无宗无相无躰无住无為本何明為相无相於相而離
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无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
念念後念念念相續无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
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
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縛也以无住為本善知識外
離一切相是无相但能離相性躰清淨是是以无相

為本於一切鏡上不染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離鏡不不於
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即无別處受
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息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
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无念為宗即緣名人於鏡
上有念念上便去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
門立无念為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无有念无念亦
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勞真
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覺之不染
万鏡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弟
一義而不動善諸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
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
也若言看淨人姓本淨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

念本姓淨不見自姓本淨心起看淨卻生淨妄妄无處所故
知看者看卻是妄也淨无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
者障自本姓卻被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
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
看淨卻是障道因緣今記汝是此法門中何名坐禪
此法門中一切无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坐見本性
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著
相內姓不亂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
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
禪定維摩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須自
性清淨善知識見自姓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法身自行
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善知識總須自體與受无

相戒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
歸衣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衣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
身歸衣當來圓滿報身佛已上三唱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
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為名不見外覓三如來不見自色身中
三性佛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令善知識衣自色身見自
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佛善知識
世人性本自淨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事即行衣惡思量
一切善事便脩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
淨日月常名只為雲覆蓋上名下暗不能了見日月西辰忽
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万像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
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名於外著境妄念浮雲蓋覆
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名妄內外名徹於
自性中万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自歸衣者
除不善行是名歸衣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不思量性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即是寐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
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惠化為
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
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
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
无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
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
身即識大意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
知識一時逐惠能道衆生无邊誓願度煩惱无邊誓願斷
法門无邊誓願學无上佛道誓願成三唱善知識衆生无邊誓
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何名
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將
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
邪見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薩度
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无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

法門无邊誓願斈斈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无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却從前矯誑心永斷名為自性懺前念後念及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懺[illegible]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說无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餘邪名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

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念念无
邪故即无愛著以无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淨一切塵勞
妄念雖在自々姓々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從日至日受
三歸依戒 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无所歸既
无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
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他佛自姓不歸无所處今既自歸
依三寶懃各各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
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不行如
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々訶々者是大心量廣
大猶如虛空莫空心座即落无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
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
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姓見一切人及非人
惡知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

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名人空心不思名之
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時中念々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
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我修般若
无形相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彼岸到解
義離生滅著竟生滅去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无生
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
當念時有妄々即非真有念々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
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
菩提捉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
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
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々乘法修行
定成佛无去无住无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
中變三毒為戒定惠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
故為世有八万四千塵勞若無々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

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憶无着莫去誑妄即自是真如性
用知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仏道善知識若
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脩般若波羅蜜行但持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
知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
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
若下大雨雨衣[illegible]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
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
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
不從無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
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像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
海納衆水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
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
一沃悉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

之智之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
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
之智亦无大小為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即是
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
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
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无㝵心修此行即
与般若波羅蜜經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
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万法本元
不有故知万法本因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
愚為小人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与愚人說法令彼愚者
悟解心開迷人若悟解心開与大智人无別故知不悟即佛是衆
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
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識心見
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
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汝教法流行後代令學道
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覓

大善知識示道見姓何名大善知解最上乘法直是正路是大
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仏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
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云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姓
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
求善知識望得解說无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
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
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
一悟即知佛也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名徹識自本心若
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
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
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
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无念行莫百物
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傳即名邊見悟无念法者一切法

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无念頓法者至佛位地善
知識後代得悟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
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
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來嘿然而付於法發大
誓願不退菩提即須〻〻付若不同見解无有志願在〻
處〻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謗此
法門百劫萬劫千生斷佛種性大師言善知識聽悟說无相
頌令汝名者罪滅亦名滅罪頌〻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而是道　布施供養福无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无造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世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造无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　韋使君官僚僧衆道俗讚言无盡　昔所未聞　使君礼

拜自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　弟子當有少疑　欲聞和尚　望意和

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說　大師言　有議即問　何須再三　使君問法可

不〻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　大師言是　弟子見說達磨

大師代梁武諦　諦問達磨　朕一生未來造寺布施供養　有

有功德否　達磨答言　並無功德　武帝惆悵　遂遣達磨出

境　未審此言　請和尚說　六祖言　實无功德　使君朕勿疑達磨

大師言　武帝著邪道　不識正法　使君問　何以无功德　和尚言

造寺布施供養　只是修福　不可將福以為功德　功德在法身　非

在於福田　自法性有功德　平直是德　佛性外行恭敬

若輕一切人　悟我不斷　即自无功德　自性虛妄　法身无功

德念念德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
身即功自修身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
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礼拜又問弟子
見僧道俗常念阿彌大佛願往生西方請和尚說
德生彼否望為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与說世尊
在舍衛國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
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重法无不衣悟有殊見
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言佛隨
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无罪西方心不淨有愆
迷人願生東方西者所在處並皆一種心但无不淨
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十惡即
行十万无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彈指使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
迎請若悟无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
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与使君移
西方剎那問日前便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礼拜若此
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
言唐見西方无疑即散大衆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
大大衆衆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
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
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
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
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弥勒人我是須
弥邪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魚鼈

虛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是
天堂我無人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
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慧光明照曜
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
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聞說讚
徹天應是迷人人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
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
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如東方人修善但
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使君問和尚在家如何修願為指授
大師言善知識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取依此修行常
與惠能說一處無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
愚人不可迷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悉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見在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覓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愚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有罪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是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菩提見　法元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在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卻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
盡誦取此偈　依偈修行　去惠能千里　常在能邊　此不修　對面千
里各各自修法不相待眾人且散惠能歸漕溪山眾生若有大疑來彼
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佛世合座官寮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歎善
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智一時盡散大師
住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
盡若論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若不得壇經即无稟受須知
法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无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
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
行諍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世人盡傳南宗能北秀未知根本

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荊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持脩行惠
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
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
疾即頓法無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
說惠能法疾直指路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
智汝與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
來所聽德意旨記取卻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與吾
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怪志誠奉使歡喜遂半月中
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
聞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禮拜自言和尚弟子從玉
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契悟聞和尚說便契本心和尚慈悲
願當教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細作志誠曰

未說時即是說乃了即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唯傳戒定惠汝和尚教
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
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
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
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
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大師言
如汝聽吾說看吾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性戒心地無亂
是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是惠能大師言汝戒定惠勸小
根諸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吾自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請
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性無非無亂無癡念念般若
觀照當離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頓脩立有漸此契以不

主志誠礼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為門人不離大師左右
有一僧名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
疑大師智惠廣大願為除疑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
不達經上无癡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
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
吾讀一遍吾聞即之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
遍六祖聞已即識仏意便汝法達說法華經六
祖言法達法華經无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緣
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聞分明无有餘乘
唯一佛乘大師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仏乘迷卻
汝聖經中何處是一仏乘汝向說經六諸仏世尊

緣汝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經上十六字是正法如何解此法
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
即一大是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
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悟此法一念
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如覺也分為四
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
悟入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
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眾生
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眾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
觀照自開佛智見莫開眾生智見開佛智見即出世大
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
於一佛乘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

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仏智見轉法華開衆生
智見被法華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自言和尚實未僧轉
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人无不悟者時有一僧
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
問和尚曰仏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
敎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无
四乘法人心不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
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盡通万行
俱備一切无離但離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乘是
最上行義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也又有一僧名

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礼拜問言和尚坐禪
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卻問神會吾打
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
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
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
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
會答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即起
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是生滅
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礼拜礼拜更不言大師
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以心悟自見依法修
行汝自名不見自心卻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
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問吾

是否神會作礼便為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
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
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
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
本宗舉三科法門動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
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
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
是五蔭界十八界是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相蔭行
蔭識蔭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
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
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為含

含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是三六十八
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善用
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對外境无情對有五天与地對
日与月對暗与明對陰与陽對水与火對語与言對
法与相對有十二對有為无為有色无色對有相无
相對有漏无漏對色与空對動与淨對清与濁對
凡与性對僧与俗對老与少對大大与少少對長与
短對高与下對自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与正
對癡与惠對愚与智對乱与定對戒与非對直
与曲對實与虛對嶮与平對煩惱与菩提對慈
与害對喜与瞋對捨与慳對進与退對生与滅對
常与无常對法身与色身對化身与報身對

躰与用對性与相有情无親對言語与法相有十二對
內外境有無五對三身有三對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
此三十六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
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空離空著空
即惟長无明著相惟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
用文字人不合言々語々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
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
々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
然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
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
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
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

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先天元年於新州國
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
五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外破疑當令
迷者盡使与安樂吾若去後更入教与法海等衆僧
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
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除者不得數年山
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
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處若知去
處即不悲泣性體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汝等盡坐吾
与如一偈真假動淨偈与等盡誦取見此偈意汝吾
同於此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礼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
特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无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无性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佛語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勸善
此教本无諍　无諍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　識大師意　更不敢諍　依法修行　一時禮拜　即知大
師不永住世　上座法海向前言　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
付何人　大師言　法即付了　汝不須問　吾滅後二十餘年
邪法撩亂　惑我宗旨　有人出來　不惜身命　第佛教
是非　豎立宗旨　即是吾正法　衣不合轉　汝不信　吾與誦先
代五祖傳衣付法誦　若據第一祖達摩頌意　即不

合傳衣聽五与汝頌〻曰

第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　傳教救名清　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貟无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因地　地上種化生　花種无性生　於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種下　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種　地亦无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花生　自吾花情種　菩提菓自成

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册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和尚頌意汝迷
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 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无明業 見被業風吹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眾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
不久住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善
位坐今共汝等別法海問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
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佛釋迦牟尼佛第七
大葉迦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
優婆毱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難提第十四佛
陀蜜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

十八毗羅長者弟十九龍樹弟二十迦那提婆弟廿一
羅睺羅弟廿二僧迦那提弟廿三僧迦耶舍弟廿四鳩
摩羅馱弟廿五闍耶多弟廿六婆修盤多弟廿七摩
拏羅弟廿八鶴勒那弟廿九師子比丘弟卅舍那婆
斯弟卅一優婆堀弟卅二僧迦羅弟三十三須婆蜜多
弟三十四南天竹國王子弟三子菩提達摩弟三十五唐
國僧惠可弟三十六僧璨弟三十七道信弟三十八弘忍弟
三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弟四十大師言今日已後遞
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法海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
法今後代人如何見佛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
生即能見仏若不識衆生覓仏万劫不得見也吾今
教汝識衆生見仏更留見真仏解脫頌迷即不見

傳性者即見法海　會聞代々流傳世々不絕六祖言汝
聽吾汝与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仏但識佛心衆生即能識
仏即緣有衆離衆生無仏心
迷即仏衆生　悟即衆生仏　愚癡仏衆生　智惠衆生仏
心險仏衆生　平等衆生仏　一生心若險　仏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　即衆生自仏　我心自有仏　自仏是真佛
自若无仏心　向何處求仏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
留一頌名自性真仏解脫頌後代迷門此頌意々即見自心自
性真佛与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仏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　正見知人仏則過
性衆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則三毒生　魔變成仏真無假
化身報身及淨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是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身清淨因　除婬即無淨性身　性中但自離吾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吾頓教門　悟即眼前見性尊
若欲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求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世間學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　遂告門人曰　汝等好住　今共汝
別　吾去已後　莫作世情悲泣　而受人弔問錢帛　著
孝衣　即非聖法　非我弟子　如吾在日一種　一時端

坐但无動无淨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无是无非
无住但然寂淨即是大道吾去已後但依法
修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
无益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花大
師春秋七十有六大師滅度諸日寺內異香
氳氳經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
无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
神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
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韋處立碑至今
供養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

學道〻際〻无常付門人悟〻真〻在嶺南
漕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德座上
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爲依承於今
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如來入涅槃
法教流東土共傳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
薩說真示行實喻唯教大智人是旨依凡度
誓修行〻〻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
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須求此法
違立之不德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識
密意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

五　敦煌博物館藏〇七七號册子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
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
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餘人韶州刺史韋璩及諸官寮三十餘
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
集記流行後代与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受有所依約以為稟承
說此壇經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淨

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
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
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
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
乃聞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
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
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問惠能曰汝何
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
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
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法惠能答
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便不言遂發遣惠能令
隨衆作務發時有一行者遂著惠能於碓坊踏碓八箇餘月五
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
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
性迷福門何可求汝汝惣且歸房自看有智惠者自取本性般
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
六代火急（作）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
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
法後自可依止請不用作諸人識心盡不敢呈偈大師堂前
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并畫五祖大師傳
授衣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盧玲看壁了明日下手上座神
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

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
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終不得
法良久思惟甚々難々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
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
覓我々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
宿業鄣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
南廊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々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却歸房臥並無人見
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
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　弘忍与供奉錢三十千深
勞遠來不畫變相也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

此偈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有大利益大師
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衆人見已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
偈者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
善哉　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偈否若是汝
作應得我法秀上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
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惠識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見
解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
若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
日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
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惠能
及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偈童
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

來呈吾看吾大意即付衣法禀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
於南廊下書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
依此脩行即得出離　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
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礼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
生仏地童子引能至南廊能即礼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
惠能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
上題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吾大意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樹　明鏡亦无臺　仏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
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衆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卻入碓坊
五祖忽來廊下見惠能偈即知識大意恐衆人知五祖

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内説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
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以為六代祖將
衣為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
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即須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別五
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在後
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悟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捉惠能
奪衣法來至半路盡惣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
三品將軍性行麁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惠能即還法
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

傳法貫惠順〻得聞言下心開能使 惠順〻即却向北化人
惠能來於此地与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
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
除迷如先代悟 下是法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
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
性善知識愚人知人仏性本亦无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
愚悟即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
惠定〻別惠定體不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
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惠
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〻惠各別作此
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
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

員八却生法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
常行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莫行心諂
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仏弟子但行真心於一切
法上无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
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鄣道因緣
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若坐不動是維
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
心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倒即有數百
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
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體無兩般此
定惠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法无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勸悟人頓
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无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善知

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无念為宗无相為體无住為本
何名為相无相於相而離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无住者為人本
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
法身即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
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縛也以无住為本善知識外離
一切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无相為體於一切境上不染
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
除却一念斷即无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
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无念為宗即緣迷人於
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无
念為宗世人離境不起於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
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性

敦煌博物館藏〇七七號册子

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
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知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
不著淨亦不言動若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　若言
看淨人性本淨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
本淨起心看淨卻生淨妄妄无處所故知看者看卻是妄也淨
无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若
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
与道違背看心看淨卻是障道因緣今記如是此法門中何
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无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座見本
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
不亂本性自淨曰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
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云本原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脩自作自性
法身自行仏行自作自成仏道善知識惣須自聽与受无相戒一時
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仏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仏於自色身歸依當身圓滿報身
仏已上三唱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
盡有為迷不見外覓三世如來不見自色身中三世仏善知
識聽与善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仏
此三身仏從此自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仏善知識世人性本自
淨万法自性在思惟一切惡事即行於惡行思量一切善事
便脩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
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散卷
盡雲霧万像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

月智惠常明於外看覺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
知識開真正法吹却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万法皆現一切法
在自性名為清淨法身自歸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歸
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仏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
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
悲化為菩薩智惠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
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
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
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无常已來後
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
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舍宅不在歸也但悟三身
即識大意今既自歸依三身仏已与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

識一時逐惠能道

衆生无邊誓願度　煩惱无邊誓願斷

法門无邊誓願學　无上佛道誓願成

三唱 善知識衆生无邊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

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

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只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

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

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煩惱无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　法門无邊誓願學學无上正

法无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智生般若

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今即發四弘誓願說与善

知識无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不

被愚迷染從何西行一時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及念々
不被愚癡染除却從何矯誑心永斷名為自性懺前念後念
及今念念々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
懺（已上三唱）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
不離心諸仏前口說无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
今既懺已与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知識歸依覺
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已後稱仏為
師更不歸依邪迷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惠能勸
善知識歸依身三寶者仏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
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
无邪故即无愛著以无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
勞妄念雖在自性々不染著名眾中尊凡夫解從日至日

受三歸依戒若言歸仏仏在何處若不見仏即无所歸既无所
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依
仏不言歸依他仏自性不歸无所處今既自歸依三寶摠各各
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
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
此法須行不在口口念念不行如如化衆行者法身與仏等也何名
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由如虛空莫定之心禪即落无記
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
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盡是
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
由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迷人
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國大不行是小莫口空之

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〻〻是智惠一時中念〻
不思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一念思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
若生心中常愚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惠性即是何名般若波羅
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
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
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〻妄〻即非
真有念〻若不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仏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
即凡後念悟即仏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无
住无去无來三世諸仏從口出將大智惠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
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仏无去无住无來往
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仏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善知

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故爲世人有八万四千塵勞
若无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憶无著
莫起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
即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
須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
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此是
最上乘法爲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
譬如大龍若下大雨〻提閻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〻放大海
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本
性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
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
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〻納衆水合爲一體衆生

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迷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鄣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无大小為一切眾生自有迷心外脩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脩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眾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眾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无㝵心脩此行即与般若波羅蜜經本无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然能建立我若无智人一切万法本亦不有故知万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故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

智人与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与大智人
无别故知不悟即仏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仏故知一切万
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
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仏道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頓
以教法流行後代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
悟若能自悟者須覓大善知識示　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解
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
仏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仏十二部經在人性
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
外求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无有是處識自心內
善知識即得解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

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
正善知識一悟即至仏地自性心地以智惠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
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
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見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
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
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无念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
法縛即名邊見悟无念法者万法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
仏境界悟无念頓法者至仏位地善知識後代得吾者常見
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
受持如是仏教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
來嘿然而付衣法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
无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

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仏種性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
説无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〻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養福无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元造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无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与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裏洗　努力修道莫悠〻　忽然虚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説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讃言无盡昔所未聞
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説法實不思議　弟子當有少疑欲問
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説大師言有疑即問須再三使

若聞法可不如是西國第一師達摩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
子見說達摩大師代梁武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
施供養有功德否達摩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摩
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无功德使君勿疑達摩大
師言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无功德和尚言造
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
在於福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仏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
吾我不斷即自无功德自性无功德法身无功德念念行平等真
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
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礼拜　又問弟
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仏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望為破
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与說世尊在舍衛城說西方引化經

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種
法无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仏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
以仏言隨其心淨則仏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无罪西方心不淨
有愆迷人願生東方西者所在處並皆一種心地但无不淨西
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仏往生難到除惡即行十万无
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指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
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仏即來迎請若悟无生頓法見西方
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仏往生路遠如何得但
六祖言惠能与使君移西方剎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
使君礼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无疑即散大衆愕然莫知何事　大師曰大〻
衆〻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

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
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仏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仏即是
衆生自性悟衆衆生即是仏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
至能淨是釋迦平直即是彌勒人我即是須彌邪心即是
海水煩惱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惡龍塵勞即是魚鱉虛妄即
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无我人
須彌自到除邪心海水竭煩惱无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
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天下照
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
彼座下聞說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使君礼拜讚言善
哉善哉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
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〻〻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

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　使君問和尚在家
如何修願爲指授大師言善知識惠能與道俗作无相頌盡誦取依此修
行　常與惠能說一處无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法門　愚人不可迷　說即雖万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闇宅中　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悉不用
清淨至无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現在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覓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罪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事須有方便　勿令破彼疑　即是菩提見　法元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在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却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劫　悟即剎那間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依此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
依此不修對面底千里遠若〻自修法不相待衆人且散惠能歸
漕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仏性合座官
寮道俗禮拜和尚无不嗟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
生仏在此誰能得知一時散盡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
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与俗約有三五千說不可盡
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約若不得壇經即无稟受須知法
處年月日姓名遍相付囑无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
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修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
行諍是勝負之心与仏道違背世人盡傳南宗能比秀未知

根本事由且秀　禪師於南荊府堂楊懸玉泉寺住持脩行
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
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
頓法无頓漸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
直旨見路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聡明多智汝与吾至漕
溪山到惠能所礼拜但聴莫言吾使汝來所聴得意旨記取
却來与吾說看惠能見解与吾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
恠志誠奉使歡喜遂行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
礼拜即聴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吾即啓本心起立即
礼拜白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啓悟聞和尚
說便啓本心和尚慈悲願當教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
細作志誠曰不是六祖曰何以不是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

不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
禪師教人唯傳戒定惠　汝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
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
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
如何惠能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
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　大師言汝
聽吾說看吾所見處心地无疑非自性戒心地无亂是自性定心
地无癡是自性惠　大師言汝師戒定惠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惠
勸上智人得悟自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清　大師說不立如何
大師言自性无非无亂无癡念念般若觀照當離法相有何可立
自性頓修立有漸次所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為人
不離大師左右又一僧名法達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

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誦妙法華經七
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惠廣大願為除疑大師
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无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
心正定即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
讀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仏
意便与法達說法華經六祖言法達法華經无多語七卷
盡是譬如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无有
餘乘唯有一仏乘大師法達汝聽一仏乘莫求二仏乘迷却
汝性經中何處是一仏乘吾与汝說經云諸仏世尊唯以一大事
因緣故出現於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
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
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

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仏知見仏猶覺也　分為四門開
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
本性即得出世　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仏知
見莫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
起智惠觀照自開仏知見莫開衆生知見開仏知見即出世
大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依
一仏乘　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
心邪法華轉開仏知見轉法華開衆生知見被法華轉　大師言
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和尚
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仏行
大師言即仏行是仏其時聽人无不悟者　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
溪山礼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問和尚曰仏說三乘又言最上乘

弟子不解望為教示惠能大師曰　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无
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解義是中
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盡通万行俱備一切不離但離法相
作无所得是最上乘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
問吾也　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礼拜問言和尚坐
禪見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
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　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又
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　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
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　汝亦痛亦不
痛如何　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即起於恨
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
來弄人神會礼拜礼拜更不言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

覓路汝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
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
見否吾不自知　問吾見否　神會作礼便為門人不離漕溪
山中常在左右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智通
志徹志道法珎法如　神會大師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
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師吾教汝說　不失本宗
舉三科法門　動卅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
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
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界
十八界入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想蔭行蔭識蔭
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
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

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万法
名為含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三六十八由自性
邪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
由自性對外境无情有五天与地對日与月對暗与明對陰与
陽對水与火對語与言對法与相對有十二對有為无為對有
色无色對有相无相對有漏无漏對色与空對動与淨對清与
濁對凡与聖對僧与俗對老与小對長与短對高与下對自性
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与正對癡与惠對愚与智對乱与空
對戒与非對直与曲對實与虛對嶮与平對煩惱与菩提對慈
与害對喜与瞋對捨与慳對進与退對生与滅對常与无常
對法身与色身對化身与報身對體与用對性与相對有情与
无親對言語与法相對有十二對內外境有无五對三身有三對都合

戌三十六對也　此三十六對法能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
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離空著空則惟
長无明著相惟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
言語〻〻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
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〻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現明來去
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
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受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
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十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
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七月八日喚門人
告別　大師先天元年於新州國因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
別　大師言汝衆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汝
破疑當令迷者盡使汝安樂吾若去後无人教汝法海等衆

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
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山中更修何道
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〻
等悲泣即不知吾去處若知去處即不悲泣性无生滅无去无來汝
等盡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動淨偈汝等盡誦取見此偈意与吾
同依此偈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礼拜請 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无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无情即无動
若修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礼勸善 此教夲无諍 道若失道意

執迷淨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識　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礼拜即知大師不久

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　大師言法即付

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

惜身命定仏教是非竪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汝不

信吾為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若據　第一祖達摩頌意即

不合傳衣聽吾汝為頌曰

第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本来唐國　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第二祖慧可和尚頌曰　本来縁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来元无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須因地　地上種花生　花種无生性　於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縁不和合　一切盡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来下種　无情花即生　无情又无種　心地亦无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種 菩提果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磨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法頌脩行必當
見性
第一頌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无明業 見被業風吹
第二頌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脩般若惠 當來仏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 大師不久住世
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 大師言汝等着位坐吾今共汝等別
法海問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 六祖言初
傳受七仏釋迦牟尼仏 第七大迦葉 第八阿難 第九末田地
第十商那和修 第十一優婆鞠多 第十二提多迦 第十三仏陀難提
第十四仏陀蜜多 第十五脇比丘 第十六富那奢 第十七馬鳴
第十八毗羅長者 第十九龍樹 第二十迦那提婆 第二十一羅睺羅

第二十二僧迦那提　第廿三僧迦那舍　第廿四鳩摩羅馱　第
廿五闍耶多　第廿六婆脩盤多　第廿七摩拏羅　第廿八鶴勒
那　第廿九師子比丘　第卅舍那婆斯　第卅一優婆堀　第卅二
僧迦羅　第卅三須婆蜜多　第卅四南天竺國王子　第三太子
菩提達摩　第卅五唐國僧惠可　第卅六僧璨　第卅七道信
第卅八弘忍　第卅九惠能自今當今受法　第四十　大師言
今日已後遞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法海又白大師今去
留付何法令後代人如何見佛　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生
即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覓佛万劫不可得也　吾今教汝識衆
生見佛更留見真佛解脫頌迷即不見佛悟者即見法海願聞
代代流傳世世不絕　六祖言汝聽吾與汝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佛但
識衆生即能識佛即緣有衆生離衆生無佛心

迷即仏衆生 悟即衆生仏 愚痴仏衆生 智恵衆生仏 心嶮仏衆生
平等衆生仏 一生心若嶮 仏在衆生中 一念悟若平 即衆生自仏
我心自有仏 自仏是真仏 自若无仏心 向何處求仏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見真仏觧脱頌後代迷人
此頌意〻即見自心自性真仏 与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仏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
正見之人仏即過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見忽除三毒心 魔變成仏真无假 化身報身及淨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覔自見 即是成仏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来圓滿真无窮 婬性本身淨性因 除婬即无淨性身
性中但自欲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頓教門

悟即眼前見 世尊　若欲修行求覓佛　不知何處欲覓真
若能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救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世間學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
世情悲泣而受人弔問錢帛著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
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但无動无靜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无是
无非无住坦然寂淨即是大道吾去已後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
一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无益　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
奄然遷化　大師春秋七十有六大師　滅度之日寺內異香氳
氛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无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
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直

上衡天三日始散　韶州刺史韋據立碑至今供養此壇經法海
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學道際〻〻无常付門人悟真〻〻在嶺南漕
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根智深信佛
法立於大悲持此經以為稟承於今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
人也　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薩說
真實示行喻唯教大智人示旨於凡度誓修行遭難不退
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雖求此法
違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知密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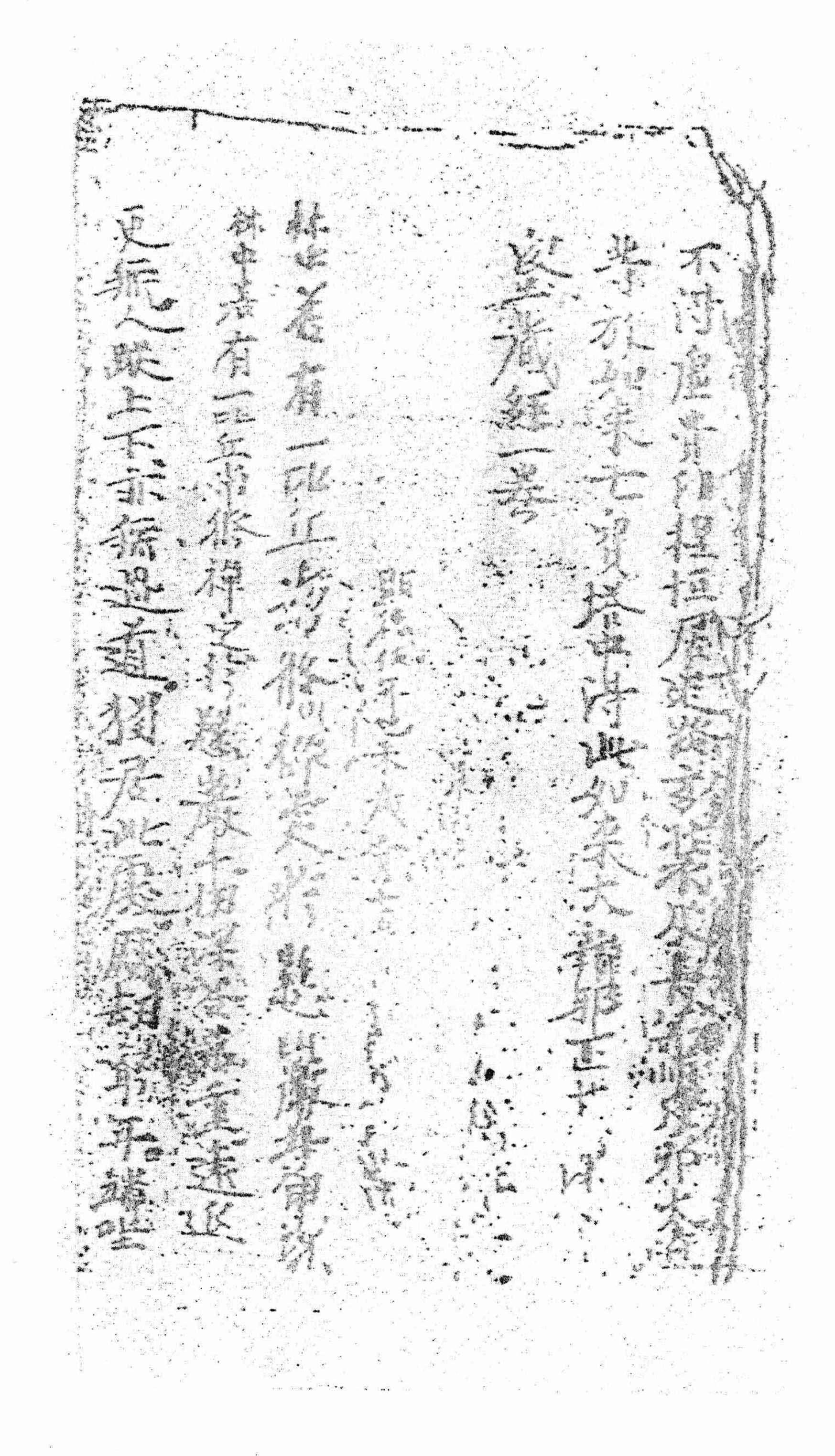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大乘志卅　大聖志卅　大通志五十　大寶志六十　大法志七十　大御志八十　清之藏卌
清持藏卌　清寶藏五十　清蓮藏六十　清淨藏七十　大法藏八十

此是菩法号

六 旅順博物館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餘人韶州刺史韋據
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
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能大



旅順博物館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



七 敦煌寫本《壇經》原本録文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波（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授）無相〔戒〕

〔受無相〕〔一〕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説《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授）無相戒。

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違（韋）處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

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受，有所依約，以為禀承，說此《壇經》。

【校記】

〔一〕根據鄧文寬君研究：敦煌寫本，一般習慣，對於熟悉用字、用詞，乃至短句，常採用空格形式，省去重複之字。所見極是。此處空格，即依其式樣，校補「戒受無相」四字。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靜）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經）》。」

大師不語，自淨（靜）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靜）聽：惠（慧）能慈父，本官（貫）范楊（陽），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一〕。惠（慧）能幼少（小），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賣（買）柴，遂領惠（慧）能至於官店。客〔二〕將柴去。惠（慧）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慧）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三〕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現）今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

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慧）能聞說，宿業〔四〕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校記】

〔一〕「南」字上原有「嶺」字，旁標「卜」字符號，表示廢讀。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冊子（以下簡稱「斯本」）亦無「嶺」字，今依刪。

〔二〕「客」字原作「容」，依斯本改。

〔三〕「蘄」字原作「新」，依斯本改。

〔四〕「業」字原作「葉」，依斯本改。

弘忍和尚問惠（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

惠（慧）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一〕。』

大師遂責惠（慧）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二〕！』

惠（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姓（性）有何差別？』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便不言〔三〕，遂發遣惠（慧）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著〔四〕惠（慧）能於碓坊踏碓，八個餘月。

【校記】

〔一〕「唯求作佛」句原作「唯求佛法作」，斯本同。句意晦澀，當作「唯求作佛」，如此方與下文「若為堪作佛」句相應。今改。

〔二〕「若為堪作佛」句原作「若未為堪作佛法」。「為」字右上角標有二點，表示「為」字廢讀。斯本作「若為堪作佛」。句意為長，今依斯本改，刪「未」字、「法」字。

〔三〕「便不言」原作「更便不言」，詞意重叠，斯本作「更不言」，疑應作「便不言」，今參改。

〔四〕「著」字斯本作「差」，意同。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已），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

汝等門人終日供養，祇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求，汝汝（等）總且歸房自看，有智慧〔一〕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為六代。火急作！』

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二〕受（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請不用作。』諸人息〔三〕心，盡不敢呈偈。

【校記】

〔一〕「智慧」二字，原作「智事」，斯本作「知惠（慧）」，今依校改。

〔二〕「教」字上原有一「故」字，據斯本刪。

〔三〕「息」字原作「識」，依斯本改。

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并畫五祖大師傳授衣〔一〕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唐（盧）珍看壁〔二〕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修（終）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

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三〕中間壁上事（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却歸房臥，并無人見。

【校記】

〔一〕「衣」字原作「於」，依斯本改。

〔二〕「壁」字原作「檗」，依斯本改。

〔三〕「下」字原缺，據斯本補。

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請記（讀訖），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道〕。依法修行，有大利益。』

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衆人見已，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

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問）：『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一〕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但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惠（慧）識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見解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

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二〕自本性，當付汝衣法。』

秀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

【校記】

〔一〕「座」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見」字原缺，據斯本補。

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一〕誦此偈。惠（慧）能及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偈？』

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看。悟〔二〕大意即付衣法，禀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離。』

惠（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慧）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三〕，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慧）能聞已，即識大意。惠（慧）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吾大意。』

惠（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是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衆見能作此偈，盡怪。惠（慧）能却入碓坊。

【校記】

〔一〕「唱」字原作「此」，依斯本改。

〔二〕「悟」字原作「吾」，依斯本改。

〔三〕 原缺「下」字，據斯本補。

五祖忽來廊下，見惠（慧）能偈，即知識大意。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喚惠（慧）能堂內說《金剛經》。惠（慧）能一聞，言下便吾（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以為六代祖。將衣為信，稟（為六）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慧）能，自古傳法〔一〕，氣如懸絲〔二〕，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三〕即須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四〕九江驛，登時便別。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信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五〕南。

兩月中間，至大庾（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捉惠（慧）能，奪衣法（法衣）。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惠（慧）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

於嶺上便傳法〔六〕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

【校記】

〔一〕「法」字原作「去」，依斯本改。

〔二〕「絲」字原作「茲」，依斯本改。

〔三〕「汝」字原缺，據斯本補。

〔四〕「於」字原作「生」，依斯本改。

〔五〕「向」字原缺，據斯本補。

〔六〕「法」字下原有「買」字，當是衍文，據斯本刪。

惠（慧）能來於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慧）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各須浄（静）心聞了。願自除迷，如先代悟。」下是法。

惠（慧）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

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知（智）人，佛性本亦無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慧）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定慧）別，惠定（定慧）體不〔一〕一不二：即定是惠（慧）體，即惠（慧）是定用。即惠（慧）之時定在惠（慧），即定之時惠（慧）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惠（慧）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後〔二〕惠（慧），先惠（慧）發（後）定，定惠（慧）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三〕心是。《浄名經》云：『直〔四〕心是道場，直〔五〕心是浄土。』莫心行〔六〕諂曲，口說法直〔七〕，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八〕心，非佛弟子。但行直〔九〕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十〕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不）住，即通流；住即彼（被）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

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致)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倒。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

善知識，定惠(慧)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體無兩般。此定惠(慧)法，亦復如是。

【校記】

〔一〕斯本無「不」字，疑是衍文，應刪。

〔二〕「後」字原作「發」，依斯本改。

〔三〕、〔四〕、〔五〕、〔七〕、〔八〕、〔九〕、〔十〕原俱作「真」，據《維摩經·菩薩品》改。

〔六〕「心行」原作「行心」，依斯本改。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勸，悟人頓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

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

為相？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一〕。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為體，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即無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無念為宗，即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二〕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世人離見〔三〕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内於第一義而不動。』

【校記】

〔一〕 原缺「是無相」三字，據斯本補。

〔二〕「邪」字原作「取」，依斯本改。

〔三〕「離見」二字原作「離境」，依斯本改。

善知識，此法門中，座（坐）禪元不著（看）心，亦不著（看）浄，亦不言動。若言〔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浄，人性本浄〔二〕，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浄。不見自性本浄，起心看浄，却生浄妄。妄〔三〕無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浄無形相，却立浄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四〕浄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浄，却是障道因緣。

【校記】

〔一〕「言」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浄」字原作「體」字，依斯本改。

〔三〕「妄」字原缺，據斯本補。

〔四〕「被」字原作「彼」，依斯本改。

今記（既）如是，此法門中何名座（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座（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亂。本性自淨自〔一〕定，祇緣境觸〔二〕，觸〔三〕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原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四〕作自成佛道。

【校記】

〔一〕「自」字原作「曰」，依斯本改。

〔二〕、〔三〕「觸」字原作「解」，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以下簡稱「北圖本」）、斯本同作「觸」，今依改。

〔四〕「自」字原缺，據斯本補。

善知識，總須自聽，與受（授）無相戒。一時逐惠（慧）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一〕：

於〔二〕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

於自色身歸依當身〔三〕圓滿報身佛。

已上三唱。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盡有，為迷不見。外覓三身〔四〕如來，不見自色身中三世（身）佛。善知識聽，與善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上生。何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五〕。思量〔六〕一切惡事，即行於惡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七〕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為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象）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慧）如日，智如月，智惠（慧）常明，於外著（看）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正法，吹却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一切法在

自性，名為清浄法身。自歸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歸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不可〔八〕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法化為天堂，〔思量〕毒害化為畜生，〔思量〕慈悲化為菩薩，〔思量〕智惠（慧）化為上界，〔思量〕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慧）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亡〔九〕，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無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十〕也。但悟三身，即識大意。

【校記】

〔一〕原缺「佛」字，據北圖本、斯本補。

〔二〕原缺「於」字，據北圖本、斯本補。

〔三〕「身」字斯本作「來」。

〔四〕「身」字原作「世」字，依北圖本改。

〔五〕「萬法在自性」句原作「萬法自性在」，依斯本改。

〔六〕「思量」原作「思惟」，依斯本改。

〔七〕「自性」二字原缺，斯本作「自姓」，依校改補「自性」。

〔八〕「可」字原缺，據北圖本補。

〔九〕「亡」字原卷作「心」，按下文「千年惡滅」，應為對句，今改為「亡」字。

〔十〕「依」字原缺，據斯本補。

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惠（慧）能道：

衆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邊誓願斷；

法門無邊誓願學；

無上佛道誓願成。

三唱。

善知識，衆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惠（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

度〔一〕。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只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二〕，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

【校記】

〔一〕「度」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原缺「邪來正度」四字，斯本作「邪見正度」，今依補。并按下文「迷來悟度」句，校改「見」為「來」。

今即（既）發四弘誓願訖〔一〕，與善知識〔授〕無相懺悔三世罪障。」

大師言：「善知識：

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

從前惡〔二〕行一時〔除〕，自性若除即是懺〔三〕。

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
除却從前〔四〕矯雜心，永斷名為自性懺。
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疸疫染；
除却從前疾垢（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懺。已上三唱。

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為懺悔。今既懺悔〔五〕已，與善知識受（授）無相三歸依戒。」

【校記】

〔一〕「訖」字原作「說」，依斯本改。
〔二〕「前惡」原作「何西」，依斯本改。
〔三〕「懺」字下原有「悔」字，應是衍文，今刪。
〔四〕「前」字原作「何」，依前後文改。

〔五〕「悔」字原缺，據斯本、北圖本補。

大師言：「善知識：

歸依覺，兩足尊；

歸依正，離欲尊；

歸依浄，衆中尊。

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餘〔一〕邪迷外道，願自（乞）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惠（慧）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二〕。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浄也。自（至）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至）心歸依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至）心歸依浄，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脫〔三〕，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歸〕處。

【校記】

〔一〕「餘」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三寶」二字上，原有「身」字，北圖本無，今依刪。

〔三〕「解」字下原有脫文，今據北圖本補「脫」字。

今既自（至）〔心〕歸依三寶，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一〕。善知識雖念不解，惠（慧）能與說，各各聽：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慧）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由（猶）如虛空。莫（若）定心坐禪〔二〕，即落無記（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猶）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三〕，迷人口念，智者心〔四〕。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莫（若）口空說，不

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慧），一〔切〕時中念念不愚〔五〕，常行智惠（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六〕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思），我修般若無形相，智惠（慧）性即是。

何名波羅蜜〔七〕？

此是西梵音〔八〕，　唐言彼岸到，　解義離生滅。

著境生滅起，　如水有波浪，　即是於此岸。

離岸無生滅，　如水永長流，　即〔九〕名到彼岸。

故名波羅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十〕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十一〕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口出，將大智惠（慧）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

一。讚最上大〔十二〕乘法，修行定成佛。無住無去無來〔十三〕，是定惠（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慧）。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惠（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住，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億（憶）、無著，莫起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校記】

〔一〕「蜜」字下原有「法」字，斯本同。北圖本無，今依刪。

〔二〕「若定心坐禪」句，原作「莫定心禪」，斯本作「莫定心座」，俱不確，應將「莫」字校定為「若」字，補「坐」字。

〔三〕「行」字疑衍。

〔四〕此句有脫文，「心」字下應依下文補「行」字。

〔五〕、〔六〕「愚」字原作「思」，據斯本改。

〔七〕「波羅蜜」三字上原有「般若」二字。按「般若」二字意義，上文已詳釋，此處只講「波羅蜜」含義。北圖本無「般若」二字，今依刪。

〔八〕「西」字下原有「國」字。按此段為五言偈句，「國」字應衍，故刪。

〔九〕「即」字上原有「故」字，按此句亦為五言偈句，「故」字應衍，故刪。
〔十〕原「若」字下有「不」字，今據新本刪。
〔十一〕「最尊」二字，北圖本無。
〔十二〕「大」字原缺，據北圖本補。
〔十三〕原文作「無去、無住、無來往」。今依上文改作「無住、無去、無來」，刪「往」字。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一〕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須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少（小）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閻〔二〕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於大海，不曾（增）〔三〕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四〕之智，自用智惠（慧）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小）根之人，聞說〔五〕頓教，猶如

大地草木根性自少（小）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六〕，不能增長；少（小）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于衆流，小水大水合為一體，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心修此行，即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

【校記】

〔一〕北圖本「深」字下有「心」字。

〔二〕「聞」上原有「提」字，北圖本無，今依刪。

〔三〕「曾」字北圖本作「憎」，當是「增」字之誤。

〔四〕「般若」原作「本性」，依斯本改。

〔五〕「說」字下原有「此」字，北圖本無，今依刪。

〔六〕「悉皆自倒」句原作「迷皆自到」，北圖本作「速皆自倒」，斯本作「悉皆自到」。今參校改為「悉皆自倒」。

一切經書及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惠（慧）性故，故然能建立。我（或）若無智人，一切萬法本亦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故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解〕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一〕。何不從于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浄。』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二〕。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校記】

〔一〕北圖本無「心」字。按，據下文，應衍「身」字。

〔二〕「自成佛道」句下，原本有空格，北圖本同。斯本連書。依鄧文寬君研究，此空格即前文已見所引之《維摩經》文，應補「《維摩經》云」四字。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　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一〕以教法流行後代。今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

何名大善知識？解最上大〔二〕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謂）化道，令〔三〕得見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脱，無有是處。識自心内，善知識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刹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惠（慧）觀照，内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校記】

〔一〕「是故」原作「是頓」，依斯本改。

〔二〕原無「大」字，北圖本有，今據補。

〔三〕「令」字北圖本作「今」。

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一〕；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浄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無念行。莫（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絶，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

【校記】

〔一〕原無「不著一切法」句，據斯本補。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二〕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教，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授）持〔三〕。從上已來，嘿然而付衣法，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若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刼千生，斷佛種性。」

【校記】
〔一〕「法」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持」字原缺，據斯本補。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無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一〕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元在〔二〕。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大〔三〕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今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裏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至）心求。」

【校記】

〔一〕「愚」字原作「遇」，依北圖本、斯本改。

〔二〕「在」字原作「造」，依北圖本改。

〔三〕「大」字原作「六」，依斯本改。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無盡：「昔所未聞。」使君禮拜，白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當（常）有少（小）疑，欲問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說。」

大師言：「有疑即問，何須再三。」

使君聞（問）：「法可不如是西國第一祖〔一〕達摩祖師宗旨？」

大師言：「是。」

「弟子見說，達摩大師代（化）梁武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達摩答言：『并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摩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

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勿疑。達摩大師言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

使君問：「何以無功德？」

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田〔二〕。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三〕。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四〕。法身無功德，念念行平等真（直）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

【校記】

〔一〕「祖」字原作「師」，依斯本改。
〔二〕「田」字原缺，據斯本補。
〔三〕「德」字原無，據斯本補。
〔四〕此句原作「自性無功德」，依斯本改。

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佛，願往〔一〕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望為破疑。」

大師言：「使君，聽惠（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

不遠，只為下根；説近説遠，只緣上智，人自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浄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浄則佛土浄。使君，東方但浄心無罪，西方心不浄有愆。迷人願生東方，西（兩）者所在處並皆一種心地，但無不浄。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十〕惡即行十萬，無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直）心，到如禪（彈）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者〔二〕，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遠，如何得達〔三〕！」

【校記】

〔一〕　原缺「往」字，據斯本補。

〔二〕　「者」字原缺，據北圖本補。

〔三〕　「達」字原作「但」，依斯本改。

六祖言：「惠（慧）能與使君移西方剎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

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

大師言：「一時見西方無疑，即散。」

大衆愕然，莫知何事。

大師曰：「大衆，大衆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㈠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浄是釋迦，平直即是彌勒，人我即是須彌，邪心即是海水，煩惱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惡龍，塵勞即是魚鱉，虛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無我人，須彌自到（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浄，照破六欲諸㈡天，下照㈢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座下聞說，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

【校記】

〔一〕「性」字北圖本作「法」。

〔二〕原缺「諸」字，據斯本補。

〔三〕「下照」二字下疑有脱文。

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浄，即是西方。」

使君問和尚：「在家如何修？願為指授。」

大師言：「善知識，惠（慧）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一〕取，依此修行，常與惠（慧）能説〔二〕一處無別。」頌曰：

「説通及心通，如日處虚空；

惟傳頓教法，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法門，遇（愚）人不可迷（悉）。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煩惱闇宅中，常須生惠（慧）日。
邪來因煩惱，正來煩惱除，
邪正悉不用，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清淨，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一切盡不妨，
常現（見）在己過，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到頭還自懊。
若欲覓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遇（過），

若見世間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罪，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事須有方便，
勿令破彼疑，即是菩提見。
法元〔三〕在世間，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邪見在世間，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四〕打却〔五〕，
此但是頓教，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刧，悟即剎那間。」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六〕，去惠（慧）能千里，常在能邊。依此不修〔七〕，對面底（抵）千里遠。各各自修，法不相待。衆人且散，惠（慧）能歸漕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佛性。」

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尚，無不嗟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佛在此，誰能得知！」一時散盡。

【校記】

〔一〕原缺「盡誦」二字，據斯本補。

〔二〕「說」字疑衍。但據鄧文寬君研究，斯本「說」字下有三空格位置，依敦煌寫本慣例，對極為熟習之字與詞，乃至短句，常採用空格省書形式。此處推究文義，斯本所空之三格，似當為「頓教法」三字。此本抄者不明其意，致連書未空格，應參斯本補字。

〔三〕「元」字原作「无」，依斯本改。

〔四〕「悉」字原作「迷」，依斯本改。

〔五〕「打却」句下有脫句。

〔六〕「汝等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原作「汝等盡誦取，依此偈修行」，依斯本改。

〔七〕「依此不修」疑應作「不依此修」。

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約有三五千

人〔一〕，說不可盡。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二〕。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法〔三〕處年月日、姓名，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修（終）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行，諍是勝負之心，與佛道違背。

【校記】

〔一〕「人」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原脫「依」字，斯本作「衣」，即「依」字。「約」字原誤「幼」，今據斯本補改。

〔三〕「法」字上疑脫「受」字。

世人盡傳南宗能、比（北）〔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荊府堂楊懸（當陽縣）玉泉寺住持修行，惠（慧）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一〕，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頓漸？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頓。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漸頓。

【校記】

〔一〕「住」字下有空格，鄧文寬君云，「住」字下應補「持修行」三字，參卷首注。

神秀師常見人說惠（慧）能法疾，直旨（指）見路。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溪山，到惠（慧）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得意旨，記取却來與吾說。看惠（慧）能見解，與吾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怪。」

志誠奉使歡喜，遂行。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慧）能和尚，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吾（悟），即契〔一〕本心，起立即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契〔二〕悟。聞和尚說，便契〔三〕本心。和尚慈悲，願當（常）教示。」

惠（慧）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細作。」

志誠曰：「不是。」

六祖曰：「何以不是？」

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不是。」

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

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唯傳戒、定、惠（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惠（慧）如何？當為吾說。」

志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惠（慧）：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慧），自浄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惠（慧）。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

惠（慧）能和尚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慧）能所見又別。」

志誠問：「何以別？」

惠（慧）能答曰：「見有遲疾。」

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慧）。

大師言：「如〔四〕汝聽吾說，看吾所見處：心地無非〔五〕是〔六〕自性戒，心地無亂是自性定，心地無癡是自性惠（慧）。」

大師言：「汝師戒、定、惠（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惠（慧）勸上智人，得吾自〔性〕，亦不立戒、定、惠（慧）。」

志誠言：「請〔七〕大師說不立如何？」

大師言：「自性無非、無亂、無癡，念念般若觀照。常〔八〕離法相〔九〕，有何可立？自性頓修，立有漸次，所以不立。」

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為門〔十〕人，不離大師左右。

【校記】

〔一〕、〔二〕、〔三〕 「契」字原作「啟」，依斯本改。

〔四〕 「如」字疑衍。

〔五〕 「非」字上原有一「疑」字，疑衍，今刪。

〔六〕 原無「是」字，據下文「心地無亂是自性定，心地無癡是自性惠（慧）」句例補。

〔七〕 「請」字原作「清」，依斯本改。

〔八〕 「常」字原作「當」，依斯本改。

〔九〕 「相」字上原有「照」字，據斯本刪。

〔十〕 「門」字原缺，據斯本補。

又有〔一〕一僧名法達，常〔二〕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癡（疑），大師智惠（慧）廣大，願為除疑。」

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癡（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即知。」

法達取經到〔三〕，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佛意，便已（與）法達說《法華經》。

六祖言：「法達，《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如（喻）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唯有一佛乘。」

大師〔言〕：「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四〕却汝性。經中何處是一佛乘？吾與汝說。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即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

吾（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五]，悟覺知見，入覺[六]知見。開、示、悟、入，上（向）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

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慧）觀照。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出世。」

大師言：「法達，此事（是）《法達（華）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

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開衆生知見被《法華》轉。」

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七]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和尚，實未曾轉《法華》，七年彼（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

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人無不悟者。

【校記】

〔一〕「有」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常」字原作「當」，依斯本改。
〔三〕「到」字原缺，據斯本補。
〔四〕「迷」字下原有「即」字，據斯本删。
〔五〕原缺「示覺知見」四字，據斯本補。
〔六〕「入覺」原作「入竟」，依斯本改。
〔七〕「二」字原缺，據斯本補。

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問和尚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教示。」

惠（慧）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離〔一〕，但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二〕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諍。

汝須自修，莫問吾也。」

【校記】

〔一〕「離」字下原有「染」字，據斯本刪。

〔二〕上句「最上乘」三字下有兩點，意謂重複「最上乘」三字，故標兩點，寫一「乘」字，今據補。

又有一僧名神會，南楊（襄陽）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禪，見不見？」

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

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

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

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一〕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於恨。」

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

神會禮拜，禮拜更不言。

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惠（慧）能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問吾見否〔二〕！」

神會作禮，便為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

【校記】

〔一〕「亦見」二字疑衍。

〔二〕「問吾見否」句上原有「見否吾不自知」六字，蓋由前行誤抄致衍，今依斯本刪。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

大師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師。吾教汝說法〔一〕，不失本宗。舉三科法門，動三十六對，出没即離兩邊。説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陰）、界、入。蔭（陰）是五陰，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二〕。何名五蔭（陰）？色蔭（陰）、受蔭（陰）、想蔭（陰）、行蔭（陰）、識蔭（陰）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為含〔三〕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是〔四〕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正〕，〔起〕十八正含〔五〕。惡用即衆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

內〔六〕外境無情對有五〔七〕：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言與法相對〔八〕有十二對：有為無為對，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浄（静）對，清與濁對，凡〔九〕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小（少）對，長

與短對，高與下對。自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與正對，癡與惠（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十〕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嶮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與害對，喜與瞋〔十一〕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對，有情與無親（情）對。語言與法相〔十二〕有十二對，内外境無情有五對〔十三〕，自性居起用有十九對〔十四〕，都合成三十六對也。

此三十六對法解〔十五〕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内於離空。著空則惟長無明，著相則惟長邪見〔十六〕，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説空，正言語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

【校記】

〔一〕「法」字此處原是空格，據斯本補。

〔二〕「界」字、「入」字下原俱無「是」字，參斯本補。

〔三〕「含」字原作「合」，依斯本改。
〔四〕原無「是」字，據斯本補。
〔五〕「含」字原作「合」，依斯本改。
〔六〕「內」字原作「對」，參下文「內外境有無（無情有）五對」句改。
〔七〕「外境無情對有五」句原作「外竟無情有五」，依斯本改。
〔八〕「語言與法相對」，原作「語與言對法與相對」，據下文校改。
〔九〕「凡」字原作「亂」，依斯本改。
〔十〕「定」字原作「空」，依斯本改。
〔十一〕「瞋」字原作「順」，當是「瞋」字之誤，今改。
〔十二〕「法相」二字下原有「對」字，參下文例刪。
〔十三〕「內外境無情有五對」句原作「內外境有無五對」，參上句例校改。
〔十四〕「自性居起用有十九對」句原作「三身有三對」，參上文例校改。
〔十五〕「解」字原作「能」，依斯本改。
〔十六〕「著相則惟長邪見」句原作「著相惟邪見」，參上句「著空則惟長無明」句補「則」字、「長」字。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受《壇

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

十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

大師〔一〕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二〕，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先天元年於蘄（新）州國恩〔三〕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汝破疑，當令〔四〕迷者盡〔悟〕〔五〕。使汝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業），毀譽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處；若知去處，即不悲泣。性無生滅，無去無來。汝等盡坐，吾與汝一偈：《真假動浄（静）頌》。汝等盡誦取。見此偈意，與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别相，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則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者，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合掌禮勸善。
此教本無諍〔六〕，無諍〔七〕失道意；

執迷諍〔八〕法門，自性入生死。」

【校記】

〔一〕「師」字原缺，據斯本補。
〔二〕「滅度」二字原缺，據斯本補。
〔三〕「恩」字原作「因」，依斯本改。
〔四〕「令」字原作「今」，依斯本改。
〔五〕此句有脱文，疑缺「悟」字。
〔六〕「諍」字原作「浄」，依斯本改。
〔七〕「無諍」原作「若道」，依斯本改。
〔八〕「諍」字原作「浄」，依斯本改。

衆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即知大師不久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

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繚）亂，惑我宗旨。

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竪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頌）》。若據第一祖達磨（摩）頌意，即不合傳衣。聽吾與汝〔誦〕。頌曰：

第一祖達磨（摩）和尚頌曰：

吾本〔一〕來唐國，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二祖惠（慧）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從地種花生；

當來〔二〕元無地，花從何處生？

第三　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須因地，地上種花生；

花種無生性，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無情花即生；

無情又無種，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慧）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三〕情種，法雨即化生；

自悟花情種，菩提果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磨（摩）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此〔四〕頌修行，必當見性。第一頌曰〔五〕：

心地邪花放，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葉（業），見被葉（業）風吹。

第二頌曰〔六〕：

心地正花放，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慧），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不久住世。

【校記】

〔一〕「本」字原作「大」，當是「本」字之譌，今改。
〔二〕「來」字斯本作「本」。
〔三〕「含」字原作「舍」，依斯本改。
〔四〕「此」字原作「法」，依斯本改。
〔五〕、〔六〕 原缺「日」字，據斯本補。

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若（著）位坐，吾今共汝等別。」法海問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授七佛，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因（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優婆鞠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難提第十四，佛陀密（蜜）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毗羅長者第十九，龍樹

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羅第二十二，僧伽那提第二十三，僧伽那（耶）舍第二十四，鳩摩羅駄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六，婆修盤多第二十七，摩拏羅第二十八，鶴勒那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優婆堀第三十二，僧伽羅第三十三，須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國王子第三太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國僧惠（慧）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惠（慧）能自身[一]當今受法第四十。」

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法海又自（白）：「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今後代人如何見佛？」

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生，即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見佛萬劫不可得也。吾今教汝識衆生見佛，更留《見真佛解脱頌》，迷即不見佛，悟者乃見。」

【校記】

〔一〕「身」字原作「今」，依斯本改。

「法海願聞，代代流傳，世世不絕。」

六祖言：「汝聽，吾與汝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佛，但識衆生，即能識佛。

即緣有衆生〔一〕，離衆生無佛〔二〕。

迷即佛衆生，悟即衆生佛；

愚癡佛衆生，智惠（慧）衆生佛。

心嶮佛衆生，平等衆生佛。

一生心若嶮，佛在衆生心〔三〕。

一念悟若平，即衆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

【校記】

〔一〕此句似有脫文，疑在「即緣」二字上脫「佛」字，蓋緣此處應重一「佛」字致誤。

〔二〕「佛」字下原有「心」字。按此段是偈語，應五字為句，今刪「心」字。

〔三〕「心」字斯本作「中」。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見真佛解脱頌》，後代迷〔人〕門〔聞〕此頌意，意即見自心自性真佛。與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浄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
正見之人佛即過。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化身報身及浄（法）身，
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心）中覓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浄性，
浄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身（是）浄性因，
除婬即無浄性身。
性中但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頓教門，
悟即眼前見世尊。
若欲修行求覓佛，
不知何處欲覓真？

若使身中自有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救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報）世間學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悠。」

【校記】

〔一〕「離」字原作「欲」，依斯本改。

大師說偈已了，遂〔一〕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弔門（問）錢帛，著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

但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坦然寂靜，即是大道。吾去已〔二〕後，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無益。」

大師云（言）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化。

大師春秋七十有〔三〕六。

【校記】

〔一〕「遂」字原作「道」，依斯本改。

〔二〕「已」字原缺，據斯本補。

〔三〕「有」字原作「省」，依斯本改。

大師滅度之日，寺内異香氛氳〔一〕經〔二〕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坐（座）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内；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韋據〔三〕立碑，至今供養。

【校記】

〔一〕「異香氛氳」原作「異年日氛氛」，斯本作「異香氳氳」，今參改。

〔二〕「經」字原缺，據斯本補。

〔三〕按書首是「違（韋）處」。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一〕；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二〕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現）今傳受（授）此法。

如付此法，須得上根智，深信佛法，立於大悲。持此經以為禀承，於今不絕。

和尚本是韶州曲江懸（縣）人也。

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
共傳無住〔心〕，即我心無住；
此真菩薩說，真實示行喻；
唯教大智人，示旨於凡度。

誓〔願〕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三〕不堪，林

(材）量不得，雖求此法，違[四]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智（知）蜜（知密）意。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校記】

〔一〕「道際」斯本作「道深」。

〔二〕原文不重「悟真」二字，斯本有，今據補。

〔三〕「根」原作「眼」，缺「性」字，今據斯本改補。

〔四〕字似有誤，斯本作「違」，亦似未確，待考。

八　敦煌寫本《壇經》之考定

敦煌發現的古寫本禪宗六祖慧能《壇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本《壇經》，現存其他諸本，是没法與之比擬的，也都没有資格用這些本子來質疑這本古寫本《壇經》，因為再没有充分證據來對它説短論長，除非考證出這是一本偽造的，那又另作別論。

可是這個寫本已經發現了近一個世紀，研究《壇經》的人很多，而它却没有得到人們的重視，相反地却遭到相當的冷落，認為這只是一部「古簡本」而已。原因是一些人受到相傳古原本是一種繁本説法的蠱惑，而没有從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宗教學、比較學等等方面學科，認真地對這本《壇經》加以研究。

過去郭朋同志曾花了一些功夫對敦煌本加以校訂，成《壇經校釋》一書，但他只是就書論書，未能從繁簡問題稍加考慮。接着是楊曾文同志，他花了大量力氣整理了《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在研究、校訂上都有所推進，但也未能對真偽方面作進一步考慮，所以也没有真正突破。接着是臺灣學者潘重規先生，在他得到最後發現的敦煌博物館所藏一本比較完整的《壇經》後引起了重視，開始花功夫校勘定字，寫出一本《敦煌〈壇經〉新書》。在這個基礎上，他客觀地從各個方面予以考慮，然後

寫出一本「附册」，發表了《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一文。這是一篇在不否定繁本說的情況下，對這最古老的《壇經》加以認定的論文，是在研究《壇經》版本方面的一個突破，也是實事求是的論斷。

現在為推進對《壇經》的認識，將潘先生的看法仔細地抄錄如下：

潘先生認為，早期《壇經》是所講的筆錄，隨聽隨記，不分章節，文字也較質樸，接近口語。流通問世的刻本，則力求悅目易曉，故章節分明，文辭亦多加修飾，內容情節更是刻意增添。增添的情節中，……有的則是刻意的誇張，或荒誕的傳說。刻本愈後，原本的真相改變愈多。……我們看敦煌寫本六祖說他往黃梅求法時，只有簡單幾句：

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惠昕本便補充了辭親以前一段合情合理的敘述：

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惠能安置母畢，便即辭親。

又如神秀作偈，未得印可，五祖命再作一偈。構思不得時，敦煌本說：

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

惠昕本作：

神秀作禮便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經兩

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

中間刻意描寫神秀失意不安情況，不似惠能說法口吻，顯為惠昕本後加。又如六祖自言拜讀神秀偈語，并自作一偈，請人題壁，敦煌本只說：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

到了惠昕本，便詳細說出了讀偈人的姓名履歷。它說：

童子便引惠能到南廊禮拜偈頌，為不識字，請一上人為讀，若得聞之，願生佛會。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一聞，即識大意。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書於壁上。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啟言：「別駕：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日用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於壁上。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又如六祖得傳衣法後南歸，敦煌本只說：

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惠昕本便添了許多描寫，說：

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須速去。惠能言：「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其時領得衣鉢，三更便發南歸。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祖言：「只可是吾度汝，不可汝卻度吾，無有是處。」惠能言：「弟子迷時，和尚須度，今吾悟矣，過江搖艣，合是弟子度之。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教旨付法，今已得悟，即合自性自度。」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五年勿說佛法。難起已後，行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惠昕本還有補綴事實，附注在一章之末，預備插入正文的情況，如敦煌本云：

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卻向北化人。

惠昕本作：

唯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大庾嶺頭，趁及惠能。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求法，不要其衣。惠能即於嶺頭，便傳正法。惠明聞法，言下心開。惠能卻令向北接人。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五年，常在獵人中；雖在獵中，每與獵人說法。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

云幡動，一僧言風動。惠能言：「非幡動、風動，人心自動。」印宗聞之悚然。

惠昕本加敍了許多情節之後，在悟法傳衣門的末尾，又用小字雙行記云：「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這個附注，後來刻本《壇經》便都改編成為正文了。像這類添加情節的文字，顯然都是惠昕本為《壇經》做的補充。其他文字間的異同，由於敦煌寫本文辭質樸，較近口語；刻本經後人潤色，則較近文言。如敦煌本云：

使君問：「法可不如是西國第一祖達摩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武帝，帝問達磨：『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

惠昕本作：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曰：『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

惠昕本於「可不如是達磨大師宗旨」下加一「乎」字，「大師言是」下加「公曰」二字，「弟子見說達磨」改為「弟子聞達磨」，皆是潤色口語，變成文言。

又如敦煌本：「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指路。」惠昕本作：「秀聞能師說法徑疾，直指見性。」

把「見……說」改為「聞」，很明顯的都是把口語改為文言。從最早的刻本來觀察增改的情況，更可證明敦煌本確是現存行世的最早寫本。

以上是潘重規先生提出惠昕本所增添之處，這些都是敦煌本所沒有的。當然這些增添，絶非慧能當時實録，因之難免不實，老實說也就接近妄補，這是對《壇經》整理者不應該有的態度。

我對潘重規先生所提是十分贊同的。老實說，他還是以學者治學態度，僅否定後人對《壇經》之妄補，却没有進而肯定敦煌本即慧能原本，這是學者虛心的地方。

我對敦煌本《壇經》是完全肯定的，我認為它就是惠能原本。過去也寫過一篇文章，討論它可靠性。現在摘録於下。

敦煌本《壇經》，它應該是「原本」，是唯一的「原本」，在宋惠昕整理《壇經》之前，再没有其他原本，這是可以肯定的。

除了這一點之外，我們還可以在方言、俗語、歷史背景等方面，來認識《壇經》是唐代作品，而惠昕又是怎樣去整理改動的。如在開頭部分：

遂遣惠（慧）能隨衆作務。

「作務」一詞在宋代已很少用。

秀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

這裏「去數日」在惠昕本上被改為「經數日」，「不得」被改成「不成」，這已經是宋代語言了。

先是三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把着慧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

「把着」意即「捉住」，惠昕大概嫌其不文，把這句完全删去，以致語意不相銜接。又如：

大衆愕然，莫知何事。大師曰：「大衆大衆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是城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

「大衆大衆作意聽」在惠昕本就完全删去，這正是唐代人的當時語言，正體現這是原始記錄，大概惠昕感到它不是他的時代語言，於是就删去了。底下慧能一段語言，他把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只說了五種，可是却說到「六門」，他感到言語有漏，因趕緊補上一句「內有意門」，意思「六門」內還有意門。這正證明敦煌本《壇經》是一本「原本《壇經》」，是極為重要的證據，惠昕不懂這句話的意思，他把它整理成：

師言：「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是城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

這是講不通的，「意識」也是一門，怎麼能在五門之外更列一門。這是没法解釋的。他因為原書「六門」没有着落，於是就改成「五門」，以適應下文「內有意門」之句。事實他没弄懂當初慧能說話漏了而加以補充的本意，這在本書提到三十六對時就說到：

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

說明眼、耳、鼻、舌、身、意是六門，而不是將意排除只有五門。事實這裏應該整理作「師言：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意是六個城門」纔對。從這裏就可考見，如果這不是原本，如何會留下這樣一個痕跡。

而且必須明白，六祖慧能他是一個不識字的出家人，并且讀過有限的經典。他能達到開山作祖的

地位，完全是靠的頓悟，以一般人所不能達到的智慧，參透一切，成為五祖事業的繼承人。所以他的語言，不是一般說法僧的話頭。因之這本《壇經》，與一般講經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不單口語味重，而且應該帶有越粵地方方言，而絕不會有當時一般知識分子那種從六朝傳下來的工整的辭藻。

在「此三十六對法」一段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

楊曾文同志在整理敦煌本《壇經》時解釋說：

從大段內容看，是講中道和不二法門的，要求「出語盡雙」，「出入即離兩邊」，把握空有相不二的道理，對語言文字也應這樣，既講語言性空，又要求承認其性不空，如看到語言空的方面而要人「不用文字」，廢除語言，也是一種迷惑。

這解釋是對的。但惠昕本把這一大段全加改動，并把這一段予以删去，把慧能質樸的本意全變了。

接着是這樣一段：

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來去相因。

這裏只說「暗」是由「明」而證明是「暗」，并沒有提到「明」又是怎麽樣。因為是說「暗」，所以重複了「暗不自暗」，是「以明故暗」，「以明變暗」的，正體現慧能說法的着重點，不需要用反面來說明明暗的兩面。而惠昕卻整理成：

明是因，暗是緣；明没即暗。以明顯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

這改動看來並不符合慧能的本意。

還有這樣一段：

大師言：「使君，聽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衹為下根；說近說遠，衹緣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

在惠昕本上，被整理成：

師言：「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理數即有十萬八千；若說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

把原文加以衍繹，便不是慧能原話的本意，而且失去質樸的原貌。

在法達這段，《經》文是這樣說：

又有一僧名法達，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慧廣大，願為除疑。」

在惠昕本上，整理成：

復有一僧名曰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悟，來詣曹溪，禮拜問曰：「和尚，弟子

誦《法華經》，心常有疑，又不知正法之處。和尚智慧廣大，願為決疑。」

在整理後的文字上，似乎看不出甚麼問題。實際原文說到法達「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這是說法達是以持誦《妙法蓮華經》為清修的專業和尚，這在隋唐時代是有很多這樣和尚的，稱為「法華僧」。我們可以從梁慧皎《高僧傳》中《誦經》篇看到不少專以持誦《妙法蓮華經》和尚的事跡。唐道宣《續高僧傳》中也有不少，如卷二九《釋遺俗傳》：

釋遺俗，不知何許人，以唐運初開，遊止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湯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唯誦《法華》為業，晝夜相繫，乃數千遍。

這就是法華僧，在唐人詩中保存了不少詩人贈法華僧的詩。如僧齊己《贈持〈法華經〉僧》詩：

衆人有口，不說是，即說非。吾師有口何所為？《蓮經》七軸六萬九千字，日日夜夜終復始。乍吟乍諷何悠揚，風篁古松含秋霜。但恐天龍夜叉乾闥衆，噩塞虛空耳皆聳。我聞念經功德緣，舌根可等金剛堅。他時劫火洞燃後，神光璨璨如紅蓮。受持身心苟精潔，尚能使煩惱大海水枯竭，魔王輪幢自摧折，何況更如理行如理說！

可見誦持《妙法蓮華經》在出家僧侶中是一派專業的修行者。到了宋代，大概這樣僧人已經少了，惠昕或許并不理解「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之特殊性，因之在整理時把這一特徵予以刪去，遂使在文字上看來就像一個一般持經者。在這一點上，正證明敦煌本《壇經》是一個古本，是原本。

緊接着這段文字，是這樣：

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

這裏意思是明白的，在整理者大概感到在對仗上不够，把它改成：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心自邪，則求正法；吾心本正，則是持經。」

文字工整多了，但原文沒有「汝心自疑」而是「汝心自邪」，因為作為一個和尚，是不能疑經的，所以慧能認為法達是「心邪」而沒有「心疑」的問題。他自己則是由於持經遂使「心正」。文字上很清楚的。可見慧能在語言上是有斟酌的，這正證明原本與整理本的差距。

這些事跡的改動，都足說明敦煌本應是慧能《壇經》原本，尤其還有兩宗事，它應該是禪宗重要公案，但被改動者加工，竟致湮沒無聞，再沒引起人們的注意。

第一宗是慧能作偈書壁事，敦煌本是：

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慧能及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看。吾（悟）大意即付衣法，禀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慧能聞已，即識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悟大意。」慧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浄，何處有塵埃。」又偈曰：「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明鏡本清浄，何處染塵埃？」院内徒衆見能作此偈，盡怪。慧能卻入碓坊。

這是慧能自述他當日的頓悟經過，寫出兩首偈語，他是如何參透禪意，并如何否定神秀的偈語。事實是：第一偈是説明自己的認識，第二偈是否定神秀的認識，兩個偈語是密切相連而不是重複的。如果没有這樣認識，當然會感到偈語是有些缺點。這正是實際情況，也是邀得五祖弘忍迅速認可，促使他采取果斷措置，連夜將衣鉢交付慧能的原故，這正體現敦煌本是原本的真實性。後人没能理會慧能講述故事的本意，反而感到某些不足，妄為改動成這樣（日本興聖寺藏惠昕本）：

復經兩日，有一童子於碓房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惠能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言：「誦者是何偈？」童子言：「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法衣，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五祖令門人盡誦此偈，若得悟者，即見自性成佛，依此修行，即不墮落。」惠能言：「上人：我在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亦要到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童子便引惠能到南廊禮拜偈頌，為不識字，請一上人為讀，若得聞之，願生佛會。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一聞，即識大意，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書於壁上。」

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啟別駕言：「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日用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於壁上；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說此偈已，僧俗總驚。山中徒衆，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五祖見衆人盡怪，恐人損他，向後無人傳法，遂便混破，向衆人言：「此偈亦未見性，云何讚歎？」衆便息心，皆言未了，各自歸房，更不讚歎。

這樣改動，增加了一些內容情節，只把第一偈基本保留下來，而把針對神秀偈語的第二偈刪除了。固然減去了取意的矛盾，但與神秀針鋒相對的機鋒卻没有了。這應該是禪宗一大公案，由於這一改動，遂使千古一個重要話頭佚失而不傳，這正說明改動的輕率，失去原來的本來面目，正是敦煌本即是慧能原本的證明。

第二宗是神會初謁慧能的一段故事。

又有一僧名神會，南楊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禪，見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卻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答言：「若不痛，

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禮拜更不言。

針鋒相對的杖打，並沒使神會一見傾心，而是經過兩個回合的交鋒，纔使「神會禮拜，禮拜更不言」便為門人的。後來改本改成這樣：

又玉泉寺有一童子，年十三歲，當陽縣人，名曰神會。禮師三拜。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柱杖打三下，卻問：「吾打汝，痛不痛？」對云：「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於恨。」師言：「神會小兒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屬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悔謝，更不敢言。

這裏沒有禪機的交鋒，把神會闡述「亦痛亦不痛」的論點作為慧能的說法，顯然與原文距離是很大的，可以說是失去原意，從這點更足證明敦煌本即為原本是不容懷疑的。

現在我們返回來再從書名方面作一研究，也可考見哪一本是原本，哪一本不是原本。根據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周希古敘本（日本真福寺藏）及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一一五三年）晁子健序本（日本興聖寺藏）書名俱題作：

《六祖壇經》

而宋政和六年（公元一一一六年）比丘存中序本（日本大乘寺藏），它的標題則作：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

而宋至和三年（公元一〇五六年）郎簡序本則標題作：

《六祖法寶記》

在房山明刻石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讚》則標題作：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標題各異，名稱並不統一，可見是各自署題，並不是有什麼根據。

現存敦煌寫本的書名是：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顯然這是書名的全稱，它應該是法海集記時，而經過慧能認可的原名。大概後來整理者嫌這書名既長而又累贅，於是截取尾部成一簡名，後人翻刻時，又各有所見，復多加更易，以致書名各不相同。但從這裏也得到說明，凡用簡稱諸本，都是一些整理本。而真正原本則是敦煌本。

一些學者，總認為《壇經》有繁簡二本，只有繁本纔是古本「原文」，這種看法主要是根據惠昕說的。他是第一個《壇經》的整理人，他在《六祖壇經序》上說：

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

大家遂認為惠昕曾看到一個古本，是字數多的，經他芟刪，成為現在這種樣子。實際這是一種錯誤的領會。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這敦煌本。他所指的「文繁」，應該是說文詞繁瑣，而不是說字數多少。宋郎簡《六祖法寶記敘》中已經解釋清楚：

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

郎簡不理會慧能是一位不識字的出家人，而用知識分子的辭藻要求他的《壇經》，這是不現實的，但是他感到「鄙俚繁雜」，和惠昕的看法一致。這就說明惠昕所謂「古本文繁」，也就是說古本「文字鄙俚繁雜」，並不是指字數或情節多寡的問題。

根據這樣看法，我相信敦煌本《壇經》是慧能原始的本子。尤其從整體看，內容除了講說之外，還有一些念唱的文體，《壇經》中總共有六段：《滅罪頌》、《無相頌》、《真假動靜偈》、《傳衣付法頌》、《見真佛解脫頌》、《自性見真佛解脫頌》，這樣體裁，頗類唐人俗講的作品，尤其與《敦煌變文集》卷五所收《說三皈五戒文》（原作《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誤）極為相近。那是說三皈五戒的，這是說授無相戒的，從體裁到風格都相類，這也說明《壇經》是唐代作品，是慧能當日的說法記錄。

也許有人認為這種《壇經》絕不可能是最早原本。因為書的最後，明白地寫着：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現今傳授此法。

說明此《壇經》是原本，至少已經三傳了，距離慧能逝世已經多年。

從實際說，《壇經》一書，是慧能說戒說法的實際記錄，一部分是講無相戒，一部分是與信衆門徒說法，而由門徒隨時陸續記下，沒有增飾，不取文采，一段一段按真實情況記出，所以有的彼此銜接，有的孤立自成段落。他的十大弟子，法海是首座，所以這書領銜由「法海集記」，這是情理中事。並可見這書是經過慧能自已認定過，所以他在書的終了時說：

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受《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

他認定了《壇經》是繼承他這支禪宗的主修課。這話也由弟子們據實記入結尾：

十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

從這以後，弟子們還把慧能臨終一些情況也補記進去，結束慧能成道的一生。

法海以慧能的第一大弟子接法，掌握《壇經》的傳授，歷經三世：法海、道際、悟真，一直「持此經以為禀承」。隨着繼承陸續補入記錄，這段應該是注文或後記，大概抄寫者誤入正文，遂構成今天《壇經》結尾的一段。

總結這些論據，完全可以肯定敦煌本《壇經》它應該是法海集記的原本，是毋庸置疑的。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證，說明這是原本。在敦煌發現的幾本《壇經》，有年代可稽的旅順博物館原藏的一本，它在尾題有五代後周「顯德五（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己未歲」字樣，說明這本《壇經》的抄寫年代，它比其餘三個本子應該是比較晚的。這些本子雖然文字上略有出入，但大體彼此沒有什么差

異，可以說明是同出一源，是一個系統的。這就說明，雖然《壇經》後來流傳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在五代以前，流傳只有這一個版本，因之敦煌雖然發現了五個本子，根本不存在有異本問題，也就是在「顯德」以前，只流傳這一原本，這是說明問題的一個重要外證。